

錄莫子偲太史宋元舊本書經眼錄

鄭堂讀書日記

稿本



國朝烏程周中孚撰益嘉道間人讀一書必為解題一篇條其得失議論頗能持平亦好學深思之士也凡四十餘冊約存七十卷經部編十四卷諸經皆畧具唯缺易及小學雅故字書史部二十二卷子部三十三卷尚無大缺逸集部則僅本朝二卷計止逸當十之二三不知更有副本否亂後益無從訪求矣

阮文達訂詁經精舍文集錄中孚文幾十首孫淵如次詁經精舍題名碑列中孚於講學之士 劉履芬案馮登府周鄭堂明經傳字信之嘉慶辛酉舉拔萃科癸酉鄉試副榜所著有讀書記金石識小錄考經集解逸周書補註詞苑叢話鄭堂文錄詩錄題跋札記四庫存目附錄亭林年譜等書均

未刊刻

莫太史所見之稿本後歸丁禹之中丞持靜齋中余昔  
歲浚在潮郡從丁氏借錄名書世罕一也因首浚堂  
序特錄太史跋語於卷端他日如污以副本將  
所缺補全則更深幸矣 柳翁記

經部

孝經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堂讀書記卷一

經部一

孝經類

烏程周中孚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弓附宋本古文孝經一弓  
本 知不足齋叢書

舊題漢孔安國傳 國朝日本太宰純音 安國仕履見書

類純字德夫 信陽人 四庫全書著錄按漢志孝經類載

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師古曰古文字也庶人章

分為二曾子敢問章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云云此據唐時偽孔傳言之非真古孔氏一篇分

章如是也志又載十八章一篇及五家說而無孔

安國傳則安國但傳授古文孝經如古文尚書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未嘗作傳也。行以摠論亦祇云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异。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异而亦不言及孔氏作傳師古引檀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餘字。師古亦據偽孔本言之也。隋志載古文孝經一篇注云孔安國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摠論稱安國之本亡于梁亂。至隋王幼于京師訪得孔傳送。至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

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著其書。唐令要載司馬貞議曰古文七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未之行也。荀昶集註之時尚未見孔傳申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更改又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親嚴兄先妻子臣妾由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于徒役

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辭既是章首不合言故是古人既沒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第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偽又注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其略曰脫之應功暴其肌体朝暮從事露髮蹤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為注何言之鄙俚爾援此益知安國但傳古文而不作傳其古文本梁末亡逸自劉炫偽作孔傳人皆以其不類漢人反

疑真孔氏曾經作傳至梁而亡矣其實所亡者安國所傳之古文後之古文并傳實炫一手所為也釋文新舊唐志所載孔傳俱屬劉本崇文目通考宋志所載僅有古文孝經一弓而不及孔傳崇文目稱古文二十章本出屋壁中今孔注不存而隸古文與章數存陳氏于孝經鄭注下亦稱五代以來孔鄭注皆亡焉則併劉氏偽孔傳已佚之故朱氏經義考注曰佚也是本前有偽孔安國序及本享保辛亥太宰純序乃康熙十一年也又有朝



乾隆丙申盧文弨吳騫鄭辰新刊三序後有鮑廷博跋蓋鮑之友人汪翼滄市易日本得之携歸舉以贈鮑因悉仍原書付刊今以日本所刊七經孟子哥文証之彼國亦以是書為偽本好奇者誤信之也其經文亦分二十二章較司馬氏指解本增多五十字中間尚多字句不同之處而離句為傳蓋又偽孔之重僅當屬好事者摭拾釋文令要刑疏所引孔傳以己意足成之故成漏陋冗漫不類隋唐間人所作也所附宋本即指解本正文以所據為宋刊指解本故蒙以宋本之稱乃鮑氏所附刊也佚存叢書中亦載有是本經文多作古字而著太宰純音并無宋本附刊云

孝經鄭注一弓

小泉來山館重刊本

舊題鄭氏注隋志載孝經一弓亦作鄭氏注摠論  
稱相傳或云鄭元其立又與元所注餘書不同故  
疑之釋文亦稱世所行鄭注相承以為鄭元案鄭  
志及中經簿無著唯中朝穆<sub>帝</sub>亭集講孝經云以鄭  
元為主檢考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未詳是非  
邢氏正文引唐會要駁議歷証康成無孝經注近  
儒據太平御覽所引後漢書証為成之孫小同所  
作小同魏闕內侯高貴鄉公時為五更然則當為魏人故唐初以前



本止稱鄭氏注而不加以漢字也陸德明即依之以作釋文唐元宗即采之以入御注自元宗注行而鄭注遂廢然新舊唐志猶各為著錄至宗已佚不傳崇文目書錄解題通攷宋志所載皆非鄭氏原本陳氏云按三朝志五代以來鄭注已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注者而崇文摠目以為咸平中日本國僧奝然所獻未詳孰是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復從袁機樞仲得之刻于京口學宮以上陳說今熊本亦不可復見此本乃乾

隆癸丑海舶得自日本前有尾張岡田挺之序後有其識語云右今文孝經鄭注一帛群書治要所載也其經文不全者據注疏本補之以便讀者今以群書治要所載核之僅補喪觀章經文耳惟原刻經注字句之下多有點乙譯其意義攷為便于蒙誦而設無關經義是本為錢同人伺重刊亦仿而摹之所以存其舊也同人序信為鄭注真本非從釋文正義而成蓋以其中三四条見之公羊傳疏太平御覽續漢書祭祀志注南齊書禮志俱釋

文正義所未引而此本秩然具載不謀而合恐非  
作偽者所能出也此則不知其偽而扶持之者矣  
近焦里堂雕菴集有勛倭本本鄭注孝經議設可  
疑十二以闕之其卓識誠同人所可及也是書鮑  
氏知不足齋叢書亦收入之則于字句之旁去其  
點乙與群書治要所載同云

孝經鄭注補證一弓

知不足齋叢書本

國朝洪頤煊撰

頤煊仕履見禮類

是書取日本之本

經鄭注與釋文正文諸書所引鄭注同者為之証  
明其出處其未有出處者則存而不論或有釋文  
正義諸書所引而日本本反略之者亦為考其有  
無補所未備并據釋文增入音義故曰補証自有  
此補豈止可以見日本本之有根據并可以見日  
本本之多漏略蓋群要治要所載諸書原非足本也



孝經鄭氏解一

知不足齋叢書本

國朝臧庸輯

庸字西序原名鏞堂字在東武進人

是書采輯真鄭氏注

俱以釋文正義兩書為主而旁摭群書所引以附

益之并全錄釋文所有音義蓋釋文實依鄭注而

作故即依次采入也其不兼采日本本者以其本

與諸書所引有异真非真鄭注原本故舍之輯鄭

注者向有孔幼髯

廣林

陳仲魚鱣

二本皆不及此

本之精核前有阮雲台師序

孝經注疏九句

武英殿刊十三經注疏本

唐元宗明皇帝御注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德明

仕履見易類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官至翰林侍

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贈

左僕射

四庫全書著錄作孝經正義三句崇文

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志通攷宋志俱載有邢昺

等孝經正義三句故改從舊稱此作九句乃合經

文及注每句分析為三也元泰定間刊本已如此

不始于明監本毛本也攷舊唐志載孝經制旨一

句元宗御製新唐志載今上孝經制旨一句注云



元宗然皆無御注孝經一旨崇文目讀書志書錄  
解題通志通考宋志則俱有御注孝經而無孝經  
制旨陳氏因即以制旨御注併為一書而通考經  
義考俱因之今按邢疏于庶人章三才章事君章  
俱引制旨則顯然別為一書當叔明時制旨已佚  
此蓋仍元疏之舊耳新舊唐志止載元疏及制旨  
而不及御注蓋其疏也前有成都府學主鄉賢傳  
注奉右經義考撰序稱自西漢及魏歷晉宋齊梁  
注解之者迨及百家至有唐之初雖脩存祕府而

簡編多有殘缺傳行者唯孔安國鄭康成兩家之  
注并有梁博士皇侃義疏撰于國序然辭多紕繆  
理昧精研至唐元宗朝乃詔群儒管官俾其集議  
是以劉子元辨鄭注有十課七惑司馬貞斥孔注  
多鄙俚不經其餘諸家注解皆榮華其言妄生穿  
鑿明皇遂于先儒注中採摭菁英芟去煩亂撮其  
義理允當者用為注解至天寶二載注成頒行天  
下仍自八分御札勒于石碑即今碑曹兆石台孝經  
是也而明皇御製序亦稱約文敷暢義則昭然今

注錯經理亦条貫今讀其注良然然亦不過較勝于孔傳耳未必能突過鄭注故其注依鄭注最夥久之鄭注遂佚不得不以是注為本焉當時即詔元行冲為疏三弓見旧唐志崇目宋志惟新唐志作二弓字之誤也立于學官至叔明奉敕校定其序稱剪截元疏旁引諸書今義錯經會合歸趣一依講說次第解釋号之為講義也是此疏本名講義諸家書目不稱為講義而稱為正義者蓋欲與論語爾雅之疏畫一耳今雖元疏已佚無從比較兩疏之得失然叔明亦第據元氏本而增損之諒尚未失其真學者舍是固無由闕孝經之門經也釋文一弓本為鄭注而作宋相台本因是注多引鄭注聊取以分附經注之下而明監本毛本及是本亦因之故每弓復題其名氏所有注解傳述人一篇亦即列于弓首各弓之後俱有詹事陳浩等攷証末并有少詹事李清植跋語及校刊職名其弓首之御製序并傳注序及注解傳述人亦皆有攷証繫之惟邢疏序無攷証云



孝經義疏補十弓

雲南督署刊本

國朝阮福撰

福字喜齋儀徵人元之第三子候選郎中

雲台師所注曾子十篇與孝經相表裏因命喜齋

撰是書全載注疏音義原文而以曾子十篇中凡

可以發明孝經可以見孔曾授受大義者悉分補

于各章各句之下攷唐初孝經有孔鄭二注行用

至明皇御注頗依舊注而鄭注半存其中如有鄭

注見引于唐以前書者悉據以補之而于釋文所

載鄭注旧字旧義全行載入以存鄭氏旧觀且疏

證之古籍可發明孝經者多引証之兼下已意俾  
無剩義且所主正德刊本字有脫誤即據校勘記  
補于其下既博且精得未曾有雖曰補疏而實與  
疏全經者無异矣即此可見家學淵源有自矣書  
成于道光己丑自為之序

孝經注解

通志堂經解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惟題唐元宗皇帝注宋司馬光  
指解范祖禹撰說光仕履見禮類。祖禹字淳夫  
一字夢得華陽人舉進士甲科  
哲宗朝官至龍圖閣學士知陝州

四庫全書著錄作古文孝經指解按讀書志書錄  
解題通考宋志俱載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一旨  
范祖禹古文孝經說一旨兩家皆以唐元宗注今  
文孝經而古文晦故各據古文為之解說後人復  
取元宗注及兩家解說合為一書冠以元宗及司



馬范氏三序當出于元明間人所為也當君實作指解時古文已無偽孔之傳惟據古文經本為之而淳父以古文能得其真因申之以訓說具於各章之後較之君實為畧所以後之言古文注解者但舉君實不及淳父也然今文古文之异不過章段字句之間古文之增多於今文者止有閨門一章故可以元宗今文注分隸古文之下非如朱子孝經刊誤全變古文原本面目而自成為朱子之孝經也

### 孝經大義一弓

通志堂經解本

元董鼎撰

鼎字香亭号深山鄱陽人

四庫全書

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按朱子作孝經刊誤但為刪正經文而未有注解季亨

因即其本而為之注所謂有傳之幾章釋某義者一遵其旧朱子每章之下注釋則全載無遺惟刪除改本圈記之字以趨簡淨所注為初學而設故其詞皆明白而切實惜其不為今文以創通夫大義也然讀刊誤當以是書為善本矣以其墨守朱

學自此書始也前有大德乙巳熊<sub>木</sub>序經義考又  
載徐<sub>貫</sub>後序此本闕也

草廬校定古今文孝經一旨

通志堂經解一旨

元吳澄撰

澄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作孝

經定本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攷俱作孝經章句

倪氏補元志既載孝經章句一旨又別載大孝經

大義一旨錢氏補元志專載孝經定本一旨注云

即孝經章句今按是書前有吳氏題詞後有大德

癸卯其門人張恒記吳氏又于傳之十二章後識

云孝經章句曩因朱子刊誤校定子文受讀<sub>明</sub>歷觀

唐注宋疏及諸家解其說雖詳其義亦有未暢者



乃輯此訓釋授之諄切卑鎖蓋取蒙穉易曉而已  
則是吳氏初因刊誤本校定為孝經章句後即因  
章句本輯訓釋又為是書焦氏朱氏俱作孝經章  
句乃蒙其初名倪氏補元志分列二目并於章句  
注云一作訓釋皆誤也其書用今文古文及朱子  
刊誤本叅校今文古文有不同者定從所長所不  
從者附註其下朱子刊誤本所塗之字一併刪去  
傳文章次因朱子所定更為次其先後蓋孝經至  
是而古文今文皆有改本矣猶之程伊川不以明

道大學定本為是而重定一大學士定本朱子又  
不以明道伊川兩本為是而更定為大學章句也

孝經句解一弓

通志堂經解本

元朱申撰

申字周翰  
里貫未詳

乃宋末元初間人也

四庫全書存目

倪氏

志補倪氏錢氏補元志朱氏經

義考俱載之是書弓首題曰晦庵先生所定古文

孝經句解而書中仍標列今文章次其字句亦不  
盡從朱子刊誤本惟每章辭句為注章後略具音  
釋俱極其淺陋蓋聊以備訓蒙之本非為說經而  
而作也其全錄刊誤之說并于弓末全載朱子刊  
誤跋故弓首標題如此



考經述註一弓

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項霽撰

霽臨海人洪武間為江西按察司僉事

其書久無傳本故

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俱不載今館臣從永樂

大典錄出著錄于四庫全書弓首有小引稱曰

本頗有錯簡今從古文更加次第訂正略為訓詁

以便初學蓋所用孔氏古文所註頗為簡要與吳

草廬定本參用古文今文者不同而全時臨川黃

昭序之稱其與吳公互相發明則就其所注言之

爾張若雲即從文瀾閣本寫出校梓冠以提要



孝經會通一弓

明刊本

明沈淮撰

淮字

丁未進士

仁和縣人嘉靖  
官至通政使

朱氏經義考

著錄註曰未見其書不立經傳不分章句第就本

文列先後次序為十五條第一條古文今文分六

七章則合為一從朱子刊誤吳氏章句所定第二

條以後俱依前首一條為次序如刊誤之例是又于

朱吳兩家外別增一孝經改本矣自序稱上採孔

曾之心下尋朱吳之緒予以定千古不決之惑凡

例又稱以復孔曾之旧此朱子大學章句序所謂



極知曾越無所逃罪者也未入有其友陳即序為  
經義考所共載云

孝經疑問一弓

六經堂刊本

明姚舜牧撰

舜牧見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存

目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攷俱不載是書取今文  
孝經刪去開宗明義各章名略為銓釋大義其謂  
何處當刪何處是孔子之言何處非孔子之言何  
處似類漢儒所附會一一言之鑿鑿大都宗朱子  
刊誤立說而變本如厲更屬閩學末流之失矣前  
有自序即從其文集印出者也

從今文孝經說一弓 明刊本

明虞淳熙撰 淳熙字長孺号德園錢唐人萬厯癸未進士官至吏部稽勲司主事

按明史藝文志載德園孝經述言九弓孝經集灵

一弓而無是書朱氏經義考俱載之惟于述言下

注曰未見 四庫全書存目小說類止載孝經集

灵而称孝經述言今文孝經說今皆未見盖是書

未曾經進也其書輯孔安國孔衍劉歆以下諸家

之說各附論斷以明孝經之當從今文復采朱子

蔡九峰吳草廬辨偽古文尚書三說以例古文孝





經然古孝經止有閨門一章為劉炫偽作其餘不  
過章段字句間與今文异全究不可與偽書相比  
擬也又按呂氏孝經大全述文篇載德園全孝圖  
說一篇全孝心法一篇為是書所未附載疑從述  
言中摘出云

孝經大全二十八弓孝經或問三弓附孝經翼一弓

月岩刊本

明呂維祺撰其孝經翼乃其弟維祐所撰也

維祺字介

孺河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南  
宋兵部尚書罷職居維陽闖賊犯維陽城陷被執罵賊死  
國朝賜諡忠敬維祐字泰孺由選貢生官樂  
平縣知縣

是書前有進表稱所撰孝經本義二弓大全二十  
八弓或問三弓此本獨無本義明史藝文志所載  
與進表同惟不載泰孺之書朱氏經義考所載于  
大全或問下俱注曰存于本義下注曰未見蓋即

據是本也又有孝經衍義無句數而注曰存則不知所據何本然于泰孺書下亦注曰未見豈竹垞所見本偶闕此句歟其書句首為孝經節略取舊說立綱而著按語于下皆敘述孝經源流及贊論之辭句一至句十三為經文分十八章而刪去開宗明義諸名目俱鎔化旧註為箋而取諸家之說雙行分釋於下如永貫案大全之例故亦名大全其句十四為孔曾論孝句十五為曾子孝言句十六為曾子孝行俱集大小戴記諸書而成句十七為

曾子論贊前一則為大戴記文後皆諸儒之說句十八至句末為表章通考分宸翰入告述文紀事識餘五門入告以下則皆表疏序跋論說考辨以及史傳雜記之類蓋節略所未盡者也前又有自序一篇義例七則末附孝經詩十首其或問三句皆設為問答標題凡六十有五并有自作引言又附刊泰孺所作孝經翼二十一則按先儒說孝經者無過一旬多則二三卷求其著述繁富無過是書而其精華全在經文箋釋其箋釋未盡者復作



或問以暢其說足與大全互相發明至第十四頁  
以下不過孝經之緒論也而已而孝經翼又所以  
輯錄大全或問之義也雖其學兼程朱陸王為冉  
永光覲祖孝經詳說所不滿然明人之作大抵不  
能全醇是書究多可取况明德大節彪炳史冊所  
謂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是非徒以空言說經者明  
德嘗欲以孝經試於科場擬題凡七上疏未行今  
具載第二十頁中永光亦深取之此書成于崇禎  
戊寅乃其致仕時作至 國朝康熙癸卯其子兆

琳始付之梓已失去本義二頁時王昊計東俱為  
之序末有兆琳後跋

孝經集傳四弓 石齋九種本

明黃道周撰

道周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

明史藝文志作二弓朱氏經義考仍作四弓石齋以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儀禮二戴記皆為孝經義疏他若游夏諸儒及思孟子所傳亦備採之謂之大傳經傳各条之下日以窮理所得暢厥發明謂之小傳大傳列每章小傳之後其各条之下亦一例為之發明其二傳之所指列一以五著義十二徵義為之綱領精麤本末綜貫靡遺煩簡損益



各有權度所以揭道德之根柢溯經曲之之大原  
正天心而立民命舉括諸此矣石齋解經諸書當  
以是書為最經義考又載其孝經本讚一弓而註  
曰存今未之見此書前有自序其目錄并詳載各  
弓經傳字數共得七萬四千四百六十六字亦可  
謂文繁理富矣前又有康熙辛未海寧沈珩壬申  
候官鄭開極二序

古文孝經說一弓孝經釋疑一弓明刊本

明孫本撰

本字初陽  
錢唐人

明史藝文志不載朱氏經義

考始載之初陽以漢志首稱孝經古孔氏一篇乃  
信古文孝經為真孔曾相傳之本為之統論一篇  
大旨至其章第經傳之紛紜訓詁說解之雜擾則  
別為釋疑十八條以申明之始于今文古文之辨  
迄于群疑摠釋以帖論其從古文之是堪與虞國  
園今文孝經說分道揚鑣魯六吉通釋頗采其說  
并虞氏書存之以見古文今文之皆足從也呂氏

孝經大全識餘篇曾節錄其孝經說數條又述文  
篇有孫氏五等章解一篇則為此編所未載云

孝經質疑一旨 明刊本

明朱鴻撰 鴻字  
仁和人

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

俱著錄凡二十七條其于孔子作孝經之旨并古  
文今文之异同以及唐宋註疏朱子刊誤吳氏定  
本無不備論大都攻古文之偽深以朱吳兩家之  
無事自擾而歸重于默識心融身体力行所謂從  
大處落墨也明志所載尚有孝經集解一旨經義  
考亦註曰存惜無傳本然其說見引于江邦玉孝  
經彙註曹六吉孝經通釋者頗多尚可以窺見崖



略又呂氏孝經大全述文篇載鴻聖人因嚴以教  
敬因親以教愛解一篇孝經考一篇忠經辨一篇  
或亦孝經集解中行有云

孝經彙註三句 明刊本

明江元祚撰元祚字邦玉仁和人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

俱著錄明志作王元祚字之誤也其書采虞淳熙孫本朱鴻集解之說彙而為註間或附以已見經文

雖從今文章次而刪去各章名目其所引虞氏說  
當即孝經逕言之說而孫氏諸說攷之古文孝經  
說孝經釋疑二書俱無之豈別是一書耶此書本  
無足取姑藉以考見虞孫朱三家之書耳邦玉又  
有孝經彙目一旨曾子孝實一旨又皆一無可取矣



御註孝經一卷

文淵閣寫傳寫本

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御撰謹案孝經一書為六經之摠滙自昔帝

王注是經者晉元帝有傳晉孝武帝有講義梁武

帝梁簡文帝俱有義疏唐元宗有制旨又有御註

今惟元宗御註尚存而大義雖陳微言未晰我

世祖以孝治天下因唐石台本注經博采精擇

親自刪定幾及萬言誠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闡百行

之宗為萬世教孝之極則矣是書順治中雖曾鏤



版印行而民間流傳甚少朱彝尊從禮部尚書杜  
臻得見寶藏謹錄之以弁經義考之首是本從  
文瀾閣寫本恭錄前有提要一篇與曹氏刊本所載  
全然各別此當屬館臣初擬本後復別為撰定云

御纂孝經集註一旨

文瀾閣傳寫本

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御定并冠以  
御製序文謹案孝經自戰國以迄

本朝諸儒傳述迺有發明大約唐以諸說見之邢昺  
正義者居多自宋以下各有別本單行仰蒙

世宗憲皇帝指授儒臣別擇群言勒為大訓凡所去取皆  
親為鑒定得所折衷云昔唐元宗宗既撰孝經御注復撰  
孝經制旨以並行不悖是編與

世祖章皇帝御注並垂海內猶唐代之有制旨焉此本亦  
從 文瀾閣寫出本恭錄前有提要一篇

孝經全註一帛 安溪全書本

國朝李光地撰 光地仕履見易類 是書取今文孝經盡去其

各章名目但于每章之後為之注大旨謂孝經惟  
以愛親敬親二者為綱然後尋其職分之所當成  
效之所至則此經之義昭白無疑而章句之間亦  
無凌雜之可議也故其全注立義亦不外愛敬兩  
端云又謂孟子之距墨翟韓愈程朱之闢釋氏其  
源本之差正在于此亦可見厚庵生平闢佛老闢  
陸王其得力之處盡在是經矣



孝經問一弓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奇齡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

是書設為門人張燧問而西河答凡十條皆以駁詰朱子孝經刊誤吳氏孝經定本二書兩家刪改古經以各伸其獨見以致古文今文合而為一將以朱子為是則吳氏之說非矣將以吳氏為是則朱子之說非矣西河專著一書以攻之其說要不得謂之無理也然反覆詬爭不免過當要亦兩家自啓其侮者於西河又何難焉

孝經宗註一弓

原刊本

國朝曹宏度周起鳳應搗謙全撰

宏度字未詳  
鳳字舜儀

起

字嗣寅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俱錢唐人

是編采輯孝經舊注而加以訓釋大義略舉微言  
未晰取便初學循誦而已其經文雖依注疏本分  
章而于首章下注云按古文並無章名而今文分  
為十八章觀篇中首尾連屬豈可割裂裂分章必不  
得已當以引請冠節首而通庶人章以前為一章  
為是因于首章大雅云下注曰以起下文爰敬盡



而施德也教也次章甫刑云下注曰引書二句以起下文富貴不離其身而後能和其人民也三章詩文下注曰引詩以起下文不敢服之三句也四章詩云下注曰引之以起下文資于事父之說也五章詩云下注曰引之以起下文謹身節用之說也如此立論摠以庶人章無引詩之詞而起其病與後來汪韓門孝經約義同雖較之逕刪去詩詞者尚為有間然亦未免迷惑初學矣前有舜儀序亦不敘其輯註之意至嗣寅為當時通經之儒未

必與二人作此淺近之書蓋託名也故曹六吉孝經通釋引是書止稱為舜虞一人之說云



孝經注疏大全 事天閣刊本

國朝葉鈴撰

鈴字潛夫号果山嘉興人

朱氏經義考著錄是書用

今文孝經本於每章後先列注疏一目融洽唐注

宋注疏為一而以己意詳解之間有未盡復為申

說則又有義疏或問存疑三日或引舊說或抒己

見摠以詳晰無遺為主故名注疏大全在近代說

孝經者亦可為自成一家言矣故曹六吉孝經通

釋頗采其說前有自序及康熙壬戌沈楫張衡魏

允梅三序并叅訂姓氏



孝經本義一旨

姜版九經本

國朝姜兆錫撰

兆錫仕履見禮類

四庫全書存目

是書取今文孝經刪去開宗明義諸章名加入古文  
文閨門一章別分為十六章而隨文詮釋取便童  
蒙誦誦不足以資參攷然其所分章段尚無害理  
惟其祇試分今文分章為俗本此則拘墟之見也前  
有康熙庚子自序

孝經約義一旨

原刊本

國朝汪師韓撰

師韓字抒懷号韓門錢唐人雍正癸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前有自序謂孝經文詞顯明本無甚深難通之解  
句詮字釋似可無庸故但疏明其大旨就文義約  
略分四大節今按其書自仲尼居至甚哉孝之大  
也為第一節摠揭孝有終始之義自子曰夫孝天  
之經也至此大亂之道也為第二節大略明德之  
本自子曰教民親愛至又焉得為孝乎為第三節  
大略明教之所從生自子曰昔者明王以至終篇



為第四節大略明始中終之義所分章段不從今  
文十八章之次亦不從古文二十二章之次謂庶  
人章不可無引詩遂以首章無念原祖聿修厥德  
移屬下天子章而以一人有慶等詩書連屬下章  
謂如此經文始全并以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為  
嘆詞非問詞繫之未之有也之下此于屬詞之體  
亦似悖謬不論倫與周聖儀孝經宗旨同一誤用  
其心思者也

中文孝經一易

藝海珠塵本

國朝周春撰

春字莛分号松靄海鹽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廣西岑溪縣知縣

前有自序謂孝經有今文有古文有遵今文而斥  
古文者有從古文而毀今文者要之各有所長何  
容偏廢春以朱子刊誤為主竊取後漢劉子奇之  
義定為中文今觀其書不過取古文孝經合之刊  
誤而自為之敘次分為十八章章後粗舉大略亦  
甚寥寥殊覺無謂徒于朱子刊誤吳氏定本之外  
又增一改本耳

孝經外傳一旨 藝海珠塵本

國朝周春撰前有自記謂舊有諸家孝經外傳或佚  
或未見聞嘗采經補之凡二十四條按呂明德孝  
經大全有孔曾論孝曾子孝言曾子孝行三旨搜  
羅已備松霽未見其書而為此尚不及大全中之  
什一也亦適形其孤陋而已



孝經通釋十篇

慈山草廬刊本

國朝曹庭棟撰

庭棟字六吉嘉善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以

古文孝經為主而以今文章第及字句與古文有  
異者詳注于本章本節下至後儒分經別傳刪削  
原文更易章次者亦據其說以備考若夫歷代註  
家或從古文或從今文亦兼采其說不加分析其  
顯背於理及膚淺衍說者則從刪或前人已言而  
從後人複出者亦從刪間或申以已說皆循文繹  
義不為臆斷其於自漢迄隋諸注原本俱止即就

邢疏所引共得十六家唐以來注本則猶有存者  
以及語錄雜著有及于此經者悉為採入凡唐得  
五百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  
國朝得十家其中又有雜引漢以來諸說更得十二  
家合之共九十家而以已說次其後有未別附摠  
論一篇詳攷古文今文之始末及說經者之辨証  
凡以明經文之可信與古文之當遵焉大致孝經  
注書之繁富崇今者無如呂明德之大全尚古文  
者無如此書合而觀之孝經之微言大義畢舉矣前

有乾隆丙子例說即自序之別名云





孝經集註一旨 通行本

國朝任兆麟撰

兆麟字文田震澤人

是編取朱子刊誤本采輯

諸家之說疏明其義以便童蒙誦習前有孝經序說以擬朱子之論孟序說其旨端首載子朱子曰一段亦如朱子之學庸章句引子程子曰詔劉子元所謂貌同而心异者歟且童蒙誦習宜以今文全帙授之每章引詩畢具使之咏嘆淫涇洑以領略言外之旨今乃以刊誤本為之始基得毋不可此則墨守朱學之過也前又有乾隆庚子自序及題詞

經部五經總義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堂讀書記卷二

經部二

五經總義類

烏程周中學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駁五經異義一卷補遺一卷 問經堂叢書本

五經異義漢許慎撰其駁義則鄭元撰也

慎字叔重汝南召陵

人官太尉南閣祭酒遷汝長元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按叔重撰

五經異義而康成駁之具詳後漢書本傳隋志止載

叔重五經異義十卷不著康成之駁新舊唐志始載

五經異義十卷許慎撰鄭元駁至崇義文目同讀書志書

錄有解題通考宋志俱不載則其亡久矣然其書雖亾

而見引于唐人經疏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諸書者

尚多此本不知何時人所集錄近有聚珍版本王秋





滕復武虛谷倍為之互加考校注明所采原書又加  
增補重為雕板行世其有鄭駁而無許義者有許義  
而無鄭駁者則諸書所引有詳略也康成之生稍後  
于許皆漢一代通儒其立論本無成見反覆推詳惟  
求其是故禮記注具引說文為証其不為苟同亦不  
為苟異可知視俗儒之互相黨伐好逞臆見排擊先  
賢烏可同年而語耶此本與鍼膏肓三書前有孫淵  
如星衍摠序其版已歸承德孫氏統為問經堂叢書  
甄海珠塵所收即從是本列入也

五經異義疏證三卷 原刊本

國朝陳壽祺撰

壽祺字恭甫閩縣人嘉慶  
己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按新舊唐

志俱載五經異義十卷許慎撰鄭元駁宋人書目俱  
不載則其佚已久矣近諸家互相編輯屬存百有餘  
篇大抵擗拾叢殘以意分合恭甫取孔廣林本而參訂  
之以類相從略具梗槩復刺取群書及近儒著述與  
許鄭相發者以資稽覈間附已見疏通證明每考一  
事必徹始徹終詳悉明倫為許鄭二君獨開生面今  
許鄭之學風行海內而異誼原書幾于十不存一然

有是編以餉學者將典禮中數大事斷無有幽冥而  
莫知其原者矣而諸家所輯本雖俱東之高閣可也  
卷首有嘉慶癸酉自序

六藝論一卷

拜經堂刊本

漢鄭元撰隋志新舊唐志俱作一卷自崇義<sup>文</sup>摠<sup>目</sup>以

下俱不着錄則已佚于北宋初矣此本爲國朝臧

玉林琳因學鈔所纂集甄采嚴核間有漏畧其元孫

西成庸悉爲補次然亦不過僅存什一耳所集先以

摠論而六藝依次序焉能于一藝中首論元始次論

指趣次叙師授終述作注意雖殘闕之餘而條理仍

屬井井即此可考見康成著論之善而是本例之

嚴核殊勝于曲阜孔叢伯<sup>林</sup>廣所輯本矣後有嘉慶丁



巴西成談語

鄭志三卷補遺一卷

汗筠齋叢書本

聚珍版本

魏鄭小同編

仕後見孝經類

四庫全書著錄按隋志載鄭

志十一篇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篇鄭元弟子撰

新舊唐志俱作鄭記志九篇鄭記六卷兩書下俱注

云鄭元撰至崇文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

載則當北宋時已佚矣後漢書本傳稱門生相與撰

元荅諸弟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史通及孝經

正義俱全此說而鄭記無聞焉此本不知何人所輯

併錄入鄭記數條考諸經正義及水經注南齊書禮

志初學記太平御覽藝文類聚通典玉海小學紺珠  
諸書所引作鄭志者皆康成與門人問答之詞初學  
記太平御覽通典所引作鄭記皆門人互相答問之  
詞是二者皆各自為書而體例不甚相懸且皆散佚  
已久鄭記偶有僅存附錄之均足以存鄭學之梗概  
聚珍版本加有案語鄭氏遺書中王秋塋武虛谷同  
校之本其注異同出處已頗詳晰其刊版已彙入問  
經堂叢書秦照若鑑復屬錢既勤垣東以成譯昆弟就  
群書所引詳細校對聚珍版舊有按語悉仍其舊新

加按語特標名以別之核之王氏武氏之本各有詳  
略固宜並存不廢也烏末有附錄一篇既勤以成二  
跋



七經小傳三弓通志堂經解本

宋劉敞撰敬仕履見春秋類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

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晁氏及宋志俱作五弓今以其書核之寔止三弓作五弓者誤也上弓爲尚書毛詩中弓爲三禮公羊傳下弓爲論語故曰七經然公羊僅一條又有左氏內外傳各一條當以春秋標目蓋傳寫者之誤吳虎臣漫曾能改齊漢錄謂慶曆以前學者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甫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云

伊川經說七局二程全書本

明徐必達編 四庫全書著錄作不著編輯者名氏  
蓋猶宋人舊本也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陳氏  
稱繫辭說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  
程氏之學易傳爲全書餘經具此此本目錄摠稱河  
南程氏經說作八局易說繫辭一局書解及改正武  
成一局詩解一局春秋傳序及解一局明道伊川改  
正大學一局論語解一局孟子解一局中庸解一局  
至第七局孟子解有錄無書注云按讀書志程氏孟



子解十四与大全集止載一与又接近思錄及時氏本無之校之間本又止載盡信書不如無書一章及反覆通考則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故今亦不復載因存其目云今攷陳氏解題本無孟子解故與宋志全作七与經義考亦從之宋志于易類又別出程子易繫辭一与則即是本所有之一与也當時有單訂之本故宋志据以載入此本爲徐氏所重編盖又非隋氏<sup>東</sup>所見之本矣

六經圖考六卷

通行本

宋楊甲撰毛邦翰補

甲字鼎卿吉州人紹興中布衣  
邦翰里貫未詳官撫州教授

四庫全書著錄無考字宋志全然止作楊甲撰書錄解題通考別載葉仲堪重編之七与陳氏引館閣書目載鼎卿所撰邦翰所增補有六与云易七十今百三十書五十五今六十三詩四十七今同周禮六十五今六十一禮記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四十九今七十二然則仲堪盖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耶今考是書凡大易象數鉤深圖七十尚書軌範撮要圖

五十五毛詩正變指南圖四十五周禮文物大全圖  
六十八禮記制度示掌圖四十一春秋筆削發微圖  
四十二合之毛氏增補之數固不相符合之葉氏重  
編之數亦不相符其爲明人刊本所竄亂斷非宋刊  
之原本也前有乾道乙酉苗昌言原序又有原序不  
著名氏以經義考所載核之知爲顧起元所撰蓋明  
新都吳氏購得宋本始授梓人汝南方氏復取而重  
刻之起元爲作序然其書長尺有五廣二尺餘潘宗  
昂以其不便于玩讀乃于康熙壬寅改梓是本并爲  
之序其于標題增一考字當即出于潘氏經義考所  
載陸元輔說尚無之也



六經奧論六易通志堂經解本

舊題宋鄭樵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

志俱不載倪氏宋志補朱氏經義考始載之朱氏曝

書亭集有是書跋謂成化中盱江危邦輔藏本黎澍

序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改書中引及鄭氏說稱

夾際先生又稱朱子爲文公益託名也故提要斷爲

宋末人所作而經義考亦列之無名氏下也前有凡

例敘述編書之式亦不著名氏首爲總論六經不入

易數其易一爲易經易二爲書經易三爲詩經易四

爲春秋經弓五爲禮經爲樂書弓六爲周禮經按樂書止一則下仍取禮以情爲本迄于中庸七則綴之亦屬爲例不純其所論頗有可采然以爲臆論則未確也

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弓

儀徵任氏藤花榭刊本

宋岳珂撰

珂字肅之號倦翁湯陰人居于嘉興鄞忠武王飛之孫數文閣待制霖之子也官至

戶部侍郎准東提領制置使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

志及倪氏宋志補俱不載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考

始載之焦氏作九經三傳沿革朱氏止作九經沿革

皆省文爾倦翁嘗校刊九經三傳此其摠例也其目

凡七曰書本曰字畫曰注文曰音釋曰句讀曰脫簡

曰考異前有小引述校刊緣由甚詳是書久無刊本

乾隆戊申任子田大椿始刻之稱其深于經訓能會



通經文上下語義而証之以注疏釋文然後求之于諸本異同覃思旁訊妙悟瑩徹非僅以校本之多見賅博也既而鮑以文廷博亦刻桐花館訂本于知不足齋叢書此本又為汪紹成昌序所刻影宋本尤極精善余以任鮑兩本校之其異同處互有得失固宜並存以資攷証前有嘉慶乙亥焦里堂循序評斷三本優劣俱極詳核足為定論云

六經正誤六馬通志堂經解本

宋毛居正誤

居正字誼父或曰義父古字通也  
衢州人免解進士見之子

四

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俱載之宋志及倪氏宋志補俱失載馬首有魏鶴山序稱嘉定十六年朝廷命胄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誼父馳書幣致之旬歲間刊修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給有司而版之誤字寔未嘗改正者什二三也繼欲修禮記春秋三傳誼父以病目移告其事中輟或者謂縱令盡正其誤而諸本不同何所取證豈若錄其正誤

之籍而刊傳之俾後學得以叅攷云云此誼父是書之所由作也凡易書詩禮記周禮春秋左氏傳各一易陳氏議其惟講偏旁疑似然監版爲有司程式義取通行不偏旁之講而何講乎唯其訛陸氏偏于土音因輒取他字以易之後人信其說者遽據以改釋文字音切皆此書有以誤之也

四如講彙六弓 文淵閣傳抄本

宋黃仲元撰 仲元字善甫號四如莆田人咸淳七年進士授國子監主簿不赴宋亡更名淵字天叟號韻師老人教授鄉里以終 四庫全書善錄倪氏宋志補作

四書六經講稿六卷朱氏經義考止作四書講彙無弓數注曰未見攷是書兼說群經不得止稱四書蓋沿福建通志之誤也前三弓首爲開堂講義一則次說四書十五則後三弓說群書十六則其說汪洋恣肆頗多朱子之緒論而亦時抒心得曲暢旁通雖不必一一精確而非通貫全經亦不能如是之辯才無



礎也

熊先生經說七篇通志堂經解本

元熊朋來撰

朋來字與可豐城人登宋咸淳十年進士仕元爲福清縣判官

四庫

全書著錄止作五經說倪氏錢氏補元志朱氏經義

攷俱同是本猶襲元刻本之稱也篇首附錄本傳即

元史儒林傳之文其書凡易說一篇詩書說一篇春

秋說一篇三禮說二篇大小戴記說一篇雜說一篇

與可恪守宋學故不講古義古音然其發明義理尚

爲醇正疏証禮經尤爲分明殊有裨于初學其第六

篇司徒敘民樂正敘世子一條原闕五行當納刺客

若重刊時已無別本可據以補云

十一經問對五弓通志堂經解本

元何異孫撰異孫始末未詳四庫全書著錄倪氏

錢氏補元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焦氏經籍志作十

一弓而失其名氏蓋誤以經數爲弓數也其書皆仿

朱子或問之體設爲問答以爲之說凡論語一弓孝

經孟子大學中庸一弓尚書一弓毛詩周禮上一弓

周禮下儀禮春秋禮記一弓而摠稱十一經頗爲杜

撰其先後亦無倫次于四書尚書多本朱蔡詩禮春

秋多據注疏其隨文生義時有謬說而亦時有新解



是本四五兩局頗多闕文每局之首俱不著名氏前後又無序跋使專閤其書者竟不知誰所作矣

五經蠡測六局

通志堂經解本

明蔣悌生撰

悌生字仁叔福寧州人洪武初舉明經任本州訓導

四庫全書

著錄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凡周易一局尚書一局毛詩三局春秋一局浮梁閔文振識云有

五經詩說獨多易書次之春秋為少禮記亡闕今猶題曰五經蠡測仍其舊也據嘉靖戊戌文振刊序知是時仁叔之孫宗雨始出其稿乃為校定梓之林爰民後序亦謂仁叔丁元季奔兵燹潛遁藍田深谷中時有所得輒筆為測或以禮測獨遺為闕典也今按

其書或載經文或僅標章句之目所說或作大字或作小字蓋未卒業之稿而復遭殘闕者也曰蠡測者自序稱猶以蠡測海多見其不知量之意然其說雖以宋人為主而時立異同知非斤斤然墨守宋學如熊與可五經說也

簡端錄十二局 經史堂書本

明邵寶撰

寶字國賢號二泉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諡文莊

四

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是編凡易三局書二局詩一局春秋三局禮記孝經一局大學中庸一局論語孟子一局皆其讀書有得題諸簡端之語其門人王宗元鈔合成帙因以簡端爲名二泉說經非專門然在明人中尚不爲異說所汨又王氏編次于每條下俱爲注出何簡如有乾用九見龍之簡有堯典曰若稽古之簡諸如此類最爲醒目



亦明人所不經見者也雍正中無錫華希閔重刊  
本有二泉自序一篇而此本無之竹垞即据此本著  
錄故亦失載自序焉

升庵經說十四弓函海本

明楊慎撰明史藝文志止作經說八弓朱氏經義攷  
作經說叢抄六弓惟焦弱侯刊本作十四卷蓋升庵  
隨時割記既成經說八弓後復以續說散見于所著  
升鉛諸錄之內焦氏刊外集併入經說故弓數倍之  
也經義攷所載疑又一別本矣是本凡易二弓書一  
弓詩二弓春秋三傳二弓禮記一弓大學中庸一弓  
周禮一弓儀禮大戴記禮一弓論語一弓孟子爾雅  
一弓今以升鉛搃錄檢核之凡考論經傳諸條俱屬

相同其不同者即經說八易之原本也升庵精于攷證故說經之書俱能引据確切獨申己見殊勝于株守傳注曲為附會者王弼州謂其工于証經而疏于解經夫証經即所以解經其致一也弼州離而二之詎知升庵者哉此本為李兩邨据焦氏本重刊前有

### 兩村序

九經誤字一易借月山房彙抄本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原名絳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

四庫全書著錄

前有自序以天下九經之本僅据國子監所刻者其中譌脫寔多而儀禮尤甚因取唐石鐸九經及舊時摹本以証監本之誤凡監本有筆誤顯然易見者不錄其與石經異文而兩通者不錄計得易一條書九條詩十二條禮記十一條周禮三條儀禮五十七條左傳四條公羊傳十六條穀梁傳二十八條並當依石經改正攷亭林所据石經俱載



剪本故多以監本不誤為誤而誤者反置不論尚  
未及後人攷證之精密然我

朝校經之學實昉于亭林及張稷若兩人其創始之  
功不可沒也

五經同異三易常熟蔣氏省吾堂刊本

國朝顧炎武撰是編所載皆宋元明以迄同時諸儒  
之說從經解史論文集集中選擇而成凡分目九十  
有五易七書三十詩五春秋十二三禮二十七大  
學中庸各一論語十二隨目<sup>十</sup>絆繫悉屬原文而不  
加以刪節并不增以按語疑當日鈔撮以備忘非  
有意以著書後人得其稿本刊以行世耳

五經辨訛五弓 學古堂刊本

國朝呂治平撰

治平純愚庵海鹽人順治中歲貢生官德清縣教諭

四庫全

書存目是書皆就坊本講章有傳寫之訛注釋之訛者一一辨駁其是非而于經之要義俱未有一闡發之者蓋為科舉作文之用不足以資叅攷前有評<sup>閱</sup>十二條無一而非贊詞又有康熙辛未鄭端甲戌楊<sup>龍</sup><sub>維</sub>建<sup>通</sup>二序亦然皆<sup>譽</sup>道情之意也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二百篇 日本京刻落紙印本

國朝日本山井鼎撰其補遺則楊觀所撰也 鼎字居

神其國紀人官西條掌書記物觀字 四庫全書 叔達里居未詳官東都講官

著錄前有其國京保十一年丙午郡山教官物 茂

卿 序京保十五年庚戌 物觀 序知攷文成于康熙

五年補遺成于康熙九年凡周易十篇尚書二十

篇附古文攷一篇毛詩二十篇左傳六十篇禮記

六十三篇論語十篇孝經一篇孟子十四篇合二

百篇者并其凡例一篇數之也其書皆摘句為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載全文先經次注次釋文以及古閩本為主而  
以宋本古本及明刻諸本校其異同有攷異補闕  
補脫謹案存舊五目其所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  
籍及釋文別本相臺岳氏諸本合所稱古本及足  
利本以校諸本竟爲唐以前別行之本故經義之  
存于今者唐石經陸氏釋文賈古孔正義爲最古此  
本經雖不全寔可脩唐本之遺傳注釋文正義三  
者所校更原爲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足爲  
重然精挾可采者亦復不少惜鼎等祇能詳紀同  
異未敢決擇是非皆爲才力所限然鼎積勤三年  
成此一書又有觀爲之拾遺補闕其有功于經籍  
甚鉅阮雲臺師視學浙江時嘗命工依寫刊成小  
版以廣其傳而爲之序并校勘譌字附于局末凡  
四十局其中尚書古文攷一局李兩邨又刻入函  
海云



經問十八局經問補三局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仕履見四庫全書著錄是編皆其

說經之語其門人錄之成編所補三局又其子遠

宗所錄也書中皆一問一答引据分明所指名排

擊者唯頌亭林閻公有詩胡拙明三人亦太不自量

矣然其書雖以經問為名而亦有旁及者如十哲

增損一條孟門弟子一條文昌魁星之祀一條明

景泰帝讓位禮昌儲禮三條太極三元圖一條張

角九宮一條古不分墓歸葬二條英宗復辟事一

條列代選舉法一條元代八比取士法一條唐沈  
太后喪墓變禮一條俱與經無涉當別為一編不  
宜闡入此則錄之者之誤也

朱子六經圖十六局 江西宜春官舍刊本

國朝江為龍葉涵雲同編

為龍號硯崖桐城人康熙  
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

涵雲號長山  
亦桐城人

四庫全書存目無朱子二字前有

硯崖長山二序信州學宮舊有六經圖勒石硯崖

以其摹印維艱因與長山彙次成帙復取四書圖  
互為參攷以附于後凡詩經尚書周易周禮春秋  
禮記圖各一与附四書圖四与其中有各經互見  
体式相同者則不重出有互見而体式不合如周  
禮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



子合建都之制不與洛誥召誥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之類則各存其一二焉攷明章遠有重刻五經圖六局 國朝盧雲英有重編五經圖十二局皆本信州石刻成編而書名不編標朱子之稱此本徒以附入四書圖之故冠以朱子二字究屬非是故提要本刪之也

經義雜記三十局拜經堂刊本

國朝臧琳撰

琳字玉林武進人順治七年生康熙五十二年卒年六十四

玉林生

當康熙中以諸生隱居教授深明漢學熟于聲音訓詁其撰是書每局有標目而不分門故曰雜記凡五百十七則皆會粹粹唐以前諸儒之說辨其離合皆有確徵不由臆決其有功于經學甚鉅間有他說附益其中不過全書十分之一亦皆學者所當知也前有康熙癸未自序稱閻百詩爲之作序平生知己一人而已然閻氏所著書中絕不道及

玉林一字即序文亦不見于其子詠所編潛邱劄

記內且當乾隆朝

詔開四庫館天下遺文軼事靡不畢集大史公况此書標  
名經義雜記非詩文別集恐有礙時可比其孫曾  
輩不以呈諸官而違諸館直待其元孫庸始出而  
問世耶竊意玉林當日原有此書而未若今本卷  
帙之富或後人有所附益觀每句所攷漢書五行  
志獨夥錄之可別成一種其附益之痕迹顯然矣  
末附叙錄一局乃庸編錄序傳之類嘉慶己未刻

于廣州局首有阮雲臺師題辭及贈言校勘爵里  
姓氏未有嚴悔庵元照跋又每局之末具載經義  
字注幾字蓋仿陸氏釋文之式獨不思經義之大  
字皆經義注文而是本之大字皆玉林之說何可  
一槩相量此其僭竊之罪誠難逭矣而同時諸人  
未聞有非之者何也



經玩二十卷 孝德堂刊本

國朝沈淑撰

淑字季和号立夫常熟人雍正癸卯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四庫全

書存目是編凡陸氏經典異文輯六篇皆錄釋文中文字之異者經典異文補六卷以經傳中文字互異及注疏史漢說文諸書所引經傳文異者補釋文之未備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二篇以杜元凱釋例有土地名未見其書据注分國而成左傳職官一篇以春秋列國官號甚雜因分輯之并載注疏之說與周官參校以見侯國之差錯左傳器

物左傳宮室合一卷凡見他經者不載注疏瑣語  
四句亦摘字為網略輯注疏文釋之其蒐采雖勤  
而不能有所攷証甚至經典異文補全引為申培  
詩說以為毛詩異文尤失攷也前有自序并題辭  
云治經而及此真所謂玩物喪志者矣好事者令  
予存之因名之曰經玩此亦其自知之明也茲海  
珠塵止收左國傳分國土地名左傳職官左傳器  
物宮室三種亦頗善于簡擇云

經咫一弓 陳司業集本

國朝陳祖范撰 祖范字亦韓一字見後常熟人雍正

未薦舉經學 癸卯會試中式未及 殿試乾隆辛

賜國子監司業銜 四庫全書著錄見復雖以經

學膺卓薦而說經之文無幾是編僅五十頁而論

孟中庸及五經精蘊咸備中間附論七篇皆稟情

酌理準古宜今其見所獨創雖朱子之說亦不盡

從故于易不喜康成節先天之學于書疑禹謨秦誓泰

之辨漏于詩謂詩傳不免洩俗粗直于論語謂泰  
伯不從翦商以太王與曹瞞司馬懿全訊寧武子





經玩二十卷 孝德堂刊本

國朝沈淑撰

淑字季和号立夫常熟人雍正癸卯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四庫全

書存目是編凡陸氏經典異文輯六旨皆錄釋文  
中文字之異者經典異文補六卷以經傳中文字  
互異及注疏史漢說文諸書所引經傳文異者補  
釋文之未備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二旨以杜元  
凱釋例有土地名未見其書据注分國而成左傳  
職官一旨以春秋列國官號甚雜因分輯之并載  
注疏之說與周官叅校以見侯國之差錯左傳器

物左傳宮室合一卷凡見他經者不載注疏瑣語  
四旨亦摘字為綱略輯注疏文釋之其蒐采雖勤  
而不能有所攷証甚至經典異文補全引為申培  
詩說以為毛詩異文尤失攷也前有自序并題辭  
云治經而及此真所謂玩物喪志者矣好事者令  
予存之因名之曰經玩此亦其自知之明也茲海  
珠塵止收左國傳分國土地名左傳職官左傳器  
物宮室三種亦頗善于簡擇云

經咫一馬

東司業集本

國朝陳祖范撰

祖范字亦韓一字見後常熟人雍正

未薦舉經學

特

賜國子監司業銜

四庫全書著錄見復雖以經

學膺卓薦而說經之文無幾是編僅五十頁而論

孟中庸及五經精蘊咸備中間附論七篇皆稟情

酌理準古宜今其見所獨創雖朱子之說亦不盡

從故于易不喜康成節先天之學于書疑禹謨秦誓泰

之罅漏于詩謂詩傳不免淺俗粗直于論語謂泰

伯不從翦商以太王與曹瞞司馬懿全託甯武子



有道無道只云有事有事與史魚遠伯玉一例大  
公與武子無涉諸如此類或發前賢所未發或攷  
正前賢之錯誤辭意和平繁略得中非若毛西河  
之盛氣叫罵也惜其歷主講席專以造就人才為  
事未暇舉此編推而廣之美猶有憾名曰經咫者  
晉文語丈公嘗讀書于白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  
咫聞則多矣其取義或在此乎前有乾隆丙子顧

震滄

棟

沈歸愚

德潛二序

松源經說四旨 晴川八識本

國朝孫之騷撰

之騷仕履  
七書類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皆

其雜說群經之文凡攷辨說解之類計八十五篇  
皆融合前人之說以成篇而出之已見者頗鈔蓋  
聊以脩場屋策對之用非能自成一家言者同時  
沈歸愚亦喜作此等文入之文集而不及是編之  
夥以言乎經皆所謂強作解事也不如不作之為  
高矣其第一旨未附入重修樺山學記新荷賦括  
蒼山賦三篇尤為自亂其編次也

群經補義五篇

通行本

國朝江永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一名讀書隨筆

本連周孔疑義舉要七篇在內共爲十二篇其門

人戴東原震取周孔疑義舉要別爲一篇書餘則改

名群經補義而存慎修原叙原目于首篇一爲周

易尚書及詩篇二爲春秋篇三爲儀禮禮記篇四

爲四書篇五爲雜記說并附訂序說其書皆隨筆

詮釋易學禮學及步算聲音地輿之類有專書者

詳其本書不盡載入然于書之禹貢春秋之朔閏



俱能攷証詳洽不同泛涉其餘偶舉一義大抵有  
所獨得足補疏注之未及云

經史問答十局 餘姚史氏重校本

國朝金祖望撰按史竹房 夢蛟 識鮚埼亭集目錄後

云並購得經史問答版合印以廣其傳中有蠹簡  
脫字悉仍其舊不敢妄補云云蓋是本蚤刻于嘉  
慶初年後爲竹房取以合內編後蓋于版心補入  
鮚埼亭集四字前七局爲經後三局爲史皆設其  
門人問而謝山答之前有阮雲臺師序稱經史問  
答實足以經古賢啟後學與顧亭林日知錄相埒  
其功非積年工力不可云後來錢竹汀潛研堂文

集前有經史答問若干卷寔繼謝山而有作然竹  
汀編在集中此編早已單行故別記之

質疑二旨

讀書齋叢書本

國朝抗世駿撰

世駿字大宗号董浦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

是編皆其搜別經史疑義設為門人問而董浦答  
以折衷之上卷為禮記七十五條下旨為易經一  
條春秋二條左傳四條孟子一條諸子二十七條  
中有問無答者凡五條蓋但設問而未及答也大  
致與全謝山經史問答見誥亭集吳易堂問目体例  
相全然全吳兩家說經皆無家法未若董浦之能  
明古義也前後俱無序跋或其未成之書歟



五經贊一弓 黃海珠塵本

國朝陸榮桓撰徐堂注

榮桓字錫三 號香林 青浦人 乾隆初以博學鴻詞薦 為不赴

堂字左黃 號秋松 上海人 乾隆已酉舉人

是編每經一贊 每贊十六

韻 蓋學朱子易贊為之本 載香林詩集中 秋松檢

出注之然 其贊五經止得五首 殊嫌簡陋 注亦無甚精妙 均于經義無當也

讀書瑣記一卷 蕓海珠塵本

國朝鳳應韶撰

應韶字德隆江陰人歲貢生

乃其讀書有得隨筆

記錄之文祇儀禮三篇周禮禮記孟子論語各一篇每篇叙述詳明本末賅備經說之可取者





說學齋經說一与菴海珠塵本

國朝葉鳳毛撰

鳳毛字超宗號恒森南漚人以是編祖映留菴授內閣中書轉典籍

皆其說經之文凡易一篇書四篇春秋二十四篇

其三江說二篇頗多目驗之談非僅披拾陳言其

說春秋則好逞新論如萬充宗之讀春秋隨筆縱

橫彘行多有關於勸戒亦可存備一說

CENTRAL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OC

說學齋經說一与蕪海珠塵本

國朝葉鳳毛撰

鳳毛字超宗，號恒齋，南漚人。以祖塋址授內閣中書，轉典籍。是編

皆其說經之文，凡易一篇，書四篇，春秋二十四篇。

其三，江說二篇，頗多目驗之談，非僅披拾陳言。其

說春秋則好逞新論，如萬充宗之讀春秋，隨筆縱

橫，勇行多有關於勸戒，亦可存備一說。



易堂問目四弓通行本

國朝吳鼎謨

鼎字尊彝號易堂無錫人乾隆甲子舉人辛未薦舉經學授司業官至翰林院

侍讀

學士是書凡分十三門先之以郊社禘祫時高唐

制律呂五門次及四經三禮七門後附諸經一門

每經皆各舉數大事設為問難以啟其端有經諸

儒論定者即引諸儒之說斷之有未定者則附已

見商榷以示歸宿其書雖為對策策而設而經傳中

諸大端已具于斯原始要終無可缺漏亦窮經者

所必需之書也易堂本深明易理當膺薦時此書

曾與所著易象集說等經進呈  
御覽云前有自序及諸洛鄒容成二序

九經古義十六弓

常熟蔣氏省吾堂刊本

國朝惠棟撰

履貫見易類

四庫全書若錄按定字本詳

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論

語十註其後取左傳六弓更不補注別行故是編

唯存九經曰古義者漢儒專門訓詁之學得以攷

見于今者也至其所撰周易述具有成書而此本

仍有周易古義二弓者蓋易述雖原本漢學而休

屬注疏非左傳補注可比故古義仍存于此編云



古經解鈞沈三十三篇通行本

國朝余蕭客撰

蕭客字仲林長洲人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皆

采錄唐以前人經解凡叙錄一篇載自序及例併  
古經解姓氏書目次周易二篇尚書三篇毛詩二  
篇周禮一篇儀禮二篇禮記四篇左傳八篇公羊  
穀梁孝經論語各一篇孟子二篇爾雅三篇皆摘  
群經注疏并李氏周易集解並以史傳稗官百家  
雜注及太平御覽冊府元龜諸類書所載凡涉注  
義具有成書今所不傳者盡玉海而止固不畢取

仍注所出書名与第遠自周竇迄于唐代其間多寡亦微有準繩條豐蔚則撮其精英一二僅存則隨條備錄名曰九經解鈞沈言古以別于現行之本言經解不言注疏以併色異同鈞沈則借晉揚方五經鈞沈之名而義則不必借也其但錄舊文不加論斷實本于衛氏禮記集說之例所謂他人著書惟恐不出于己余此編惟恐不出于人也如此著述極得古人務實之意近汪韓門韓師反詆之以爲鈞沈之名書專掃落葉所載或詞意甚淺非窮經者所需此論未公吾不憑也



十三經注疏錦字四句函海本

國朝李調元撰

調元仕履見禮類

自序稱漢唐儒者一生精

力志耗之注疏中至有一言一事之微累千百言解之而不能盡者學者病其繁重兼謂治經之外無所復施幾于高閣度之不知其詮釋名物罕譬由喻之處往註往研芳擷豔雖屈楊班馬無以過焉第其書專言名理故不數數然乎余為摘其語之便于詞賦者第作四句名曰注疏錦字今觀其書蓋仿杭瑩浦兩漢蒙拾文選課虛諸書而為之

雖無當于經訓而有裨于詞章學者分別觀之可也

稽古日抄八局 秋曉山房刊本

國朝張方湛王逸虬郁文蒲輝同撰

方湛字玉川逸虬字統九文字

登齋皆震澤人 字廷宣元和人

是編自易經書經以迄石經緯

書凡分二十二類每類又各分子目皆會粹諸家

網羅象說取先儒之辨駁拆衷經典遵引

御纂若頌亭林李厚庵朱竹垞潘稼堂諸人論議有可發明者悉引及之雖作舉業而作而採摭頗為賅備以視坊刻策學纂要諸書固高出數倍矣其目錄之首標曰經學殆先成是編將第次史學諸類而



未及成書歟前有乾隆甲午彭芝庭碩豐序

經學危言六卷 儀鄭堂刊本

國朝孔廣森撰

廣森仕履見禮類

曲阜孔氏經學自沖遠撰

正義以後歷千有餘歲而嬰軒遠紹之錄其著書

自大戴補注公羊通義外廣及諸經凡周易三十

一條尚書三十四條毛詩四十六條爾雅與詩二

同卷

十條論語二十七條孟子二十六條左傳三十四

條三禮別自為書後有自跋詳稱治經貴有家法鑿

空臆說恚痛自刪汰而于春秋壹守公羊師說左

氏于經豈無所當顧賈服舊學已為杜征南所汨

故此卷于說經義例固敢置議略識其詁訓膚末  
附諸他經所得彙爲一編云爾

經句說二十七篇有竹石軒刊本

國朝吳英撰

英字伯和號  
蘭舟吳縣人

是書每句必羅列舊說各

于其下根據載籍以斷其是非如作論之法期于

暢達不嫌冗長凡古今人有其說者莫不引以爲

斷雖經句雜陳有類隨筆攷証然皆因類而及自

有一定次序大旨唯求其是不拘漢學宋學俱有

從違其立言最爲宏通一空株守章句之習堪與

王伯申經義述聞旗鼓相當王則追溯其源故專

求周漢古訓此則直窮其流故并及近儒新說二



書足以互相補苴云据嘉慶乙亥自跋自撰二序  
知其尚在補撰將陸續出以便蒙其旁加圈點亦  
以便蒙也雖謙言使蒙而成學之士恐亦藉是沾  
丐無窮矣

經義述聞十五弓嘉慶丁丑南昌盧氏刊本

國朝王引之撰

引之字伯申高郵人嘉慶己未  
賜進士第三現官吏部侍郎伯申

之父懷祖諱著有廣雅疏証一書于聲音文字訓  
詁一以貫之而其治經也諸說並列則求其是字  
有假借則改其讀其所為說俱見于廣雅疏証中  
伯申即本疏証所詮及平日所聞于其父者旁徵  
曲喻証明其說日積月累遂成此帙故曰經義述  
聞凡周易尚書各一弓毛詩二弓周官儀禮大戴  
禮各一弓禮記左傳各一弓國語公羊傳穀梁傳

通說各一与計得六百有九條其解及大戴禮國語者以宋時有十四經之說大戴居其一國語則漢歷律志有春秋外傳之目也其書皆摘經句爲題而解之間有摘一字及類摘二句三句數句不等者凡前人傳注不皆合于經則擇其合經者從之其皆不合則以己意逆經意而參之他經證以成訓而別爲之說非專守一家無少出入如何邵公之墨守反見伐于康成也願其于近儒惠定宇戴東原諸公之說引古義以駁正之未始不可而于毛鄭詩禮傳注亦憑文字假借之義辯其非是恐啟後學蔑古注而逞新說之弊至僞孔書傳家語僞本近儒皆不屑稱道而亦引以爲証是太不分涇渭矣此則賢智之過也然其爲書有九經古義之精核而更加詳明有經義雜記之詳明而更加精核當與潛研堂文集答問教卷方軌並駕未知其孰先孰後矣前有阮雲臺師序及自序自序稱凡所說易書詩周官儀禮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公羊穀梁傳爾雅皆依類編次其所未竟歸之



續編今續編未出而是書獨不及爾雅末一旨通  
說所解易吊孝孝慈有時爲猶豫從容無慮諸事  
字凡十則亦非爲爾雅而設則序所稱爾雅當屬  
通說之誤也

群經宮室圖二旨半九書徵刊本

國朝焦循撰循字里堂江都人是編分城圖七宮圖

循字里堂江都人

十門圖三屋圖十一社稷圖二宗廟廟圖三明堂圖

七壇圖一學圖五每圖後列說一篇凡五十篇又

分附圖十三其圖分九類各有次序詳見其自序

中前又有阮雲臺師序稱其皆于衆說紛躋群言

岨嶮之際尋繹經文而折衷之其所見似舛而適

得夫經之意也其所解似新而適符乎古之制也

願其書往往異于先儒之舊余謂儒者之于經但

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存從注可違注亦可不必  
定如孔賈義疏之例也蓋里堂是書皆能寔事求  
是抒所心得非株守傳注曲為附會者可比觀吾  
師所言真可以得其書之大凡矣至其攷定路寢  
之制凌次仲堪以其未合經注之本意因移書爭  
之謂其不融會禮經之全而觀之僅節取其一二  
語宜乎多窒礙也見校禮堂文集二十三此則偶有出入固  
無害其全體也

### 皇朝經解無卷數

國朝臧庸撰庸字西成是編為其所著經解不分

弓數今姑以所編卷數分之第一弓為上錢辛楣

書及孔子年表七十子表孟子先見梁惠王攻齊

宣王取燕十城攻孟子編年略未誤以周安王二

三年編在周報五五十七年後第二弓為易虞氏變動表象象觀

變表六爻發揮旁通表卦象陰陽大義卦象觀變

表第三卷為公羊諸例及釋六篇末一例十四諸

侯終始四誤及秦楚吳進黜二表二表當在首誤列于此又



公羊諸例及釋十篇首一則西成言孔門事多散  
見所著拜經日記諸書而孟子先見梁惠王及齊  
宣王取燕十城兩說亦俱與拜經日記重出蓋證  
之國策史記傳云孟子燕不符合而千古之聚訟  
乃定然于編年略忽見有見諸侯自齊宣王始後  
道梁見惠王云云不知何以然悟若是詎所記有  
早晚耶至其易宗虞氏春秋宗公羊此則常人專  
門之學以西成之確守鄭學而猶能兼通之足見  
其學之博也惟是自著經解而冠以

皇朝之稱似乎輯衆人所撰以為一書者得無不可  
也前有嘉慶甲子自序越九載其門人覺羅子美

桂嵩校刊



五經劄記五弓素安居刊本

國朝姚伯驥撰

伯驥字泰翁  
嘉慶丁卯舉人

是書凡周易劄記

一弓玩易說附尚書劄記一弓毛詩劄記一弓禮

記劄記一弓周官劄記附春秋左傳劄記一弓所

說大要以宋儒爲宗然皆錄前人成說以爲說殊

少心得間有創解亦多虛誕之辭前有李心庵

松序後有其子焯琛等跋



古徵書三十六篇對山問月樓刊本

明孫穀撰穀字子双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攷

亦載之按漢志數術家有圖書秘記十七篇蓋即河  
圖洛書諸緯故經義攷載入志緯類隋氏載圖緯凡  
十三部合九十二篇新舊唐志俱載緯九部八十四  
篇至讀書志書錄解題通攷宋志所載止有易緯數  
種蓋自隋禁圖讖以後其書亡者合三十六部共二  
百二十二篇見隋志存者唯七經緯書宋代易緯尚存  
迄明之季即易緯存者亦無幾矣子双始從十三經

注疏二十一史書志及太平御覽玉海三通諸大部  
所援引中或載數段或數行或數句前所見者俟後  
續之後所得者徵前冠之中有異同者詰前後絡之  
雖都無倫次梗概尚存凡分尚書七種中候五種春  
秋十五種易八種禮三種樂三種詩三種論語五種  
孝經七種河圖十種洛書五種文多繫軋理或寘寘  
故每篇之首輒有小引爲之論次其篇中篇目間有  
難曉者皆以數語疏釋之至本文有古注者錄其原  
注無原注者復拾異說與之旁通使讀之者開篇而  
豁然焉然以伏生五行傳取以入書緯之首以爲大  
禹之文殊屬無徵不信而采摭各條俱不注所書出  
名亦不足以資攷証又子双生當朔季尚未見開元  
占經及五行大義故于二書所引緯書亦無從搜輯  
究不及近時趙鹿園所輯七緯本爲賅備也篇首有  
范夢章景文序及自序叙略凡例說緯並鑿定姓氏  
其書傳本頗少佳者餘杭陳世望在金陵得一鈔本  
以坊本等校重刊并爲之跋墨海金壺亦收入之



七緯三十八卷小積石山房刊本

國朝趙在翰撰在翰号鹿園侯官人鹿園以七緯對

七經而出隋滅其書幸返冊斷簡歷劫猶存賈孔

歐虞徵引具在明孫穀始蒐輯為古微書所披尚

有遺文且艱泯不刊雜入諸識不無可議于是因

武英殿易緯八書之外復取古微書所載六緯補其

闕漏正其踳駁本隋志著錄以纂集佚書詩禮樂

春秋孝經以立次纂成二十九帙附于易緯之後

凡易緯八卷尚書緯五帙詩緯三卷禮緯三卷樂

緯三弓春秋緯十三卷孝經緯二卷敘錄敘目一卷  
卷摠題曰七緯從其別也其書于河圖洛書中侯  
諸識俱不采入以別異于孫氏所輯而六緯之失  
其篇名者另列于各緯之後又得阮雲臺師詳采  
開元占經五行大義所引諸緯以補其遺亦列于  
各弓之後其裁斷之卓排纂之勤視孫氏書采其  
辭而佚其書者殆不可以同日語也冠以乾隆癸巳

御製題乾坤鑿度詩一章並雲臺師暨張蘭沚師誠葉耘

潭 紉本 三序末有李秋潭大瑛楊椒洲應階二跋





經部

禮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禮

儀禮

禮記

三禮總義

通禮

雜禮書

鄭堂讀書記卷三

經部三之一

禮類一

周禮之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烏程周中孚撰





周禮注疏四十二弓

武英殿刊十三經注疏本

漢鄭康成註唐陸德明音義栗公彦疏

康成德明任履俱見易類

公彦洛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

四庫全書著錄按隋志載周

官禮十二弓鄭元注釋文全新舊唐志俱作十三弓

崇文目讀書志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仍作十二弓知

二唐志誤也二唐志又別載周禮疏五十弓栗公彦

撰崇文目解題宋志俱全惟讀書志通考俱作十二

弓晁氏云史稱著此四十弓今併為十二弓然自宋

時合經注及疏為一書編成四十二弓至于今不改



遂與唐宋相傳之句數各異矣漢志有周官傳四篇  
久已不傳自東漢以來鄭少贛與仲師與父子暨衛  
次仲宏賈景達馬季長融皆作周禮解詁康成于二  
鄭為同宗又受學于季長以諸家解詁猶有舛錯同  
異相違因讚而辨之別成是注原文字考訓詁据秘  
逸使周禮義得条通焉公彦之疏半用六朝禮例于  
禮樂軍賦諸大端皆能引據明贍所考証者多在九  
經諸緯而于諸子百家之單詞精義以及文字之假  
借音讀之異同漢志之存亡漢注之與義皆未能疏

通証明之則其所蕝揮者殊未得其旨繁矣如有好  
學深思之儒據賈者為本去其謬誤及偽緯書擇唐  
宋人說禮之可從者加以半農士奇定宇標父子暨  
江慎修永金輔之榜程讓堂瑤田段茂堂玉裁任子  
田大椿諸家之說勿拘疏不破注之例博考而詳辨  
之則此書之成似可勝于賈氏是所望于起而任之  
者釋文二弓本有單行之本解題宋志俱載之宋志  
作一弓蓋據今併之本也自宋十行本分附經注之  
下而明監本毛本及是本亦因之故每弓故每弓復



題其名氏各弓之後俱有福建巡撫周學建考証末  
并有編修吳紱跋語及校刊職名其弓首之正義序  
及序周禮廢典暨注疏原目亦皆有考証繫之云考  
原目即鄭氏三禮目錄隋志新舊唐志俱作一弓賈  
孔二氏皆取其目錄各為之疏分冠當篇之首號本  
仍每經今而為一冠于弓首云

周官新義十六弓附考工記解二弓墨海金壺本

宋王安石撰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擢進士上第官至  
同中書以下平章事封舒國公改封荆  
謹曰文追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通考宋志俱作  
封舒王

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弓書錄解題作周禮新義二十  
二弓晁陳兩家俱稱其不石解考工記知二十二弓之  
本號考工記解也朱氏經義考稱明萬歷中重編內  
閣書目尚存荆公周禮義三冊云云然世無傳本故  
于弓目下注曰未見今館臣從永樂大全錄出尚闕  
地官夏官數弓故僅編為十六弓其考工記解二卷

則鄭宗顏輯介甫字說所補也經義考載宗顏考工  
記法一弓注曰佚又稱萬曆重編內閣書目有之葉  
氏萊竹堂作周禮講義合王荆公講義共一弓蓋即  
指此二弓此本雖別為弓亦稱題介甫石氏撰者從  
永樂大典舊題爾其書訓詁字義頗為穿鑿即其撰  
字說之佚兩耳所以考工記解即可以字說補之宋  
以來解周禮者絕少故後人多采用其說所謂不以  
人廢言也前有自序不著年月陳氏稱熙寧八年詔  
頒之國子監且置之為解之首蓋即是年所作云

札經會元四弓通志堂經解本

宋葉時撰

時字存菴自號竹壑愚叟錢唐人淳熙十

一年進士及第錄歷官吏部尚書理宗初

以顯謨閣學士出知建寧府後以寶

文閣學士提舉崇福宮卒謚文康 四庫全書著

錄倪氏宋志補朱氏經義考俱載之是書彙揮周禮  
之義取任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以成此帙曰禮經  
會元蓋本王氏易略例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語云凡  
一百篇內六篇各附以圖皆錯綜六官剖括群籍  
于建邦立極敦禮崇樂之要曲暢旁通事覈理當靡  
不該洽與全時鄭節卿太平經國之書俱借周禮以



抒論一洗章句訓詁之習誠有裨于治<sup>化</sup>者惟其生當晚  
宋習聞洛闈之說必欲復封建井田肉刑為不達事  
理即其第二篇及末篇以康成之注考工之補為非  
亦不順當時風氣爾曷首有元至正中潘元明陳基  
二序及其六世孫廣居跋蓋是本從元刊重鈔者其  
前又有竹堃先生傳不著名氏繹其文亦宋人作也

虞齋考工記解二弓通志堂經解本

宋林希逸撰

希逸字甫翁號屬學福清人端平二年進士景定間官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作者工記圖解四弓

注云今梓本無圖止二弓焦氏經籍志無虞齋二字

朱氏經義考有之兩家俱作三弓皆字之誤也又所

云梓本無圖當別據一本是本隨處有圖蓋宗聶氏

三禮圖然其說與鄭注為難而于義實短故詮釋古

器制度究未詳核特其解頗為簡明不似鄭注之古

奧賈疏之浩繁在初學易于省覽是以周禮者不廢

焉每句末各有釋音但注同音而無反切亦取便于  
初學耳

批點考工記一旨湖州閔氏刊本

明郭正域撰

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癸未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諡文毅

四庫

全書存目其書自國有六職迄晄氏職為上篇自玉  
人之事迄末為下篇每節略附注釋加以圖點其評  
語皆著于上闌以硃色印分別之蓋依謝疊山批點  
檀弓例專論文章章出章法句法字法以便童子誦習  
不為解經設也按朱氏經義考載周氏夢暘夢暘字  
陽考工記評一旨注曰未見所載正域序較是本所  
載之序為簡略當屬竹垞所刪節然序後有云我楚



周禮注疏刪翼三十卷  
而官者乎却多才能文章有水部考行于世則冬  
言之致舉矣云云是本獨少此一段知為閔氏成周  
禮注疏刪翼序文郭氏刪去此段以為郭氏書也

周禮注疏刪翼三十卷 原刊本

明王志長撰 志長字半仲崑山人萬曆中舉人

四庫全書著錄明

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平仲以說經必遵注  
疏其較可節其駁可棄後儒之論或可發明注疏或  
直闡經中微旨而為注疏所不及安可不歷載以備  
聖經羽翼乎因就注疏刪其餘文而翼以諸家之說  
故曰刪翼自序以為後儒諸書苟足發明重氏之微  
意者必綴于後非是勿取也故其所取者大抵以議  
論為宗而不免乎浮文妨要有類永樂禮記大全然

周啓明氏為郎工部藻記文而授之梓夫所謂在官而言官者乎即多才能文章有水部考行于世則冬官之政舉矣云云是本獨少此一段知為閔氏取周氏本重刊并取郭序刪去此段以為郭氏書也

周禮注疏刪翼三十篇 原刊本

明王志長撰 志長字半仲崑山人萬曆中舉人

四庫全書著錄明

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平仲以說經必遵注疏其較可節其駁可棄後儒之論或可發明注疏或直闡經中微旨而為注疏所不及安可不歷載以備聖經羽翼乎因就注疏刪其繇文而翼以諸家之說故曰刪翼自序以為後儒諸書苟足發明重氏之微意者必綴于後非是勿取也故其所取者大抵以議論為宗而不免乎浮文妨要有類永樂禮記大全然



于經文尚能一仍相傳舊本而無變亂章句之失則  
過人遠矣按經義考尚載有全時葉培恕序而此本  
無之蓋闕佚云耳

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篇

蘇州紫陽書院重刊本

乾隆十三年奉

敕撰三禮義疏之第一部也前有

御製三禮義疏序文暨諸臣職名次及周官義疏凡例併  
引用姓氏謹案漢志禮類載周官經六篇師古曰  
即今之周官禮也至唐以後乃更名周禮朱子及  
鄭樵輩曾辨之是編仍曰周官從其始稱且按以  
五官之職于義為當也篇首為

御製日知荅說論周官者十則綱領者二篇總辨八條不

八卷數有一至有三十九為周官經有四十至有  
四十四為考工記有四十五至有末為周官圖凡  
采摭群言分為正義辨正通論餘論存疑存異總  
論七類敘次排纂繁語各以類附七條之後或辭  
義相連難以分析則附于最後一條之末云從來  
說周禮者自漢迄唐攷証典制自宋迄明推闡義  
理各執一說所見皆偏今則悉稟

睿裁精粗並貫本末兼賅實會通漢學宋學而一之矣

周官辨非一有經學五書本

國朝萬斯大撰

斯大字充  
宗鄭縣人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經考

作二有蓋據所見本異也充宗以周禮所載止詳諸  
官職掌其法制典章取校于五經論孟殊多不合因  
就其諸不合于五經論孟者取而辨之得四十七條  
名曰周官辨非以決其非周公之書按宋以後著書  
非周禮者實錄有徒書多散佚經義考猶備著于錄  
大抵為劉子政王介甫一再用之貽禍甚烈因即集  
天子聖經吳草廬嘗祇包氏恢六官辨疑一書云毀



周禮非聖經在前固有其人不若包恢之甚毫分縷  
析逐節祇排如法吏定罪卒難解釋觀者必為所惑  
近年科舉不用周禮亦由已說惑之也然愚嘗細觀  
漢嘆其無識而已今觀其充宗是書猶之包氏之書  
而已學者慎毋如方望溪輩為其所惑也其書前有  
自序及李杲堂嗣鄴序

周禮問二弓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仕履  
見易類

四庫全書存目西河以周

禮為春秋戰國間人所作非出于西漢劉歆之手故  
設為問答以答辨之上弓九六目曰周禮非漢儒偽  
作曰六官三官二官曰漢藝文志周官經六篇曰竇  
公獻周禮大司樂章曰周六卿唐虞六卿曰宰夫下  
弓九七目曰官名官職同異曰周官祿數不給人數  
曰分土三等同異曰周官非奏制曰羅氏攷周禮之  
謬林氏攷周禮之謬曰周禮與他禮全文前有問目

分為十七條蓋出于其門人所誤題也其書考得周禮與詩書左國大小戴記相表裏而非子政所作其識高出万充宗方望溪之上然又謂周禮出于周秦之間非周公之舊典則仍踵林氏何氏之謬論所謂以暴易暴不知其非者也

周禮輯義十二弓 寅清樓刊本

國朝姜兆錫撰

兆錫字上均丹陽人康熙庚午舉人乾隆初薦充三禮館纂修官

四

庫全書存目乃其九經補注之一種也上均以周禮自林碩何休之徒肆祇以來得鄭氏而顯故為功魁然其于一切疑義不慎討論妄以臆揣而賈氏附之乃為過始曰潛心討玩每有所疑自本職參之他職又自本經注疏徧參之三禮各書傳及諸經解詳釋其義以成此書大旨本之玉次點周禮訂義務與鄭賈為難然臆斷多而確証少間有干慮之一得吾見



亦罕矣其末二弓別題周禮補蓋以攷工記雖附于  
漢然攷其所記者三十工耳與周禮五官之職亦初  
不相類故遵五官例采冢宰職及書周官篇補惟王  
建國以下四十字于弓首以見冬官設官分職之本  
義其次仍列各官司司空序官序職等字于前使知官  
職之闕未可率補而因取與無錫以下至搏埴之工  
陶旒凡三十工題曰攷工記序土列于左方之前略  
如他官之序官又其次乃取有虞氏以下至篇終凡  
三十工之職題曰攷工記序職列于左方之後略如  
地官之序職此則雖移其次而一以序工正之較之  
俞壽翁邱吉甫諸人猶為彼善于此前有王<sub>揆</sub>張<sub>大</sub>  
受<sub>王澍</sub>儲<sub>大文</sub>四序及目錄後自序又有本末考三  
則附論十一則撰述書目一篇

周官集注十二局望溪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

苞字鳳九號靈臯亦號望溪相城人康熙丙戌會試中式舉人官至禮部右侍郎後落職修書

特賜侍講衛致仕

四庫全書著錄望溪于周禮

嘗析其疑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

錄合為是編摭漢志之文改題周禮曰周官其註

依朱子注論孟例凡承用注疏及撮取諸儒一二

語串合已意者皆不復識別全述諸儒及時賢語

則標其姓字正解本文者居前摭論居後其註疏

及諸儒之說必似是而非者乃辨正之大指在茲





其端緒以著聖人經理民物之實用俾學者勿徒  
以資文學也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行蔓者槩  
置弗道其訓詁頗為簡明深有裨于初學前有康  
熙庚子自序及摠說條例

周官辨一易 望溪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自序謂鄭氏以  
漢法及莽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  
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既無據以列其真偽而反之  
于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于千數百年而終莫  
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  
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故不得已而辨正焉今按  
其書凡辨偽二篇辨惑八篇多以漢書莽傳之文  
証其某節某句為予政所增入蓋與明金德溫瑤

周禮述注 本朝万統宗斯大周官辨非皆若親  
得周公舊本一一互校而知者其無稽更不足辨  
矣厥後又作周官析疑以暢發其旨何其與十餘  
年前著周官集注之心大相刺謬耶前又有雍正  
乙巳龔纓乾隆壬戌顧琮二序

周官析疑三十六局考工記析疑四局望溪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以周官及考記

各自為帙者蓋以五官白經文出于周公而記乃  
周末齊魯間曉工事而工文辭者為之也前有乾  
隆癸亥顧用方琮序稱望溪方先生讀玉恭傳忽  
悟皆莽之亂政而劉歆憎龐聖經為之端兆以惑  
愚眾每事摘蕞為摠辨十篇又復貫穿全經比類  
以明其義予葺之豁然心開勸先生筆之于書五  
官之說合考工記凡四十局讀經之法治政之方



皆可以得其門徑矣今觀其書皆摘經文為說自出特見逐節爬梳以析其疑其疑經斤鄭不一而足甚至論子政則証以公孫祿班史王介甫新法罪由康成而于古人之疑周官為偽作咸祇為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見文集周此所謂楚則失矣而官辨偽一齊亦未為得也前又朱可亭或陳滄洲世倌二序其文集中本有是書自序而此本不載蓋佚脫爾

禮說十四局經學叢書本

國朝惠士奇撰 四序全書著錄是編不載經文惟就其當考証者各為之說凡天官二局地官三局春官四局夏官秋官各二局考工記一局計共三百八十一條其于諸子百家之單詞精義以及文字之假借音讀之異同漢志之存亡鄭注之奧義皆能疏証發明之在近時說經之家為最有根柢視賈氏所疏止于禮樂軍賦諸大端引據明瞻者此足補其所未及矣其不曰周禮說而止稱禮說

者以其父名周暢而諱之故全書皆無周禮二字  
聯文云是書久有紅豆齋原刊本局首俱列總目  
而無各条分目其版久佚世鮮印本嘉慶丁巳上  
海彭純甫霖以原本重刊仿顧氏日知錄例并將  
題目散列各条之前其摠目仍如故又其中次第  
與經文不符者旁行小字前後倒置者悉釐正之  
阮雲臺師暨江召庭聲俱為之序吳谷周紹棗為  
之跋後版歸吳氏遂列入叢書爾

禮經本義二十局寫本

國朝蔡德晉撰

德晉字仁錫號敬齋無錫人雍正丙午舉人乾隆初以揚名時為官司務

敬齋以周官為禮之綱領儀禮為禮之条目而分  
上下經是編為其所定禮之上經專取周禮五官  
之文而詮釋之以考工記為河間獻王所補入則  
置之不錄局首先列惟王建國一節及立官五節  
合以吳草廬所補立冬官一節以為設官分職之  
次以序官散附之官蓋本五次點周禮訂義之例  
然王氏本之晉于今升周禮注見釋文 遠有端緒



尚不足為是書病也惟其以立官六節摠敘一處使下五節各乃字竟成贅疣則不如王氏分列各官之首為順以大宰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分列大宰職小宰職之前于是上士以下人數不得不繫于宰夫下大夫四人之下餘官皆如上例則又不如王氏摠列大宰大司徒各職之前為順而于春官序官末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執為之貴賤之等二句及官職末凡以神士者掌三辰之灋云云四十九字竟盡行刊落不知其意何居此與其刪去考工全篇同一謬妄也至其注義及前列十八圖并說不通曰襲籥解徒取冗長更無庸辨其當否矣攷明王應電周禮傳點考工記不錄而割裂序官之文凡同職相統者使居分部居各以類從今以此書較之其用心何相似也

周禮疑義舉要七局通竹本

國朝江永撰永字慎修  
婺源人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乃其

門人戴東原震從其所著讀書隨筆中分出標以  
定名凡天官一局地官二局春官一局夏官秋官  
共一局考工記一局蓋慎修于乾隆辛酉入都時  
方開館修三禮方望溪苞為周禮總裁以周禮彙  
置慎修案頭命之指摘乃隨筆籤出俱本鄭注以  
立言于經義闡發無遺而考工之名物車制尤詳  
者以後人解說多失其義故也大都前人講考工



者俱不諳于步算故于經文鄭注皆不甚了然開口便錯慎修于算法尤專門故偶舉一義都起允諦後此惟東原及讓程讓堂瑤田說考工亦然蓋程戴兩家亦皆精于算法者也

周官祿田考三易果堂刊本

國朝沈彤撰

彤字冠雲  
吳江人

四庫全書著錄周禮之體

大而難知者莫甚于官祿以司祿經亡注家未得其法數而後儒遂疑田與祿之不足相當且傳會者多也果堂研求本經旁覽傳記得其端于載師之都邑以為有義例可推確徵可佐凡內外官之錄祿皆可得辨析整齊之而前人之謬妄皆可得而破之乃為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復為問答于每篇之後反覆委蛇以明其所以定是數之

故而名之曰周官祿田考凡傳注之說雜而未純  
合于經者取之不合者置之或既而辨之其義異  
于舊而于經合者則亦取之其搜采之慎會悟之  
妙序次之宜文詞之潔莫不俱臻其極後來王西  
泚周禮軍賦說便不能如是之精密也前有既歸  
愚片惠松至棟二序及陳亦韓祖范等題詞末有  
徐泗溪大禧及果堂自作書後又有自作重校跋

周禮軍賦說四弓

漢筠齋刊本

國朝王鳴盛撰

鳴盛仕履見書類

先是秦味經蕙田欲韓五

禮通考以軍賦屬西泚草創乃以周禮注疏為本  
而參之各經注疏及諸家緒論以成此書凡分二  
十八目于宋以後人妄駁鄭氏者辨正之能發明  
鄭氏義者采而列之其所自為案語更倍于引書  
核之五禮通考第二百三十三弓至二百三十五  
弓知此書全第俱收入通攷中而略更其次序加  
以別說而方宜田觀承之案語更加詳晰攷周禮



軍賦者自當以味經書為主况尚有第二百三十  
六弓攷秦漢以迄元明軍制頗備則五禮中之軍  
禮不外此四弓書矣西泚此書不過通攷三弓之  
初槩即不存亦可也其所以付刊者蓋欲後人知  
此三弓之出于己身前有自序後有秦照實鑑跋

周禮漢讀考六弓

附經韻棧刊本  
附儀禮漢讀考一弓

國朝段玉裁撰

王裁任履  
見書類

前有自序謂昔年讀詩及

羣經確知古音分十有七部又得其聯合次第自  
然之故成六書音均表今考漢儒注詩禮及他經  
及國語史記漢書只覽淮南諸書凡言讀如讀為  
當為者其音大致與十七部之云相合因述漢讀  
考先成周禮六弓今按其書皆摘經文及注為綱  
而後確切以申明之其例于讀如主于說音讀為  
主于更字說義當為主于糾正誤字如者比方之

詞為者變化之詞當為者糾正之詞讀如不易其字故下文仍用經之本字讀為必易其字故下文仍用所易之字說文者說字之書故有讀如無讀為說經傳之書則必兼是二者自茂堂此書出學者凡讀漢儒經子漢書之注如夢得覺如醉得醒不至如冥行摘埴此茂堂之功也前又有阮雲臺師序後附嘉慶甲戌所作儀禮漢讀考僅士冠禮一易其作法與周禮全時茂堂年已八十未能編及聊成此一篇以望後之人踵為之爾

考工創物小記八易磬折古義一易漚洳疆理小記一易通藝錄本

國朝程瑤田撰瑤田仕履見書類皆其討論考工記之文創

物小記凡六十三篇磬折古義凡三篇漚洳疆理小記凡二十一篇三書各以類分圖以發明之于制度形體及命名之精意一字不可假借處皆及復考証俾無遺義其鄭賈二氏注禮之精並為闡發之其有小誤則據經文正之不復援據他說以經文即其左証也于此知考工一記用配周禮五



官斷非周末以後人所能假託為之者也而文章之妙亦化工之筆古義未湮在得其解者即採取記中實事疏通而證明之無不一一若合符節讓堂說經不主故常故能成一家言也

考工記圖二弓戴氏遺書本

國朝戴震撰震仕履見詩類東原以考工一記非精究少廣

旁要斷不能推其制度以盡文之奧曲曰取經文及鄭氏注分列于前各為之圖以翼贊鄭學擇其正論補所未逮其于輶人龍旂鳥旟之屬梓人筭虛車人大車羊車之等皆不具圖者自謂思而可得者微見其端要留以待治古文者之致思可也斯誠得論著之體矣前後俱有自序又有紀曉嵐後序

考工記車制圖解二卷七錄書閣刊本

國朝阮元撰

元字伯元號雲臺儀徵人乾隆己酉進士官至雲貴總督

吾師以考

工記注解釋尚疏唐以後學者又專守傳注罕貫  
經文近儒于考工之事既宣之矣而于車工之事  
猶闕曰玩辭步算訂証牙圍捐葦輪綆車耳陰軌  
輶深任木衡軌牙十餘事以成是書凡六篇曰輪  
解曰輿解曰輶解曰革解曰金解曰推求車度次  
弟解之所未明圖以顯之凡輪圖五輿圖二輶圖  
五其間重較軌前十尺後軫之義實可辨正鄭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江慎修戴東原諸家所未蒞書成于乾隆丁未  
越十七載嘉慶癸亥復跋其後刊入研系經室一  
集此其別行之本也

鄭堂讀書記卷四  
經部三之二  
禮類二  
儀禮之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烏程周中孚撰



儀禮注疏十七弓 武英殿刊十三經注疏本

漢鄭康成注唐陸德明音義賈公彥疏 四庫全

書著錄按隋志載儀禮十七弓鄭元注釋文新舊

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題解通考宋志俱同二

唐志又別載周禮疏五十弓賈公彥撰崇文目讀

書志解題通考宗志亦俱同自宋時合經注及疏

為一書仍復十七弓之舊故卷帙較重大焉漢與

求錄遺書有古文今文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為

今文孔子宅得古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為

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不全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謂之逸禮康成本治小戴禮即今文也後以古經校之取其于義長者順者定為之注其書已不純于古矣然三禮以鄭氏為宗儀禮尤以鄭氏為絕學注文古奧必得疏義乃明賈氏以齊黃慶隋李孟愆二家章疏互有修短因載此疏以諸家為本擇善而從兼增已義經注徧周大小兼舉如所云黃李二家之謬誠已免矣惜其文筆冗蔓詞意鬱輻不若孔氏五註正義之条暢傳寫者不得其意脫文誤句徃々有之所以是本詳加攷証為鄭學闢其榛蕪焉釋文一旨舊有單行之本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自明監本毛本皆分附經註之下而是本亦目之故每旨復題其名氏各旨之後俱有福建巡撫周學健等攷証末并有學健跋語及校刊職名其旨首之疏序及鄭注原目亦皆有考証繫之云



儀禮識誤三弓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張淳撰

淳字忠甫  
永嘉人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

通考宋志俱載之通考作釋誤宋志作一弓皆字  
之誤也原本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惟闕  
鄉射大射二篇蓋乾道中章貢曾仲躬逮重繫儀  
禮鄭注及陸氏釋文忠甫以古監本中箱本杭細  
本嚴本為之校定回舉所考異同彙成此書前有  
自序亦宗淳首得嚴本故以為據叅以群本不足  
則質之疏賔之釋文疏釋文又不足則闕之阮畢

衷其所校之字次為二弓以釋文誤字為一弓附其後題目儀禮識誤豈獨以識儀禮之誤亦以自識其誤也然忠甫于六書之學未嘗講求故往往不辨俗體而改是從非專就釋文字畫用為據正証其亦昧于本矣今是本于其所舛謬處各加案語以訂正其得失從此是書但覺其精密不見其舛謬即阮雲臺撰校勘記亦資之以參考焉

儀禮釋宮一弓 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李如圭撰

如圭字實之廬陵人紹熙癸丑登進士第官至福建路撫幹

四

庫著錄中興藝文志

通考書錄解題通考經義考

俱載之朱氏于李氏集釋古禮十七弓後即載釋宮一弓綱目一弓注曰俱未見而于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後又載儀禮釋宮一弓蓋沿朱子文集之誤也中興志稱淳熙中李如圭為集說出八經傳又為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為釋宮以論宮室之制然三書原本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惟闕



綱目一旨而集說及是書俱存旨首有云讀禮者  
苟不先明乎宮室之制則無以攷其登降之節進  
退之序于是本之于經稽之于注釋宮室名制之  
可攷者彙而次之曰釋宮按是書正文仿爾雅釋  
宮之體而未擴群經注疏以相參証從此行禮之  
方位節次可明洵為治古禮者之臬臬也

儀禮圖十七旨儀禮旁通圖一旨通志堂經解本

宋楊浚撰

浚字茂材號信齋福州人鄭逢辰為江  
西漕以所撰儀禮經傳通解續獻于朝

贈文  
林郎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所載儀禮圖解而無

旁通圖至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考俱全載之焦  
氏作三十四旨四當為七之譌而又誤衍三字也  
是書因朱子之意取儀禮十七篇各隨經文節次  
悉為之圖二百有五又為旁通圖二十有五附于  
後凡位之先後秩序物之輕重權衡皆可按圖以  
考文據文以釋義而一經之制度名物如指諸掌

尤于古人左圖右書之義吻合無間學者于此書  
其當行之而必著習之而必察也惜其于宮廟門  
止列七圖于行禮儀節尚未能粲然畢備此則稍  
遜後來張皋文儀禮圖首為一圖以詳明之矣是  
書每圖既分載經文剛擬注疏于其下而復以經  
文十七圖列于圖首以存漢志禮古經十七圖之  
舊又載朱子乞修三禮奏劄一篇以見此書承朱  
其師之意而作也又有紹定戊子自序及寧德陳  
普序普稱為昭武謝子祥所刊知此本即從之傳刻云

儀禮逸經傳二圖 通志堂經解本

元吳澄撰 澄仕履  
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

元志朱氏經義考所載俱分儀禮逸經八篇儀禮  
傳十篇焦氏經籍志止載儀禮逸經六卷六為八  
之誤也草廬以逸禮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  
遂至于亡曰為纂次九經八篇一投壺禮即大小  
戴記文二奔喪禮即小戴記文三公冠禮四諸侯  
遷廟禮五諸侯饗廟禮皆即大戴記文六中雷禮  
七禘于太廟禮八王居明堂禮皆取之鄭氏三禮



注所引逸而禘于太廟禮止有且用丁亥一句則  
實不足以成篇矣其傳十篇九冠昏鄉燕射聘六  
義皆即小戴記文朝事義即大戴禮文士相見義  
鄉射義皆劉原父所補之文夫以宋人所擬作而  
間廁大小戴記之間此則踵儀禮經傳通解之繆  
也况逸經為鄭注所引者尚有二十餘条為篇名  
名八俱見經義考逸經門而草廬概不之及亦難  
免于疎漏之譏竹垞且稱其文簡而倫敘秩然可  
以頒之學官過矣是書經與傳各有自<sub>序</sub>首有至

正甲午李俊民  
序与未有以成化甲辰程敏政序  
學律討原亦收入之



儀禮集說十七弓通志堂經解本

元教繼公撰

繼公字君美長樂人家于湖州趙孟頫嘗從受業後以江浙平章高彥敬

薦授信州教授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焦氏

經籍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前有大德辛丑自序

稱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間疵多而醇少學者

不察也予今輒刪其不合于經者而存其不謬者

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先儒之說以補之又未

足則附之以一得之見焉曰儀禮集說又于

喪服傳弓後識云今攷傳文其發明禮意者固多



而其違悖經義者亦不少然則此傳亦豈必皆知禮者之所為乎而先儒乃得之于夏過矣按禮是鄭學無取妄滋異端君美務加祇訾未免沿米學氣習然其于鄭注有所去取而無所攻擊其中所改經字亦皆各有所本其詳每句後正誤條內知非出于臆改難以喪服傳為非子夏所作而仍依其舊次不敢妄有釐正云末又有自撰後序納喇容若取元本重刊復為之序

經禮補逸九句。通志堂經解本

元汪克寬撰

克寬字德輔一字仲裕號環谷祁門人泰定丙寅舉于鄉元亡不仕明初

呂修元史以老疾辭歸洪武五年卒于家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

志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焦氏作儀禮

補逸十句皆字之誤也環谷以禮記乃儀禮之傳

儀禮乃周禮之節文而三禮之要則在乎去凶軍

賓嘉五禮之別曰考之三禮大戴記易書詩春秋

傳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錄凡有合于禮者列為五

禮之篇又分子目一百八十有四名曰經禮補逸

大抵以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易帙浩博窮鄉晚進  
有未易以遽究者于是因其成法別為義例每類  
皆聯屬書之而詞不相贅體例殊不可解然于五  
禮之大體蓋略包舉無遺學禮之士誠能因汪氏  
之所緝以達于朱子之書當不苦其浩博無涯淡  
矣

國朝乾隆中奏味經撰五禮通考實循汪氏之成例  
益以朱子及黃氏楊氏諸家禮書而擴而大之也  
是書前有自序及洪武己酉曾魯序經義考所載  
尚有程篁墩敘政書後一篇稱予為手校刊布且  
摹先生像于編首別為附錄一頁此本止有附錄  
載闕文行狀刊啓募疏而無募像及程跋治納喇  
容若重刊時佚之歟



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篇

蘇州紫陽書院重刊本

乾隆十三年奉

敕撰三禮義疏之第二部也前有凡例及引用姓氏謹案  
三禮自朱子請修而未果群言莫適為主即儀禮  
經傳通解亦第開其端緒而意義則未暇發明故  
是編特起義例亦如周官義疏分為七類俾大義  
分明而後兼綜衆說敘次排纂案語各以類附凡  
禮古經四十篇禮器圖四篇禮節圖五卷卷首為  
綱領三篇釋宮一篇不入卷數蓋儀禮自注疏而

外前人解詁頗少間見一一亦多擴取注疏剛改  
成文罕有自出心裁者惟元教繼公集說號為善  
本所採特多其有未是者仍加駁論云大旨搜鄭  
賈之精微綜群儒之同異析疑訂誤悉稟

聖裁旁推交通義類曲類盡是先王之舊章可沿溯以  
得其津涯矣

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弓附監本正誤一弓石經正誤一  
弓和衷堂刊本

國朝張爾岐撰

爾岐字稷  
若濟陽人

四庫全書著錄稷若萬

志好學不應科名取儀禮石經監本互讎之刊誤  
辨疑章分句解全錄鄭注精擇賈疏而附以己意  
勒成是篇又叅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并考石  
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于其後所見  
皆確不可易且多前人所未發學者誠因句讀以  
辨其文曰文以識其義曰其義以通制作之原不



難矣前有自序及頌<sup>亭</sup>林<sup>炎武</sup>序又有康熙甲寅  
劉孔懷序頌當時未獲鈇板越七十載至乾隆癸  
亥邑之人士曰艾氏藏本謀付剞劂而黃崑圃<sup>叔</sup>  
琳為之序又有摘刻姓氏及馮東仁跋

儀禮高二局附錄一局 經學五書本

國朝萬斯大撰 四庫全書著錄經義考所載無附  
錄一局是編就儀禮一經每篇各為之說凡六十  
五条其所爬羅剔抉頗能見先儒所不及而自負  
其能動<sup>輒</sup>駁注疏之失不知儀禮十七篇昌黎已  
苦其難讀而有不難者則以有鄭賈之書在焉故  
朱子于四書易詩俱自以己意為之章句集註而  
于儀禮經傳通解則惟具列注疏以成書蓋深知  
儀禮之學無加于鄭賈也乃充宗<sup>况</sup>未能如此虛

心每欲申已見難至于悖經而不顧宜乎應嗣寅  
撫誦序之亦謂余喜其潭思嫌其自用時欲切磋  
之而萬子護其所見未肯動步往復之際動盈寸  
軸其有相持不下者則不能為之唯々也附錄一  
旨即載與嗣寅四書及與陳令升一書前列廟寢  
二圖并說後附治朝一圖并嗣寅治朝一圖云

喪禮吾說篇十旨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經義考亦載

之西河還里後衰病頓至急取喪禮所為說目陋  
就簡編綴成帙編其曰吾說篇者自序稱子云吾  
學周禮今用之則但從先古所傳與習俗所誤而  
較論其間是亦夫子吾說之遺意也目題以為篇  
按其書為說凡三十篇大率以孔子春秋與論語  
孟子諸書為之據而不得已而無所據者則據三  
禮然以士喪禮為戰國後人人借孔子以為名者



喪服傳為不知何時何人遙援七十子之徒以為  
依附顯然非東周以前之禮而喪服記雜記彼此  
竊比相倚成說于是多所考辨以正前人之誤而  
不知其為叛經之尤者也有首有標日記一篇題  
王恬記皆舉書中所說與時俗不合者以備檢閱  
云

儀禮析疑十七弓

望溪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為其門人程

前有卷序稱其公事之暇畢力于春秋周官者幾

三十年惟儀禮雖時與朋友生徒誦論而未嘗筆

之書以少若難讀未經倍誦恐不能比類以盡其

義七十以後晨興必端坐誦經記本文其有心得

乃稍以筆記自有先生之說然後聖人之察于人

倫而運用天理者雖婦人孺子聞之亦犁然有當

于其心今按其書摘經文為說舉是經疑義剖析

入微其學源出宋人頗嫌其自用然而用功既  
深往之發明前人所未發棄所短而取所長亦足  
為說禮之津梁矣

喪禮或問二局 望溪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康熙壬辰癸丑間望溪以事繫獄既作  
禮記析義四十八局復出其餘力作是書以為教  
于家者凡義禮或問二十七章兼記或問五十五  
章其于先生制禮之意有然知克曲盡而非張注  
所能及者自謂撥人心之昏蔽而起其善端莫過  
于是書然其于經文說不通處輒稱本義所增寬  
則與其所作周官辨及析疑二書同一用意云厚  
誣古人矣前有雍正丙午劉古塘校序後有康熙



丙申其從子道希跋

儀禮章句十七卷 原刊本

庭華字原本大評 國朝吳廷華撰 廷華字

仁和人

四庫全書著錄

于六經箋疏無所不窺曾預修三禮義疏著有  
禮疑義以禮記本漢人傳疏文義明晰周禮以事  
繫官條例亦井之易按唯儀禮一書敘次質直無  
脈落起止可尋又自一字至十數字句多奇零不  
整語之澁口且監本與石本各有脫誤鄭注與賈  
疏不免輻輳用是剛錄取約補脫勘訛作為章句  
一篇之中畫其節目一節之內析其句讀其訓釋

多本鄭賈箋疏間亦采他說附案以發明之至喪服一篇尤為教孝要道故更加詳審列朝服制亦兼附焉以上見目錄後識語余謂是書章分句斷注亦簡明無不及張氏鄭注句讀而以視王文清分節句讀馬駟易讀諸書殊為勝之誠學禮者之階梯也目錄後有其子壽祺識語稱疑義書帙浩繁未克即刊乃先梓是本行世云々吾友嚴厚民曾見過疑義原稿有百數十卷今原稿存汪小米處云

禮經本義十七弓 寫本

國朝蔡德晉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書為其所定禮之下經前十六弓載儀禮本經分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八篇為嘉禮士相見禮聘禮覲禮三篇為賓禮喪服士喪禮阮夕統士虞禮三篇為凶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統二篇為吉禮而標軍禮二字于賓禮之後注曰闕標饗禮于公食大夫禮之後亦注曰闕其篇次阮與舊本不合蓋從朱子經



傳通解本而間有增損其所輯注義亦與朱子各  
異皆援引舊說與鄭注賈疏參証其考辨名物頗  
為明析以視姜上均儀禮經傳內編真所謂以政  
則魯衛以風則曹檜矣後一局載逸經八篇一校  
壺二巡守禮三出師禮四奔喪禮五吊禮六諸侯  
釁廟禮七諸侯遷廟禮八禘于太廟禮由校壺奔  
喪及諸侯釁廟遷廟四篇為吳氏澄儀禮逸經所  
有餘則敬齋自取經傳之文訂定而錄以備參考  
各篇俱加以注釋如前十五篇例亦與吳氏書大

異也前有五禮之儀一則殊嫌其太簡耳

天子肆獻裸饋食禮二身清芬堂刊本

國朝任啓運撰

啓運字翼聖號鈞臺荆溪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丞

四

庫全書著錄無天子二字蓋從版心標題也鈞臺以儀禮特牲饋食禮乃諸侯之士之祭禮少字饋食禮乃諸侯之大夫祭禮天子諸侯之祭禮久亡曰取其散見經傳者纂而輯之使論禮者有所考凡祭統吉蠲朝踐正祭繹祭五篇其名則取諸周禮肆獻裸饗先王饋食饗先王也大旨仿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及黃氏楊氏續通解之所編次而其



取諸前裁聯絡節目次第較然分明博而不蕪約而不略視楊氏書宗廟禮在祭禮之第九混天子諸侯言之究于節次未詳者固臣以別之矣前有乾隆癸巳檀默齋草序

儀禮小疏 無冒數

原刊本

國朝沈彤撰 四庫全書著錄作十一冒是本不分

冒數祇分十一篇凡士冠禮疏一士冠禮箋二士冠禮鄭注監本刊誤三士昏禮疏四士昏禮鄭注監本刊誤五公食大夫禮疏六喪服疏七士喪禮疏八士喪禮箋九士喪禮鄭注監本刊誤十左右異尚考十一而摠目之曰儀禮小疏有疏復有箋者箋所以補疏之未及也大抵援據淹通考証精核中多訂正萬充宗儀禮商之譌知其學醇于萬

氏矣惟監本刊誤三篇雖較張稷若監本正誤為  
詳附儀禮鄭注句讀後然尚未能遠求之宋刻以刊監本之  
誤此則不及後來阮雲臺師之校勘記也原本附  
尚書小疏春秋左傳小疏兩種未有沈叔圖廷芳  
所作墓誌銘今遵提要析出此兩種另記云

儀禮集編十七弓

貯雲居刊本

國朝盛世佐撰

世佐字庸三秀水人乾隆  
戊辰進士官龍里縣知縣

四庫全

書著錄作四十弓蓋據浙江巡撫採進本是編來

自先秦迄于

本朝凡一百九十七家就中有全解行世者僅十數  
家文集語類雜說及他經解苟有與此經相發明  
者務擴而錄之志在博收兼廣異義不專主一家  
言也凡編次衆說一以時代為序二說略同則錄  
前而置後三是以茲前所未備始兼錄之間有已



見附于先儒諸說之後辨其異同務歸至當其決  
擇之嚴裁斷之精直欲與李氏周易集解衛氏禮  
記集說爭為雄長而未知其孰先孰後也又撮其  
大要為綱領十二篇列于卷首上自制作之本原  
下逮授受源流先儒詳論得失皆著之俾讀者有  
以考焉局後附錄勘正監本石本以補顧寧人張  
稷若之闕乃採進本之所無也見提要前有九例及  
引用姓氏並桑韜甫調元馮孟亭張二序然未及  
琴行而卒至嘉慶辛酉孟亭子鷺庭集梧取稿于  
其家謀之全志以付剞劂冠以提要一篇阮雲臺  
即為之序鷺庭為之跋

儀禮易讀十七弓通行本

國朝馬駟編

駟字德淳  
山陰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以儀

禮經文難讀故惟于字句間稍加數字以順適其  
文有難解者另注教語于上方高頭講章之式欲  
人開易瞭然中依賈氏疏細分段落尤便于初學  
成誦也前有齊恩園台南需翠庭鏡萬復古以敦  
彭安廬元璋四序及自撰凡例并依宋李如圭釋  
言繪列七圖于首後有李鳧峰志魯跋



儀禮正譌十七旨 甫齋家塾刊本

國朝金曰追撰

曰追字對楊說撰  
嘉定人歲貢生

是編乃其編校儀

禮經文並注及疏而作專據朱子通解為主而又

附之以楊氏圖教氏說元陳氏元梧明鍾人傑兩鄭注

本于近人中又參以吳江沈氏彤山陰馬氏駟諸

說特仿唐宋正義舊例于每節經文僅標起止各

二字

今所刻經疏本雖割附經  
注然尚仍舊貫標明起止

而以所校經注疏

著明于下其自所辨譌之語則皆依三格寫以便  
識別凡經注及疏一字一句之異同必博加考定



歸于至當以云正譌誠不虛也顧通解于賈疏往  
徃有移易其前後者後之所見乃前之所刪璞園  
專依朱子為正忘賈疏前文之所有而遽以後文  
為脫去輒以通解補之益滋其誤其他亦有一二  
為朱子所增成者宋本各家本皆無之而亦據以  
補入如此正譌恐其譌終不能盡正矣蓋璞園于  
宋元注疏刊本從未寓目雖用力精密万不及後  
來盧抱經之詳校阮雲臺師之校勘記矣後之治  
儀禮者會舍此而求之盧氏阮氏可也此本前有乾

隆丁未王西泐鳴盛序  
未有其門人張德華武慎  
後序



原本失年

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 冠山堂刊本

國朝徐乾學撰

乾學字原一號健菴崑山人康熙  
賜進士第二官至刑部尚書

四庫全書著錄健菴為顧亭林之甥亦好浩博之  
考據嘗憫喪禮之流失邪說溺人寢以成俗舊典  
之棄而不誦臨時注厝多不遵禮乃蒐討古今喪  
紀因草具廢之由分別部居先經史次羣籍而近  
世通儒碩學之議論亦附載于其後并加案以折  
衷之其書大綱九八一日喪期二十九卷二曰喪  
服八卷三曰喪儀節四十四卷四曰日葬考十三

卷五日喪具六卷六曰變禮七卷七曰喪制十一  
卷八曰廟制二卷總得百有二十卷而古今之喪  
禮備矣蓋是篇草創于康熙丁巳時居母夫人之  
喪因有事于此書又數年而卒業遂名之為讀禮  
通考云朱竹垞序之稱其撫采之博而擇之也精  
考據之詳而執之有要此天壤間必不可少之書  
也其言良然竹垞又勸健菴并修嘉吉賓軍四禮  
庶成完書曰即編定體例分授諸子方事排纂尋  
卒書竟不成亦見朱序此秦味經所以有五禮通考之  
作也卷首有自撰凡例及引田書目又有目錄一  
卷末有其子樹穀後序



儀禮喪服足徵記十弓通苑錄本

國朝程瑤田撰讓堂以治經不涵泳白文而惟注之  
徇雖漢之經師一失其趣即有毫釐千里之繆曰  
著是編合喪服全篇經傳考其義例據其本文以  
疏通而證明之前二弓為喪服經傳考定原本第  
三弓為喪服通別表本服殤服一貫表成人本服  
小功長殤服總麻表後七弓皆製題繫說以推闡  
喪服之文與前三弓相為通貫而其義益明其以  
足徵名者謂徵之于經傳本文而無不足也阮雲

臺師序稱其精言善解窮極隱微明聖人制禮賢人傳禮之心于千百年後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何以能之所以裨益經學啓迪後人非淺鮮也其傾倒甚至考儀禮喪服者執此一編而有餘矣

儀禮彙說十七弓 研雨齋刊本

國朝焦以恕撰

以恕號越江以江金山人

欽定儀禮義疏弓帙錄重自非穎錄之士罕能遍觀而盡

識因先為順文詮釋一書名曰便讀其書未見既又取諸儒之說自注疏義疏引用諸条輯為是書其于正義辨正之解疏通證明者例如疏家之釋注其或有旁叅一得而可以並存者亦抹于集中間防已見以愚按別之大都深味乎經文而有會心注疏之中同者融之異者叅之同而異之而同



者平以酌之婉而通之或並存之或進闕之且引  
他書以會之要不失乎經旨而後已其體例頗近  
萬充宗儀禮商而詳且數倍之矣前有乾隆壬辰  
自序及葉承序

禮經釋例十三篇 文選樓刊本

國朝凌廷堪撰

廷堪字次仲歙縣人乾隆庚戌進士官京國府教授

次仲以儀

禮十七篇禮之本經其就網細目必以例為主有  
非詁訓名物所能賅者乃仿杜氏春秋釋例定為  
是編區為八類凡通例二篇附周官九拜解一篇  
飲食之例三篇附周禮官九祭解一篇儀禮釋牲  
二篇賓客之例一篇附覲義一篇射例一篇弓附  
周官鄉射五物考一篇射禮數獲即古筭位說一  
篇度例一篇附村建尊服制考一篇祭禮二篇

附詩楚茨考一篇器服之例二篇附論語黃衣狐  
裘說一篇雜例一篇附燕樂二十八調說三篇冠  
以復禮三篇為首篇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  
如圭儀禮釋宮已詳故也其間全異之文與夫詳  
略隆殺之故証以群經抒以持見合者取之離者  
則置之信者申之疑者則闕之務使条理秩然非  
鄉壁虛造憑臆斷以爭勝于前人以較杜氏之于  
春秋尤為精警不刊也前有嘉慶己未自序末附  
所作七戒一篇以當後序其書至戊辰始卒業明  
年阮雲臺師刊于杭州雲臺師從子壽昌常生復  
為之序壽昌即其以弟子云



儀禮圖六弓 儀徽阮氏刊本

國朝張惠言撰

惠言仕履見易類

是書以治儀禮者當先明

宮室故兼采唐宋元及

本朝諸儒之義斷以經注首述宮室圖而後依圖比  
事按而讀之步武朗然又詳考去凶冠服之制圖  
所不盡者復為之表以明之弓二以下俱依十七  
篇次第為圖俾讀經者置圖于左可以隨讀隨閱  
而進退揖讓之節了然于心目間遠則楊復儀禮  
圖近則焦循儀禮宮室圖皆遜其精密云書刊于

嘉慶乙丑其師阮雲臺師為之序

儀禮釋官九卷 研六問刊本

國朝胡匡衷撰

匡衷號樸齋績溪人

樸齋以周官三百六十皆

記天子之官惟儀禮燕射聘食諸篇皆諸侯之禮而其官名與周禮或異或同因刺取十七篇中所陳各官條舉件繫一準周禮為差次明其所以分職聯事之意成書六卷又取左國戴記諸官名為儀禮所未有而有合于周禮者別輯為侯國官制補攷二卷又次列其爵等為侯國職官表一卷而以鄭氏儀禮目錄校證為首卷不入卷數大要取



法注疏之說究其得失略者補之疑者正之剖決  
昭晰攷徵精詳洵治儀禮者斷不可少之書而訂  
譌補闕尤有功于注疏不淺云前有自序例言又  
有嘉慶丁卯汪萊癸酉胡承珙乙亥龔正三序

古今五服考異八旨 鈍翁類彙本

國朝汪琬撰

琬字茗文號鈍翁一號覺峰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官戶部主事遷刑部郎中

隸北城兵馬司副

告歸康熙己未 詔試博學鴻詞改授翰林院編修

鈍翁以禮服之學自晚近以來諱為凶事往往棄  
而不講于是士大夫持服之時率皆私行其胸臆  
故作此考以儀禮為案而以今之律文斷之中間  
發明辨正稟采諸家之書而稍述已見于其末首  
為儀禮及明孝慈錄五服之制次為五服圖二十  
繫以摠跋又次為考異三十三篇而終之以考說

論辨或問四十篇其援據典籍彙括古今可謂詳  
矣然鈍翁詞人尚未能窮探鄭賈以得聖人制作  
之精意而性迂頗僻之處為今時閩潛邱所指摘  
者亦不一而足具見潛邱  
別記中甚矣詞章之士毋輕議  
禮也前有自序二篇及引用諸書附錄凡例三則  
未有後序

讀禮問一旨 昭代叢書本

國朝吳肅公撰

肅公字雨若號  
晴岩宣城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

編乃其居父喪時所作凡六十六條皆仿檀弓例  
雜記居喪之禮以待問并及夫所聞見于時之為  
者附著焉其文筆峭折古雋亦頗擅弓即議論尚  
皆純正知其于禮有所得矣旨首有自序張山來  
取以刊入叢書前後各為之題跋



鄭堂讀書記卷五  
經部三之三  
禮類三  
禮記之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烏程周中孚撰



禮記解詁一弓拜經堂刊本

漢盧植撰

國朝臧庸輯

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少與鄭康成俱事馬融官至北中郎將庸字西成原名鏞堂字

在東武進人

案隋志載盧植禮記注十弓釋文新舊唐志

俱作二十弓知隨志十上脫二字也後漢書本傳云

作三禮解詁魏志盧毓傳注引續書作禮記解詁而

隋唐諸志皆稱禮記注當由後人改易本名也又隋

唐諸志俱止有禮記注而本傳言三禮蓋范氏傳聞

之誤其書目崇文已不載則其亡已久朱子語錄謂



東漢諸儒考禮然好盧植亦也好蓋亦即群書中所引而稱之非曾見其全書也西成曰就所見纂輯凡諸經之義疏史籍之所載無不報摭即衆家相傳文字音誤讀之異同固有遺棄而所可見者乃不及十之一豈不甚可惜哉然有西成掇拾為是帙亦足以略見其概矣末復據杭堯酒道古堂文集所引增訂二条以補其遺并為附錄七条前有乾隆己酉盧抱

經文紹序

蔡氏月令二卷道光甲申王氏校刊本

漢蔡邕撰

邕字伯喈陳留人官左中郎將

國朝蔡雲編

雲字立青號砥耕元和人

隋志載蔡邕月令章句十二

卷玉海全注云十三篇

三篇為二字之誤也

蓋中央篇與季夏

卷合而篇仍分攷新舊唐志宋人書目即罕著錄則其書久佚王氏不通就隋志著之耳王氏又引中興書目云全存一卷豈當時即有輯錄本久之亦佚之歟立青自謂伯喈之遠裔承其家學于是編攷經史博采通人取明堂月令論證月令問答而詳訂之月

今章句暨經文之散在各書者辨其異同而裒集之  
上卷為明堂月令論及明堂月令章句上下卷為明  
堂月令章句下及月令問答又復博考群書反覆申  
究旁及枝条集証為以月令集証附焉大都蒐輯精  
勤討論詳審其于一家之學又謂深且醇矣與今時  
陸二尼 克春所輯本大同小異皆有功于蔡氏者也  
前有摠目案語及道光甲申江鐵君 沅領潤賞千里  
二序又有無名氏所作傳後有嘉慶戊寅自記

禮記注疏六十三弓 武英殿刊十三經注疏本

漢鄭康成撰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 四庫全書

著錄作禮記正義從穎達序也按隋志載禮記二十  
弓鄭元注釋文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隋書錄解  
題通考宋志俱全新舊唐志又別載禮記正義七十  
弓孔穎達等奉詔撰崇文目讀書志解題通考宋志  
亦俱全自宋紹興初年合經注及疏為一書編成六  
十三弓以後刊本俱因之遂使唐人正義之弓次不  
可知矣釋文引陳邨周禮論序云戴德剛古禮二百



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剛大戴禮為四  
十九篇是為小戴禮業康成六執論云戴德傳記八  
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  
記是也見曲禮正義引然則大小戴記各自傳述非互相剛  
并也考漢書儒林傳大小戴及慶氏普皆后倉弟子  
小戴授梁人橋仁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  
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以受于小戴者本四  
十九篇故章句之數同也又曹褒傳云父充持慶氏  
禮褒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  
行于世然則慶普所傳記亦四十九篇與小戴同受  
于后倉本如是隋志惑于防邵之言且云戴聖剛大  
戴書為四十六篇漢末烏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三  
篇合四十九篇此說甚謬學者無為所惑也康成注  
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雖間有拘泥而簡嚴該貫  
為說禮家之根柢即如朱子中庸章句以戒謹其所  
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為兩事  
剖析精詣前所未有今觀鄭注已具斯言朱子語錄  
稱其考禮名數大有功事，都理會得不虛也其于

字誤處但云其當為某玉藻全失次序亦止于注下  
發明未嘗便就經文改正此蓋尊經重師不敢自謂  
已見為得有宋諸儒所未能也冲遠原廊其歷舉為  
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既重皇仇  
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惟  
皇熊二家尚見于世而以皇疏實勝熊氏因奉勅剛  
理仍據皇氏以為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大抵文  
証詳悉義理精審翦其餘蕪撮其機要于皇熊二家  
之弊革除殆盡無論衛湜集說之博陳澧集說之約  
皆當退避三舍即賈氏周禮儀禮二疏尚不能及其  
邕茂茶達也釋文四句以有單行之本書錄解題載  
之自宋十行本經注之下而明監本毛本及是本亦  
因之故每句復題其名氏所有禮三禮注解傳述人  
一篇即摠列于每首各句之後俱有福建巡撫周學  
健攷証末并有侍讀齋呂南跋語及校刊職名其句  
首之正義并禮記原目及注解傳述人亦皆有攷証  
繫之云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句通志堂經解本

宋衛湜撰

湜字正叔號樸齋吳郡人歷官朝散大夫直室諱問如袁州

四庫全

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是書成于寶慶丙戌前有自序稱首取鄭注孔義翦除蕪蔓採摭樞要繼遂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略編至若說異而理俱通言詳而意有本抵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併錄以供觀者之折衷其有沿襲陳言牽合字說于義舛駁悉置弗取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名曰禮記集說今按其書自漢至宋說禮之言凡一

百四十八家內惟胡氏銓禮記傳方氏慤禮記解義  
始末全備自餘多不過二十篇或三數篇或一二篇  
或曰講說僅十數章其他如語錄如文集凡有及于  
禮經可以開曉後學者衷輯編次最為賅博去取亦  
頗精審且本何單叔范武子例各記其姓名以聽覽  
者之自擇其于禮記亦猶房宥權之于周易王與之  
之于周禮矣後朱萬充宗仿之集春秋說惜乎盡燬  
于火也是書前又有寶慶二年進表及統說並集說  
名氏又有魏鶴山了翁序局末又自撰後序及跋納  
刺客若從徐健庵得一抄帙頗有缺軼然不礙其可  
傳曰校而授輯并序其首云



禮記纂言三十六句 明崇禎己巳重刊本

元吳澄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俱載  
之草廬以禮記四十九篇出于先儒著作之全書者  
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篇斷簡會粹成書  
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因取唐魏徵作  
類禮之意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揣剔以類相從俾其  
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  
瞭如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與  
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校壺

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雜之于記其冠義昏義  
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  
以附經後見儀禮逸經傳此外猶三十六篇凡曲禮內則少  
儀玉藻深衣月令王制又王世子明堂位凡篇為通  
禮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大傳問  
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十一篇為喪禮祭法郊特  
牲祭義祭統四篇為祭禮禮運禮器經解哀問公問  
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仿記表記緇衣儒行學記樂記  
十二篇為通論之詮釋內有黷明同名之曰禮記纂  
言并各為于是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  
精審是固朱文公呂成公每欲商訂而未成者而草  
廬始成之并各為之詮釋時有黷明亦可備讀者  
之叅攷矣著唐張說駁元行沖類禮義疏奏稱魏孫  
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  
因知此書作法實遠本叔然近宗元成後人不可遽  
祇為宋學也前有草廬原序及明正德庚辰五陽明  
新刊本序又有崇禎己巳張養唐題悅王象春重刊  
三序末有魏莊渠校新刊後序及遲大成王績集重



禮記集說十弓 雲間華氏敬業堂刊本

元陳澔撰 澔字可久號雲莊都昌人 四庫全書著錄有雲莊二

字所以示別衛氏之集說也朱氏經義考倪氏補元志俱作三十弓尔氏補元志作十弓注云一作十六弓盖作三十弓者為原本作十弓十六弓者乃後人所合併也雲莊以應氏 鏞 集解于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因會萃衍繹而附已以已見名曰禮記集說盖欲以坦明之說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不必高為議論而卑視訓故也而後人以其解便獨得列

于學官四百餘年不改此亦雲莊所未能料及者也  
其不及中庸大學二篇者以朱子章句久已單行故  
不復注以示尊崇之意則與吳草廬纂言本相同云  
書成于至治壬戌自為之序

樂記補說二旨

李氏樂書本

明李文察撰

文察里貫未詳嘉靖時由遼州同知改授太常寺典籍

乃其所選

樂書之第種也明史藝文志著錄朱氏經義考注曰  
未見前有自序謂樂以禮為體此古樂之所以異于  
新聲而樂記中之大旨也陳氏集說欲以坦明之說  
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章句通則蘊奧自見非得集  
說章句其不可通况其義乎然謂不必高為議論而  
卑視訓詁之辭是欲專以訓詁章句而盡樂記之義  
則不可也臣竊三復樂記多年偶窺其萬一而為之



補說今按其書分樂記為三十章以經文陳註列前而補其說于後大抵依傍集說而敷衍之以發明禮先樂後之旨而不及于器數亦未見有宏大精深之論也蓋于經學樂學兩無所得矣

禮記疑問十二弓 重刊本

明姚舜牧撰 舜牧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

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承庵以陳氏集說綜覈之勤既博且勞乃其中有大謬不然者亦混存而不削曰搜求考正以成是編前有萬曆戊午自序稱凡出聖賢之口吻者務採其所從來以究其所歸宿而出諸儒之記述為世所必用者亦深求其義以為恭訂之資其間訓詁家附會穿鑿紕繆其說以誤傳于世者必為削之正之不知有當于聖心之裁定否也蓋承

庵以禮樂二書雖經聖心所裁定而秦漢諸儒或稍有見焉又各出意旨以記述故重訂是書以求有當于聖心爾其書多作語錄之體依文訓義不沿注疏舊解與全時郝仲興禮記通解全一用意也

月令明義四局

石學九種本

明黃道周撰

道周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執文

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崇禎戊寅石學官少彥事協理府事進禮記注五篇于朝首即是書每季為一局每月為一章而冠以圖十有三以二十四氣歸于中五難書以九律呂以八歲閏以成歷象以定故有氣候生合摠圖以禮樂之作本于五行行政施令本于易象中星既定四方為則故有十二月中星之圖又以王道首重農事政治在乎得人得失在乎法古凡



古今之建言行事合于月令者悉附焉其于每月日  
皆且所在皆前列原文後列新測未免擅改經文蹈  
唐明皇剛定月令之謬然其条列史文亦啓迪君上  
隨時修省之意實非侈語機祥顯悖經義者也前有  
康熙癸酉鄧開極序

坊記集傳二弓附春秋問業石齋九種本

明黃道周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朱氏經  
義考所載俱考春秋問業一弓蓋統于集傳也是編  
乃其禮記集傳之首篇前有自序稱宋淳化至道間  
嘗以坊表二記頒賜廷臣今禮學備在學官而習者  
相沿為曲臺遺言無復知為春秋義例之所從出者  
故復列略舉大意使相屬比引伸觸類後有以究其  
指歸焉今按是書分坊記一篇為三十章自大坊以  
迄親迎各創為章名每章既為之詮釋大義復取春

秋之文比較其例各繫于後而並為之傳說蓋以坊  
記每云以此防民諸侯猶有畔者以此防民、猶得  
同姓以弑其君凡若此者已有十七章而因此以推  
其餘無不通于春秋初無事疆合也其例似從真氏  
大學行義及邱氏行義補得來雖與經義不相比附  
然以此進說于君借經納誨殊勝尋常講義多矣  
後附春秋問業凡三十四條乃其與門人相問難者  
皆不專為坊記而幾間與表記相出入與歷代諸儒  
言論夔別故附于末云又案以禮記次序論之當先  
坊記而次表記然前康熙癸酉鄭開極校刊禮記集  
傳總序則先表記而次坊記以謂表所以法天而坊  
所以法地故移其先後今不從之



表記集傳二篇附春秋問業一篇

石齋九種本

明黃道周撰 四庫全書著錄無春秋問業一篇明  
史藝文志所載亦無之乃其禮記集傳之次篇也前  
有自序稱春秋之義不盡于表記而表記之義盡于  
春秋其立仁制義体量恕不敢褻瀆鬼神以受顯  
示于日月天地則其意一也曰取是編分為三十六  
章自歸表以迄用祭器各創之為之目以發明春秋  
大義其條例與坊記集傳同且謂記主于禮讓歸別  
于男女以明忠孝之化始于閨門猶易之有下經表



記主于仁義歸餘于卜筮以明盾文盾之原達于天  
德猶易之有上經前後相印彼此互發亦其道貫則  
然非敢有所傳會牽合也然坊記所以坊人之失三見  
禮日明之有以此防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  
其死曰孟子卒一條且每節多有以此防民云之因  
此引伸觸類自然合節應弦此則記君子之德見于  
儀表者也見三禮目錄豈可解為立表測畧之表而與坊  
記相提並論其傳會牽合以就其說誠所謂郢書燕  
說也今以其書務引其君子當道雖多乖于訓詁而  
有關於功懲則亦有不可摩滅者焉後附春秋問業  
凡十九条皆其與門以人問難之辭所以補集傳之不  
及也



緇衣集傳四局 石齋九種本

明黃道周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朱氏經

義考俱作二局以志傳又作解乃其禮記集傳之第三篇也凡分二十三章自不煩迄于恒德皆彊立篇名隨心標目略采經史中前言徃行二百餘條分繫各章以明好惡刑賞之道局末稱以其依經起義別有訓詁故謂之傳以其分衍仲尼之意不復解經故略于所引詩書以其統明好惡用人之原故于中邊異効宮府殊曹条目分布之間有未能詳也案鄭

君三禮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之原也蓋此篇所陳實具好賢惡之之賞罰得中之義故石齋絕不曰仍坊表傳例別為推行成帙進之于朝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雖當時上聽不清下言易亂而緇衣卷作之詩顛倒互論也然此書實足以存法戒不可與他說經者例觀云

儒行集傳二局 石齋九種本

明黃道周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不載朱氏經義考作儒行集解一局乃其禮記集傳之末篇也石齋以宋儒高閎溺于時好而謂儒行一篇學不純經不宜與大學中庸並稱曰撰是編以表章之凡分十有七章自服行以迄尊讓各為標目如次章有云其自立有如此者三章有云其容貌有如此者即分自立容貌章名推之各章莫不皆然非如坊表緇衣之分章名皆出于臆斷也其書則如緇衣傳例雜



引史傳中百二十事分繫各章之後且舉其人以實  
之以明用人之法而記其易末云統天用人之主能  
採是篇以定士彙振人心砥風俗辨爵位則公卿侍  
從常臬尹伯百執有司黨正之屬成就其職讒諂面  
諛猥活貪黷之徒可以不煩蕭斧而治也誠哉取士  
之方盡于是矣是皆陳善納誨之辭不可以章句訓  
詁絕之即坊表緇衣三篇皆當作如是觀也易末附  
大戴禮哀公問五儀一篇稱其原始服行以列五品  
與儒行同意然而儒行精微矣其言良然目之曰

儒行終篇而沒其原書之目得毋不可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

乾隆十三年奉

蘇州紫陽書院重刊本

敕撰三禮義疏之第三部也前有凡例及引用姓氏謹案  
禮記經義既多註釋繇審故簡帙逾舊是編成七  
十弓末為圖五弓而以

御制日知薈說十五則綱領三篇為卷首不入弓數每經  
文下釋詁辨析互引旁連說或兼存義有摠括亦  
如周官儀禮義疏之例分為七類而加以案語  
必博徵群籍以求精解確証故自汲冢竹書周秦



諸子帝王世紀及史漢等均在採錄其諸儒由鄭氏而下至

本朝儒家專訓戴經外或注他經或在別說義有當引咸採擇以入案中不另標姓氏皆仰承

指授無所專適惟說之是者從之至于義理之指歸一奉程朱為主臬而陳澔集說雖著于今甲亦僅棄瑕錄瑜雜列諸儒之中矣

深衣考一焉

借月山房彙鈔本

國朝黃宗羲撰

宗羲履貫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按朱氏

經義考載宋以來專為深衣考辨論說者凡二十八家而獨不及是書蓋尚未之見也其書先自為說十三則并為之圖然後就深衣經文並玉藻一節為之論說又取朱文公吳草廬朱白雲右黃南山潤玉王浚川廷相諸家之說及圖而糾正之大抵獨申已見不主前人其謬誤亦不少也

禮記偶箋三旨 經學五書本

國朝萬斯大撰 四庫存目朱氏經義考亦載之是  
編就禮記諸篇隨意為之箋說凡一百五十二條  
頗有新義而亦勇于信心故多不能句通以致諸  
經証據照然尚堅持異義徒恒格閱其與明季本  
何楷諸人所纂述倜然難經畔道以傳會穿鑿為  
能者相去不遠矣前有康熙壬戌陸辛齋 嘉淑序  
則并其儀禮商周官辨非摠序之不止為是書而  
作也



禮記陳氏集說補正三十八局通志堂經解本

國朝納喇性德撰

性德原作成德字容若滿洲正黃旗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

乾清

門侍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考亦載之其書專

為糾駁陳雲莊澔集說而作皆各舉經文而以集說

繫之每節後各列案語以遺補其遺而正其誤其無

所遺無所誤而不必補正者則併經文集說皆不載

以省錄重所採大都宋元明人之說于注疏亦頗相

出入陳氏本詳于義理而略于名物故是書援引考

証以著其失者亦即主義理為多自明以來為隋陳

氏之學者莫能或之先也今時嚴蕩漁絕孫亦言用  
陳氏集說取士此苟且之圖也容若為補正之習禮  
者試一取証非小補矣云々豈不誠然乎哉

曾子問誦錄四句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撰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經義考不載蓋  
尚未見其書也其書皆載許輯以下諸人問而西  
河答前二句凡六十九條專誦曾曾子首章第三  
章凡三十四條專誦曾子問之第七章末一句凡  
四十六條則就各章抽發其可疑者單字隻句第  
書所論辨不誦不錄其句一易三之首俱有其子  
姬滿遠宗識語謂爾時擬以次捱誦以迄篇末以  
救禮經之亡闕注疏之謬使讀經者有所推準而



不謂先生老病踵至即欲完誦此一篇而不可得  
愚謂西河一生病根坐在闕注疏以見其長觀此  
兩章數節講義大旨抵橫生臆斷以難鄭學即使  
其完誦此一篇亦不過爾、何足惜乎

禮記章義十局

寅清樓刊本

國朝姜兆錫撰

四庫全書存目亦其九經補注中

之一種也上均以東匯集說雖係其間章句混淆  
簡策錯互而文違義舛舛至與周禮儀禮背而馳  
者又不一而足也因輯此編以補東匯之陋略其  
曰章義者謂章二句義二理也義理在章句中亦  
在章句外不舍章句以言義理故首定章句不執  
章句以言義理故次審義理大旨逐篇分章以循  
繹其義理而于其所指為錯簡者但註于每節每

句之下而不敢移易其次較吳草廬之纂言頗屬  
謹嚴至中庸大學二篇以朱子已有章句定本故  
不及之也其書綱舉目張言約指遠可為肄禮者  
之所依據惜其所自為說輒與鄭孔為難是則宋  
學之錮習不足為上均病矣前有張大受王澍二  
序及目錄後自序又有序論六則附論八則

禮記析疑四十八篇

望溪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乃其于康熙壬

辰癸巳間在獄中所作前有自序稱陳氏集說始  
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曰就所  
疑而辨析焉第于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  
已矣宋元諸儒曰其說而紬繹焉其于辭義之顯  
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余之  
為是學也義得于記之本文者十五六曰辨陳說  
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按



其書于禮記每篇皆摘句為解融會諸家舊說而以己意斷之其持義多允頗足以補正陳氏之失惟以文五世子一篇為劉歆所增竄因重定一篇刪削經文至五六節不脫王栢吳澄之習氣矣

禮記訓義擇言八句 墨海金壺本

國朝江永撰 四庫全書著錄其書就曲禮檀弓曾子問文王世子禮運禮器內則玉藻明堂喪服小記大傳小儀雜記諸篇摘其經句之當辨正者各引舊註于句下而叅酌其是非問有不引舊註自為按語于後于全時朱文端載之說亦引以為証多從其說惟與陳氏集說反多所出入然慎修徵實而讀俱屬精確由其深于古義不拘漢學宋學皆能擇善而從為陳氏之學者固難以空言爭也

月令氣候圖說一旨 函海本

國朝李調元撰

調元字羹堂號雨邨羅江人乾隆末進士官至直隸通永道

前有

自序謂月令載于呂覽大都紀候之書至唐李林甫亂其篇次增益其文不值一笑自唐以後諸家率皆駁李氏而從不韋之舊亦間有發揮已見有所廣益者因即會萃其意刪錄蕪衷以已見而為之說凡摠說一篇分說二十四則並冠中星氣候圖于首則九陰陽消長景物移易星辰出入無不可按圖而知之矣



宗法小記一帛

通藝錄本

國朝程瑤田撰乃其論述禮記中宗法之文一宗法  
表二庶姓述三世次順數說四庶子不祭明宗說  
五庶子不祭表六立後議七庶子不為長子三年  
述八宗法述而以族譜三敘宗法表提要圖及補  
義附焉其于大小宗法經之緯之昭然若揭日  
月而行于天如讓堂者可謂議禮之宗矣

禮記補疏三卷 原刊本

國朝焦循撰

循里籍  
見易類

里堂以周官儀禮一代之書禮

記萬世之書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  
因取舊作索隱五卷刪為是編摠以補孔疏所未  
及暨其誤疏者有之矣以補鄭注猶鄭箋之于毛  
傳也惟其文繇理當固與鄭箋體例不合耳蓋此  
書大旨原以補疏而非以補注也前有嘉慶戊寅  
自序稱是書皆少作第攷究訓故名物于大道未  
之能及衰病氣羸亦不復能闡其精微而增益之



有力能舉其全者或由余言推焉可也

夏小正傅氏傳四卷

道光元年士禮居刊本

宋傅崧卿撰

崧卿字子駿山陰人官至給事中

四庫全書著錄按

夏小正為大戴禮記之第四十七篇漢志不載大戴禮記至隋志姑載之又別載夏小正一卷注云戴德撰王厚齋壽正之曰德取以為記云撰誤矣然新舊

唐志崇文目讀書志祇載大戴禮記而不及夏小正蓋久無單行本矣子駿所見大戴禮有集賢殿藏本及其外孫闕滄藏本皆以夏小正文錯諸傳中乃倣左氏春秋列正文其前而附以傳月為一篇凡十有

二篇又以闕本簡偏失倫悉以集賢本是正丙書互有得失或字衍脫不同則擇其善者從之仍注其下而闕其可疑者集賢本無注釋闕本注釋二十三處俱其與今注相糅則云舊注以別之其書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故是編各以月三月分身而于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之前分冠春夏秋冬字當是子駿所加故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刪之其所為法注但法注其各本異同不加以訓詁故金仁山錄入通鑑前編仍別為訓釋也吳縣黃菟圃石烈得明嘉靖丙午吳郡

袁尚之賅重刊宋本因取通志堂經本及惠松崖手鈔本並校袁本異同錄得若干條遂用袁本影寫付梓其中字畫缺誤前後歧出悉仍其舊不敢添跋改于校錄中但正袁刻之誤而不正傅氏之失者蓋是書之刻意在流傳舊本餉世也前宣和辛丑傅氏原序後有舊跋不著名氏但有印文曰石湖漫士又有尚之重刻跋并菟圃識語及校錄



夏小正注一帛 春素堂刊本  
宋金履祥注

國朝張爾岐輯定黃叔琳增訂 履祥仕履見類書類爾

琳字宏猷号崑圃大興人康熙辛未 此字根若濟陽人叔  
進士第三官至詹事府詹事加侍郎銜 賜 按仁山注

不見于諸家書目其作通鑑前編據朱子儀禮經傳

通解所定繫夏禹元年正月下而別為之注與是注

頗有異同稷若曰就是注合傅仁卿注及前編所載

附以已說輯定成帙至崑圃復取其本而增訂之其

注與傳文重出者于義無取槩從刪雜又注應在經

下者張本併列傳後特別出之繫于經下凡注義與傳違異者稷若既有論說崑圃更折以舊聞并備錄諸家之說參異証同以求其是旁搜真討以析其疑亦足為後學之津梁焉前有稷若原序并崑圃序及凡例

夏小正解一卷

原刊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修號升庵新都人正德辛未進士永昌天啓初為升庵雜錄廿二種之一明史藝文志追錄文獻

著錄朱氏經義考亦載之前有自序稱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為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

弗分二氏本譌謬失據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于上抑傳于下法當爾非變古也是序升庵文集亦載之其于

卷端亦題曰王氏應麟集校金氏履祥輯按王氏玉海附刻十四種從無小正集校本唯玉海二十律歷門



載有小正經文而不可謂之學并不可謂之集校升  
庵蓋曰玉海所附有踐阼解而誤涉也即金氏亦號  
小正單注本惟通鑑前編三于夏禹元年全載小正  
經文而採摭傳文及月爾雅之諸書并自下按語以  
注之升庵未見傳崧鄉注本乃僅據前編所載而全  
錄傳文于下并剛取金註傳以他書為之解間有按  
語亦甚寥寥但以小正單注本自傳崧後明代惟此  
一家存之亦可備一種也

大戴禮記補注十三身

驛軒孔氏所著書本

國朝孔廣森撰

廣森字眾仲號驛軒曲阜人至聖

院檢

第七十世孫乾隆辛卯進士官翰林

討院驛軒以大戴禮三十九篇文句譌互盧辨之  
注詞旨簡略輒為補注其第一第二第七第九第  
十二九五身舊注既逸稍以己意脩其詁訓并為  
之序錄一篇冠于前大抵博稽群書參會衆說申  
裨其義兼規其失使二千餘年古經傳復明白于  
世較之盧把經戴東原合校訂本彌覺用力勤而  
為功鉅矣書成而驛軒歿稿藏于家至乾隆甲寅

其弟廣庶始付諸梓阮雲師為之序全時汪翎青  
照亦撰有大戴注補其條例與此本相似而遠遜  
其精確然亦為大戴學者所當參觀也

夏小正注四局心齋十種本

國朝任兆麟撰

兆麟字文田號心齋震澤人

心齋以宋傅崧卿夏

小正本疑義行闕不便于讀因集先儒時賢諸說  
參以己意而為之注亦每季為一局如傅氏例雖  
有裁斷頗屬簡略若主火出火一節舊本在九月  
則據周禮司燿鄭仲師注移在三月為盧杞經戴  
東原兩家所未及正至于時有見稊始收一節以  
為傅氏本以此錯簡移在二月則定在五月攷盧  
戴本已在二月而不言從傅據理推之稊之收自



當在五月其拾殘補缺訂疑攷誤亦有可取者在  
矣前有自序說皆輯論語禮記史記及傅子駿朱  
漢上金仁山之說凡六條以擬朱子之論蓋序說  
亦失之太簡乾隆丁未王鳴盛張序等俱為之序  
江藩為之跋

夏小正註四局

虎溪山房刊本

國朝李聿求撰

聿求號五峰梅道人

五峰以夏小正自漢至唐

經傳相雜而兼以時本改竄字句各持臆說莫可  
折衷因以傳本為主又以鄭郭孔賈諸人所引校  
之而附以釋并為之序其書每季為一局先經次  
傳又次註即其釋也經與傳一仍傳本之舊較之  
任文田註本當為謹慎而所注則相等耳

孔子三朝記注一卷原刊本

國朝洪頤煊撰

頤煊字稚賢號筠軒臨海人乾隆辛酉拔貢生官廣東候補直隸州判

漢志論語家載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有

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

朝夫七篇全見記中何顏氏止云有其一篇當由

誤認哀公問五禮為三朝之一耳王氏漢志攷證

歷采劉猷別錄蜀志秦宓傳及裴注引中任簿并

注明七篇名目而不匡及顏氏之誤蓋自隋唐宋

志宋人書目俱不著錄元無單行本矣阮雲臺師



言孔子三朝記論語之外茲為極重見所撰孔氏大戴記序  
筠軒因撰是注體例悉仿吾師所著曾子注釋惟  
無釋而有音義蓋急于成書未及吾師之求詳也  
然所釋之精核固堪曾子注並垂不朽矣余又受  
受其從此有三朝記云單行本不致有顏氏之誤  
以致經義考雖存其目竟注一佚字也

夏小正疏義四卷 原刊本

國朝洪震煊撰

震煊字百里號樵堂臨海人願煊弟也嘉慶癸酉科拔貢生

栝

堂以夏小正經文簡賅傳義奧深習其讀者已難  
通其說者卒歎曰撰是編分為四卷從傅氏所釐  
也而不從其分冠春夏秋冬字以傅氏所妄加也  
惟是傅氏以來傳者代出點畫滋繁同一以傅氏  
所引闕滄本為主而參攷各本以傳益之并撰音  
釋音一篇異字記一篇暨天象圖附焉自序稱解  
必衷諸古訓說或資乎時賢但蘄依傳釋經以希

萬信好學古不至為向壁虛造之說並盡黜不知  
而作之論達傳義者雖梁唐舊說必舉正焉鮮依  
據者雖朱金大儒不敢從焉恪守疏家之前規冀  
表行時之絕學云爾余謂釋小正者多矣從未有  
是書之集大成者雖孔奭軒補注尚不及其精細  
而何有于諸家此編出而諸本皆可廢矣

夏時攷一旨

天全堂刊本

國朝安吉撰

吉字無錫人

前有嘉慶乙丑自序稱考夏

時讀夏小正考定十二月之節候讀堯典考定  
四時讀洪範考定五行讀幽風考定寒暑往來讀  
周易考定陰陽消長讀詩書春秋傳考定三正考  
定閏月讀爾雅釋天史記天官書考定太歲之星  
歷十二辰讀國語考十二律辨月令辨逸周書周  
月時訓考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辨周官古文尚書  
時月不合三正凡得書六旨先刻第一旨云之蓋



其著書大指專為夏小正而作堯典以下諸篇皆所以証明小正而及之故首列小正而先刻之不曰夏小正而曰夏時者取禮運吾得夏時注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夏小正語云其書于每節下皆先傳而後引諸說以疏之頗為賅洽然于近時孔吳軒王實齋兩家大戴補注俱未一徵引可知其于兩補注本尚未寓目也未有其同學朱

嘗音釋一則

夏小正經傳集解四卷 士禮居刊本

國朝頌鳳藻撰

凡藻字梧生長洲人

前有其師吳縣夏文燾序

末有自撰後序梧生以傳崧卿大戴禮本從諸本叅言其采擇未盡精宥惟宋韓元吉所刊猶為近古因取為主而以傳本原注叅考是非以正其失而仍注韓本原本于下篇第標題悉仿傳氏為之每篇首列經文據傳義更定故與傳氏不同又集先儒故訓及近代各家之注博訪衆論叅以已見更名夏小正經傳集解黃菟圃即取以附刊傳氏

本後按傳本加時于月不過增多四字離傳于經  
則益增其本文如正月啓蟄傳云言始發蟄也傳  
不以傳繫經則傳中又增正月啓蟄四字而所謂  
傳曰云云者翻增一部經文在內矣更不比十翼  
附經但增彖曰象曰左氏附經但增經字傳字也  
竊謂考校經傳惟孫氏岱南閣本最善榕生與堯  
圃為友祇知尊宋刻而味于攷古故不改而從之  
惟其解釋尚為簡明固可存備一種耳



鄭堂讀書記卷六

經部三之四

禮類四

三禮總義之屬

通禮

雜禮書

烏程周中孚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禮目錄一旨 拜經堂刊本  
漢鄭康成撰

國朝臧庸輯隋志新舊唐志俱著錄自崇文目以下俱  
不載蓋已無單行本矣鄭氏通志焦氏從話籍志朱氏  
經義考皆不通通舊志著之耳成回據經典釋文周禮  
儀禮賈疏禮記孔疏參之以單注兼義宋明舊板及  
李氏儀禮集說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黃氏通解續錄  
定此帙凡一字之去取莫不有本云又按孔氏正義  
並引及康成禮序而隋唐諸志俱無之蓋錄者錄經



題之義例序者序經旨之指歸錄在目下序則升端  
固毗連焉特以目錄為題耳釋文序錄引禮序亦稱  
目錄尤其時証此本于周禮序後首列四條皆正義  
所稱為禮序者也曲阜孔叢伯廣本：已如此輯錄  
西成亦從而效之後有嘉慶丁巳西成識略二刻仁  
和東隋寶雅善取此本合六藝詩刊之摭為之書送

新定三禮圖二十局通志堂經解本

宋聶崇義撰

崇義洛陽人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業入宋仍故官

四庫全書

著錄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志通考俱止作三  
禮圖按三禮之有圖自鄭學之徒始後人誤謂始自  
康成而阮謏受禮于蔡母君取其說為圖又有夏侯  
伏明張鎰梁正及開皇官撰四家全皆不傳周世宗  
釐正典禮凡山陵禘祫郊廟器玉之制悉從崇義討  
論乃考三禮舊圖績素而申釋之每篇自敘其凡叅  
以古今沿革之說至宋建隆三年表上于朝詔太子

蒼事<sup>子</sup>拙集儒之士更同叅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  
引經以釋之當書成時太祖嘉其刊正疑譌須其書  
學宮竇儼為之序其書援據經典考譚器象由唐虞  
迄宋初粲然可徵禮圖之近乎古者莫是書若也而  
歐陽永叔沈存中林謙之先諸家皆議其疏舛然此  
書叅考六本定為一家之學雖踳謬沿譌在所不免  
而遞相祖序述終有典型究勝于宣和博古圖所載  
大半揣摩近似強命以名者矣局未有淳熙乙未永  
嘉陳伯廣重刊跋納喇容若得宋本重刊復為之序

經義考載是書尚有自序而此本無之豈佚之耶



三禮考注十四局

明刊本

舊題元吳澄撰

四庫全書存目書本十局其第一

第七第九第十四局各分上下故有十四局倪氏錢氏補元志俱作六十八局未氏經義考作六十四局皆據所見本各異也未氏稱草廬先生諸經解各有敘錄余購得周官禮乃先生孫當所補其餘儀禮則有逸經戴記則有纂言今所傳三禮考注以驗對先生之書論議體例多有不合其為晏氏偽託無疑竹垞之說是也攷之元史本傳及虞道園所撰墓誌皆

不載是書據身首楊東里跋羅一峰序所云實明初  
晏彥文望所作託之吳氏也其書于周官分大司徒  
之半以補冬官而考工記仍載于後各官俱有剛有  
移不一而足儀禮逸經載公符明堂諸侯遣廟諸侯  
蒙廟奔喪投壺六篇公符即公冠明堂篇取大戴咸  
德篇後半為之而無中雷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  
禮其次序亦與原本不同儀禮傳先列原本十篇而  
改朝事義為覲義別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  
列後摠十五篇其服義喪義二篇比米撫小戴記之  
文又有曲禮八篇盛德入官立孝內則少儀表記學  
記樂記也皆與前所載吳氏三禮敘錄不合亦拙于  
作偽矣前又有三禮綱領皆輯朱子語錄為之止增  
入戊申封事一條亦彥文所為也此本為明萬曆庚  
戌所重刊何棟如為之序



學禮質疑二弓

經學五書本

國朝萬斯大撰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考作一

弓蓋據其分弓之本也克宗自學禮以來心有所  
疑取其大者彙而說之而質之其師黃梨洲允三  
十三篇附一篇前有自序謂首取戴記諸篇相對  
次取儀禮與戴記對次取易書詩春秋及左國公  
穀與二禮對見其血脈貫通帝王制度約略可考  
因所得窺著于篇外此如汲冢竹書之類非古而  
託之于古附會多而確據少置而不道云云其持

擇頗矜慎然欲獨出新義以難鄭學翻有取于王  
子雍說殆與毛西河所著書相伯仲故後來董菊  
町識小編多辨正其說也其書之首梨洲亦為之  
序

郊社禘祫問一旨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乃其答門人

李塔問南北郊及有禘無祫之說凡十條末附艾

堂問凡八條人在艾堂誨經時所論禘祫諸說也

按南北郊分祀周官大司樂章本有明文其辨殊

贅至其論古者有禘無祫則顯與經傳相違非止

是王而非鄭矣其書執海珠塵亦收入之



昏禮辨正一弓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經義考亦載

之西河以周禮儀雖或為周時所著然並非春秋以前夫子經見之書况儀禮闕落舉無全禮因先錄昏禮一節記所聞于其兄錫齡者名曰辨正分為九目曰行媒曰納采納吉問名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曰婦至曰婦見曰廟見曰婿見皆援引他經及雜書以相証明而于三禮之文反加力祇無論鄭注矣前後各有自撰序跋藝海珠塵亦收入

廟制折衷二弓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前有自序稱漢孝

元永光間將罷廢郡國諸廟韋元成始創為天子  
諸侯皆立四親之說王舜與劉歆非之自後鄭元  
注書再遵韋說而王肅再非之予無所左右姑就  
其所為論重理兩家說而為之折衷云今按其書  
凡分七目曰天子七廟曰諸侯五廟曰大夫三廟  
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曰夏五廟商六廟曰昭穆  
曰廟位皆述漢魏舊儒諸論略以發端而曰襲前



人已蕝之說為之折衷大抵宗王駁鄭淆亂舊典  
宜其與經傳多相刺謬也

大小宗通通一旨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四庫全書存目西河以天子大宗  
小宗之制無聞祇諸侯公子略見于喪服小記及  
大傳二篇而說又不詳因取小記大傳言宗法者  
數條略為疏解凡分四篇附以圖論曰曰大小宗  
通釋謂就文曲釋有諸經所未解後來晦塞者而  
一旦皆有以通之也其書似較于諸經重有發明  
然以鄭注孔疏周章無理故獨于康成致難殊屬  
不合前有自序執海塵亦收入之

學校問一旨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前答其門人

黃岡張

希良

問學校名凡六條述齋其門人蕭山

吳鼎問廟學設主之制凡三條末又答

鼎問鄉飲

養老之禮凡五條其說頗為辨博書中論先聖先師不可併而為一及論設像不始于佛教雖頗有根據而其他牽合濶濶者多未足據為定論也此書執海珠塵亦收入之



明堂問一局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四庫全書存目是書乃其答門人  
會稽姜在之問而作始于九室五室之辨終于九  
宮卦位之說凡十五條按明堂之制歷考諸經不  
甚相遠而以鄭氏之主五室為是西河乃故與鄭  
說違異而言五室即九室九室即十二室雖引其  
端而不竟其緒然亦免混室與堂而一矣

叅讀禮志疑二旨

樓碧山房刊本

國朝汪紱撰

紱一名煜字燦人  
錦池婺源人

四庫全書著錄按

陸稼書讀禮志疑一編取漢唐以來諸家之說考其  
異同別其得失幾無復疑義矣雙池取而讀之復援  
據諸說以己意叅訂于各條之下如周禮郊天牲玉  
之屬與罔丘各殊司士治朝之位與曲禮互異先儒  
所不能詳者雙池一一析之而且象緯律術靡不精  
研故言之鑿鑿而皆得其要領雖與陸氏書互有得  
失然可以並行不悖矣前有洪麟雨麟雨  
勝蛟序及所作



禮箋三卷 原刊本

國朝金榜撰

榜字輔之歙縣人乾隆賜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輔之以名殿

元養疾邱園專事窮經尤邃三子禮以鄭康成為

三禮之宗而病賈孔二疏不能補其漏疏宣其奧

密乃自著論數十篇凡周禮十五篇儀禮十七篇

禮記十六篇而附以圖四及答汪綱書一自序以

謂鄭氏箋詩云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

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辨識也禮箋之名

蓋首其義朱石序之稱其大而天文地域田賦學

校郊廟明堂以及車旗服器之細罔弗貫弗辭言  
折衷一是詞精而義覈不必訓詁全經而以之宣  
繹聖典不失三代制作明倫之所在豈獨以禮家  
聚訟姑以是為詞人也哉

釋宮小記一旨 通苑錄本

國朝程瑤田撰乃其所釋宮室制度之義凡九篇于  
名物度数確切証明蓋實能心知之而筆之書以  
明之故雖許鄭二家之有舛誤者亦必援周秦古  
籍以折其中庶足以厭伏後人之心而不敢隨而  
議其後也



禮學卮言六卷

儀鄭堂刊本

國朝孔廣森撰

廣森仕履見禮類

稟軒三禮之學尤無專門

故于所著經學卮言外別自為書自序稱鄭君注官禮多引漢法以說周事賈氏皆略而不說或說之而反致乖錯良由治經者專習箋訓鮮復旁涉史籍每紬兩漢紀傳及衛宏應劭之書時與注事並相証明得若干字輒識錄之賈疏儀禮疎陋相同唐世古學全湮若儀禮古今文之殊周禮故書之異字杜鄭之異讀疏阮忽焉不講釋文亦莫能

發明云：因撰是編凡禮儀禮廟寢異制圖說匠  
人世室明堂圖解辟雍四學解一卷論禘論郊九  
廟辨五門考軍乘考禮服釋名一卷周禮雜義一  
卷儀禮雜義一卷小戴禮記一卷周禮鄭注蒙案  
一卷其書如周禮古義可補王氏漢志制攷惠氏  
禮說之闕儀禮諸祭足正賈疏望文張祥之失小  
戴雜義亦所以補禮疏之不及蓋非精研鄭學不  
能如此之精博也

弁服釋例八卷 原刊本

國朝任大椿撰

大椿字子田吳化人乾隆進士官至道御史

子田早年以

詞學名世繼乃專研經史與修 四庫全書所輯

字林考逸深衣釋例諸書久矣刊行惟是編于卒  
後為王穀膝所刊其書釋弁服所用之例凡爵弁  
服二卷韋弁服一卷皮弁服二卷朝服二卷元端  
一卷共百四十餘事每門先自作提綱讀之自成  
篇段每事先以經文注疏列在前而後作業語以  
貫串之其業語或一案或又案亦不一而足總以



博引群經注疏以及子史各書證據明備毫無剩  
義阮雲臺師序之亦稱其綜覽經疏史志發微訂  
訛燦然經緯畢著云

明堂考三局

問經堂叢書本

國朝孫星衍撰

星衍仕履  
見書類

前有自序謂後世之議明

堂不按經典徒務時用或彼此相訾袁準顏師古  
緒繆尤甚漢儒之後惟魏李謐賈思伯隋宇文愷  
及宋紫陽朱氏尚知堂室之制而度数未詳乃成  
斯帙上局為古今宮遺制考中局為周明堂遺制  
考下局為明堂圖考說則會通諸經制則稽合象  
數左圖有書通天地人以明其說庶幾不墜先聖

典型歟

三禮鄭注考

無旨教

程氏遺書本

國朝程際盛撰

際盛字英若，號東治，長洲人。乾隆庚子進士官至湖廣道御史。

三字

文字互異，諸儒各記所聞，不可強合。鄭君或以今文易之，仍載古文古音，不輕易一字，以為古經不可改也。東治因手摘其要區，為三冊，曰周禮、故書、攷。曰儀禮、古文、今文考。曰禮記、古訓、考。欲以示今學者，悟所從入，而于其中鉤稽推扶，自為證明。蓋尤不務泛濫旁涉，其詞極得治經之體。學者由古文漸而致于古訓，一以扶翼鄭學，且更以易疏家。



之繇釀不難矣前有自序及乾隆辛亥偃師武億  
序

禮經宮室答問二卷 原刊本

國朝洪頤煊撰頤煊仕履見禮類 筠軒以古人宮室制度與

今人不甚相遠細繹禮經皆有丈尺可尋名位可  
辨曰撰是編上卷為宗廟四十六則附圖三下卷  
為路寢二十則明堂十五則大學十三則附圖四  
俱設問以答之皆徵引注疏及他書以為之說研  
究鉤貫頗有条理視李室之以下諸家為加密矣  
前有嘉慶壬申自序附答胡竹邨培輩書

禮書一百五十篇

明刊本

宋陳祥道撰

祥道字用之福州人官左宣義郎太常博士

四庫全書著

錄讀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晁馬兩家俱作太常禮書晁氏稱其解禮之名物且繪其象甚精博朝廷間之給筆札繕寫進御陳氏亦稱其論辨詳博間以繪畫元祐中表上之今觀是書前有自序及進表自序首迄焉末但有細目而不分門大都以冕服佩用也制星象宮室學校禮器樂器旌旗車制喪服為次其于歷代諸儒之論宋初聶



氏之圖或正其所失或補其所闕庶幾古人之髣髴可以類推而見之惜其為王介甫之徒故多依據王氏新經義而摭擊鄭氏之學然貫穿經傳綱舉目張固攷禮者之淵藪也此本為明張西銘溥盛順伯順以宋本重梓二人前俱有序副精妙間有誤字耳

儀禮經傳內編二十三卷外編五卷 宣清樓刊本

國朝姜兆錫撰 四庫全書存目亦其九經補注中之一種蓋本儀禮而分之自士冠至少牢凡十四篇內士喪禮少牢禮又各離為二篇凡十六篇并採補他書之經傳如干篇是為內編而喪服一篇則與所採補之如干篇別為外編內編首為嘉禮凡冠昏之禮一飲食之禮二饗燕之禮三賓射之禮四脤膾之禮五賀慶之禮六次為軍禮凡大射之禮一大均之禮二大田之禮三大役之禮四大

師之禮五次為賓禮凡朝覲之屬之禮一聘問之屬之禮二次為凶禮凡喪禮一荒禮二吊禮三禴禮四恤禮五終為吉禮凡享人鬼禮一祀天神禮二祭地示禮三因事之祭四類祭之事五因祭之事六又終以五禮後附凡八篇外編首為本經一篇次為補經一篇次為採經四篇終以圖攷七俱各分章附注以通其義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例大抵不安于朱子之書而以其所編家鄉邦國王朝之禮用黃勉齋喪祭二禮之例以通用之自

謂不襲其迹而師其意而不知遠不及朱子書也必求其遠及朱子書者其惟以慎修禮書綱目乎焉首有雍正癸丑王步青序越三年乙卯又自為之序并序論六則凡例九則



重刊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六十九篇 聚錦堂刊本

國朝梁萬方撰

萬方字統一號  
廣庵絳州人

四庫全書存目廣

庵以楊信齋復序云黃勉齋先生創喪祭二禮稿  
朱子喜而謂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  
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用此規模更定之而  
黃先生究未及為也以上楊序曰遵朱子遺意就  
通解原書悉用黃氏規模細為更定俾前後畫一  
并合勉齋所續喪祭禮取諸家注疏詳加擇別間  
以已意補其闕略以成是編其子啓後開宗以其

遺稿復詳細討論反覆校正凡三脫稿始成定本  
分家禮五篇鄉禮三篇學禮十二篇邦國禮五篇  
王朝禮十五篇喪禮十六篇祭禮十三篇凡七  
部共九十篇之數無改其舊惟依舊目補入學禮  
書數一篇王朝禮卜筮一篇但所補二篇頗傷于  
泛濫不稱儀禮經傳通解之目即其于注內所加  
附注附按及附前人說三者亦太失之蕪雜攷廣  
庵與慎修全時而著書各不相謀其實此書避江  
氏禮書綱目遠甚其不知祭禮為信齋所編又其

小焉者矣前有乾隆庚午陳滄洲世倌雷翠庭鉉

二序及自撰凡例摠目恭閱姓氏又載原本所有  
朱子乞修三禮劄子并朱子之在跋信齋三序張  
處陳宓二序及原本目錄末有啓後後序及啓後  
子思熾跋



禮傳本義二十弓 寫本

國朝蔡德晉撰敬齋以小戴記精義雜于浮詞瑣節  
錄于大典制度不免缺遺義理正多舛錯未足為  
禮樂折衷之書曰遵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遺意旁  
羅周秦兩漢之書所載古初制度及聖賢格言輯  
為是編又集漢唐至今諸儒之說為之訓義凡分  
五十篇曰原禮曰敬身曰事親曰仲尼居曰事長  
曰弟子職曰居室曰合族曰親屬記曰交遊記曰  
營造曰冠禮記曰昏禮記曰喪禮上中下曰誄謚

諱記曰祭祀上中下曰鄉飲酒禮記曰君道曰武  
王踐祚曰任官曰事君曰建侯曰朝巡曰燕享曰  
臨民曰孔子閒居曰農政曰學政曰六執記曰書  
詩記曰禮樂記曰樂律記上中下曰射御記曰事  
軍政曰刑政曰工政曰歷數曰夏小正月今日災  
異記曰類記上中下曰補記而其每篇分目之義  
具詳焉首之目錄序此則敬齋自編一禮書而非  
當日魏氏類禮吳氏纂言止就小戴一書以類相  
從別為編第者所可並論也其取材雖博而不著

出處其用力雖專而無裨經義大抵與明黃虞禮  
樂合編體例相近云前有康熙丁酉自序及華學

泉  
序



禮書綱目八十五篇 留真堂刊本

國朝江永撰 四庫全書著錄慎修以朱子儀禮經

傳通解修于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曰以黃氏

幹喪禮為式為之增損彙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

曰嘉禮十九篇 曰賓禮十篇 曰凶禮十七篇 曰吉

禮十五篇 皆曰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

篇 曰通禮二十八篇 曰曲禮六篇 皆補儀禮之所

不備樂一門居後五篇 摠百有六篇 八十有五篇

而以孔穎達賈公彥陳祥道楊復張虞諸序及朱

子三禮劄子考定漢志論編禮書論禮綱領儀釋  
禮釋宮

按是萬宋李如圭撰  
江氏尚誤為朱子作

為首三篇不入焉教

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傳十雜書者蒐羅  
該備考証詳密而篇章次第較之通解尤有條而  
不紊焉汪瑟庵師序之以謂先王之全經雖不幸  
不得見于後世而由是循類而求之錯綜以通之  
其節目之精密規模之博大猶可略見而天下後  
世有志于修己治人之學者咸得以觀其會通而  
措之事業斯則先王之禮得朱子之志而不墜朱

子之志得先生而後成此豈尋常經生之書斷  
于章句訓詁間者所可比哉按是書成于康熙辛  
丑自為之序以其身帙錄重久未授梓至嘉慶庚  
午其邑人俞鳴玉荆玉兄弟始刻成之冠以提及  
劉海峯大樾所作傳阮雲臺師又為之序



蕙田字原本失詳

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

味經寓刊本

國朝秦蕙田撰

蕙田字辰

誥味經金匱人乾隆丙

文

賜進士第二官至刑部尚書謹

四庫全書著錄按徐健菴著讀禮通考一書

古禮則倣儀禮經傳通解兼採眾說詳加折衷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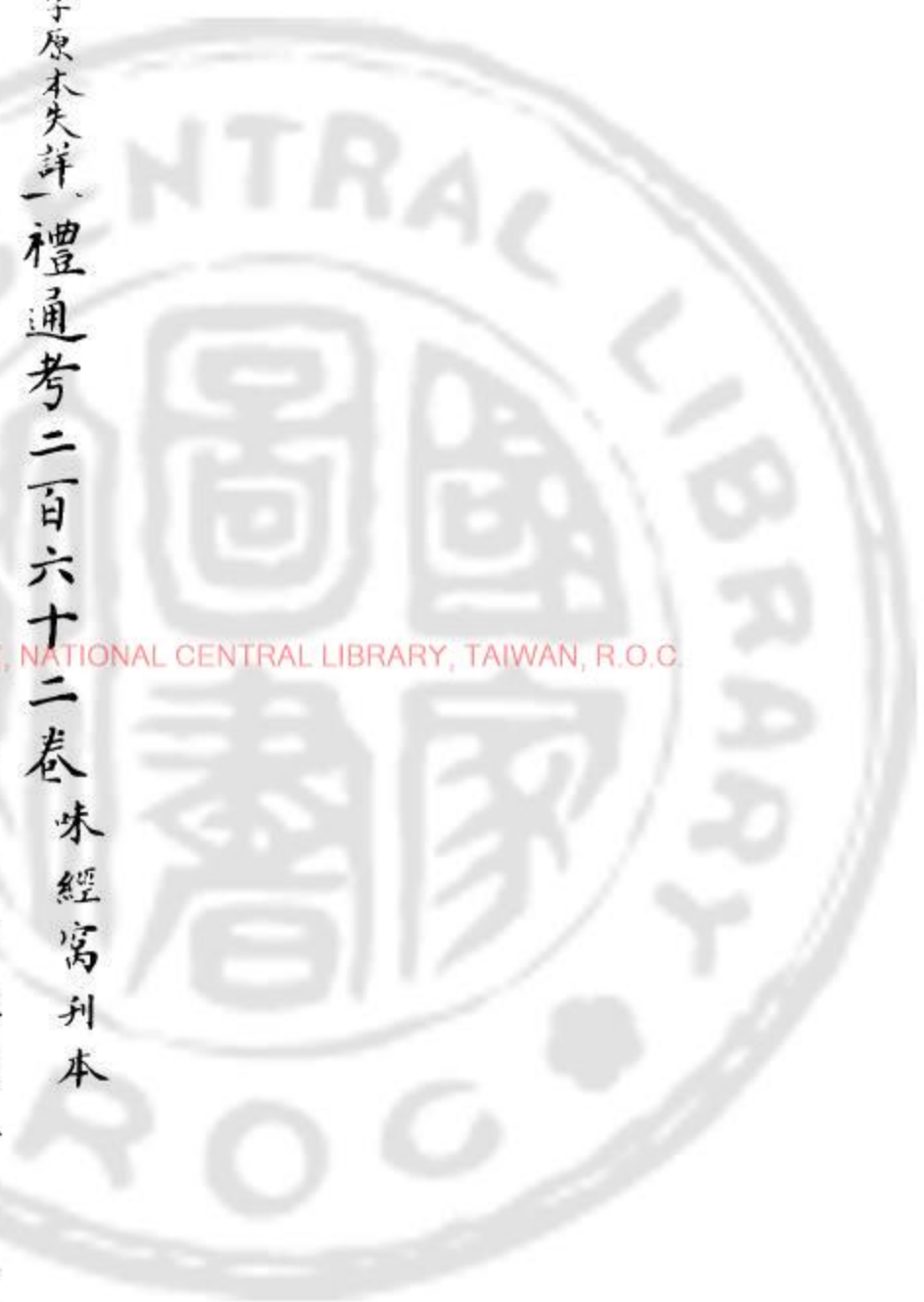
代則一本正史叅以通典通考廣為搜集厥功甚

鉅惜乎吉嘉賓軍四禮屬草未就味經因其體例

依通典五禮次第編輯凡吉禮一百二十七卷其

目四十嘉禮九十二卷其目十五賓禮十三卷其

目十軍禮十三卷其目七凶禮十七卷其目八而



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

味經寓刊本

國朝秦蕙田撰

蕙田字 錕 味經金匱人 乾隆丙辰 賜進士第二官至刑部尚書 謚

文 恭 四庫全書著錄按徐健菴著讀禮通考一書

古禮則倣儀禮經傳通解蕙林眾說詳加折衷歷代則一本正史恭以通典通考廣為搜集厥功甚鉅惜乎嘉賓軍四禮屬草未就味經曰其體例依通典五禮次第編輯凡吉禮一百二十七卷其目四十嘉禮九十二卷其目十五賓禮十三卷其目十軍禮十三卷其目七凶禮十七卷其目八而



冠以禮經作述源流及歷代禮制沿革二篇為首  
卷又總目二卷俱不入卷數喪固凶禮一大端也  
已詳徐氏讀禮通考特取喪服以下四篇輯入凶  
禮以存十七篇之本經而儒先之說有徐氏所未  
見者亦附錄焉其于歷代之沿革諸儒之異同既  
自下案語以考訂之復屬桐城方宜田觀承詳加  
恭証附以案語而後施之剗氏陽和汾功序之  
稱其積數十年博觀閱覽之資用以搜擇融洽折  
衷異同而求其是將使後之考禮者恍然如日再

中不至若扣槃捫燭也前又有自序及宜田序

弟子職一旨

嘉慶辛酉刊本

國朝孫同元撰

同元字與人 弼 味山 仁和 人 嘉慶 戊辰 舉人 官 永嘉 縣 教諭

按漢

志孝經類載弟子職一篇注引應劭曰管子所作  
在管子書今以管子書攷之為第五十九篇援據  
禮經文筆簡奧又似箴銘多成韻語許氏作說文  
鄭氏注禮記皆引其文漢時本別行至唐陸氏經  
典釋文孔氏五經正義二書引用始云在管子書  
蓋已無別行之本故隋唐之志俱不著錄至讀書  
附志始載于小學類稱弟子職一書雜見于管子



之本朱文公揭其入學受業事師之法以為章句  
恭以眾說輔其注文云蓋即指小學本也其法之  
在前者新唐志有尹知章管子注全傳為房元齡  
撰者詞旨淺陋頗不足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全  
載此篇惜其多襲舊注此外如劉績朱長善張爾  
岐方苞姜兆錫各有注解俱附見管子書中惟近  
時王元啟有單行注本雖間有勝于諸家亦多可  
議咲山因以孫淵如師之定本隨文解釋折衷諸  
說擇善而從分為七章前二章悉依舊注後五章  
則以意定之其注釋之精分章之確蓋所謂求是  
于古者誠無間然矣簡端先載正文一篇為邵瑤  
圃漢書并係以跋又有自序及注選樓家榜序按  
是書雖久在管子書中然不可仍入注家若依漢  
志例當入孝經類依讀書附志例當入小學類依  
書錄解題載張時舉弟子職等五書例當入子部  
雜家類又依書錄解題載無名氏十書類編例當  
入史部禮注疏類通考則以十書類編次入經部  
儀注類攷朱子大學章句序曾以是書與曲禮少

儀內則諸篇並稱為小學之支流餘裔則附之經部通禮為宜

司馬氏書儀十弓

香書屋仿宋刊本

宋司馬光撰

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實元初中進士甲科官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

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

四庫全書著錄無司馬氏三字宋志

史部儀注類

作八弓亦無此三字書錄解題史部禮注類通考

儀注俱作溫公書儀一弓一當為十之誤故陳氏云前

一弓為表書啓式餘則冠昏喪祭之禮詳焉今按是

書弓二為冠儀弓三弓四為婚儀弓四之末為居家

雜儀弓五至弓十為喪儀弓十所載即祭儀也陳馬

兩家及宋志又載居家雜儀一弓宋志又有涑水祭





儀一旨當即此書卷四卷之文曰之宋志誤減為八  
旨也攷隋唐宋志崇文總目載諸家書儀最多今俱  
不傳獨是書存其書攷諸儀禮通以後世可行者舊  
所傳朱子家禮于冠禮多取之婚與喪祭參用不一  
故家禮所以宗書儀而書儀所以啓家禮大旨衷于  
古不戾于今惟恐驅一世于冥行也但家禮非真出  
朱子而此書尚屬溫公手著朱子語錄通考引亦稱其  
最為適古今之宜云是書前有淳熙庚子刊序不著  
名氏世鮮傳本雍正元年吾邑汪亮采始得影宋鈔  
本而摹雕并為之序目錄後有其子郊跋末又有其  
子郊郊二跋學津討原亦收入之

家禮五身附錄一身 明仿宋刊本

舊題宋朱子撰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不載通

考 儀注 所載無身數 宋志類儀注 所載止作一身俱次

于四家禮範五身之後陳氏亦載四家禮範稱張拭  
朱熹所集司馬程張呂氏諸書而建安劉珙刻于金  
陵據此知各為此一書不相干涉宋志作一身者殆  
因其書不分卷數而致誤歟此本蓋以楊信齋附注  
本作五身而因之也信齋謂家禮一書今之士大夫  
家冠婚喪祭多所遵用然此書始成輒復失之先王



未嘗再加審訂則世或未之知也又謂惜其書既亡  
至先生既沒而後出先生不及再修為一定之威儀  
以幸萬世而反為未成之闕典見通考引觀此故語已未  
見灼然知其為朱子手筆矣近王與中白田雜著有  
家禮考一篇編考年譜竹狀及文集語錄所載而一  
一詳証之以決其非朱子之書其考証最明又有家  
禮後考十七條引諸說以相印証家禮考誤四十六  
條引古禮以相辨難其說並精核有據合之信齋所  
云益知與中非好為議論者矣此書當亦如通鑑綱  
目蓋朱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前有序文不題年月  
名氏惟序中有云熹之愚蓋兩病焉顯然依託之辭  
而後之編大全集者誤收之爾耳首有祠堂圖之後  
引程子之說而繫以嘉定癸酉臨海仲舉時舉識  
語身一為通禮卷二以下以冠昏喪祭分身其附錄  
一卷為信齋所附注于逐條之下者上饒周復恐其  
間斷朱子本書為別出之以附于書之後然以附注  
本核之此不道過采擇其三之一耳非全本也據其淳  
祐乙巳書後云：尚不知此書之不出于朱子然猶

屬宋人依託之書故自元明以來流俗沿用俱與司馬氏書儀並稱也此本係明仿宋刊殊非邱竈亂之本可比云

纂圖集註文公家禮十弓 元刊本

宋楊復附註劉堦孫增註劉璋補註 復字茂方號信齋福州人鄉貢

進士鄭逢辰進其所續儀禮經傳通解于朝贈錢氏文林郎堦孫興璋大約宋末人里貫俱未詳

讀書敏求記述吉堂書目俱載之但敏求記止詳堦

孫之增註而不及璋之補註攷張氏愛日精廬藏書

志所載影宋抄本亦云然或錢張兩家據宋本而言

此為元人所刊復增入璋之補註耳信齋以家禮一

書始成輒復失之至朱子既復而後出朱子不及再

修為一定之威儀而反為未成之闕典于是取朱子



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有後來  
議論始定不必守家禮之舊儀者有超然獨得于心  
不用疏家穿鑿之說而然與鄭注本義契合者有用  
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未見于後來之考証議論者  
諸如此類悉附于逐条之下以待朋友共相考証庶  
幾有以見朱子之意云今以周復所輯家附錄核之  
僅撫取此書附注三之一而間有刪節不全之条不  
若此書之完備也堉孫既為之增注其有未盡者璋  
又為之補註大都與楊注相次而備焉首冠以原序  
及圖式二十八中有引朱子語當出于楊氏所增入  
故亦間有堉孫之增註相其版式尚屬元刊亦非邱  
濬家禮節本可者也

泰泉鄉禮七卷 香山黃氏校刊本

明黃佐撰 佐字才伯 旆泰泉香山人 正德辛巳進士 官至詹事府少詹事 贈禮部右侍郎 誥文 俗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乃其以廣西提學僉事乞

休家居時所作凡鄉禮綱領一卷鄉約一卷鄉校一卷社倉一卷鄉社一卷保甲一卷士相見禮投壺禮鄉射禮一卷其冠婚喪祭四禮彙教即附于鄉禮綱領內皆取其不戾于古而可行於今者其門人楊維震跋稱是書先之綱領以樹風繼之鄉約以副政鄉校以設教社倉以備養鄉社以明祀保甲以修戎四





者統于約則大順達而美俗成矣然後嚴相見以敦  
友行壺射以觀德歡訢和洽而樂行焉以上楊政此泰泉  
所以繼是書而有樂典之作也前有道光辛巳仁和  
費丙章重刊序

四禮初彙四局

神珍本

明宋燾撰

燾字伯敬號栗庵商邱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史部尚書諡莊敏

四庫

全書存目前有萬歷癸酉自序乃其引疾家居時作  
其書分冠婚喪祭四禮各為一局皆彙諸家禮書參  
互考訂斟酌變通期不失乎禮之本義簡要易從焉  
而已其以初彙名者以其皆據一時之見未敢遽以  
為是也

國朝康熙辛巳其從曾孫漫堂聲官江南巡撫時刻附  
邱氏澐家禮儀節後并為之序是序西陂類彙不載

殆其晚年編集時刪去耳

朱子禮纂五弓

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編

光地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按朱子

說禮之書具有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弓家禮五弓而其語類文集之說及禮者亦皆隨處而是厚庵因纂為是編凡摠論一弓冠婚一弓喪一弓祭一弓雜儀一弓門分類別各理賅貫足與家禮一書相輔而行惜朱子當時說冠婚禮本略故僅八則不能如喪祭雜儀之詳耳然厚庵所纂以語類文集核之尚有失采之處余欲取其失采者分附



于各身之後亦厚庵之志歟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身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著錄一名二重禮譜蓋

謂喪祭二禮今是書止有祭禮者以其別有喪禮

吾說篇也然此篇既止祭禮而尚存此名目殊無

謂其書取舊所傳朱子家禮并各族祠堂禮酌呼

而祭理之以備參考凡分七日一祭所二所祭者

三主祭之人四祭之時五祭儀六祭器七祭物未

附祭外神禮大都斟酌古今務協人情故曰通俗

雖不盡合于古義然較之家禮中所列祭禮不惟

古禮不甚合即時俗有未便行者固釐然有當矣  
此則頗合于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之訓而其前有  
自序門口即祇禮記何也

婚禮通考二十四局 原刊本

國朝曹廷棟撰 廷棟字六吉喜與人

四庫全書存目六吉以

婚與喪為人道之始終皆禮之大者而言禮家往往詳于喪而略于婚故喪禮有專書而婚禮獨闕焉因于諸經中有闕婚禮者摘采其文節引疏解并蒐輯史傳及羣言雜說薈萃為編分類六十為局二十有四冠以今制婚禮條錄

大清會典

大清律例以尊



功令不入句教若歷代之儀節不同諸家之議論各異鉅細弗遺雅俗卑舉皆以資言禮者之考鑿并以已見釋其文義審其是非參其同異所以酌準今期于無弊也惜其摺摭雖富而體例多疎尚未能源委秩然焉書成于乾隆甲戌前有例說即其自序云



經部

樂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堂讀書記卷七

經部四

樂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烏程周中孚撰



殘本樂書要錄三弓佚存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近時出自日本國後有其國人天瀑  
跋云史稱吉備真備靈龜二年為遣唐留學生入唐  
研覃經史該涉衆藝天平七年歸獻唐禮一百三十  
弓大衍歷經一弓大衍歷立成十二弓樂書要錄十  
弓紫樂書要錄之傳于皇國此時為始年代邈遠佚  
亡過半今所存止第五第六第七三弓予嘗得抄本  
一通無復別本可以勘對則誤以傳誤耳今考新舊  
唐志通志俱載有武后樂書要錄十弓舊唐志作大  
聖天后撰





蓋官撰之書為日本人所携去者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載則宋時已無此書今彼國亦止存三局為可惜也此三局分十七目凡辨音聲審聲源一七聲相生法二論二變義三論相生類例五論三分損益通諸弦管六論歷八相生意七七聲次第義八論每拘自立尊卑義九敘自古書傳論聲義十紀律呂十一乾坤唱和義十二附唱和謹權量十三審飛候十四附漢律律呂旋宮法十五附十二律相生圖一識聲律法十六論一律有七聲義十七附一律有七聲圖二中間

所引之書今已佚者有劉向五經通義一條舊唐志九局

蔡雍月令章句一條隋志十局崔靈恩三禮義宗十四

條新舊唐志三十局信都芳樂書法圖法一篇新舊唐志信都芳剛註樂

書九局蘇夔樂志一篇新舊唐志蘇夔樂府志十局雖其論樂之說

今所存僅云之一無從攷見制作源流而就其多引古書尚無以資考証傳言學在四夷記言禮失求野豈不信歟又按新唐志載永徽五禮一百三十局僧一行開元大衍歷一局又歷立成十二局即天瀑所稱唐禮以下三種一與唐志合足見彼國于授受

源流分明有考可據以為信也陳黃中紀元要略補  
號據此本當作靈龜又蔡邕  
此本作蔡雍亦本吳志願雍傳

皇祐新樂圖記三弓

學津討原本

宋阮逸胡瑗奉勅撰

逸字天隱建陽人天聖五年進士官屯田員外郎典樂事

瑗

仕履見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目錄解題

音樂類通

志通考宋志俱載之陳馬兩家及宋志又別載胡瑗

景祐樂府奏議一弓皇祐樂府奏議一弓今皆不傳

晁氏載皇祐二年下詔曰國初循用王朴樂太祖患

其聲高合和峴減下一律然猶未全命瑗同阮逸二十

餘人再定四年樂成奏之上御紫宸殿觀焉此其說

也按是書凡分十二篇上弓為總敘詔旨篇皇祐律



呂圖皇祐黍尺圖皇祐四量圖皇祐權衡圖中弓為  
皇祐罇鐘圖皇祐特磬圖皇祐編鐘圖皇祐編磬圖  
下弓為晉鼓圖三牲鼎圖鳶刀圖皆先說後圖已後  
又各具說大抵以橫黍起度故樂聲仍失于太高由  
二家皆不精算術故也其時蜀人房庶回撰補亡樂書  
三弓以正之范景仁鎮論樂宗房庶鑄樂器上之亦撰  
樂書一弓惜二家之書皆佚也卷末有嘉慶己亥陳振  
孫元天歷己巳吳壽民明萬曆辛亥趙開美三跋及  
國朝嘉慶甲子張海鵬後序

瑟譜六卷

墨海金壺本

元熊朋來撰

朋來仕履見五經總義類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

氏補元志俱載之與可以儀禮堂上之樂惟瑟歌詩  
不傳由瑟學之廢因按禮圖樂書諸家言瑟之法而  
為是譜弓一首為瑟絃律圖次旋宮六十調圖次雅  
樂通俗譜例次指法弓二為詩舊譜即趙彥肅所傳  
開元十二詩譜弓三弓四為詩新譜凡十七篇皆與  
可所譜弓五為樂章譜即孔子廟釋奠所奏弓六為  
瑟譜後錄皆其論瑟之語也按歌詩以六律為之音

故譜中每字各書其律黃鐘聲下餘律以漸高驗其  
所得律之清濁高下以瑟聲為歌聲故鄉飲詩譜以  
雅律通俗音使人易知易從金石匏竹可通用也今  
去古雖遠而按譜歌之必聞誦詩之聲倚瑟咏歌亦  
興觀之一助後之君子有能驗聲氣之元以求古之  
律呂于此當有考而不可忽也是書原本久佚今館  
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張若雲又從 文瀾閣本校梓  
故前載提要較沈刊總目本甚略焉

韶舞九成樂補一弓

墨海金壺本

元金載撰

載字大車三山人天厯時官福州路儒學錄

按楊東里

文淵

閣書目載有此書而傳本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  
錄出著錄於 四庫全書倪氏錢氏補元志所載俱  
謔作樂譜別出中和樂經十弓亦佚之矣是書前有  
大車進書原序首為九德之歌音圖九次為九德之  
歌義圖九凡朝廷五郊一廟一社一孔子祠一圖後  
繫以總說次為河圖洛書二圖次為九磬之舞綴兆  
圖十次為九磬之舞采章圖十又次為一七二六三



五四四五三六二七一之圖凡十而以九磬之舞義終焉其舞圖皆根河洛以起數唐虞之世安有陳搏之圖殊為附會然東廣徵補六笙皮襲美補九夏雖不今古要視子夜讀曲終為近雅姑存備其說可也

律呂成書二弓

聖海金壺本

元劉瑾撰

瑾字公瑾安福人

原本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

錄出著錄于四庫全書倪氏錢氏補元志俱載之

凡分篇二十有六為圖二十有一皆以蔡氏新書彭

氏律法歐陽氏律通陳氏木鐘集朱子鐘律篇諸書

恭定而蔡氏彭氏之說居多參互推演未能造微然

元一代無論樂之書此尚可備存一家是本張若雲

又從文淵閣本館出校梓前載提要一篇

樂典三十六局 康熙壬戌重刊本

明黃佐撰

佐字才伯號泰泉香山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

四庫全

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泰泉夙志于樂留心于韶最久嘗夢孔子授以圖書指示知崇禮卑如太極狀曰悟樂本于太極乃綜覈群籍以周禮大司樂為主証以樂記暨朱子蔡氏諸編登歌下管恭諸詩書無一不合于是撰成樂均十二篇樂義九篇 河間獻王所傳王氏樂記二十四局與今樂記不同北齊大司樂義信都芳聲為九局今去其繁雜定為九篇 三篇樂記十一篇詩樂一篇篇各一局局各有目名



之曰樂典曲樂故也皆輯古訓而通釋之并詳載名物度数以闡明其理理不可偽則妙不可測而樂均諸篇尤為推闡入微雖未必洩造化之秘而有擴前哲所未談者焉是書行則宮倡商和而韶庶幾可興彼宋史所志蔡元定所謂夾鐘繫五混宮于商者俗樂鄭聲自不容于世矣書成于嘉靖甲辰自為之序其門人靈川全賜蕭山孫學古俱為之跋

苑洛志樂二十弓 明刊本

明韓邦奇撰

邦奇字汝節號苑洛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南宋兵部尚書諡恭簡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載之其書弓一泛論律弓為圖十四弓二為律呂直解故蔡氏新書之律呂本原十三章分解于下弓三弓四為則例弓五弓六為樂儀弓七為雲門咸池大章大夏大韶大濩六樂弓八為周樂弓九弓十為樂器弓十一至弓十四為舞象弓十五至弓十七為瑟譜弓十八弓十九為蔡氏新書之律呂証辨凡十篇弓二十為歷代樂典

皆以質實為體敷施為用諧聲為止中律為的凡宮  
商之相應正變之相接全半之相濟陰陽之相宜雖  
萬象錯列而条理秩然以承古人之絕學而備一時  
之制作者殊較明人所得為密焉焉首有苑洛自序  
第二身後有正德丁丑衛淮書後身末有嘉靖戊申  
張文龍己酉楊繼盛兩後序張楊兩家皆受樂于苑  
洛者也

律呂新書補注一旨 李氏樂書本

明李文察撰 文察仕履 乃其所著樂書之第三種也

第一種見儒家類  
第二種見禮類 明史藝文志著錄前有自序以蔡

西山律呂新書之作非出于已見皆本古人之成法  
而折衷之耳因取律呂新書之十三章逐章以洛書  
之理配之附以已意詮釋間有一字之未合者亦必  
按洛書之理辨之以原書本有注故稱補注以別之  
云按律呂一道本不外乎算數李氏必拘拘于洛書  
之數以求之則穿鑿彌甚恐與西山作書大旨去之



益遠矣

興樂要論三局

李氏樂書本

明李文察撰乃其所著樂書之第四種也明史藝文志著錄興樂作曲樂刊刻之誤也前有自序謂樂學雖不傳可因絃而傳樂器雖不存可因歌而得截管候氣可也必習之有得而後其氣可候協律飛仄妙矣必奏以宣風而後其妙可協因撰此書上局凡九篇皆所以發明乎此理也中局凡五篇乃反覆辨論時人言樂之非所以旁通乎樂理之妙而與樂制度可以無疑矣下局凡三篇編就六十調數演協音之

法使後世得見先王作樂之全功也大旨與其所作  
古樂<sup>筌</sup>蹄互相發明云

古樂筌蹄九易

李氏樂書本

明李文察撰乃其所著樂書之第五種也明史藝文  
志著錄按李氏進前四種書後改官太常始續進此  
書及音<sup>音</sup>宮樂調二種蓋以虞周樂理調度聲數舞容  
樂器共著是書曰古樂筌蹄者故得魚忘筌得鬼忘  
蹄之義謂既得古樂則是書猶筌蹄也大抵本史記  
律書與周官大司樂職文而自為之說勉強牽合徒  
為好異其他書諸書本旨亦皆不出乎此前有嘉靖  
乙巳自序



青宮樂調三弓 李氏樂書本

明李文察撰乃其所著樂書之第六種也明史藝文志著錄前有自序謂東宮之樂當以養從<sup>德</sup>為先故虞周之樂可兼用于東宮而不可偏廢今定著三弓第一弓取用于周第二弓取用于虞第三弓通論虞周八音之樂器合之為青宮樂調云其不曰東宮而曰青宮者總論稱皇太子之位居東三方之氣屬木仁色青其德仁以青為宮者以仁明之德期望乎皇太子也其所論三代之樂并及舞節歌章剖析頗詳而

仍不違于用故雖奏進于朝未聞樂垂為令典然言明代樂學者以呂氏與韓苑洛鄭世子三人並稱作云

樂律管見二弓

日寫本

明黃積慶撰

積慶號次湖金谿人官增縣訓導

明史藝文志著錄次

湖見李乾遜律呂元聲所據呂覽隋志及劉恕外紀載黃鐘三寸九分之言與其所列十二律度數之圖有契于心曰泰攷尚書周禮二記詩經與夫左國論孟諸書允言樂者若有所得乃依周禮二記及呂氏書叅以已見定正律呂數度八音聲器及辨析儒先之誤為說四十四為圖十六附以協律二南目錄一弓名曰樂律管見蓋取以管窺豹見其一斑半點而



未見其全體之意其言黃鐘分寸數亦頗確實至論旋相為宮之說以君有常尊非臣民可擬尤為有見是以自立一家前有嘉靖甲辰自序及汪青湖應軫序

律呂精義內篇十弓外篇十弓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

載堉字伯勤號勿曲山人仁宗七世蓋孫鄭恭王厚烷世子何塘之外孫也

即樂律全書之首二種也與第三種以下俱摠著錄于四庫全書伯勤承其父恭王及外祖何恭簡瑋之學專究心于樂律所著全書凡十二種皆積一生之精力以成者而全書大旨則摠括于是書分為內外二篇其內篇之目凡十三曰摠論造律得失曰不宗黃鐘九寸曰不用三分損一曰不拘隔八相生曰不取圍經皆同曰新舊法參校曰新舊律試驗曰候

氣辨疑曰旋宮琴譜曰樂器圖樣曰審度曰嘉量  
曰平衡外篇之目凡八曰辨蔡元定李照之失曰  
辨李文利張故之失曰辨李文察張濂之失曰辨  
何安陳暘之失曰論周樂忌商其譜異常曰論禮  
樂二者不偏廢曰論弦歌二者不可偏廢曰論舞  
樂不可廢內篇主聲教者為本外篇主辨論者為  
末雖與蔡氏律呂新書之說多所異同而特有心  
得所見較蔡氏為深蓋蔡氏尚空談伯勤主實算  
宜其大相迥別也所以于何棲鳳陳晉之以及明代  
諸人之失俱辨之不遺餘力矣前有万厯丙申自序  
及律書叅考書目攷尤西堂同明史藝文志稿于全  
全書十二種外別有律呂正論四局 四庫全書存  
目于律呂正論外又有律呂質疑辨惑無局然正論  
即是書之初案旁而質疑辨惑又是書之節本也故二  
書雖未之見即牽連而附記之



律學新說四身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三種也

以下次序悉依尤氏明史

執文伯勤嘗撰黍譜度譜量譜權譜各身帙不等總志

若干萬言因摘其要合為是編而以其原序附于末

第一身九分十二目曰律呂本源曰約率律度相求

曰密率律度相求曰密率求方積曰密率求圓幕曰

密率求周徑曰造律曰吹律曰立均

均去聲讀作韻

曰論準

徽與琴徽不同曰論大陰陽小陰陽曰論有變音無

變律第二第三身為審度篇証之以尺步錢鈔黍粟

律聲身體器物合成六条第四句為嘉量權衡二篇  
並繪圖立說繫以辨論前有萬曆甲申自序大略謂  
凡為律管者先宜辨其是非所謂黃鐘縱長九寸則  
是長九十分則非也空圍九分則是圍九方分則非  
也累黍八十一分則是積實八百一十分則非也今  
蔡氏以為律本者不過此三言而其失非小故不可  
以不辨此律學新說之所由作也然其書不獨辨駁  
蔡氏舉凡司馬子長劉子駿班孟堅胡翼之范景仁  
諸家皆加之以詆辭未免勇于攻擊而其所論說實

足以補精義內外篇所未備云



樂學新說一旨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四種也取周禮大司  
樂以下十五官經註文并序官列前按章分句各為之  
註又列入釋奠大成樂章擬冷謙旋宮譜分附九圖  
有論有解有訣而以樂經古文載于後樂經文古即大  
司樂章經文也所說或詳或略專為言樂起見不為  
詁經而作故名之曰樂學新說曰新說者亦猶律學  
新說之例與所著樂書各種相發明云

算學新說一旨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五種也首為初學凡  
例一篇次設十二問答以明十二律尺寸實積面幕  
通張內外周<sup>徑</sup>經<sup>徑</sup>諸法推算頗極入微前有小引稱算  
學之有書其亦舊矣謂之新說何也且如周<sup>徑</sup>幕積  
相求之類舊則疎而新則密平方不用商陰<sup>作</sup>立方不  
顯廉法之類舊則繁而新則簡舊以勾股為末專明  
九章新以勾股為首專明律歷此其異也是則伯勤  
自疎新說之意以明其獨得耳



捺縵古樂譜一頁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六種也是編專為琴瑟二器而設故取禮記不學捺縵不能安弦語名曰捺縵古樂譜皆采古今傳記及先儒舊說續以新聞附以已見而為之首為古傳之諸般捺縵一則次為論學樂自虞歌始一篇下即以股肱喜哉三章繪圖製譜並列弦歌要旨之文十二條大旨略于天子諸侯古制詳于大夫士庶今禮蓋欲人之自歌自舞以養性情以和血脈此所以與教坊異也前載進書奏

疏及樂以人聲為主總論

旋宮合樂譜一弓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七種也乃其所著建  
子月黃鐘調旋宮之譜其大呂已下十一調琴瑟指  
法已載律呂精義內篇中八音節奏放此推之故不  
悉載惟以周南關雎三章載其全譜俾學者肄習焉  
前有復古樂以節奏為先總論



鄉飲詩樂譜六局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八種也前載鄉射二禮經文次以席圖工圖乃取絃歌笙奏合樂無算樂諸詩次第為之譜此與捺漫古樂譜所謂從頭再作者大同小異即笙譜與瑟譜亦大同小異前兩書中亦未嘗發明之若夫搏拊舂牘鞀應等譜皆儀禮所未載而詳見于周禮因據周禮補其闕略以見半堵與全肆異焉前載鄉飲有磬無鐘摠論

六代小舞譜一身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九種也六代者雲門咸池蕭韶大夏大護大武也雲門別名振舞咸池別名人舞蕭韶別名皇舞大夏別名羽舞大護別名旄舞大武別名干舞古六舞惟人舞有圖因推廣之為學舞法凡為圖二百有二并製六舞總譜以挈其綱目又作圖以表其節奏凡圖二百有二按人舞周禮謂之小舞古人十三舞勻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然則除大夏外學舞在未冠之前故總名曰六代



小舞譜前載摠論學古歌舞以永轉而二字為泉<sup>眾</sup>妙  
之門一篇

小舞鄉樂譜一旨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十種也前有摠論小  
舞鄉樂名義謂儀禮有云遂合鄉樂若舞則勺、小  
舞也內則所謂十三舞勺是也鄉樂二南也詩序所  
謂用之鄉人焉是也故取以名其譜凡合樂羔羊文  
舞之屬皆以羔羊三章為樂合樂兕且武舞之屬皆  
以兕且三章為樂各為譜其搏拊律呂之法次以學  
舞口訣再次以七圖并說而以學樂教舞人數終焉  
前又有摠論學樂學舞孰先一篇、末及于六代小

舞譜二佾倣兆圖蓋舉是篇<sup>編</sup>之前後二書言之以見  
此三書之次序云

二佾倣兆圖一旨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十一種也前載朱子  
論舞大略首為二佾倣兆圖一次為舞勢圖七十九  
武舞二佾每佾二人文舞二佾亦每佾二人蓋為童  
子學舞而設故圖中俱繪以草履亦所以補前二書  
之未及也



靈星小舞譜一弓

樂律全書本

明朱載堉撰即樂律全書之第十二種也按續漢書  
祭祀志曰高帝今天下立靈星祠。后稷謂之靈星  
者以后稷配食天田星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象  
教田初為芟陰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獲刈舂簸之刑  
形象其功也伯勤本此制以作是譜取古之詞章合  
今之音節融通為一使人易曉以其教小兒之舞故  
亦名小舞九靈星祠圖樂器圖持舞器圖舞勢圖縱  
兆圖以及樂章譜字舞譜節奏譜無不具備前載自

序稱律呂乃樂家之末務聖人用以識別音聲之名  
猶今工尺字耳初無深奧之理臣著樂書不取埋管  
驗氣等術惟<sup>欲</sup>復古人之意云蓋此徧殿全書之後  
故統論之如此

御制律呂正義五弓

武英殿刊本

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御製律歷淵源之第二部也凡分三編上編二  
弓曰正律審音分十八篇間附以圖皆定尺考度以  
求律本之說下編二弓曰和聲定樂分十四篇各附  
以圖皆因律製器以審八音之說續編一弓曰協均  
度曲前為總說後分十五類皆有圖有說以窮五聲  
二變相和相應之源云



樂律叅解四身

三山陳氏刊本

國朝楊雲鶴撰

雲鶴字硯  
連成都人

是書凡論辨一身圖說二

身攷証一身分附叅解于其下大都考究經典博  
搜衆論以去非存是其稱律即音也。雖實非黃鐘  
宮也。黃鐘宮虛而不用也。宮之非止濁羽之非止  
清也。大呂姑洗林鐘無射為羽角徵商之宮也。每  
律各具五音也。還相為宮之為謬解也。大合樂之  
必用全律也。葭灰候氣八寸為尺之妄也。測律之  
合于厯法也。周武王七律非七音也。上下宮以通

增減名也漢律驟增也李文和鄭世子似是而非也類皆抒胸臆而不籠前言其要歸穩以涵養德性和平心氣為作樂之本議論雖正而仍蹈于空虛則亦無歸宿之論耳書之上闕俱有評論乃其門人陳帝文夢雷所加并為序而梓之又有其甥費卷隱密序

古樂經傳五弓

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

光地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弓

一為樂經即周禮大司樂以下二十官也弓二為樂記即禮記之一篇也弓三為附樂經皆采易書詩周禮儀禮之文為之弓四為附樂記之聲律篇皆采禮記左傳國語管子呂覽淮南子史記前後漢書通典通考之文為之弓五為附樂記之樂教樂用二篇亦皆采孟子禮記左傳之文為之其樂教樂用二篇則其孫清植以遺彙輯成者也每篇



皆据依注疏旁羅群籍具為詮釋足以備學者搜  
討之助前有雍正癸卯清植日  
錄後跋

聖諭樂本解說二身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西河于

康熙三十一年見邸抄有大學士伊桑阿論樂疏  
一篇蓋本于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

聖諭并有

諭旨一道因推闡考証分條注釋以論徑一圍三者為上  
身論隔八相生者為下身曾于康熙三十八年即  
以刊本同所著

皇言定聲錄八身竟山樂錄四身恭進前有三十五年擬

進樂書疏後有三十八年附記并原疏改字六條  
前又有李恕谷塔總序以下三書一篇

皇言定聲錄八弓 西泠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因

聖祖仁皇帝論樂

聖諭推行與義并自附其論樂之說于中故題曰

皇言定聲錄分為八篇篇為一弓凡五聲第一四清聲九

聲第二七調二變聲第三十二律第四諸聲第五

諸調第六諸法第七樂器第八其中又分子目七

十有八書中誇言自春秋迄明千年長夜而一旦

盡舉而振豁之總之求實事不求虛詞務可行不



務可言恪遵

一皇之明訓以遠闢千聖之遺緒云云然其妄謂創獲以  
攻駁古人未免太過苟首有論起一篇即自序也

竟山樂錄四弓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四庫全書著錄一名古樂復興錄  
自謂述其父竟山鏡之所言而錯述以記之故仍  
署曰竟山樂錄末一弓又注曰采山堂論樂淺說  
謂為其兄萬齡所作然玩其辭氣如出一手疑皆  
西河所自撰而託之于其父兄也其前三弓九分  
六十四目前後俱有總論其言樂以聲為主樂之  
聲以人聲為主聲以調為準聲之調以宮調為準  
而皆于笛乎推之自稱據明寧王權唐樂笛色譜

申明其七調九聲之說以攻駁古人按寧王笛色譜今已不傳至論樂淺說凡十四條前有小序取其論五聲七始十二律十五聲而假為問答作通俗之辭以明法其餘二變五變倍聲半聲與夫八十四條三百六十五條之荒唐則前三句已悉不復重出按寧王笛色譜今已不傳無從知其果屬唐樂亦無從知其言樂何如然既有此一家亦可以資考核云

李氏學樂錄二句 西河合集本

國朝李塔撰

塔字剛主號恕谷蠡臬人康熙庚午舉人官通州學正

四庫全

書著錄恕谷受學于西河因即其樂錄之說而推行之首列西河札一通大抵西河為之論定故列入合集中一概題為西河稿也凡為圖十有一圖後各系以論每卷之首各有自序并總論四條大旨與明寧王權笛色譜相出入按西河樂學雖未盡然亦自成一家言合其自著三書及是編統觀之而其論樂宗旨始倫云



樂律表徵八弓者學齋刊本

國朝胡彥昇撰

彥昇字國淵號竹軒德清人雍正庚戌進士官定陶縣知縣

四

庫全書著錄是編曰朱子禮書鍾律篇叅以史志及諸儒之說而附己見于後其總目有四一度律二審音三製調四攷器各分上下弓又各分子目大抵即現在所用之器明古聖之法以正舊說之謬譬如琴瑟不調非琴瑟之制不善但改絃而更張之即諧聲協律矣是書之所以合于古而又可通于今也至以子律之半聲証中聲之前段發明

朱子之意尤為精確其他論辨皆有所據蓋其究心  
樂律甚深與師心臆度者固有間矣前有自撰例  
言六則今時沈研圃孟堅戚晴川振鷺皆為之序

黃鐘通韻二弓三餘堂刊本

國朝都四德撰

都四德字乾文號秋  
莊滿洲鎮黃旗人

四庫全書存

目秋莊以今之樂器猶古之樂器古之宮商即今  
之工尺管孔琴徽歷歷可考因定著為是書凡十  
篇附以琴圖補遺名曰黃鐘通韻特著其為聲律  
之元非欲以之比詩韻也所集各家雖多而得之  
蔡氏律呂新書者十有八九于考衡究度審音窮  
理并較定五音六律管弦工尺用力頗勤所論清  
字切音之法亦頗有心得學者所當取法焉前有



乾隆甲子自序

聲律小記一弓琴音記續篇一弓通執錄本

國朝程瑤田撰

瑤田仕履見書類

是編乃其彙集論樂之文

聲律小記凡六篇琴音記續篇凡四篇蓋以聲律小記中有琴音記故此四篇稱續篇也續篇前有自序稱歲在己丑見壁間琴取而弄之得音百有一于是作琴音記二篇以明之又稱既作琴音律數同源記又以琴之律度寫諸篇即續篇是也蓋讓堂樂學頗有心得是編雖弓帙寥寥而精思闡發不遺餘力在近時言琴諸家可謂不失其宗者

樂器三事能言一旨通執錄本

國朝程瑤田撰阮雲臺師撫浙時修葺杭州府學校  
錄禮器樂器而考定之嘗以考工記所載鐘磬鼓  
三事問于讓堂曰解說間字及倨句之法以正從  
來注家之誤于是哀集諸文為一編而以增鑄鑄  
鐘紀略作寶和鐘記荅吾師書三篇附錄于後并  
為之記其書繪圖列說考論詳明于此三事誠哉  
其能言也故摘取聖語以名書不為僭云



經部

詩類  
書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堂讀書記卷八

經部五之上

詩類

烏程周中孚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毛詩故訓傳定本三十卷七葉衍祥堂刊本

漢毛亨撰

國朝段玉裁編

亨魯人時人謂大毛公玉裁字若膺號慙堂

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歷案漢志載毛詩二十九卷官玉屏巫山二縣知縣

毛詩故訓傳傳三十卷傳多于經一卷其分合今無

攷也所以分為二者蓋周末漢初經與傳必各自為

書至鄭君箋詩于是經與傳箋合併為一慙堂復釐

次傳文還其舊觀而每篇必具載經文于前以省學

者兩讀毛詩傳于魯齋韓後出未得立學官而三家

既亡孤行最久者子夏所傳其義長也爾雅釋故釋



訓以記古今異言毛公兼其意而于故訓特詳故不  
專曰傳而曰故訓傳傳說皆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  
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故傳詩而不傳序也  
是編仍各置序于編端以從其舊并于傳說正其謬  
躋補其脫落其通釋大義者則必複舉經文其訓釋  
一字一物者則不必複舉經文凡欲還經傳各自為  
書之舊而又斟酌以省錄故曰定本也學者讀毛而  
後可以讀鄭攷其同異詳略疏密審其是非是編誠  
不可少之書也前有懋堂小箋題辭所謂小箋蓋即

指傳說中所附攷證而稱之曰小箋云



毛詩注疏四十卷 武英殿刊十三經註疏本

漢毛亨傳鄭元箋唐孔穎達疏

康成穎達仕履俱見易類

四庫

全書著錄作毛詩正義按漢志于毛詩二十九卷下

載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此專指毛傳無經文之本也

自鄭氏作箋始併經文及傳為一書經與釋文及隨

志俱作二十卷蓋已非毛傳之舊第矣新舊唐志既

載毛萇傳十卷又載鄭元箋毛詩詁訓二卷此又分

傳箋為二之本也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

志俱同二唐志又別載孔穎達等正文義四十卷崇文

目讀書志解題通攷宋志亦俱同然二唐志崇文目  
所載之本係止標經注起訖之本至宋代始併註文  
及注為一本故自晁氏以下所載之本即今本所從  
出也攷鄭氏于諸經皆謂之注此言箋者呂忱字林  
云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倫遵暢厥旨所以表  
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為箋餘經無所遵奉故謂  
之註箋每云某讀為某某讀若某後人以此病其改  
字不知鄭意在箋明傳義有傳義隱約者鄭或正其  
奇音或辨其字雖似改毛而實為申毛亦有鄭所不安  
本三家詩或據他經改易者要皆有本後人所見淺  
鮮又不能心知其意而遽欲輕議先賢此失之甚焉  
者今三家詩並亡無由盡曉然就耳目所及鄭氏以  
前之經傳諸書考之可知鄭學之闕通矣冲遠原序  
稱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緩劉軌思劉魏劉  
焯劉炫等而獨于二劉所作之疏稱為殊絕故奉敕  
刑定據以為本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其于刑名度數  
亦已詳備惜未能盡得鄭氏箋詩之意徒分毛以為  
云云鄭以為云云而不知鄭實申毛而非改毛也又



不知鄭雖改毛然皆有根據非同後人之臆見也甚至王肅難鄭之說亦並載疏中無所可否豈尚仍二劉之原本而不加以刊落耶然自孔氏疏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昏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固不得過于求全責備而反啓後人廢疏之漸矣至鄭氏毛詩譜隋志載三卷者吳徐整撰即注也二卷者太叔求及劉炫注釋文亦作二卷註云徐整暢太叔裘隱新舊唐志俱作三卷而無所謂徐整暢太叔裘隱者蓋已亡矣讀書志通考俱作一卷書錄解題宋志

俱作三卷然自孔氏併鄭譜疏云則久已具載正義中當時與譜序接連故陳氏云正義倫鄭譜于卷首陳氏所見乃正義原書為得其實則知鄭譜散入各處不得摠聚于譜序下者後來合併經註正義時所改也是本鄭譜與譜序接連所以復正義之舊且足以正散入各處之失矣又如釋文三卷本有單行之本書錄解題作二卷蓋字之誤宋志仍作三卷自宋十行本分附經註之下而明監本毛本及是本亦因之故每卷後題其名氏所有註解傳述人一篇亦即

列于卷首各卷之後俱有詹事陳浩等攷証未并有  
刑部侍郎勵宗萬跋語及校刊職名其卷首之正文  
序詩譜序毛詩譜毛詩原目及註解傳述人亦皆有  
攷証繫之云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說郭本

吳陸璣撰題唐人誤也

璣字元怡吳郡人官太子中庶子烏程人

四庫

全書著錄隋志所載無鳥獸二字璣作機蓋字之誤  
新舊唐志通志宋志俱無毛詩二字釋文崇文目讀  
書志書錄解題通考俱有之與今本合詩正義引作  
草木疏省文耳其書凡草之類四十八木之類三十  
一鳥之類二十二獸之類七魚之類八蟲之類十六  
計共一百四十二則後有魯齊韓毛四詩授受源流  
四則與漢書儒林傳相表裏崇文目謂其但附詩釋



義窘于采獲似非通儒所為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  
真歟竊謂此說誠然元恪原書久佚此本多從詩正  
義中采輯成編然以詩正義核之搜摭尚多遺漏迄  
今諸家傳寫不免有所竄亂又非歐公撰崇文日時  
所見之本矣然元恪生當吳代去兩漢尚近于詩人  
所咏諸物類尚能得其梗概故詩正義全據此書邢  
氏爾雅疏亦采錄之陳長謨毛詩稽古編其註釋名  
物亦多以是疏為主馮秘笈益邑志林唐宋叢書  
均收入之皆就是本展轉相刻俱未見佳唯趙鹿泉

佑所校正者方為善本云

詩本義十五卷附鄭氏詩譜補亡一卷 通志堂經解本

宋歐陽修撰 見修仕履類 四庫全書著錄總作十六卷

讀書志作十五卷蓋不數詩譜書錄解題作十六卷

圖譜附通考宋志俱全宋志又別出補註毛詩譜一

卷當據單行本著之故通志于詩本義失載僅載詩

譜補闕三卷也三乃一之誤耳其書前十二卷凡一

百九篇以詩之篇名標目間有魚二三篇為一題者

每篇先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己意曰本義

若論已詳晰則不加以本義第十三卷為一義解取



舍義第十四卷為時世本末二論幽魯序三問第五  
卷為詩解八篇并序序作十篇刊者之誤末一卷為  
鄭譜補亡并後序終以詩圖總序大意以為毛鄭之  
已善者皆不改不得已乃易之非樂求異于先儒也  
然自唐定毛詩正義以後與毛鄭立異同者自此書  
始雖不輕議二家之短而頗指其不然以申其以意  
逆志之旨其後王介甫劉原文蘓子由程伊川朱文  
公諸家各著其說更相發明而毛鄭之學益微從此  
小序可刪而經文亦可刪矣篇次亦可更定矣其實

皆濫觴于是書也又按是本卷一駟虞篇之論計闕  
二十一行止剩末二行提要所據亦即是本竟無從  
據別本以補之矣

詩集傳二十卷舊刊本

宋蘓轍撰

轍字子由晚號穎濱遺老嘉祐二年進士與兄軾同榜官至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謚

文定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作蘓氏詩解通考作蘓

子由詩解書錄解題宋志俱作詩解集傳晁氏云其說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迂曰周道闕而闕雎作楊雄曰成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闕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義絕不同則知序非孔氏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滓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



言也其發明是書之旨誠為深切然學問自有淵源  
穎濱本毛詩以作傳則序之首句以下云云鄭箋亦  
未嘗去之存之而論斷其是非未為不可必如韓詩  
序之例祇存首句恐于彼則可身此則不可也自此  
端一開因之去序言詩者相繼而起豈非穎濱為之  
作俑乎况其所為集解亦不道通融洽舊說以就簡約  
未見有出人意表者而忽于小序止存首句以立異  
為高蓋文人之說詩大率如斯不獨穎濱為然矣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

通志堂註解本

宋蔡卞撰

卞字元度興化仙遊人熙寧三年與兄宗同舉進士第官至觀文殿學士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陳馬兩

家俱作詩學名物解蓋字之誤故也焦氏經籍志朱氏

經義考俱不從也其書凡釋天二卷釋百穀釋草釋木

各一卷釋鳥三卷釋獸釋蟲各二卷釋魚釋馬雜釋

各一卷雜解五卷元度為王介甫壻其學一以王氏

為宗故是書瑣碎穿鑿于經無補然能貫穿經義會

通物理頗有思致其所徵引有出於陸孔二疏者亦

足據以為証以証君子不以人廢言正當存其書以  
備參攷也前有康熙丙辰納刺容若序

詩說一卷說郭本

宋張來撰來字文潛楚州淮陰人登進士第元祐中  
官至起居舍人紹聖中謫監黃州酒稅徽  
宗召為太常寺卿坐元祐黨後貶房州別駕安置尋  
得自便居于陳州主管崇福宮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經文者亦載之是書雜論雅頌  
之旨僅十一條已載其所著宛邱集中陶氏抄出別  
行者觀所論土宇服章一則其有感于熙寧開邊斥  
境之舉而為之也歟通志堂經解藝海珠塵均收入  
之



詩集傳八卷 通行本

宋朱子撰

朱子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附志書

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詩集傳二十卷詩序辨說一

卷宋志脫自坊刻併二十卷為八卷併削去詩序辨

說不載厥弊與書集傳不載書序同也陳氏云以大

小序自為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

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

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于南唐胡泳伯量較之建

安本更定幾什一云蓋其初亦用小序後與東萊

相爭遂改從鄭樵詩辨妄之說而廢小序故有辨說政小序而集傳一一追改樵書為周信道乎所駁經義考載周氏非鄭樵詩辨妄一卷存旋即散佚惟此書自元延祐定科舉法用以取士遂承用至今其書訓詁多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其注賦比興則以周禮之六義三經而三緯之其釋諸經自謂于詩獨無遺憾當時東萊讀詩記最為精密朱子實兼取之非其確遵序說之處則舍之不用耳其間經義譌異馮嗣宗所校正者凡十二條陳啓源

所校正者凡十四條又傳義譌異啓源所校正者凡十一條史榮所校正者凡十條皆由坊刻展轉傳譌非是傳原本如是也惟卷首闕國雉鳩毛傳云鳥摯而有別鄭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雉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兩家語極分明是傳引曰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此却不誤後又引曰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則誤以鄭箋為毛傳而刪改其語焉開問卷即誤可想見其全書之梗概矣前有淳熙丁酉自序蓋與易本義同時而成者越二十四年而始易



篋惜其未及隨時改正云

毛詩集解四十二卷通志堂絰解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但題宋李樗黃榘譚義李泳校正

呂祖謙釋音

樗字若林一字迂仲閩縣人受業于呂本中嘗領鄉貢榘字實夫龍溪人淳

熙中以舍選入對升進士丙科調南劍州教授終宣教郎泳字深卿亦閩人始末未詳禮謙仕履見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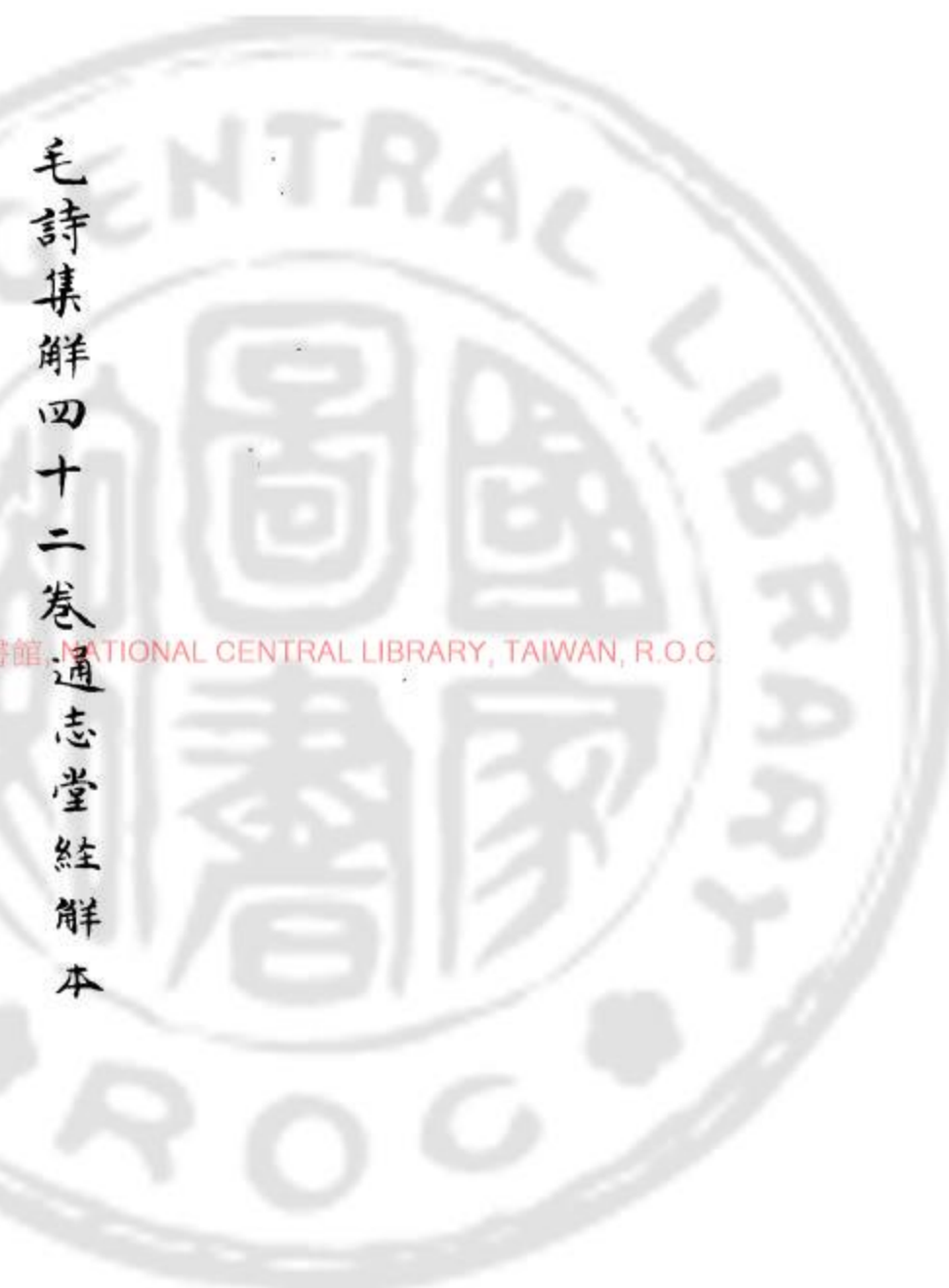
類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李樗

毛詩詳解三十六卷宋志又載黃榘詩解二十卷摠

論一卷朱氏絰義考惟知分載兩家之書而于是書

亦不之及蓋其未見是本歟是編合兩家詩解為一

書或即出于深卿之手首冠以十五國都地理圖及



迂仲毛詩圖譜詳說實夫說詩總論又有毛詩綱目  
皆列小序首一句蓋宗唐成伯璣毛詩指說首一句  
為子夏作也所載兩家之解皆以李曰黃曰為別兩  
家皆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義未用己意為論  
以斷之體例俱屬相同疑其本相續而作故得併為  
一書也至字下釋音則取呂氏讀詩記中所載分綴  
之當出于建陽書肆所為斷非深鄉校正時所有矣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 墨海金壺本

宋戴溪撰溪字肖望一作少望號岷隱永嘉人淳熙  
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尚書文  
華閣學士贈端明殿學士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

理宗紹定間賜諡文端  
作岷隱續讀詩記通考全宋志止作續讀詩記焦氏  
經籍志朱氏經義文考俱從之朱氏注曰未見蓋是書

久無傳本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尚得十之八九  
仍分為三卷以符宋志諸目之舊其原序總綱無從  
補錄矣其書出于呂氏之後謂呂氏于字訓章已悉  
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實自述己意與呂氏



宗旨小異其謂有狐為國人憫鯨夫標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壻之辭如此說詩亦好為新說者歎張若雲就武英殿聚珍版本寫出校梓首冠以提要一篇

挈齋毛詩經筵誦義四卷 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袁燮撰

燮字和叔號挈齋慶元府鄞縣人淳熙八年進士官至頭閣學士謚正獻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及倪氏宋志

補朱氏經義考俱不載蓋其書久無傳本今館臣

從永樂大典錄出自詩序以迄碩鼠凡四十七篇

釐為四卷其雅頌諸篇永樂大典不載意其為崇

政殿說書時未及直誦故不撰進恐非大典之失

載也其書于篇末每曰人主觀此蓋亦知所警矣

君天下者益致思焉云云蓋為人君之意存法戒

故作丁寧反覆之辭然其議論和平絕鄙倍氣習  
蓋得于風人溫柔敦厚本旨者深矣其中式微黍  
離揚之水諸篇尤于振興恢復之事三致意焉無  
如為之君者寧宗也湖山宴樂曾無奮發之心是  
雖言之諄諄仍然聽之藐藐尔此其所以不二三  
傳而銜壁輿輓歎卷首冠以乾隆丁未

御製題詩一章目錄後有提要一篇

童子問十卷 汲古閣刊本

宋輔廣撰 廣字漢卿號潛庵其父本河朔人南渡後居秀州之崇德縣初從從公祖謙遊後復從朱子講學即世所稱廣源輔氏也 四庫全書著錄上增一詩字

書錄解題通考俱不載宋志載輔廣詩說一部即謂此書蓋據所見之本無童子問之目并無卷數也焦氏經籍志朱氏經文考俱作詩童子問二十卷則又據刊附朱子集傳之本也提要據汲古閣所刊潛庵原本與是本同故卷數減半非有所闕佚也是本省去一詩字不知毛氏又何所據也其書卷首先為詩



傳綱領備載大序并采尚書周禮禮記論語孟子程  
子張子謝氏說詩之言各為註釋次備載小序亦如  
之又次為師友粹言則皆采錄朱子語錄中論詩之  
說也自卷一至卷八不載經文惟標其篇目章次一  
一訓解大文焉以補集傳之未備卷末為協韻考異僅  
止四頁蓋以集傳已詳此不過考其異耳潛庵受學  
于朱子故專主闡發師說其攻擊擊小序較朱子更甚  
所謂變本加厲也于是黃勉齋幹之再傳弟子王柏  
有詩疑之作流及明代則豐坊偽託詩傳詩說何楷  
自撰詩序見詩註世本古文義出焉亦勢所必然矣義經文考載是書  
有胡一中序稱其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于問答  
之際尊其師說退然不敢自專故謙之曰童子問既  
具載師友粹定言于前後備論詩序辨說于後云云今  
是本編次稍異者胡氏所序乃合刊之本此為專刻  
之本故有不全因併胡序不載入云

詩說九卷寫本

宋劉克

撰克信安人始末未詳

是書本十二卷宋志宋志補俱

不載朱氏朱氏經文考始載之云昆山徐氏傳是樓有藏

本乃宋時雕刻惜第二第九第十卷都闕此本即從

徐氏藏本寫出每篇以經文摠列于前而疏明大旨

于後其詳言之者頗有類于當時之經筵講義其宗

法乃在呂氏家塾讀詩記而間及于朱子集傳然議

論多而攷証少不足以成一家之學前有紹定壬辰

自序及摠說二十八則後有淳祐丙午其子坦跋



詩疑二卷 通志堂經解本

宋王柏撰

柏字會之號魯齋金華人理宗時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謚文憲

四庫

全書存目宋志作詩辨說朱氏經義考從之僅注其  
下云或作詩疑其書上卷凡五十二條當為詩疑下  
卷凡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  
曰二雅辨五曰詩賦詩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  
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冠以詩辨序  
一篇此卷即所謂詩辨說也宋志作二卷者蓋混詩  
疑詩辨為一書故于儒林本傳稱其所著亦止有詩



辨說也納喇容若即就舊本刊之未及細審其序稱  
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即錄行實中今所傳詩  
疑則行實未載卷數不分繹其辭殆即詩辨說因公  
于書有詩疑遂比而同也云云而不知其實為二書  
故行實失載竹垞即就是本著錄且以詩辨序錄入  
以為全書之序摠之為宋志二卷之數所惑也古之  
說詩者率本詩序自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  
多指為男女期會贈答之作魯齋為朱子三傳弟子  
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為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

不盡孔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于閭巷之口漢  
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闕佚者又于二南各十有  
一篇兩兩相配于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  
矣甘棠于五風夫以孔子之所不敢刪者魯齋毅然  
刪之孔子之所不敢變易者魯齋毅然移之既備著  
其說于前卷而復作十辨以申明之廢序定詩之弊  
一至于比較之輔氏童子問更為已甚明代議禮諸  
臣以其淵源出于朱子任其從祀孔子廟庭然則從  
祀大典止求淵源于朱子雖滅裂聖經不恤也可謂



無是非之心者矣藝海珠塵收入之亦徒震于其名耳

詩考一卷玉海附刊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仕履見易類四庫全書著錄宋志作五

卷蓋據所見本不同否則字之誤也漢志稱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永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于學官然隋志已稱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故新舊唐志尚載韓詩二十二卷卜商序韓嬰注至宋代韓詩又亡崇文目僅存外傳惟群書所引三家詩韓較多于齊魯耳厚齋以朱

子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因謂傳記  
所述三家諸言尚多有之乃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  
雅諸書粹為一編先韓詩次魯詩次齊詩齊魯寥寥  
數條惟韓詩較夥又以詩異字異義及逸詩以綴附  
其後末又為補遺以撮拾所闕所采頗為詳覈皆所  
以扶微學廣異義也其用心可謂勤矣夫三家之學  
誠不如毛公之精然並行于當時立博士諸儒傳授  
各有源流非鑿空妄說者比而今皆失墜莫覩其全  
幸此書所輯得以考十一于千百厥後董范余盧諸  
家相繼訂正并增其所未備者又各若干條終較創  
始者之易為力焉是書前後俱有自序津逮秘書學  
津討原均收入之



詩地理考六卷

玉海附刊本

宋王應麟撰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作五卷蓋字之

誤否則所見本無末一卷也前有自序稱詩可以觀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  
齊是用摭傳箋義疏恭之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  
地志水經因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  
十七六字刊本脫落今據本書本補首為詩地理考今按其書前列  
地理總說一卷卷一卷二為國風卷三卷四為二雅  
卷五為三頌以上總說及各卷既取鄭氏譜分列為

十七處其末一卷又取譜中地名而歷攷之如前例  
其已見前者但繫其目而于首行標一序字其實專  
釋譜中之地名非釋序中之地名也不知何以有此  
序字然皆采摭群書標目分隸而不自下一語故不  
拘其說是非得失一概並存可謂傳而寡要勞而少  
功昔何義門焯評其所著困學間動以詞科之學相  
詬厲未免輕于立論若此書即以義門之評詆之亦  
不枉也津逮秘書學津討原均收入之

詩集傳名物鈔八卷 通志堂經解本

元許謙撰

謙字益之金華人延祐中以誨學名一時儒者稱為白雲先生

四庫全

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考  
俱載之白雲受學于王魯齋為朱子四傳弟子以朱  
子詩集傳猶有未備者因旁搜博采以成是書中多  
引魯齋及金仁山之說附以己見頗有精義微旨又  
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  
正音釋考名物度類粲然畢具足以羽翼朱傳于無  
窮矣至其于周南召南卷後列魯齋二南相配圖不



過聊倫其師之一說非本其說以立言也故于魯齋所刊國風三十二篇仍依其舊次詮解不在放棄之列蓋亦知師說之不然矣而吳正傳師道序之謂如王先生之言使淫邪三十二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為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云云竟以白雲不刊國風為非此則堅守宋學之謀以致失其是非之公焉

詩解頭四句通志堂經解本

明朱善撰善字倫萬號一齋豐城人洪武中官至文淵閣大學士 四庫全書

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朱氏經文考俱載之其書每篇各為摠論間或各章分論或先為之說後為摠論或先為摠論後又分章而論之或有闕而不論者則併其篇目不著雖亦闡明集傳而意主于案世立教姑借詩以茲之務求合于興觀群怨事父事錄之旨于治亂興亡之際尤三致意焉實為解經之別體雅與宋人經筵講義相近故有裨于世道人心

其曰解頤蓋取匡說詩解人頤之語云後有洪武三十五年丁隆重刊跋稱愚借分章析類正其訛誤以便觀覽蓋又曾經隆所重訂矣其稱洪武年號者正尚草除建文之年也

詩經大全二十卷通行本

明胡廣等奉勅撰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朱氏經文考俱作詩集傳大全焦氏經籍志作詩傳大全亦永樂中所修五經大全之一也凡纂修官四十二人是書全襲元劉公瑾瑾詩傳通釋一書僅刪去數條惟于原書愚按二字更作安成劉氏曰而劉本以詩小序隸各篇之下者則別為一頁摠列于前並勻類亦不改其舊蓋與春秋大全之全鈔汪克寬纂疏四書大全之全鈔倪士毅輯釋同一伎倆則又



不及易書二經大全雖襲元人尚有矜心作意于其間矣至禮記大全後人不見舊書亦未必不目前人也其書首載朱子集傳序而標其目曰大全序開口便錯次載凡例綱領引用先儒姓氏奉敕纂修姓氏及諸國世次圖封爵世次作詩時世圖然後及大小序云

詩傳一易漢魏叢書本

明豐坊撰偽託子貢述

坊字存禮鄆縣人嘉靖癸未進士除禮部主事免官家居

生法寵吳中改名道生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經文考列在子

貢名下稱為偽本坊平生喜作偽書于諸經皆竄亂篇章別為訓詁詭言古本以欺世此其一也其書蓋訪毛詩小序而作多移其篇目于每章之末曰賦某篇以求異于小序併悉紊其篇次又于列國之風移易錯雜雅頌亦然又刪去笙詩六篇之目而且更野有死麇曰野麇簡兮曰東兮東門之墀曰唐棣還曰

營盧令令曰盧遵大路曰大路大叔于田曰太叔山  
有扶蘇曰扶胥出其東門曰東門兔爰曰有兔菁菁  
者莪曰菁莪皇皇者華曰煌華圻父曰圻招大東曰  
小東信南山曰南山又以邶為管叔時詩邶為霍叔  
時詩又三分大小雅為大小正大正續為大小正傳  
且襲中庸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以下  
十句以說小正襲大學心正而身修四句以傳關雎  
可謂妄而隨矣今本說郭津逮秘書均收入之

詩說一卷漢魏叢書本

明豐坊撰偽託漢申培著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經  
義考列在申培魯故後稱為偽本其書亦仿毛詩小  
序而作取幽風鷓鴣諸篇與魯頌綴于周南召南之  
後取曹檜列于鄭陳之前取幽風七月置之小雅而  
以秦風殿于十五國于大小雅曰大小正于變雅曰  
大小正續曰大小正傳有周頌商頌無魯頌皆與其  
所作子貢詩傳同其說多與韓毛牴牾而于關雎燕  
燕二詩不知漢書杜欽傳及鄭氏坊記注皆有魯詩



說而襲毛傳之說作偽心勞日拙正此之謂此皆宋人廣序言詩之流弊也今本說郭及津逮秘書唐宋叢書均收入之

合刻聖門二大家詩

無卷數

明刊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前有太和郭相奎子章序稱得黃文裕佐秘閣子貢詩傳名本原未有刻版與湖州郡守沈叔順等分校更得蕭山來行學董其役并小序刻之仍其篆文曰詩傳不敢確以為魯詩也今按是編一為子貢詩傳即豐坊偽託本一為子夏詩序皆先古篆次附音即釋古篆之文次續說則又自為之說亦甚寥寥每種之首俱有例言疑即出于相奎等所編輯也據四庫全書存目及以史藝文志朱氏

經義考俱載凌濛初聖門傳詩嫡家十六卷則又合  
詩傳詩序及毛傳鄭箋而合編之其體例雖與是本  
稍異其不知詩傳為坊所偽託則一也毛西河作詩  
傳詩說駁義傳向來從無此書至明嘉靖中郭相奎家  
忽出此二書嗣此則元平刻于貴竹專用楷體無篆  
文而李本寧則復合刻篆文楷體于白下且加子夏  
小序于其端共列之名曰二賢言詩云云按此本止  
有詩傳及小序而無詩說西河誤也然據其所稱知  
此二書一出之後人皆展轉傳刻沿及康熙中如西  
河駁之至五身之多尚不知其皆屬豐坊偽託而竹  
垞獨知之倫著其說于經文考摠內西河自以為是  
本未能承教于竹垞故不以告也又案坊之魯詩世  
學已列詩傳于前而不及詩說并不及子夏詩序此  
本又以子夏序列于後一偽一真極為不論倫然小序  
從無古篆之本其例言中稱是不刻同出于漢而拓  
本較之詩傳廢滅未甚計闕文三百四十餘字然其  
文已傳于世獨闕其篆用以古文籀篆六書說文補  
入庶讀者見完書則亦同一作偽之本耳



詩經疑問十二司原刊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仕履

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

志朱氏經文考俱載之按承庵撰諸經疑問皆宗法  
宋學惟是書于集傳外兼取小序毛傳及嚴氏詩緝  
蓋以詩緝本呂氏讀詩記為說南宋諸家中惟嚴與  
呂氏可以匹敵他人莫能及也前有萬厯辛亥自序  
論三經繡三繡之說頗足訂集傳之譌而書中于集  
傳所說解者又一一為之辨正知其不為陳說所汨  
沒而能遂詩人之志于千載之上矣提要于其所著

書獨取詩經一種良有以也

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局書三味齋刊本

明何楷撰楷字元子晉江人天啓乙丑進士官至吏

尚書旋為鄭芝龍所軋憤志而卒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

載之是書大指主孟子論世知人之說不分風雅頌

以二十八宿列部移撮篇次依時代為先後始于夏

少康時公劉之篇終于周敬王時下泉之什凡歷二

十八王以隸三百五篇每篇各為小引以識其世故

曰世本其于各詩之作者必求其人以實之故穿鑿

附會皆所不免然于名物訓詁引據詳明惟其意主



博搜不暇持擇且併偽子貢傳偽申培說亦引以為証殊屬大紕繆耳前有原引其子熹注并附錄論十五國風論二雅論三頌三則身後仿易序卦作屬引一篇書成于崇禎辛巳自為之序全時范景文曾學佺林蘭友俱為之序至

國朝嘉慶癸酉嘉興周春圃秉仁重刊其書仁和費丙章德清車宏英又俱為之序春圃暨鮑渌飲更博俱為之跋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一卷序二頁

武英殿刊本

康熙六十年戶部尚書王鴻緒等奉

敕撰雍正五年刊成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頒行謹案朱子表章聖經惟詩集傳與周易本義為成書尤生平精意所屬是編曰標以為宗而自漢迄明諸儒先之解詁采其義理精當有裨經旨者為析其中或二說各成其是則別為附錄用資參考一依周易折中之式其集傳文內先有集說分注則與書經傳說彙纂同也凡

書獨取詩經一種良有以也

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易書三味齋刊本

明何楷撰

楷字元子晉江人天啓乙丑進士官至吏科給事中唐王聿鍵起兵于閩以為禮部

尚書旋為鄭芝龍所虜憤志而卒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

載之是書大指主孟子論世知人之說不分風雅頌

以二十八宿列部移掇篇次依時代為先後始于夏

少康時公劉之篇終于周敬王時下泉之什凡歷上

十八王以隸三百五篇每篇各為小引以識其世故

曰世本其于各詩之作者必求其人以實之故穿鑿

附會皆所不免然于名物訓詁引據詳明惟其意主



博搜不暇持擇且併偽子貢傳偽申培說亦引以為証殊屬大紕繆耳前有原引其子熹注并附錄論十五國風論二雅論三頌三則身後仿易序卦作屬引一篇書成于崇禎辛巳自為之序全時范景文曾學佺林蘭友俱為之序至

國朝嘉慶癸酉嘉興周春圃秉仁重刊其書仁和費丙章德清車宏英又俱為之序春圃暨鮑渌飲更博俱為之跋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一卷序二頁

武英殿刊本

康熙六十年戶部尚書王鴻緒等奉

敕撰雍正五年刊成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頒行謹案朱子表章聖經惟詩集傳與周易本義為成書尤生平精意所屬是編曰標以為宗而自漢迄明諸儒先之解詁采其義理精當有裨經旨者為折其中或二說各成其是則別為附錄用資參考一依周易折中之式其集傳文內先有集說分注則與書經傳說彙纂同也凡

國風九弓小雅七弓大雅三弓頌二弓序二弓而以凡例及引用姓氏詩傳圖諸國世次圖作詩時世圖為弓首上以綱領大序集傳序為弓首下不入弓類其前又列諸臣職名一篇

御纂詩義折中二十弓

武英殿刊本

乾隆二十年大學士傅恒等奉

敕撰謹案是編與周易述義同時並修故體例與之相同凡分章多準康成徵事率從小序所解皆融會群言擷取精要不彘列姓名亦不辨駁得失而隨文詮釋肅括宏深臆斷虛談滯除殆盡故標名則符乎

御纂周易而樹義實本之

欽定詩經云冠以



御製序文及諸臣職名

詩經裨疏四寫本

國朝王夫之撰

夫之字而菴號薑齋漢陽人前明舉人

四庫全書著

錄是編乃其讀詩之時隨筆劄記故每條但舉經文一句或數字標目不全載經文又遇有疑義乃為考辨故不逐章逐句一一盡為之說大旨不從鄭氏之箋亦不信朱子之說唯以毛傳爾雅為主以考正名物訓詁雖不及朱長孺詩經通義陳長發毛詩稽古編之博考而引據精確足以補傳箋諸說之遺闕有傷穿鑿處固無害其全書也未附

詩譯十五則本古詩以說漢以後詩尚巧不傷雅  
然無裨于經義雖不存可耳

詩經通義十二司舊寫本

國朝朱鶴齡撰

鶴齡字長孺號愚庵  
吳江人前明諸生

四庫全書著

錄愚庵以五經之學詩獨以帖畢諷誦流傳故錯  
互最多于是主注疏古義而參以宋明諸家且謂  
序之不可易而可信者為疏明之其牴牾不可信  
者為詳辨之則又斟酌于漢學宋學之間故于閔  
睢之序宋儒所指為大序者盡行刪去而歐陽氏  
詩本義蘓氏詩集傳朱子氏詩集傳呂氏讀詩記  
嚴氏詩緝引尤多惟釋音則本之陳氏毛詩古音



考顧氏詩本音此其擇無而從無所專主乃自成一家之說者也今時陳長蕡著有毛詩稽古編每稱已見通義茲不具論而是書亦屢引陳氏說以為証知二書實相輔而行也然陳氏書一準古文而是書兼權衆說為例不同不可偏廢若較其優絀終當以陳氏書為長是編不過稍勝于墨守朱傳者耳前有自序後有自跋跋稱壬戌乃康熙二十一年當屬愚庵晚年所作云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原刊本

國朝陳啓源撰

啓源字長蕡吳江人

四庫全書著錄朱長孺

以所著毛詩通義示長蕡共商榷其疑因銳意搜討加以辨證得一義輒札記之積久彙輯以成是帙凡辨證諸条各隨本詩釐為二十四卷其有義統全經詞連數什則別為五卷寘諸後名曰摠詁復類分之為舉要攷異正字辨物數典稽疑六門後又斷以附錄一卷其前後仍以經為次大旨以爾雅小序毛傳為正宗而精求其義三者所未備

然後參以鄭箋及陸元恪疏故名曰稽古以集傳  
大全今日絰生尚之而孔氏正義亦立於國學故  
所辨證此二書為多其魏晉六朝諸家則孔疏所  
引用也其宋元諸家之說則集傳所未取大全所  
編輯也故辨證亦及焉皆援據詳明議論典確而  
駁正群言最為允當雖為補通義之未備其實高  
出通義類倍矣然後之人誠能取二書會而通之  
傳以近儒之說依集傳次序別為一書庶使講家  
學者知所改轍焉是書前自有自撰敘例末稱繕  
寫字体止于點畫間斟酌雅俗略正其一二務令  
時目一覽便識其稍晦者注于本字下云



詩所八卷

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見光地仕履

四庫全書著錄厚庵誦

學誦法朱子獨于所著絳解在離合之間是書亦其一也故朱子鄭衛之說諸儒以為不然者厚庵則獨信之以為非是不足以見亂之所生為二南之左契惟以邠南山以下為東遷後詩楚茨以下為幽雅載芟以下為幽頌乃朱子所未定而獨創為之說因取孔子雅頌各得其所語以名其書自序稱既知得所之義然後章求其次句逆其情稱

名蹟而不可厭也。疊文複而不可亂也。始于夫婦之細而察乎天之高深。發于人情之恒而極乎天載之微妙。夫如是則三百之繁言四始之宏綱小大魚舉矣。今按其書于小序所列作者名氏多不援以為訓。即集傳所取者亦不以為然。蓋又以意逆志而得之者也。集傳叶韻本吳氏韻補而此載顧氏詩本音則亦擇善而從不偏主集傳而實足以訂正其失。終非他家懸測者所及也。書成于康熙戊戌。自為之序。至雍正丁未其孫清植與景

州魏君璧刻版。宋師目錄後并有其門人陳萬策識語。



國風省篇一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奇齡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經

義考亦載之是書凡二十六篇其敘篇稱時避人  
壁中竊聞時賢往來所論詩反有舊義所未安者  
為合綜所聞相論述著聞詩說辭而惜乎亡之辭  
中可記獨國風耳因補飾成文復改今名又稱名  
篇稱省篇者自省也聞詩而有省夫齊魯三家已  
極恠漫而而為之說者自漢迄今抑何侈也吾畢  
考其說而僅取乎避人之所偶聞者著而為之篇

今按其書所論多與小序傳箋孔疏未傳不同或據他說或憑臆見所失頗多至如十畝之間篇刺時也而以為淫奔鴟鴞篇東征也而以為避居于東則惑之甚者也卷首有李序記其自言所傳諸釋詩有惑于宋人之說而徒以世之<sub>行</sub>久未能改焉此亦其自知之明矣

毛朱詩說一卷

昭代叢書本

國朝閻若璩撰

若璩里籍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凡

十九條前有張山來潮題辭稱閻百詩特取諸家

之論毛朱者萃為一編而定以己意詳說反約不

第可為讀詩之助即以此施之他經亦無難得其

所折衷矣後有山來跋而稱其大半題毛氏然朱

子之所長亦不沒之且備載程篁墩之說尤不可

易云云其稱道百詩之說善矣然百詩之說備見

其所著尚書古文疏証下五非萃為一編如山來所



云也蓋疏証諸條一後徃徃衍及旁文動盈卷帙  
此亦其一山來自以己意輯入叢書亦無不可特  
不肯明著其所出反涉于作偽矣又按疏証所載  
第十八條後幅尚有四十四行此本不知何故盡  
行刪去豈山來所見之本尚無此四十四行為百  
詩後來所增入耶

詩識名解十五篇 嘉慶丁丑校修本

國朝姚炳撰 炳字彥暉 錢唐人

四庫全書著錄彥暉以孔

子語學詩之益卒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乃于說  
詩之餘就孔子所言分勒四部凡鳥部三十一類  
獸部二十四類草部七十類木部四十一類其考  
據之博辨析之細雖名物而義行其間比類所及  
必與六藝相証明然且曰名責實舉漢唐諸儒所  
廣稽而參辨者皆一一標理而判定之誠傳箋後  
一要書也惟是詩之名物蟲魚亦其顯著者也故

爾雅有釋蟲釋魚二篇陸元恪撰疏草木鳥獸蟲  
魚兼備蔡元度作名物解馮可大作名物疏俱不  
遺之彥暉泥于孔子之言而遂不及蟲魚是反以  
聖訓而害其著作矣不知聖訓有遺言而無遺意  
既言多識斷無遺却蟲魚之理故春秋為記事之  
書年有四時惟錯舉以為名若如彥暉之見將春  
秋一經不記及冬夏之事有是理乎其解名物  
雖不全備而就所解四者核之固當與陸蔡馮氏  
諸書並為說詩者所取資矣前有自作例言又有

序  
康熙丁亥毛奇齡  
戊子彭始搏  
暨其從父際恒三



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弓原刊本

國朝陳大章撰

大章字仲夔號兩山黃岡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吉士以母老乞歸

四庫全書著錄原書本一百弓此乃其摘錄之本

凡鳥四十三則為二弓獸七十一則為二弓蟲二

十八則為一弓魚十八則為一弓草一百九則為

四弓木六十四<sup>九則</sup>弓為二弓皆以朱傳為宗次及經

傳訓故諸史百家即裨官小說亦所不遺而間附

以己意<sup>年</sup>鈎章摘句条析縷分可謂搜澤融滙與道

大適者矣惟是徵引故實頗近類書不及姚彥暉

詩識名解之魚尋文義推及作詩之意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固宜略其蕪雜採其菁英馬前有查初句慎行及其甥邱良驥二序

詩經劄記一易 楊氏全書本

國朝楊名時撰名時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皆

自記其說傳之語凡六十八條于小序朱傳各擇其善而從之大為宗法其師李厚庵詩所之說然于師說有所未安者亦無所回護可謂能用師說而不為師說所囿非如末流宋學惟知堅持門戶之見者矣



詩說三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國朝惠周惕撰

周惕字元龍號硯谿吳縣人  
士奇之父也里爵未詳

四庫

全書著錄硯溪以詩古文鳴于時而于諸經潛思  
遠引左右采獲久之而悅若有悟其所著詩說先  
成上卷凡八條中卷凡三十四條下卷凡三十六  
條隨所得而記之不依詩之次敘田山蘊雲序之  
稱其旨本于小序其論采于六經旁搜博取疏通  
證據雖一字一句必求所自而攷其義類晰其是  
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有宋儒之醇而非膠

執庶幾得詩人之意而為孔子所深許者歟前又  
有汪堯峰班序

毛詩說二身原刊本

國朝諸錦撰錦字襄七號草廬秀水人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知縣改補教授

乾隆丙辰台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官至有春坊右贊善四庫全書存

目是書前首為通論凡則上局為國風周南至至

曹風凡五十八篇下局為國風幽二雅三頌凡二

十七篇其于小序採其首句從蘓子由詩集傳例

隨筆不拘篇數從歐陽永叔詩本義張文潛詩說

例每篇先左証而後發明于毛鄭諸家外有佳說

則錄之有與義則補之引據疏通時有心得然亦





未免附會古義有強絰從我之失姑存倫一家之  
說可耳前有乾隆丙子自序越三載其門人陳桂  
洲又為之序

虞東學詩十二卷 誦芬堂刊本

國朝顧鎮撰

鎮字倫九號古湫又號虞東常熟人  
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

四庫全書著錄宛平黃崑圃叔琳屬古湫校所著

詩統說乃得縱觀諸家說詩之書遂按部分章逐  
加疏証自傳箋正義集傳而外凡宋元明及近人  
言詩者靡不博涉而精採之計得國風五言小雅  
三言大雅頌各二言而以例言詩說為首卷不入  
卷數其書斟酌古今不專主一家言義有可取雖  
逆言必察若與經文違戾雖先儒訓詁亦不曲為

附和偶出新意聞者解頤以為得未曾有大抵取  
裁于歐陽氏詩本義蘓氏詩集傳呂氏讀詩記嚴  
氏詩緝居多故能根據確鑿明辨以哲與全時姜  
白岩詩序補義体例不同而用意頗相近云前有  
乾隆丁亥自序錢竹汀大昕周景恒煌俱為之序

毛鄭詩考正四局 戴氏遺書本

國朝戴震撰

震字東原休寧人乾隆乙未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是書于毛傳

鄭箋無所專主多自以己意考証或兼摘傳箋考  
正之或專摘一家考正之或止摘經文考正之大  
都俱本古訓古義推求其是而仍以輔翼傳箋為  
主非若宋人說詩諸書專以駁斥毛鄭而別名一  
家也首為鄭氏詩譜不入句數東原自識稱鄭氏  
譜亡歐陽永叔得其殘本于絳州取孔穎達正義  
所載之文補之今其譜又復訛闕聊加訂正以存



梗槩云

景溪詩經補注二司戴氏遺書本

國朝戴震撰是書采輯毛傳鄭箋朱傳三家之說于  
經文之下而自為說以發明之大旨與所作毛鄭  
詩考正相同而此更博稽群籍以相參証并于各  
章後自為小序而為之說亦依傍原序及傳箋之  
說為之不似集傳及何氏世本古義諸書全然自  
創一序也其書首句為周南次句為召南蓋未成  
之本也

毛詩補疏五卷 原刊本

國朝焦循撰

循里籍見易類

里堂以西漢經師之學惟毛詩

傳存鄭箋之二劉疏之孔冲遠本而增損為正義

于諸經為詳然毛鄭義有異同往往混鄭于毛比

毛于鄭而聲音訓詁之間疏略亦多因為地理釋

草木鳥獸蟲魚釋毛詩異同釋三書共二十餘卷

既而刪錄合為一書後又加增損為是編大旨精

審于聲音無訓詁之間辨別毛鄭異同之數而因以

及孔疏之是非其于地理名物尤之精而詩之詳





誠以是書合正文而並讀之于學詩也何有前有  
嘉慶戊寅自序

詩古微二司修吉堂刊本

國朝魏源撰源字默深邵陽人道光壬午舉人是編乃其說詩之文

凡分十二目曰正始篇曰詩樂篇曰三家發凡曰

毛詩明義曰三家發微曰齊魯詩發微合篇曰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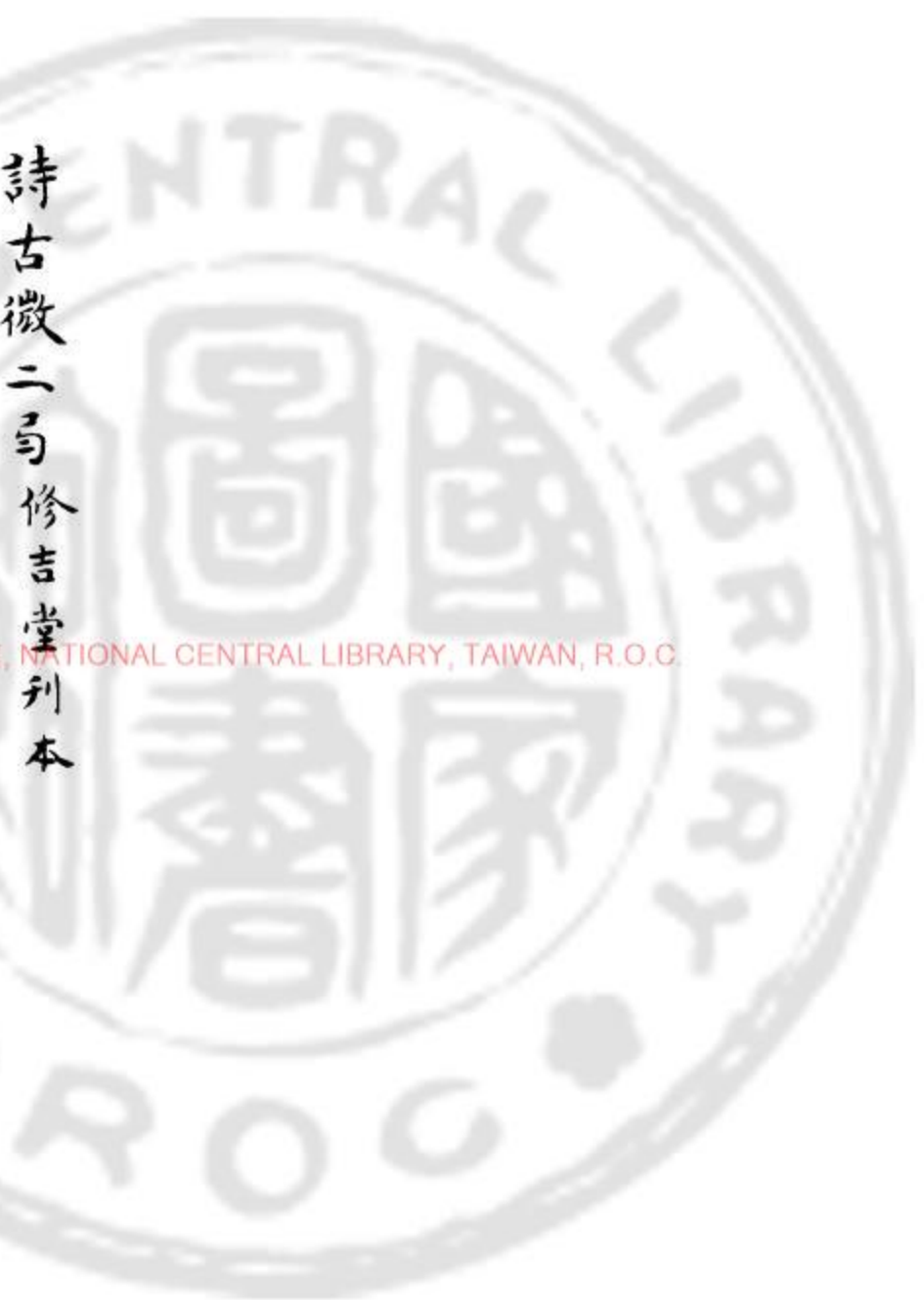
詩發微曰韓詩發微曰三家通義曰三家同義曰

三家異義曰集傳初義計二十六篇大旨挾三家

緒論以砭毛詩古義頗與范家相三家詩拾遺相

近而轉有取于宋元明人諸家之說且并小序傳

箋俱一概排斥知其學從何楷原古本古義入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蓋默深本文人學無師授故昧于漢人家法云  
前有武進李紳琦兆洛序竟與張皋文之虞氏易  
劉中甫之公羊春秋並稱竊未敢以為然也





鄭堂讀書記卷九

經部五之下

書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烏程周中孚撰

尚書注疏二十卷

武英殿刊十三經注疏本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

安國字子

國孔子十二代孫武帝時為博士臨淮太守德明穎達仕履俱見易類

四庫全書

著錄作尚書正義蓋從穎達序也按漢書載尚書

古文經四十六卷注云為五十七篇人載經二十

九篇注云歐陽經三十二卷此伏生傳授者即今

文也本無孔安國曰作傳之事歷東漢魏晉古文

已亡東晉初豫章內史梅賾增益今文為五十八

篇各為之傳託名孔安國上之于朝自宋吳棫朱



子元趙孟頫吳澄明梅鷟歸有光

國朝闕若璩惠棟王鳴盛宋鑒諸家遞有論辨其事

愈明然其書在當時盛行于江左至隋文帝手陳

後而河北學者亦宗之故陸元朗著釋文蔡大寶

諸人著正義俱為偽孔而設仲遠等亦遂回之以

為疏焉隋志載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釋文

新舊唐志崇文日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俱全宋

志作十二卷字之誤也新舊唐志又別載尚書正

義二十卷俱注以明仲遠以下諸人判定崇文日讀

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同然正義原本係摘經

文及傳之起止為之至宋代始併而刊之也釋文于

尚書止載梁費昶義疏一種而仲遠原序稱為正義

者蔡大寶策騎費昶顧彪劉焯劉炫六家俱見而獨

推重二劉蓋其書實據二劉之疏為藍本初無難事

即以第二卷鞭作官刑疏有大隋造律語尚屬二劉

原文而仍不改可知當時諸人亦未見有矜心作

意于其間矣不過劉疏久佚不得不有取于此疏耳

朱子語錄謂五經疏易書為下然書疏中所引古

書古注終足以資後人之攷証不似易疏之空衍也故雖為偽孔而設尚不苟于采擇是則偽孔可廣而是疏終不得與之並廢矣釋文一卷本有單行之本崇文目解題通考宋志皆載之自宋十行本分附經注之下而明監本毛本及是本亦因之故每卷復題其名氏所有注解傳述人一篇亦即列于卷首各卷之後俱有詹事陳浩等攷証末并有侍讀<sup>齊</sup>南跋語及校刊職名其卷首正義序尚書序尚書原目以及注解傳述人亦皆有攷

証繫之云



洪範口義二卷 墨海金壺本

宋胡瑗撰

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用范仲淹薦由布衣拜校書郎歷太常博士致仕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記作洪範解一卷通考全宋志

作洪範行義一卷朱氏經義考從之注曰未見蓋其

書久無傳本惟散見永樂大典中今館臣即據以錄

出析為上下二卷晁氏稱是書皆其門人所錄無詮

次首尾永樂大典所載則皆隨經文散入當出于錄

時所序次也胡氏以箕子陳述天地人之常經聖王

治國之大法無出于洪範故為之解皆隨文演說先



後通貫于天人合一之旨闡發特詳此與其所著周易行義同一明義理之書後來胡東樵正論一編實本此書而推廣之爾

尚書全解三十九卷通志堂經解本

宋林之竒撰

之竒字小穎號拙齋侯官人官至宗正丞辭祿家居呂祖謙嘗師之

四庫全書著錄作四十卷蓋據永樂大典補完第三十九卷也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及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考俱作集解五十八卷據其孫耕叟耕叟後序稱尚書全解故納喇容若所據本亦然也而卷止四十與陳氏以下諸目不合耕叟稱今傳于世者自洛誥以後皆訛蓋是書初成門人呂伯恭取其全本以歸諸生傳錄十無二三書坊急于鈔梓不復恭訂訛



以傳訛非一日矣一日友人陳儀叔携書說拾遺  
一集示余云得之宇文故家其集從康誥至君陳此  
後又無之遂以鈔本參較康誥酒誥梓材召誥皆全  
鈔本自洛誥至君陳與鈔本異其詳倍之至是益信  
書坊之本誤矣又得建安書坊余氏新刻本以尚書  
全解標題自洛誥至君陳及頤命以後至卷終皆真  
本向者麻沙之本自洛誥以後果偽矣因以此全書  
亟鈔諸梓釐為四十卷云云始知陳氏以下所載五十  
八卷之本乃麻沙偽本之卷數故通考曾載朱子  
語錄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蓋  
亦不以五十八卷之本為原書矣然原本雖刊于淳  
祐庚戌其實陳氏諸家亦未及見也其書自宋以來  
流傳既久內第三十四卷又佚惟永樂大典所載是  
卷獨存今館臣據以補完而是本係據舊本校刊故尚  
闕此一卷尔拙齋自序稱博采諸儒之說而去取之  
苟合于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于義  
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如此將卓然不牽于好惡而  
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今觀其書如以陽鳥為

地名之類頗多新說然能以史相証佐不徒作空言  
解經在宋人中實能自為一家之學故呂東萊書說即  
受其師傳以立言也第東萊原書始洛誥終秦誓王  
厚齋謂其續林氏書而作而耕叟所稱東萊取其全  
本以歸之事恐又傳聞不確後因據東萊書以疑是  
書為耕叟所續增矣今就是書前後核之實屬一  
手所撰故其精神貫注真有不可磨滅者雖屢遭遺  
佚仍然完善無闕焉末又有淳熙庚戌盱江鄧均序

鄭敷文書說一卷 藝海珠塵本

宋鄭伯熊撰

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五年進士  
歷官天部郎兼太子侍講進國子司業

宗正少卿以直龍圖閣  
士知寧國府卒謚文繡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

通考宋志俱載其詩文集三十卷而不及是書蓋即  
編入集中然集佚而是書獨存或別有單行之本焦  
氏經籍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乃其所作尚書論義  
皆摘篇目序文經句為論凡二十九條雖不章解句  
解而于註世立教之義發明深切要皆諸儒議論之  
所未及亦可謂深于書者歟一函海所收誤題鄭朴



撰又以經義考所載胡雲谷序為自序何憤憤乃尔

尚書說一卷通志堂經解本

宋黃度撰度字文叔號遂初新昌人紹興間登進士

職必反以正直稱累官禮部尚書兼龍圖學士謚宣獻四庫全書著錄書錄

解題通考宋志俱止作書說蓋省文尔文叔經學博

通著詩說三十卷周禮說五卷俱見解題其易傳未

成而歿惟是書僅存其訓詁多取諸孔氏而推論三

代興衰治忽之端與夫謨典謨訓詁微辭眇義頗為深

切著明準諸蔡傳則有過之無不及者攷文叔與朱

子相取善而此書不見許于朱子殆以過信書序仍



一循注疏之舊歟納喇容若序稱九峰之傳程直方辨之余芑舒疑之袁仁砭之明太祖集諸儒更定之公之說諸儒未有議之者由其義之純而辭之約也其言誠然而又訛其書終秦誓之說近于讖緯不知此義實自邵子觀物篇發之與何邵公西狩獲麟之解全一知來之學亦未可輕議也

禹貢指南四卷

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毛晃撰

見衢州人紹興中免解進士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

題通考宋志俱不載倪氏宋志補焦氏經籍志所載俱作一卷朱氏經義考作二卷注曰未見又稱文淵閣書目有禹貢指南一冊不著撰人姓名疑即見書葉氏菴竹堂書目亦有之按此書明初尚存故楊氏詳著其目永樂大典倫載其文今館臣即從大典錄出釐為四卷大抵參考古書証禹貢山川之原委雖南渡以後無從親歷中原西北之形勢未免搜圖以



索不能灼見真知然其援據舊文以相証明絕無附會牽就之失固當與全時程泰之禹貢論並為解禹貢者所取資矣

尚書詳解二十六卷

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夏僕撰

僕字元肅號柯山龍游人嘗舉進士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

解題通考俱作柯山書解十六卷宋志止作書解十

六卷焦氏經籍志已不載則久無傳本惟永樂大典

全載之今館臣據浙江采進之殘鈔本以永樂大典

所載叅校補完而刪除經文下之附錄分為二十六

卷書序為首卷不入卷數以聚珍版印行冠以提要

一篇曰尚書詳解者蓋依大典中標題也其書集二

孔傳疏王介甫新經義蘓東坡書傳程子書說陳少

南書解張子韶詳說林少穎全解以及諸儒之說而  
取于林氏全解者特多說頗詳明便于舉子故明洪  
武中與蔡傳並以取士後乃黜頁而專用蔡殆以局  
帙太繁歟前有淳熙丙午時覺齋湖序

禹貢說斷四卷墨海金壺本

宋傅寅撰寅字同叔義烏人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

考宋志俱不載焦氏經籍志始載傳寅禹貢說一卷

禹貢集解二卷朱氏經義考止載禹貢集解二卷注

曰存又注闕字于其下朱氏蓋據通志壹經解本載

入納喇容若序稱是編流傳者寡不見采于董氏之

纂注而焦氏經籍志西亭王孫授經圖或以為說或

以為論蓋未嘗見此書而著于錄者是本為吳人王

止仲藏書其後歸于郝少卿穆其第一卷闕三十九



版第二卷又闕其四版驗少卿前後私印則知當日  
已非是<sup>足</sup>本亟刊行之俟求其完者嗣補入焉今按是  
書明<sup>初</sup>蓋有二初本一為王止仲所藏本題禹貢集解  
一為永樂大典所載本題禹貢說斷今館臣即據大  
典所載錄出不獨註解本所闕四十一簡咸在即其  
五服辨九州辨亦多至數倍以其簡帙繁重釐為四  
卷或曰說斷或曰集解蓋一書而二名也其書首冠  
以禹貢山川總會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圖卷一以下  
皆彙列諸說而斷以己意多足以備一解呂大愚祖

儉稱為集先儒之大成以兩宋諸家而論誠無愧斯  
言若以胡拙明錐指一編並觀之殊覺卑卑不足道  
矣前有東陽詹行簡序又稱此書為禹貢說蓋省文  
爾張若雲即從武英殿聚珍版本寫出校梓冠以提  
要一篇

五誥解四卷 墨海金壺本

宋楊簡撰 簡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

宋志俱不載其所著慈湖遺書止有孔子閒居解一卷而無是書然當時必有別行之本流傳至明初故文淵閣書目載入作一冊永樂大典且備載其文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考俱作一卷朱氏注曰未見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僅闕梓材一篇因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四篇每篇各為一卷金谿之學以慈湖為大宗其誦學大抵鼓暢其師說純入于禪故是解亦推本心



學魚穿鑿字義與其所著易傳殊迤而今歸焉張若  
雲即從 文瀾閣本寫出校梓冠以提要一篇

書集傳六卷 通行本

宋蔡沈撰

沈字仲默號九峰建陽人元定之子也

四庫全書著錄讀

書附志通考無卷數宋志俱載之書錄解題不載宋志無集字朱氏經義考從之皆省文尔攷其子杭進表稱書集傳六卷小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繕寫成十二冊云云今問答一卷不傳其說猶存于語類及大全集中而小序一卷亦有集傳如朱子詩小序之辨說其文雖存而宋以來刊本悉不載故趙氏及宋志皆止稱六卷焉真西山深秀作九峰墓表稱君從文公

遊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為整環視門  
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君沈潛反覆數十年然後克就  
其書攷序文之誤訂諸家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群  
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  
未及者其自序亦稱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改本  
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  
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又稱集傳本先生所命故  
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云云然其說雖原出朱子而  
自用己意者多故與朱子頗有異同當其初行已多

異論張苞舒有書蔡傳訂誤黃景昌有尚書蔡氏傳  
正誤程直方有蔡傳辨疑余苞舒有讀蔡傳疑遞相  
詰難及元仁宗延祐二年議復貢舉定尚書義用蔡  
氏于是張氏等之書盡佚不傳至明太祖始考驗天  
象與是傳不合乃命劉三吾等撰書傳會選六卷凡  
是傳之合者存之其不合者則改之計所糾正凡六  
十六條而永樂中讀書種子已絕所修大全專以是  
傳為主竟不知太祖之已有成書可謂數典而忘其  
祖矣



融堂書解二十卷

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錢時撰

時字子是淳安人受業于楊簡嘉熙中丞相喬行簡薦授秘閣校勘迂史館檢閱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及宋志補俱

不載焦氏經籍志所載作書傳八卷朱氏註義考所

載作尚書漢義八卷注曰未見又稱葉氏萊竹堂書

目載有其書然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載之題曰融

堂書解今館臣據以錄出僅佚伊訓梓材秦誓三篇

說命呂刑亦間有闕文餘皆完善無闕而篇帙頗錄

故勒為二十卷朱焦兩家皆作八卷蓋誤以冊數為

卷數也其書首釋篇題次解書序然後分解經文知其編次之法本于注疏故解逸書序者亦以次附載其大旨在尊崇書序此則頗合龍門撰史馬鄭注經遺意惜其于英<sup>吳</sup>才老朱文公疑偽古文之說未及奉為科律故仍就世所傳本一一為之詮釋尚為明確即其力排錯簡之說尤為特識是足以正蔡傳之謬矣前有喬行簡劉子稱其所著之書有尚書啓蒙又有萬一薦進狀則稱尚書漢<sup>漢</sup>義其文即于是兩漢筆記之前所載此本據以錄入者何互異若是註<sup>經</sup>義考

所載蓋即據一薦所稱也



洪範統一一卷函海本

宋趙善湘撰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封天水郡公贈少師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及宋志補俱不

載宋史本傳作統論朱氏經註義考作統紀蓋本于明

文淵閣書目也焦氏經籍志作統一與永樂大典所

載合其書世罕傳本故註義考注曰未見又稱葉氏

策竹堂書目有之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猶完帙

也其說以皇極為九疇之統故名曰統一大旨根據

歐陽永叔唐書五行志蘓老泉洪範圖論其訓皇極



為大中則偽孔傳之說與伏生洪範五行傳皇錄也  
鄭氏據大傳皇作王皆不合而與陸象山合朱子謂  
如孔注則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皆不成語也是編前  
後俱有序藝海珠塵亦收入之

尚書表注二卷通志堂經解本

宋金履祥撰

履祥字吉父號仁山蘭溪人從學于王柏德祐初以史館編修召不赴入元隱

居教授以終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補元志作十二卷錢

氏補元志作四卷注云或作十二卷一作一卷朱氏

經義考作二卷與今本合知倪錢兩家俱誤也柳道

傳貫作仁山行狀稱早歲所著尚書章釋句解既成

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

則其節目明整脈絡通貫其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

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



理之微事為之概考正文字之誤表諸四闌之外曰  
尚書表注而自序之按仁山先有尚書注十二卷錢氏補元志朱氏經義考今已不傳惟此書存冠以偽孔氏序俱  
于每頁烏絲欄外以細字標識為注經之別體後來  
旁訓及高頭論章各種皆從此脫胎也雖學出朱子而  
頗不左袒蔡傳故引據精確可裨蔡傳者居多其作  
通鑑前編即自採用其說惟其師事王魯齋習聞六  
經錯簡之說故亦不免有竄改經文處適所以為全  
書之累矣

定正洪範一卷 通志堂經解本

元胡一中撰 一中字允文諸暨人官紹興路錄事 四庫全書存目作

二卷倪氏錢氏補元志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考俱  
作定正洪範集說一卷前有至正甲午日序稱洪範  
一篇魯齋王先生本心文先生草廬吳先生皆有考  
定本所見不全互有得失竊因括蒼鮑氏有定正武  
成之論推之于範當析大禹之經箕子之傳支分節  
解脉絡貫通其文則曰三先生所定各撫所長以正  
之初非自敢出于臆見于是作圖以明五行之配集

註以著九章之旨今按其書前為定正洪範諸圖次  
為圖書宗旨次為定正洪範經文次為集說姓氏其  
考定經文則史氏之敘七行初一以下為疇之經大  
禹本文也以河圖九數為綱以洛書十數為目一五  
行以下亦禹所授之章水曰潤下以下則箕子所釋  
之傳也二五事至福極皆然而八政五紀同傳五福  
六極亦然其集說皆萃先儒之論以撫其所長而合  
其所謂禹絃箕傳之旨雖曰本王柏文及翁吳澄三  
家之本而又加以臆見肆為竄亂不可究詰較之朱

子考定大學孝經又加甚焉此亦朱子所不料及者  
也前人有孟正庚子宣城貢師秦序



書蔡氏傳旁通六卷通志堂經解本

元陳師凱撰

師凱彭蠡人倪氏補元志作浮梁人

四庫全書著錄無

氏字倪氏錢氏補元志朱氏經義考所載亦俱無之

是書所載至治辛酉元年自序暨別用書日隱字審

音以及卷目亦俱無之知為刊書者妄增也先是董

季亨鼎作尚書輯錄纂註以蔡傳為宗續以朱子語

錄及他書所載朱子語謂之輯錄人採諸說之相發

明者附列于末謂之纂註師凱以其輯錄特問答之

多端纂註又專門之獨見乃通集傳以後之事未可

由此以通集傳也。曰作是書以便初學。凡傳文之中  
片言之噴。隻字之隱。呻其占。嗶之際。嘖嘖而齟齬者。  
以及天文地理律歷禮樂兵真刑。龜策河圖洛書道德  
性命官職封建之屬。未可以一言盡者。是書盡。旁通  
之筆不厭瑣碎。專務釋傳不效正義之具舉。但值片  
言隻字之所當尋繹所當考訓者。必旁披而倫錄之。  
期至于通而後止。其言道德性命之際。文理已明者。  
略為衍說。或于名物度數之末。無乃太簡者。則詳究  
所出。以致弗明。弗措之意焉。蓋為初學小子。費師說  
者。設也。較之董氏書。誠有事半功倍之效矣。



尚書禹貢說一卷海昌馬氏古芸齋重刊本

明鄭曉撰曉字空甫海鹽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端簡版心作禹貢圖說朱氏經義考明史藝文志俱同四庫全書存

日有二種一為禹貢圖說一卷一為禹貢說一卷今據提要以核是編俱不相合前一種于三十二圖之旁各綴以說仍載禹貢經文于後而是編各圖之旁俱無所說即間有之亦甚簡略無足供胡氏之徵引後一種俱詮釋禹貢之文隨文漢義辭旨淺近間為閻氏潛邱割記所取是編通解禹貢一篇庶幾近似而

前有三十二圖則與後一種無圖者又有異然前有  
嘉靖甲子室甫子履淳序則是編似即當時之定本  
初則分而為二尚未成之槧反為經進之本也海昌  
馬錦得原刊本于道光元年校錄付梓末有小識仁  
和吳衡公為之序

尚書日記十六卷 明刊本

明王樵撰 樵字明逸號方麓金壇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謚恭簡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

是書援張子劄記之法但以自驗所進日久成帙遂  
編次之每節各標經文起訖字比句櫛討論折衷或  
並存衆說或定從一家必求至當之歸而于歷象璣  
衡地里皆詳稽而得其依據其事迹則多本金仁山  
通鑑前編大旨欲以羽翼蔡傳故不厭其詳也書成  
于萬歷乙未自為之序及凡例至崇禎乙亥其五世



孫樽復取刊本訂其訛謬補其闕略重付之梓又為  
之序經義考所載尚有李本寧雜禎序而此本無之  
蓋佚之矣

砭蔡編一卷原刊本

明袁仁撰

仁字良貴號漫波吳  
縣人袁黃之父也

四庫全書著錄上

有尚書二字朱氏經義考所載亦全蓋本曹氏學海  
類編所改題朱氏注曰未見而前有自序及其甥孫  
沈道原序俱錄入考中則又何也良貴以明朝典甲  
書主古疏兼蔡傳初未嘗專主蔡也學者以注疏錄  
而難閱遂棄不觀專讀蔡傳而不知其種種條理之  
處曰博考先儒舊說參以己意正其謬誤以成是帙  
凡九十餘頗以典制名物補正蔡傳之闕誤與馬子

萃明尚書疑義用意相同雖不免有心立異而中其  
失者多矣

洪範明義四卷 石齋九種本

明黃道周撰

道周杜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

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是書初卷為原本古文一篇

正定今文一篇上卷分為訪箕敘疇五行五事八政

五記皇極三德稽疑庶徵福威十一章皆依原文別

其次第明其義理下卷凡二十六圖二十八紀合五

十四篇間有不入圖紀者燦見經文之下其章次皆

依正定今文與圖紀相應終卷為再定今文一篇九

功九官九變平格圖義七篇其中推測災祥配隸名



目皆不免附會穿鑿至其更定章段次第亦未見其  
必然蓋其書乃崇禎十年為註經進日講官時編纂進  
呈而作志在啓其心以沃君心故不沾沾于比合位  
義也前有自序并有目錄後識語至

國朝康熙癸未鄭問經取是書重訂付梓與為之序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六十年大學士王頊齡等奉

敕撰雍正八年告成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文刊行謹案蔡沈為朱子之門人淵  
源有自故所作書集傳自元延祐中用以取士迄  
于今不廢而永樂中修大全書因以蔡傳為主如  
唐人正義之宗孔傳焉是編亦以蔡傳居前集說  
附錄案語列後如周易折中之例而蔡傳文內先  
有集說以分注之則為例稍殊然于蔡傳從其所

可從其不可從者必附錄舊說以明古義云此編  
凡虞書夏書商書各三卷周書十二卷書序一卷  
而以引用姓氏及書傳圖為卷首上綱領三篇為  
卷首下統為二十四卷其前人列諸臣職名一篇

九州山水考三卷 原刊本

國朝孫承澤撰

承澤號退谷山東益都人世隸上林苑籍故自稱北平明崇禎辛未進士

官兵科給事中  
國朝官至吏部侍郎

四庫全書存目書首標曰

格致錄第口卷而缺其卷數蓋是書係格致錄之  
一種先為刊行後雖未成帙尚存書首之標題耳  
退谷以古今山經水志搜奇者失之荒唐紀遊者  
但狎其耳目皆無足取取禹貢之文著其摠目于  
前而分考之于後山摠四十有三分正導二十有  
七雜見十有六水摠四十有二分正導九雜見三



十有三澤摠十原隰摠九而以水道會同源委冠  
于首大都就前人成書摠拾而成簡略殊甚問及  
明代時事尤無裨于經義後有記不曰禹貢而曰  
九州者禹貢之所名也又有自記稱余于丙午之  
春註洪範復註禹貢知其尚有洪範一種而伏之  
矣

尚書解義二卷 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見光地仕履

四庫全書著錄厚庵于

易詩孝經四書皆有全解而于尚書則惟解堯典  
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禹貢洪範七篇所解皆  
融會注疏蔡傳之說而為之詞義賅括不蔓不支  
于分章分節之間尤為分明昔朱子于書惟二典  
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  
見書錄其門人蔡仲默得門以回其條例成集傳一  
解題書今厚庵亦止此七篇有解後之人能循其緒而

及其餘續成全解亦猶仲默之于朱子也

洪範說二卷 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光地撰前有康熙戊子自序稱洪範之書自始讀而切疑之中間嘗以意為之說而翫心未熟疑信參半繼讀西山先生衍義其解文意乃與鄙說同然後怡然理順有實獲我心之嘆顧其于經意則既得矣至推本于雜書之出暨夫九疇生數與易卦同異之根則有先生所未發者自念用心之劬既歷三紀舊章在笥不忍棄也庚辰歲曾付刻于保定署中既又覺其詞句漫漶非解經之體



又九疇目中分別禹筭亦未審當間以暇日稍就  
增削依文訓釋蓋欲庶幾于平實簡賅而病未能  
也帙成仍并舊稿存之今按是編前為舊稿一卷  
皆分節而注凡二十三處即序所稱詞句變遷非  
解經之体者也後為定本一卷皆分章而注凡十  
五處首章後有洛書圖并說即序所稱依之訓釋  
而未能平實簡賅者也學者即兩篇而深体之可  
以見其學術與年俱進焉又按厚庵尚書七篇解  
義有洪範一篇則又分為二十節後附洛書圖說  
其所解俱與此兩篇不同攷其成書當在此兩篇  
之後故是編自序不詳及之可見厚庵用功之密  
亦學者所當參攷也

古文尚書究詞八卷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

義考亦載之按晚出古文尚書之偽自吳才老朱文公趙松雪吳草廬歸震川及梅鷟諸家俱有此說迄于

國初閻百詩若璩姚善夫際恒錢曉城煌三家皆著書以攷偽古文者西河有意于矯枉過正乃作此書為偽孔安國及梅蹟訟寃其分目凡十曰摠論曰今文尚書曰古文尚書曰古文之寃始于朱氏



曰古文之寃成于吳氏曰書篇題之寃曰書小序  
之寃曰書詞之寃曰書字之寃攷吳才老書禪傳  
其成在朱子之前故朱子語錄亦述其說然則古  
文之寃當云始于吳氏成于朱氏不當云始于朱  
氏成于吳氏也此吳氏指草廬卷中有云至元吳  
澄而成其于攻偽古文造端託始之人尚未曾夢  
見而輒謬為之申寃大旨以古文真以孔傳為偽  
曲為博會以求勝于諸家其意不過好與朱子為  
難若朱子無疑偽古文之說則必于當時諸家有

水乳之契矣甚矣其雖是非之心也今諸家惟梅  
氏閩氏之書存又得惠松崖王豐川王西莊宋半  
塘諸人益加推闡曠若發矇西河是書直可覆瓿  
視之耳前有蟲吾李璠序未併序及彛典補亡云

尚書廣聽錄五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蓋尚未見其有成書也是書前有總論稱漢志曰書以廣聽予讀宋儒書不能于此外有所推暨而往往以聽而廣其說是廣聽者本以書廣今乃以聽廣也因取舊所雜聞者編而記之名曰廣聽今按其書凡一百四十五條辨正三代之事實而于偽孔傳則又信之過深與其所作古文寃詞以孔傳為偽者用意又別竊謂寃詞之說是則此書



之說非也此書之說是則寃詞之說非也使西河  
自為契勘當亦笑其中無定見也不過負氣求勝  
固顧是非之公而已然其于康誥篇首之四十八  
字仍以古來相傳之本為是而深以蔡傳洽誥脫  
簡之說為非諸如此類實足以砭九峰之訥其書  
終有不可磨滅者在也至其別撰舜典補之一卷  
又不堅信偽古文與寃詞之說又為兩歧吾謂其  
中無定見洵不誣云

禹貢錐指二十卷圖一卷 漱六軒刊本

國朝胡渭撰

渭原名渭生字壯  
明統東樵德清人

四庫全書著錄東樵

萬志經義尤精于輿地之學徐健庵乾奉

詔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延請分纂因得縱觀天下郡國

之書其于禹貢尤所素習謂漢唐二孔氏宋蔡氏  
于地理多疏舛如三江當主鄭原原成說庾仲初之  
言不可以釋禹貢浮者淮泗達于河河當從說文  
作荷蒙波既豬波當從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  
與導川之黑水不可潤而為一乃博稽載籍及古

今經解攷其同異而折衷之依經為訓章別句從以成是編冠以圖四十七篇略例三十六條其曰禹貢雖指者蓋本莊子秋水篇用雖指地語也其書于經下集解並經一字首列孔傳孔疏次宋元明諸家之說集解後彙揮未盡之義又並一字諸家之說得失參半者必細加剖析使瑕瑜不相掩至于地志水經經觀縷本末附以夾注又有語涉禹貢而實非經解如通典之類亦或節取一二句雖係經解却不成章並以己意融貫綴于其末用謂

按二字別之其于九州山川以形勢及古今郡國分合同異道里遠近夷險犁然若聚米而畫沙也又以漢唐以來河道迂徙雖非禹貢之舊要為民生國計所繫故于導河一章備攷歷代決溢改流之跡且為圖以表之其留心經濟異于迂儒不通時務者遠矣其略例末一則彙明夏道所陳大義十餘尤足證明孔子無間之旨非但區區稽考沿革鉤覈異同資滕口說而已故其書得進呈

聖祖仁皇帝御覽一旦邀特達之知而



褒美其耆年萬學良非偶也前有康熙乙酉其從子會恩  
紀 恩一篇及李振裕徐東美二序

尚書地理全釋一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國朝蔣廷錫撰 廷錫字瑪孫號南沙常熟人康熙

癸未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肅

四庫全書著錄南沙官內閣學士時于保直之日

仰承

聖祖仁皇帝指授敬禧成陝凡辨証地理皆即今考古故  
曰今釋其中訂定諸儒之說凡十一條訂定蔡傳  
之說凡九條皆考証精審足正舊說之謬又是時  
西域已通中國崑崙河源之說使臣寫圖以誌支  
派經絡賧如指掌諸家浮說有所折衷故于黑水

同異分注尤詳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久已全書收入此蓋其先出別行之  
本

尚書小疏一卷儀禮小疏附刊本

國朝沈彤撰

彤字冠雲號果堂吳江人乾隆丙辰薦

敘九品官

四庫全書存目果堂精三禮之學于尚書

所得頗淺偶成此一卷僅虞書二十一條夏書六

條其解禹貢務必求勝于胡朏明雖指之說反失

之失雖攷果堂集五有古文尚書考序一篇書古

文尚書究詞後二篇知其不信後出古文而是編

忽解及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二句殊屬無謂

現今誦尚書者其書大倫

江王段孫四家

是卷寥寥數則



等諸自部以下可也

尚書質疑八卷原刊本

國朝王心敬撰

心敬字爾緝號豐川鄆縣人乾隆元年薦舉良方正以老疾不能赴京

而四庫全書存目按尚書自西漢所傳之真古

文後人謂之今文東晉所上之偽古文後人謂之

古文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陳伯玉尚書所始其分

編今文古文自趙子昂書古今文集注始其專釋

今文自吳草廬書纂言始豐川國泰用趙吳兩家

之說以作是編前七卷為今文二十八篇後一卷

為古文二十五篇即原來從出之先後為編次之

先後而細註則今文字字全疏古文但疏其格言  
嘉論蓋以今文上世文字即詳說猶似未明古文  
本明顯易讀魚傳承本多疑案無庸一一根究故  
但取其有闕勸戒者釋焉其書較之今文古文合  
編為注誠有上下牀之別然如後來王西泮後案  
後輯之分尤覺有糸理也况其妄改堯典為帝典  
誤升康誥等三篇于大誥之前併太誓之真古文  
亦失于輯錄而臆說異論又觸處皆是何其與所  
作易說顯出二手耶前有自序而標題稱古文玩  
其詞氣似專為古文而作然則當有今文自序而  
佚之也



禹貢會箋十二卷 徐氏六種本

國朝徐文靖撰

文靖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以

蔡傳為主故先引蔡傳而後博采群書斷以己意

首冠以禹貢山水摠目次以圖十八各為之考并

附以揚雄九州歲<sup>歲</sup>祭蔡氏解經本末詩古義而于

禹貢尤多迁移之說乃位山為之作箋取法先謬

且篤信山海經竹書紀年詳加引証又浸淫宋人

之說太甚雖邵堯夫詩亦引及之殊未見決擇也

間有駁正蔡傳及胡氏雖指之處吾見亦罕矣前

有禹貢圖自序及全書凡例又有趙文冕并序

尚書後案三十卷後辨一卷原刊本

國朝王鳴盛撰

鳴盛字鳳喈一字礼堂號西泚嘉定人乾隆甲戌賜進士第二官至內

閣學士降光祿寺卿

按真古文尚書二十九篇并序一篇自

孔子國遞傳至衛敬仲賈景伯馬季長鄭康成王

子雍皆為之注子國未嘗作傳衛賈之注自陸氏

作釋文時已亡故不引及惟引及馬鄭王注孔沖

遠撰正義舍鄭而從偽孔傳者蓋承二劉之疏為

藍本而不能獨創鄭注之疏爾同之歷唐及宋馬

鄭王注既亡而真太誓亦與之俱亡西泚從群書



中所引搜羅馬鄭王注及真太誓惜已殘闕以鄭師祖孔學獨得其真于是以鄭為主而傳益以馬王二孔傳疏作案語以詳說釋鄭義馬王二孔傳疏與鄭異者奈晰其非折中于鄭氏名曰後案者言最後所存之案也至偽孔之傳為冲遠等所疏者本有真古文在內故得繫于三家之下惟太誓別造三篇除去二十八篇真古文尚有偽造舜典二十八字及大禹謨以下二十五篇仍錄其文并二孔傳疏于下而別為後辨一卷以其所補綴皆

有所本因歷引群籍以辨証之併首辨及二孔序疏及釋文又載及史漢諸書以為証焉蓋自趙松雪吳草廬分今文古文以後至此始有定本由是江良庭殷茂堂宋半塘暨孫淵如師諸家接踵而起先之者西泚是書也厥功偉已前有自序及取書目

古文尚書撰異三十二卷原刊本

國朝段玉裁撰

玉裁字若膺號茂堂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官巫山縣知縣

茂堂

以兩漢博士治歐陽夏侯尚書載在令甲漢人詔冊章奏皆用博士所習者乃今文也至後漢衛賈馬鄭迭興古文之學始盛賈逵分別古今劉陶是正文字其書皆不存因廣蒐補闕自堯典迄秦誓為三十一篇合之即二十八篇書序一篇篇各一卷所載經文仍用偽孔傳本而稍從古文其太誓三篇唐後乃亡故存其目而逸文不別為篇亦如各篇逸



文附于太誓序下參伍鈎考博引繇稱大抵詳于  
字而略于說字之異同以正晉唐之妄改存周漢  
之駁文間于其說同異亦時時論及之所以折衷  
古義也取賈逵傳語名曰古文尚書撰異自有此  
書而今文古文之異同昭昭然白黑分矣故孫淵  
如師撰今古文注疏于字之異同一本是書不做  
他求也書成于乾隆辛亥自為之序

禹貢三江考三卷通執錄本

國朝程琛

田撰

琛字易時號讓堂歙縣人乾隆庚寅舉人官嘉定縣教諭嘉慶元年薦

舉孝原是編乃其考論禹貢三江之文凡二十一

篇專涵泳禹貢導漢導江及荆揚二州諸經文并

鄭注各条得其端緒而是正之所以別異于諸說

三江必分三条水也但阮雲臺師歷攷初學記所

引非真鄭注而本東逸者為南江鄭擘注立說研

一經室誠所謂存什一于千百一經昌黎氏之張皇

幽渺尋其墜緒乃如懸之衆間無不見之而聞之

也從此三江之說學者可無庸置喙于其間矣如  
程子氏此攷吾師未嘗采錄蓋以采<sub>不</sub>辨辨之也

尚書集注音疏十二卷卷末一卷外編一卷近市居刊本

國朝江聲撰

声字叔雲號良庭吳縣人嘉慶元年薦舉孝廉方正

是書主發揮

漢儒之學專釋真古文二十九篇取馬鄭之注及

伏生大傳異義參酌而輯之更旁采他書之有涉

于尚書者以益之其王肅注及偽孔傳擇其不謬

于經者間亦取焉皆以己意為之疏以申其義其

亡篇之遺文有散見他書者則并其原注采之各

隨其篇第而附廁其間其雖篇名者摭列于後為

書十卷并百篇之序一卷逸文一卷卷末補註九



余附識認字一條述一篇後述一篇外編為尚書  
經師系表經文及注下各為之音則仿經典釋文  
也按王西泐尚書後案雖列馮鄭王注二孔傳疏  
于前而列後案于後尚非注疏之體故良庭取法  
惠氏周易述而作此書原本漢儒推闡攷証雖掇  
拾散佚未能備睹專門授受之全要其引據古義  
具有根柢以視孔氏之疏偽傳則相告遠矣惟文  
字全本說文文字體書之且誤何讀若之字為正字  
而改易經文未免玩古而失之前有乾隆甲辰募

刊小引及甲寅刊跋

尚書攷辨四卷 嘉慶己未刊本

國朝宋鑒撰 鑒號半塘安邑人  
官南雄府通判 是編專攷偽古文尚

書以申真古文尚書而作卷一為今文古文辨今

文尚書攷辨古文尚書攷辨卷二為真古文尚書

三十一篇攷辨卷三卷四為偽古文尚書二十五

篇攷辨上下 後出二篇附 詳引博考具見斷制于真古

文偽古文則俱具列全文而附攷于每篇之後而

第四卷復分彙辨析尤為推見至隱惜其于真太

誓不能披集以列于真古文之內則猶為間可詩



疏証之說所藉未能卓然有灼見也近孫淵如師  
序其所作今古文注疏稱此書為能辨証偽傳則  
似未視其書而謬斷之矣

尚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 治城山館刊本

國朝孫星衍撰

星衍仕履見星衍類

先是吾師嘗取王厚齋所

輯尚書鄭注補其未備又附益以馬注為古文尚  
書注十卷尚書逸文二卷既又以史記所說為孔  
安國故伏生書大傳為夏候歐陽說馬鄭注為本  
衛宏賈逵孔壁古文說皆有師法不可遺也因合  
集為今古文注而疏之編采古人傳記之涉書義  
者自漢魏迄于隋唐不取宋己未諸人注者以其  
時文籍散亡較今代無異聞又無師傳恐滋異說

也又采近代王西泚江艮庭殷茂堂諸君書說暨  
王懷祖王伯申莊葆琛畢恬溪諸家亦孔冲遠所  
謂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削煩增簡者也初始于  
乾隆甲寅至嘉慶乙亥迄功亢虞夏書四篇商書五  
篇周書二十篇書序一篇篇各為卷共三十卷中有  
析一卷為上下卷及上中下卷者則三十九卷也近  
儒誦尚書之成全書者王西泚有尚書後案江艮  
庭有尚書集注音疏殷茂堂有古文尚書撰異但  
西泚用鄭注魚存為傳不載史記大傳異說艮庭  
篆寫經文又依說文改字所注禹貢僅有古地名  
不便學者循誦茂堂之書亦僅分別今古文字而  
不及注義吾師實取三家之書而析其衷定著此  
書真能集尚書之大成雖上之

朝廷頒之學宮可也後學驟讀是書或未領略其旨  
試先取三家之書以次循誦畢後然後溫習是書  
則思過半矣所微憾者堯典僅六十八葉而必以  
帝曰欽哉慎徽五典以下另分為下卷臯陶謨僅  
五十葉而必以帝曰來禹汝亦易言以下另分為



中卷則仍蹈偽孔分卷之誤矣惟以曰欽哉四字屬下卷則非通古文者不知也至書序傳自孔子本篇一篇偽孔分冠篇首後人議之今取逸書之殘篇零句分附于各序之下試問馬鄭原本有如是是否初刻馬鄭注書序自書序逸文自逸文尚不相亂乃因段氏撰典以逸文分附各序下遂改而從之不知彼為攷証此為復古注疏體例各異何可同也且既作注疏必須更作釋文而此亦不及之尚未美倫然即此三十卷書體大思精得未曾

有同近時經學之大宗間有小疵不害其全書也  
前有自序凡例

中卷則仍蹈偽孔分卷之誤矣惟以曰欽哉四字屬下卷則非通古文者不知也至書序傳自孔子本屬一篇偽孔分冠篇首後人議之今取逸書之殘篇零句分附于各序之下試問馬鄭原本有如是是否初刻馬鄭注書序自書序逸文自逸文尚不相亂乃因段氏撰異以逸文分附各序下遂改而從之不知彼為攷証此為復古注疏體例各異何可同也且既作注疏必須更作釋文而此亦不及之尚未美倫然即此三十卷書體大思精得未曾

有固近時經學之大宗間有小疵不害其全書也  
前有自序凡例



尚書補疏二卷原刊本

國朝焦循撰循里籍里堂以東晉晚出尚書孔傳且  
置其假托之孔安國而論其為魏晉間人之傳則  
未嘗不與何杜郭范等先後同時則此傳何公存  
而不論嘗綜其不偽之二十八篇之傳而平心論  
之篇有七善焉既集錄其傳為書義叢鈔所有已  
見者為此編蓋與叢鈔相表裏原可合兩書為一  
書所以分與二者欲與各補疏一例也余以里堂  
本易學專門而忽涉獵諸經以為補疏竟以馮鄭

古義為不及偽傳時尚書今古文注初出里堂尚  
書肄業及之耳前有嘉慶戊寅自序

禹貢分箋七卷 銀花藤館刊本

國朝方溶撰

溶字渭伯號蓉浦  
海鹽人歲貢生

蓉浦以胡拙明禹貢

雖指卷帙錄重承學之士卒業為難因別創為是

編卷一為圖式卷二為北汭水圖志卷三為中汭

水圖志南汭水圖志卷四為禹貢水道彙卷五為

北汭山表南汭山表卷六為北汭眾水歸合表中

汭諸水歸合表南汭眾水歸合表附以運河諸水

歸合表卷七為禹貢釋文蓋圖以詳其脈絡志以

窮其原委慮錄瑣之失經旨也彙以貫通之慮別



派之清經流也表以分列之大旨即今之水道雅  
而上之會于禹貢之水道于古今離合遷改之由  
曉然洞悉于胸中不獨經文易明即古來治水之  
孰得孰失亦藉是以資考核焉治禹貢者博之以  
胡氏書而約之以是編庶幾鄭君所謂既知古人  
知今者歎前有嘉慶己卯自序及凡例邢澍吳春  
朱瑞春朱敏文俱為之序其門人黃振堃黃振甲  
家振俱為之跋別有禹貢傳註即訓一卷則全為  
叢蒙而作附見于此不另記焉

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考異一卷續補遺一卷 雅兩  
堂叢書本

舊題漢伏勝撰鄭元注 勝濟南人為秦博士至漢  
文帝時年九十餘詔晁錯

往受 康成仕履  
尚書 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無考異續補

遺二卷按漢魏藝文志書類載經二十九卷師古

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下又載傳四十一篇

即大傳是也康成序稱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

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生終後數子各論

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

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  
一篇至元始詮次為八十三篇見玉海三十七條  
載中興書目引據  
此知大傳乃勝之遺說而張生歐陽生等祿之也  
隋志始作尚書大傳三卷鄭元注新唐志作伏勝  
注大傳三卷新志蓋誤衍注字也舊唐志不載大  
傳而別載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注即撰也新唐  
志止作暢訓一卷不知暢訓又何書也崇文目讀  
書志通志通考宋志俱作三卷鄭元注惟書錄解  
題作四卷鄭元注云凡八十三篇當是其徒歐陽  
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印板  
刊缺合更求完善本按陳氏所謂未必當時本書  
者謂出于後人之重編非歐陽張生原本為康成  
所注者也然則何以仍有八十三篇之多殊不可  
解是本前有乾隆丙子盧雅兩見曾序稱此書元  
時尚存前明未聞著錄近始得之吳中藏書家雖  
已殘闕然五行傳一篇首尾完具云云其卷數與  
書錄解題合豈即陳氏所稱之宋刊本耶其書前  
二卷自唐傳堯典至周傳甫刑凡列三十篇目而



不盡倫三十篇之文第三卷為鴻範五行傳第四  
卷為略說與所稱八十三篇者終不合疑不能明  
焉其略說玉海三十別為一書豈即舊唐志之暢  
訓三卷新唐志之暢訓一卷歟雅兩既為之采掇  
群書別撰補遺一卷刊而行之而盧抱經文昭又  
取孫晴川所輯本以校是本其間傳寫異同蓋所  
不免曰為作者異一卷且念孫氏苦心蒐討不為  
無功凡有可以裨益是書者亦慎取而集錄之為  
續補遺一卷以繫于後并為之序未有丁丑雅兩

後跋亦稱抱經考據精確實有功于是書云



別本尚書大傳三卷補遺一卷晴川八識本

國朝孫之騷編

之騷字子晉號晴川仁和  
雍正間官慶元縣教諭

四庫全

書存目晴川以伏生尚書大傳遺缺浸滅非間傳  
寫殘帙前後差舛無卷帙倫次可理曰披覽群籍  
鈔綴殘文尋其端委釐成三卷以合隋志新唐志  
之數其殘本所有者則不注出處其注出處者皆  
其所增入也後復得四十餘則別為補遺附于後  
其用力可謂勤矣然如鴻範五行傳不逮通考所  
載之詳而其間反有以句歌之文闕入之者與伏



生書大不類至若錢者兩刑仍作戡黎呂刑殊不  
契劫人如台誥傳有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  
梓西社唯粟北社唯槐之文蓋本諸白虎通義然  
北劉芳傳引此以為尚書逸篇未必即是大傳晴  
川亦不能分曉也今就盧刻本以校是書其詳備  
實勝之至篇目有互異編簡有先後則皆出于擬  
拾之餘而非復隋唐以來之完書矣然盧本間有  
闕佚盧挹經文昭較據是本以續補之故求大傳  
善本當以盧刊為主而此本及董氏考纂本僅可  
以備參攷云 其書前有自序後有沈繹祖跋補  
遺之末又有自跋

尚書大傳考纂三卷 槐古堂刊本

國朝董豐坦撰

豐坦字堅之號菊町歸安人乾隆辛未進士官扶海縣知縣

菊町

以伏生所為尚書大傳書最古而罕完乃日隨所讀書考纂成編按大傳乃斷截尚書事辭采異言以中証其義若韓詩外傳者派非章句之體故曰大傳要之經語傳語無不並具者今此書經傳並具者誠多然不具傳語而獨具其經不具經語而獨具其傳或語雖並具而不倫且重出者亦皆有之蓋菊町考纂于群儒撰述之中隨其所采而采



馮故其體非一也後得孫晴川所輯補錄數條然亦多殘闕失次因互為考校其得失別加詮次為三卷如隋唐志之數云末為補遺備考附錄源委四篇前有其父熈及吳江沈彤二序蓋與盧雅兩同時而不知其已有校刊古本雖不及盧本之有條理然較之孫本則殊為賅備矣



經部

春秋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堂讀書記卷十

經部六之上

春秋類一 周至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烏程周中孚撰



春秋左傳古經十二卷

經韻樓叢書本

國朝段玉裁編

玉裁仕履見詩類

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

乃左氏之經也又載經十一篇注云公羊穀梁二

家乃公穀之經也古經分十二公爲十二篇公穀

合閔公與莊公全焉則爲十一焉

見何氏公羊解詁古曰

篇今日焉三家經焉數不全而皆經傳各自爲書

故漢志復載左氏傳三十焉公羊傳十一焉穀梁

傳十一焉自何氏注公羊析經文冠某事之首而

無傳者依次附入范氏注穀梁亦因之至杜氏又





取古經分年冠于左氏某年傳首于是三家之專  
經均不可得見而唐以後人之說經大抵春秋三  
傳東高閻獨抱遺經究始終者其所謂遺經即從  
左傳集解本錄出而叅以公穀經文非能專守左  
氏一家之經也今

功令廢胡傳而用左傳學者但知讀左傳于經文少  
有能成誦者懋堂有憂之乃錄出左氏經文取鄭  
君注禮周禮存古文今文故書之例附見公穀經  
文之異注各條下而時出以訂正之語仍依漢志

弓數署曰春秋左傳古經從此學者讀經以尋傳  
讀傳以尋經綱舉而目張矣前有嘉慶辛未自作  
題辭後附春秋左氏傳五十凡皆左氏解經之詞  
也

春秋左傳注疏六十篇

武英殿刊十三經注疏本

晉杜預注唐陸德明音義孔穎達疏

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官至征

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當陽侯  
謚曰穆 德明穎達任處其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

錄作春秋左傳正義從穎達序也按漢志載春秋古

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篇是經與傳各自為帙自元

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

名曰經傳集傳隋志作三十篇蓋經傳及注雖并為

一而卷第仍不改其舊也釋文新舊唐志崇文目讀

書志書錄解題通攷俱全唯宋志作二十篇字之誤



也舊唐志又別載春秋正義三十七篇孔穎達等奉  
詔撰新唐志作三十六篇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  
通攷宋志亦俱全知舊志六誤爲七也自宋慶元間  
吳興沈中賓又合經注及疏爲一書以易帙重大編  
成六十篇而後之刊注疏者皆從之焉左氏之學興  
于賈逵服虔董遇鄭衆穎容諸家元凱承諸儒之後  
亦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尋端究緒舍短錄長大而  
天官地理細而名物典文罔弗剖析微澗數暢旨趣  
是以學左氏者稱邱明爲孔子素臣稱元凱爲邱明

功臣雖偏私黨護間有瑕疵如崔靈恩衛冀隆所難  
劉炫所規然亦猶夫范升摘左氏之違何休祖李育  
之議朽壤一撮曾不足以輕重泰山也故晉宋傳授  
以至于唐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蘓寬劉炫諸人  
而炫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  
餘事義又淺近然此諸義疏猶有可觀冲遠因奉敕  
刪定据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之若兩義俱違  
則斷以己意如炫之妄說錯亂固无有焉雖不能无  
所回護然不容習杜義而攻杜氏也故說春秋者必

以是疏爲根柢矣釋文六句舊有單行之本宋志載  
三傳釋文八句蓋合公穀釋文各一句也自南宋本  
分附經注之下而明監本毛本及是本亦因之故每  
句復題其名氏所有三傳注解傳述人一篇即摠列  
于句首各句之後俱有詹事陳浩等攷証末并有浩  
跋語及校刊職名其句首之正義序左傳序左傳原  
目及三傳注解傳述人並句末之左傳後序亦皆有  
攷証繫之云

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句

武英殿刊十三經注疏本

漢何休解詁唐陸德明音義徐彥疏

休字邵公任成  
樊人司空孫歷

諫議大夫  
始末未詳

四庫全書著錄按漢書于春秋古

經十二篇下載經十一句注云公羊穀梁二家又載  
公羊傳十一句是經與傳各自爲帙故蔡邕石經殘  
碑止有傳而无經也然邵公解詁既併經文而釋之  
是分經附傳昉于邵公後人習見注疏第一句隱公  
元年經文无邵公注皆誤稱邵公亦但釋傳也使邵  
公別有春秋經注本則隋志豈得不載乎何時之人



尚夢夢也其注釋文作十二弓新舊唐志俱作十三  
弓崇文目作二十二弓讀書志書錄解題通攷宋志  
仍俱作十二弓知二唐志二誤爲三崇文目又誤衍  
上二字也至徐氏疏新舊唐志俱不載崇文目始載  
春秋公羊疏三十弓云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撰  
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大學傳授以脩春秋三  
家之旨見通攷引讀書志書錄解題通攷宋志因之亦俱  
作三十弓晁氏引李獻民云徐彥撰亦不詳何代人  
也陳氏引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據然亦

不能知其定出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宋志既  
不以无名氏公羊疏三十弓與孔氏左傳正義楊氏  
彙梁疏並列美後又載徐彥公羊疏三十弓不知同  
乎異乎共此一書特前後重見以傳疑乎惟王原齋  
小學紺珠曰直謂公羊疏徐彥撰倘即宋志所據乎  
抑別有攷也今世所傳宋本注疏俱作二十八弓而  
明監本毛本及是本俱從之較之唐宋諸目反併其  
二弓美邵公爲董稼西四傳弟子本胡毋子都條例  
以作解詁尤遂于陰陽五行之學多以截緯釋傳惟

黜周王魯傳无明文晉王祖遊接以爲北磻大体且  
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乃更注公羊春秋  
多有新義見晉書本傳惜其書不傳也魏晉以後說公羊  
者益稀故徐氏罕所証徵引故確守何注疏通証明  
晁氏稱其援証淺局出于近世然揆其文章以六朝  
人且不似唐人而何論乎宋代王西泚烏盛亦以作  
疏之人即北史之徐遵明攷隋志載春秋公羊疏十  
二焉不著名氏西泚所云不爲无見也惟是董彥遠  
已爲其爲唐人相沿六百餘年不得改屬子判所作  
也釋文一焉舊附左傳音義別行自明監本毛本俱  
分附經文及注之下而是本亦因之故每篇復題其  
名氏各篇之後俱有詹事陳浩等攷証末并有侍讀  
齊召南跋語及校刊職名篇首之傳序原目亦皆有  
攷証繫之云



春秋穀梁傳注疏二十旨

武英殿刊十三經注疏本

晉范甯集解唐陸德明音義楊士勛疏

甯字武子南陽順陽人官

至豫章太守士勛貞觀中官至國子四門助教

四庫全書著錄按漢志

載穀梁傳十一旨本與春秋經別為一帙今所傳本

未審合併于何時也集解則經傳並釋豈即武子之

所合歟隋志載集解十二旨釋文新舊唐志崇文目

讀書志書錄解題通攷宋志俱全集解或作集注或

止作注无二義也舊唐志又別載春秋穀梁疏十三

旨新唐志作十二旨崇文目作三十旨讀書志書錄

解題通志通攷宋志仍俱作十二句知舊唐志二誤  
爲三崇文目十二誤爲三十也至疏注合本今惟有  
元版本可攷大約昉于宋代明監本毛本及是本俱  
作二十句蓋亦始于宋也自漢宣帝善穀梁于是千  
秋之學起更生之義存若尹更始唐固糜信孔術衍  
江熙程闡徐仙民徐乾劉兆胡訥之等皆治其學而  
武子以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据既无可  
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其此經文義違反斯害也已  
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采諸家異全之說並與二

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撰集爲解所  
援漢魏晉各家之說甚詳其于是非亦少公矣洵若  
杜元凱一切申得汲汲然不敢異全也然自六朝以  
迄唐初從无爲穀梁作義疏者楊氏本與孔冲遠等  
預修左傳正義既成復自以己意創爲是疏分肌擘  
理刊削繁言曲說較各經疏家亦爲文清義約爲穀  
梁者未有能過之者也惜自楊氏以後諸儒解穀梁  
者益稀以致傳本字句訛脫比諸經爲尤甚焉釋文  
一与舊附左傳音義別行自明監本毛本俱分附經



文及注之下而是本亦因之故每局復題其名氏各局之後俱有詹事陳浩等攷証未并有檢討齊名南識語及校刊職名局首之傳序原目亦皆有攷証繫之云

歲膏有一局起廢疾一局發墨守一局問經堂藏書本

漢鄭康成撰

康成仕後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按隋志載

何休左氏膏肓十局穀梁廢疾三局公羊墨守十四

局此皆邵公原本也又別出廢疾三局稱為何休撰

鄭元釋張靖箋此當為起廢疾之原本然歲膏肓發

墨守二書俱不載釋文叙錄分載兩家之書俱無局

數唯舊唐志載膏肓十局注云鄭元歲廢疾三局注

云鄭元釋張靖箋

歲當為箋字之謄

墨守三局注云鄭元發

新唐志全唯墨守作一局字之誤也此當為兩家合

編之本然較之隋志廢疾僅少一帛墨守竟少十二  
帛豈唐時已有殘闕耶至崇文目讀書志通攷宋志  
止載左氏膏肓九帛書錄解題所載作十帛崇文原  
釋稱書今殘逸第七帛亡見通攷晁氏稱鄭康成嘗著  
箴膏肓後人附之逐章之下陳氏稱何休著公羊墨  
守等三書鄭康成作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  
今其書多不存唯范甯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  
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  
人所錄館閣書目闕第七帛今本亦止闕宣公而于

第六帛分文十六年以後為第七帛當並合之

通攷引无

之其十七帛止于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  
誤殆未可讀未有他本可正据此知宋代尚有箴膏  
肓一書不知何時盡佚不存此本凡箴膏肓二十餘  
條起廢疾四十餘條發墨守四條蓋後人鈔撮而為  
之以存鄭學之梗概以視原書十不存一而發墨守  
止一頁幾不足以成帛矣陽湖孫淵如師曩在史館  
校中祕書寫出副本秀水王秋塏復偃師武虛谷  
億互相攷校注明所采原書又加增補雕版行世孫



鳳御並彙入叢書 瓊海珠塵亦收入之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纂例十旨舊鈔本

唐陸淳撰

淳字伯冲後避憲宗諱改名覺吳郡人官至給事中門人私謚文通先生

四庫全書著錄作春秋集傳纂例書錄解題通攷及  
焦氏經籍志俱全新唐志通志宋志及朱氏經義攷  
俱作集傳春秋纂例讀書志首作春秋纂例知是本  
有啖趙二先生五字者蓋後人所增也旨首有自稱  
啖子所撰統例三旨啖氏助書見經義攷注曰決皆分別條疏通  
會其義趙子損益多所發揮趙匡有春秋圖微纂類義統十旨見經義攷注  
曰今故纂而合之有辭義難解者亦隨加注釋兼備

載經文于本條之內使學者以類求義昭然易知其  
三傳義例可取可舍啖趙具已分析亦隨條編附以  
祛疑滯名春秋集傳纂例凡四十篇分爲十局云按  
左氏公穀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由漢立學官師資殊  
指故時時彈射以相高而尚无有折衷于一是者唐  
啖趙氏作始析全辨異有義有例以明三家之要歸  
伯冲嘗師友兩家纂其說而釋之其道粲然矣顧後  
之學者自肆于藩籬間域之外口傳耳剽而不難于  
議經者必引啖趙陸氏以自解而宋子京晁子止諸

人因之皆不滿于三家是或未之思也夫此本前有

宋慶曆戊子吳興朱臨序而无元表補吳萊柳貫三

後序

俱見經義攷

豈猶錄自宋本而非元時之校刊本歟

唐志又載其集注春秋二十局陳氏已稱其不存然

是書及辨疑微旨大略具矣



春秋集傳辨疑十旨

海昌陳氏養和堂刊中箱本

唐陸淳撰 四庫全書著錄焦氏經籍志作七旨崇

文目通志俱作集傳春秋辨疑七旨新唐志讀書志  
書錄解題通攷宋志及朱氏經義攷俱省作春秋辨  
疑七旨今本作十旨殆後人所改分置前有自述稱  
集傳取舍三傳之義可入條例者于纂例諸篇言之  
備矣其有隨文解釋非例可舉者恐有疑難故纂啖  
趙之說著辨疑有三傳繁文可以例包者則但舉例  
如後不復繁釋學者將覽辨疑宜先觀纂例取舍義

及此旨首諸凡之意其凡例又稱啖趙取舍三傳義  
多舉例而言不必隨文皆說今恐學者未精難以例  
曉故推兩家之例悉隨文辨之其有不言啖子趙子  
曰者是也今按其書雖皆據三傳得失與經戾者以  
啖趙之說訂正之而所述趙說為多啖說次之所自  
為說又次之攷其畝非誣妄剔抉潛隱如剪榛莽見  
坦夷其有功于經甚大故何廷秀新奮論之曰春秋  
因三傳而經旨益明者有焉回三傳而經旨反晦者  
有焉至啖趙陸淳之辨明而後人之學有所據矣提  
要所載尚有元吳萊序及延祐丙辰集賢學士克剛  
劄克剛原作曲此元刊本也經義攷所載又有宋慶  
曆戊子朱臨序明嘉靖乙未華察後序此明刊本也  
此本俱無之不知據何本重刊耳



春秋集傳微旨三局 海昌陳氏養和堂刊中箱本

唐陸淳撰 四庫全書著錄先集傳二字新唐志讀

書志及朱氏經義攷俱全崇文目通志宋志俱作集

傳春秋微旨 宋志傳誤為注 焦氏經籍志作春秋集傳微旨

與今本全書錄解題稱未見通攷亦不載之而唐志

崇文目俱作二局晁氏作六局或所括本各異數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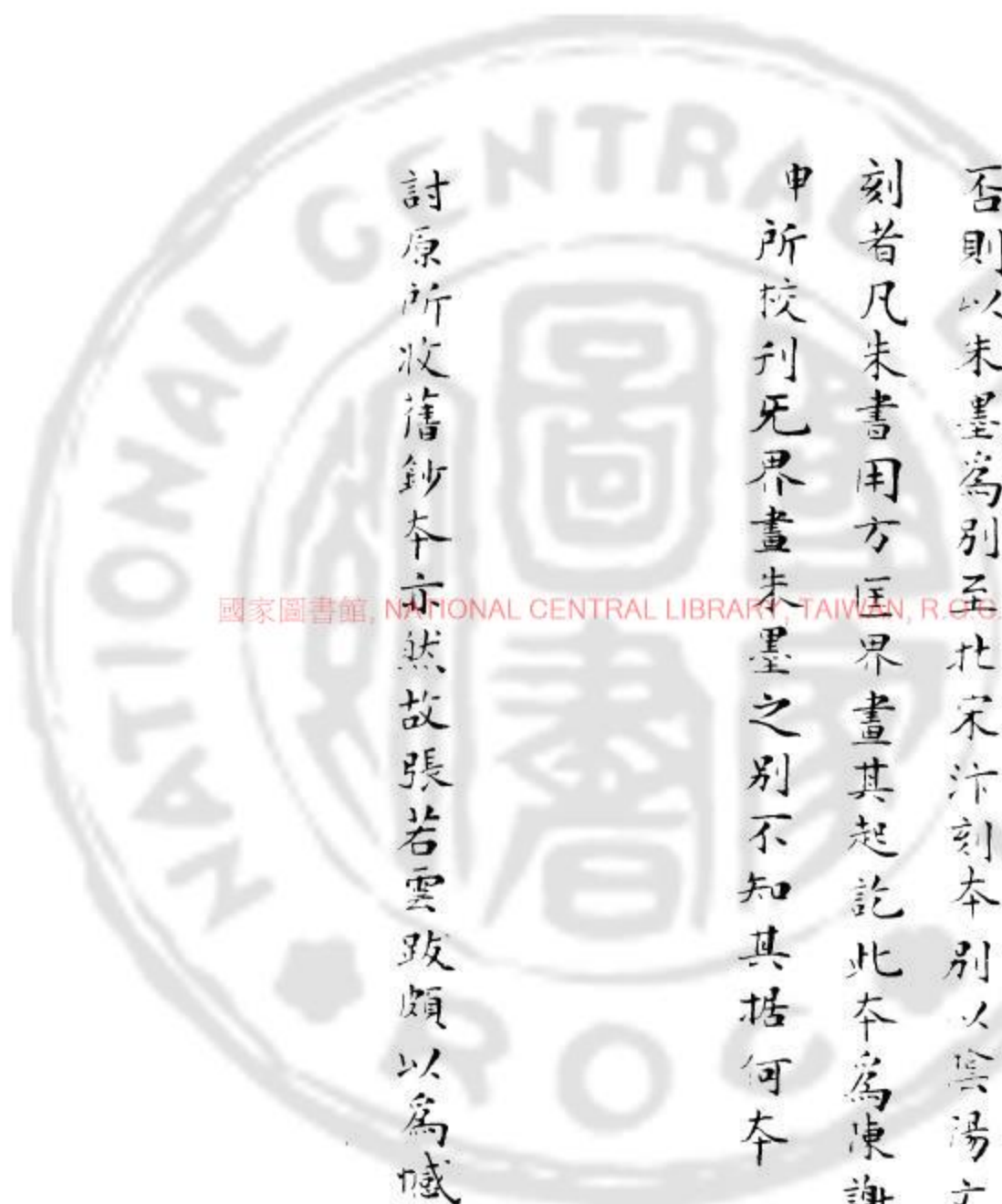
書皆摘取經文繫以別傳及啖趙兩家之說而論斷

其當否其于啖氏趙氏曰外多有淳闡于師曰云云

未知又何所師恐即其所自為說也其于春秋褒貶

之美類筆委曲發明與所作纂例辨疑二書全一用  
意也而御子厚答元饒州論春秋書見何東集稱微  
旨中羽鄭人來諭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  
異者也今檢此前无與鄭司之文後无與鄭異之据  
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云云此則其偶然  
失檢處不足以爲全書之累焉首有自序稱其義當  
否則以朱墨爲別至北宋汴刻本別以陰陽文後之  
刻者凡朱書用方匡界畫其起訖此本爲陳謝侯維  
申所校刊无界畫朱墨之別不知其据何本 學律

討原所收舊鈔本亦然故張若雲跋頗以爲憾云





春秋權衡十七弓通志堂經解本

宋劉敞撰

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度歷中舉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

四庫全書

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攷宋志俱載之是書前有  
自序稱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  
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耶誠準  
之于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此  
新書之謂也云云故其書皆論三傳之失凡三傳有  
害于義者旁引曲証必權其輕重而別其非是以待  
學者之自悟所以葉石林亦稱其知經而不廢傳亦

不盡從三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  
間有未然而淵原已正或詆以爲用意大過出于穿  
鑿彼不知經无怪其然也約刺客若得宋四明史有  
之本重刊朱竹垞弄堂因爲之序

春秋傳十五句通志堂經解本

宋劉敞撰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攷

宋志俱載之陳氏作十句當誤脫五字爾陳氏稱原  
父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  
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文  
体今按其書亦摘取三傳事迹以解經每年自爲起  
訖其无傳者亦不刪去經文其褒貶予奪亦取諸公  
穀義例爲多不止用其文体也然如所解桓無王季  
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究屬出于臆決



其尤大紕繆者又好改竄三傳字句以就已說云此  
本納喇容若以宋四明史有之本重刊并爲之序

春秋意林二旨通志堂經解本

宋劉敞撰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玉海

通攷宋志俱載之玉海作五旨字之誤也其書叙其

解經之旨凡春秋傳所不盡者皆見之是編然猶未

成之彙書中或僅有標目而无說或有說而不全注

以云云二字所以吳草廬澄作後序亦稱其猶未脫

藁多殘闕也見經義攷所說頗多精確誠足以補春秋傳

之未備惟其詞詰屈難讀則刻意摹古之故耳朱竹

垞曝書亭集四三十有是書序但述其得書之端末而

于本書絕无發明故納喇容若不載入云

春秋傳說例一弓

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劉敞撰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失載書錄解題  
玉海宋志及朱氏經義攷所載俱無傳字宋志作十  
一弓引誤行十字也其書久无傳本故經義攷注曰佚  
今館臣遵永樂大典錄出僅存公即位例雩例災例  
盟會例遇例來朝例使來例蒐狩例師行例侵伐例  
納例降例奔例歸入例以歸例還復例卒塋例內女  
卒塋例世子例大夫帥師例大夫奔例大夫歸入例  
殺大夫例遂例弗不例二十五條較陳氏所稱四十



九條總尋其半仍依永樂大典標題加入傳所說大  
都精核頗得筆削微旨詞亦簡奧則有意以摹公竅  
文之也 藝海珠塵亦以入之故玉海尚載其春秋  
文雖五句宋志作二句證義攷亦注曰佚云

春秋王綱論五句 通志堂經解本

宋王哲撰

皆大原人至和  
中官太常博士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

題玉海通攷宋志俱載之玉海又載其春秋通義十

二句

又見  
宋志

異義十二句陳馬兩家又載其朋例總括

圖一句俱已佚矣是書凡為論二十有二曰孔子修

春秋曰始隱曰尊王上下曰公即位曰卿書姓氏曰

稱人曰朝會盟曰會盟異例曰侵伐取滅曰紀師曰戰

上下曰歸入曰會及曰書遂曰公正至曰郊禘曰災

異曰罪殺曰殺大夫曰日月例曰傳釋異全皆推闡

聖人作春秋之旨而于三傳及啖趙二家之是非詳  
加攷辨頗得其平故納刺容若序緝其所著二義者  
正其解經之本義茲編則摭括立言大旨以成編者  
也論持宏偉卓犖則二義亦必有可觀惜乎不得而  
見也

春秋經解十五弓通志堂專刻本

宋孫覺撰

覺字莘老高郵人擢進士第官至御史中丞

四庫全書著錄

作十三弓書錄解題通攷宋志俱作十五弓宋志又  
有春秋學纂十二弓蓋即是書之別名分十二公各  
一弓宋志當據別本重載故玉海有學纂而先經解  
也朱氏經義攷注曰伏殆失之矣莘老蚤從胡翼之  
遊在經社中年最少而尤深于春秋著有要義六弓  
見讀書志書錄解題通攷宋志晚惠諸儒之鑿彼此佩劍蠹我聖經  
乃據其所自得爲之解大抵以左氏公穀之說校其



是非而專主袁梁其德貶予奪雜用三傳及夾趙陸  
三家擇其說之最長者而以翼之之說斷焉義例一  
定凡目昭然其議論之精審文辭之辯博異說皆不  
得而破之此其遠處胡康侯不及也旨首有自序及  
楊龜山時序嘉定丙子新安汪經跋並附國史傳一  
篇未有海陵司麟之及紹熙癸丑湯養邵輯後序慶  
元乙卯橋李張頴跋

國朝康熙丙辰納喇容若得舊本重刊并為之序以補  
所刊經解之未備云

春秋五禮例言七旨寫本

宋張大亨撰

大亨字嘉父湖州人登元豐八年乙未科官司勳員外郎直祕閣

四庫

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攷宋志俱作十旨蓋其原本  
攷原書旨一為吉禮旨二旨三為凶禮旨四至旨七  
為軍禮旨八旨九為賓禮旨十為嘉禮自旨四至旨  
七凡三旨諸家寫本皆佚永樂大典所載亦皆去凶  
賓嘉四禮之文則此三旨久佚朱氏經義攷所載引  
宋志作十旨而注曰存蓋偶未核檢也自序謂周禮  
盡在魯矣聖人以為法凡欲求經之軌範非五禮何

以質其從違故其書皆取春秋事蹟以五禮分類統  
貫各為起論義例賅備攷究亦為詳洽以視杜元凱  
釋例難以傳例與經踳駁陸伯冲纂例拘于微文捨  
事從例者此足以通其乖舛以刊前作之誤矣後吳  
草廬作春秋纂言首有摠例一旨頗與此書互相出  
入然其縷析條分又較此書為密合而觀之則此本  
所闕之三旨亦可藉吳氏書而攬其全矣

春秋本例二十旨 通志堂經解本

宋崔子方撰

子方字齊直一字伯直號西疇居士涪  
陵人嘗知滁州羅官後隱居真州六合

縣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作本例例要一旨通

攷全蓋俱脫去本例旨數宋志作春秋本例例要二  
十旨旨數雖不誤而又誤脫例要之旨數朱氏經義  
攷尚襲宋志之誤止于本例下空一字與通攷全蓋  
例要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一旨足正從前  
之誤矣是編旨一為例目旨二以下為本書大旨謂  
春秋之例以日月為本乃條分縷析定為五門五后



門王姬王臣門王事門公門子門夫人門內女門內  
大夫門宗廟郊祭門戎事門內事門外事門戎狄門  
內災異門外災異門十六類而皆以月日時例之皆  
攷之春秋之法權事之輕重而著之爲例若夫事有  
疑于其例者則備論焉蓋公羊穀梁之學也按以例說  
春秋自漢儒始而後之爲例者更僕難數夫繩之以  
例而義益紛紛矣齊直此書亦不過一家之言而已  
前有自序及納喇容若重刊序朱竹垞曝書亭集有  
是書序而此本不載蓋作于刊經解後云

春秋辨疑四旨

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蕭楚撰

楚字子前廬後人紹聖中游大學貢禮部  
不第時蔡京當國楚不復仕至建炎四年

始卒門人私  
諡清節先生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攷宋志

及朱氏經義攷俱作春秋經辨十旨經義攷注曰佚

蓋其書久死傳本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止一百

八頁故釐爲四旨前有乾道壬辰其門人胡邦衡銓

序題春秋辨疑序或後來所更定故仍之是書自春

秋魯史舊章辨以迄書滅辨凡四十五篇大旨在于

尊王蓋爲蔡京盜竊威福將爲宋之王莽而發即孫

明復作春秋尊王發微之意也特其書平正通達不  
如孫氏之鍛鍊周內故有契于聖人筆削之旨焉書  
中原注皆子荆所自作間有邦衡及他門人所附入  
者不過五條俱分別存之另加以案語云

春秋傳二十旨通志堂經解本

宋葉夢得撰

夢得字少蘧  
范石林吳興人紹聖四年  
進士南渡後官至崇信軍節度使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作十二旨蓋誤倒其字

也通攷合春秋攷三十旨春秋讞三十旨共作七十  
二旨亦沿陳氏之誤宋志作二十旨則與其自序所  
云三十篇者合為卽旨也玉石林以左氏傳事不傳  
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寔以不知經故也公穀傳  
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  
乃酌三家求史與經而擇其中以作是傳大旨攷事



與義更相發明俾其爲與爲奪爲是爲非爲生爲殺  
者皆有當焉其辨訂攷究多不因循舊說最稱精詳  
故其書殊較當時諸儒爲勝也未有開禧乙丑其孫  
爲及真德秀二跋篇跋載其春秋讞攷傳三書自序  
云自其序推之知吾之改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  
吾攷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  
觀吾傳是以併刊三書于南劍邵齋云云是三書者  
闕一則无以見石林之用心也朱氏經義攷載攷及  
讞二書並注曰佚故鈔刺客若僅得是傳宋刊本序  
而重刊之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春秋攷十六局  
春秋讞二十二局分藏于 七閣惟春秋攷有聚珍  
版本云

春秋傳三十句通行本

宋胡安國撰

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紹聖中進士高宗時官至給事中謚文定

四庫

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攷宋志俱載之陳氏稱紹興中經筵所進事按左氏義採公穀之精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說爲証云云蓋康侯既學于謝顯道又不應不取程子傳而自作傳雖有祖程子者又不當不表程子而以爲己說也然康侯當南渡時發憤著書志固有在中間詞旨激揚或有所過故不能合乎筆削之初意後來明經取士專用是



傳徒以其淵源于程子初死是非之公宜其見斥于聖世也按陳馬兩家及宋志又皆載其通例一旨通旨一旨通旨者所與其徒問答及其他議論條列凡二百餘章其子寧輯爲一書朱氏經義攷于通例注曰存于通旨注曰未見豈通例即旨首所載之綱領乎旨首又有自序此本又載春秋列國圖說諸國興廢說春秋提要三篇書中又附宋林堯叟音注括例始末皆後人所加入其列國圖說題蘊載著者即僞本指掌圖也

春秋集注四十旨

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高閔撰

閔字抑崇號息齋鄞縣人紹興元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

四庫全書

著錄書錄詳題作息齋春秋集說十四旨通攷全宋志及倪氏宋志補俱失載惟宋史本傳稱其有春秋集解即指是書朱氏經義攷注曰未見蓋原書久佚僅散見于永樂大典中標曰春秋集注與陳馬兩家全今館臣括以錄出併益以他書所引分爲四十旨以其篇頁繁重也其書專以程子爲本又博采諸儒之論而集爲注大旨謂仲尼懼先王經世之法墜地

莫傳欲立為中制俾萬世可通行故假周以立王法而託始于隱公且以文武之道期後王以周公之事望魯之子孫也其推明程子類如此故呂端冠以程子原序然其于子糾為弟齊桓為兄之類亦不依附程傳也其說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而粹然一出于正間有疎舛亦百中之一耳前有自序及嘉定辛未樓迂齋鑄序未有其外孫喻珪跋

春秋左傳類編

元呂欽

寫本

宋呂祖謙撰

祖謙見易類

按書錄解題通攷宋志俱載

有東萊左傳類編六弓久无傳本唯散見永樂大典中此本乃近儒從永樂大典錄出故不分弓數其書

取左氏之文分別為二十門曰周曰魯曰晉

齊晉附曰

楚

晉楚附

曰吳越曰夷狄曰附庸皆列國行事曰諸侯

制度曰風俗曰禮曰氏族曰官制曰家臣曰財用曰刑曰兵曰地理曰春秋前事曰春秋始末曰論議則皆左氏傳中論議之文之目也前載目一篇略舉大



事又有綱領二十二則兼采他書攷書錄解題及明張萱內閣書目俱稱十九門而此增多一門蓋彼偶脫誤也是書類分事寔制度論議而成雖頭緒楚楚而頗不適于用不及其傳說續說博議三書志甚所以四庫全書館不爲之蒐輯著錄也然合傳說續說博議及此書觀之亦可見東萊研究左傳之功至深切矣已

左氏傳說二十旨通志堂經解本

宋呂祖謙撰 四庫全書著錄有春秋二字書錄解題通攷俱止作左氏傳三十旨朱氏經義攷全惟注云今本二十旨又引張萱曰今內閣藏本傳說四冊續說四冊是三十旨之本當連續說十旨在内焦氏經籍志作左氏續說三十旨蓋因有續說十旨而誤併者宋志作左氏說一旨其脫誤不待言揔之傳說續說各自爲書故二十旨之本存而十旨之本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續說十旨次于傳說之後足

以正從前之誤矣東萊之學于春秋最深有集解三十卷見詳題及春秋之學于左傳最深其發揮左傳者是書之外有續說有類編有博議此書較博議尤推闡詳盡無懈可擊冠以看左氏規模一篇朱子語錄稱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又記錄他言語蓋即一時講說為其門人抄撮成帙者也

東萊博議四局通行本

宋呂祖謙撰按四庫全書著錄係詳注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局其門人張成招注乃宋麻沙所刊本也書錄解題通攷宋志俱載有左氏博議二十局乃其原本宋志又載左氏博議綱目一局注云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朱氏經義攷稱爲未見蓋已佚矣讀書附志所載博議二十五局雖不言張氏注而局數與之相合當屬張氏注本後來書肆展轉選刻故有十五局之本十二局之本此本爲乾隆中泗州知州



張文炳所評選用以課士序而刊之僅八十四篇較原書一百六十八篇之數僅及其半書名亦為改削并省去原序冠以傳略所綴評語亦極淺陋焉未附刻虛字注釋一焉此本實不足存因未得舊本姑記之耳

止齋春秋後傳十二篇通志堂經解本

宋陳傅良撰

傅良字君舉号止齋温州瑞安人乾道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實錄間待制

謚文節

四庫全書著錄无止齋二字宋志全書錄解

題通攷俱有之讀書附志作春秋左氏後傳是書貫通三傳之說深究經旨詳閎世變盖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則本何邵公三科之說而小變之其發明多新說可稱獨至然其于褒貶以傳之所書而論經之所不書則傳事又豈一一皆實錄乎此則止齋之

失也至謂夫子修春秋每孟春月書時以見魯史每  
正月書王以存周正未免愈出愈奇近吳大年集三  
正攷已辨之詳矣其于三傳又以左氏最有功于經  
故復作章指三十弓以明筆削之義陳氏馬氏及宋  
志俱載之是書前有開禧丁卯接迂齋鑄序寔魚二  
書而言其書久无傳本永樂大典所載亦寥寥无幾  
即是書已非完本詳見嘉定戊辰其門人周龜跋及  
明萬歷戊戌清常道人不著重校識詮中

春秋說三十弓文淵閣傳抄本

宋洪咨夔撰

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泰二  
年進士官至端明殿學士

四庫全

書著錄宋志及宋志補俱失載朱氏經義攷始載之  
作三弓蓋脫去十字朱氏注曰佚蓋世久无傳本今  
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原闕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  
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无從補葺依吳潛  
所作行狀載是書弓數仍分為三十弓猶完帙也其  
書以左氏經為主而叅取于公穀經文故與胡傳本  
稍異所說皆大發議論推闡事情有類當時經筵講



義其于抑揚予奪之間頗得聖人以天治人之意至  
謂季友故縱慶父劉子車子不知有君之類稍補過  
當云烏首有自序此書爲 武英殿聚珍版所无故  
從 文淵閣假鈔失寫提要一篇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局 通志堂經解本

宋李琪撰

琪字孟開 吳郡人 官國子司業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

宋志補俱失載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攷始載之焦  
氏止作春秋王霸世紀蓋省文爾孟開以讀春秋者  
不知据經以覈傳固有按傳而疑經是不能比其事  
以觀之也因敘東國十有四王之統合齊晉十有三  
霸之目舉諸侯數十大國之系皆世爲之紀凡王世  
紀一篇霸世紀八篇列國同姓世紀十篇列國先代  
之後世紀三篇列國庶姓世紀九篇楚吳秦越戎狄

世紀八篇計共三十九篇每篇之後序其事變之由得失之異參諸傳之紀載以明經之所書詳而不遺于事精而有合于理大都爲時事而發故云前有嘉定辛未自序其藁存于家塾迨元主正乙酉渝川周自得序而刊之

春秋集注十一弓綱領一弓通志堂經解本

宋張洽撰

洽字元德清江人朱子門人嘉定中進士官至著作佐郎端平元年拜命臨江軍守

臣等兩著諸書以進除如實章閣會萃並文憲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宋

志補俱不載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攷始載之前有

端平元年尚書省劄及臨江軍牒并洽投進狀小貼

子又有端平二年洽申尚書省狀蓋合春秋集傳二

十六弓春秋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弓併目

錄二弓言之不僅爲集注一書起見也今則沿革表

久佚集傳已佚而復出有影元抄本見昭文張氏藏



書志是書即仿朱子語孟之書會集傳之精意詮次其說以成陝而間有已見附于諸家之說之後大都集諸家之長而折衷歸于至當无胡氏牽合之弊惜其据理而不核其事仍不出宋人說春秋之習蓋其集傳已如此不獨是書爲然也明洪武初頒經書于學宮春秋則是注與胡傳並存不知二書實相刺戾不可合而爲一宜士棄之惟胡是從矣此本細喇容若得宋本重刊故前又有德祐乙亥衛宗武序容若復爲之序

春秋通說十三局通志堂經解本

宋黃冲炎撰

仲炎字若晦永嘉人

四庫全書普錄書錄解題

通攷宋志俱載之若晦以春秋爲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而普論春秋者唯莊孟兩家爲近之  
莊子稱春秋以道名分是以教言也孟子稱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于是旁稽記載互參始末而成是編曰通說者去褒貶之茅塞而通諸教戒之正途也大有据左氏所載事以觀經而胡叅之穀梁氏事或牴牾難以盡從則以經爲斷以伸孔子之志

故時立異論以折衷是非事爲之說証以後代教戒  
昭然言古驗今切于治道其論孔子必不能私改正  
朔尤足以匡胡傳之繆矣曷首有紹定庚寅自序及  
進表又有端平丙申序鳴慶游侶秦宰狀則併吉州  
龍春秋傳全進于朝龍氏書經義攷已注曰失且  
曷數亦無攷矣

春秋或問二十曷附春秋五論一曷通志堂經解本

宋呂大圭撰

大圭字圭升南安人居璞老鄉學者稱爲璞鄉先生淳祐七年進士官至朝散

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出知興化軍德祐初遷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召海都制置滿唐翠城澤大圭

院節

四庫全書著錄焦氏經籍志倪氏宋志補俱

止載春秋五論朱氏經義次則全載之是書曷末有

寶祐甲寅其門人何夢中跋得傳春秋者幾百家大

抵以褒貶賞罰爲主三傳倡之而諸儒和之唯朱文

公以爲不然其載于門人之所記錄者略見一二獨

恨未及成書先生本文公之說而發明之有五論以



開其端有集說以詳其義又有或問以極其辭難之  
指歸而春秋之旨明白矣以上何跋然自元以後集傳之  
書久佚故諸家俱不及之此或問爲申明集傳之意  
而作猶元程時叔或問所以發明其本義之旨也其  
書皆摘取經義設爲問答大旨主持左次而排試公  
羊及何氏之說較當時棄傳解經諸家固爲勝之其  
集傳雖佚而全書之梗概藉此可以窺見矣所附五  
論一論孔子作春秋二論日月褒貶之例三論特筆  
四論世變五論三傳得失皆闕肆而嚴正即其集傳  
或問之經領也撰鄉又著有讀易管見論語孟子解  
諸書則約刺容若序已稱其皆不可見矣此本容若  
得善本重刊多有脫版局二脫末頁局三脫首二頁  
十五十六兩頁局六脫末頁局八脫三四兩頁又脫  
末二頁局十脫末三頁上六格局十二脫首二頁局  
十三脫九十兩頁局十五脫首二頁下三四五六七  
格不等 武英殿聚珍版或問五論俱有之惜先從  
据別本以補全之

春秋經筮十六弓通志堂經解序

宋趙鵬飛撰

鵬飛字企明号木訥子紹州人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

宋志補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企明因說經者拘泥三傳多泯聖人本意乃自据經解經故曰經筮大都沿孫明復之末脈其說主于棄傳從經雖成風為莊公之妾竟莫之知似乎未曾見過三傳者然宜其所參訂者率无依据也然其持論先原清以為之裁準尚合好惡是非之公不若孫氏書之苛刻也是則可以並存不廢以備後人之節取焉前有自





序及咸淳壬申青陽 夢炎序納刺容若既得是書  
定本乃鏤版傳之復為之序

春秋左傳句解七十篇 宋刊本

宋林堯叟撰

堯叟字唐翁海鹽人

宋志不著錄倪氏補元志朱

氏經義攷具載之朱氏作四十篇字之誤也唐叟以  
左氏之書名姓重複地理互異初學病之回為之句  
讀訓詁直解于周王紀年及列國紀年並載于十二  
公之始年其易世嗣位亦各注于十二公之始年所  
有句讀直解並依杜氏古注及采取陳止齋議論而  
附益之其有潤色古注別出新意者則以愚按別之  
蓋為初學設也前載杜氏集解序並圖四及綱目六

條綱目即凡例也明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與杜注合刻之尤便于初學云至唐翁之原書不可多觀此猶宋時所刊本也

春秋集傳詳說三十局綱領一局通志堂經解本

宋家鉉翁撰

鉉翁字子剛堂眉州人以蔭補官後賜進士出身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宋亡北徙河間成宗放還賜号曼士

四庫全書著錄无集傳二字

朱氏經義攷全焦氏經籍志鮑氏宋志補俱有之唯

倪氏並載經領一局則堂既北徙河間乃以春秋教

授弟子因答問以述己意就舊稿而成是編大旨謂

春秋非史夫子垂王法以示後世故其書明夏時以

著春秋奉天時之意本之夫子之告顏淵原託始以

昭春秋誅亂賊之心本之孟子之告公都子不苟同



諸說之已言不苟異先儒之成訓三傳之是者取焉  
否則參稽衆說而求其是衆說或苟有疑然後以已  
所聞具列于下并攝為綱領十篇揭之旨端凡原春  
秋託始二篇原夏正三篇明五始一篇評三傳二篇  
明五霸一篇明凡例一篇津觀者毛有攷于此而知  
其全書用意之所在焉其曰詳說欲俟夫說約者得  
經旨也蓋亦孫氏胡氏之支流餘裔而死兩家刻酷  
鍛鍊之習則由其人本憂患餘生能平心以求之也  
前有自序不著年月蓋已在元成宗時矣末有泰定

乙丑高郵龔璣跋

清全齋讀春秋編十二易通志堂經解本

宋陳深撰

深字子微平江人生當在開慶景定間宋

能書為潛匿不出

及弱冠元天應間奎章閣召以

字焦氏經籍志倪氏宋志補朱氏經義攷所載俱有

之焦氏作清令軒又作三易皆字之誤也子微當宋

社既墟即謝去舉業沉潛問學閉戶著書于易于詩

于春秋皆有編易詩兩編經義攷俱注曰未見今惟

是編僅存大都原本胡氏而采摭諸說以傳益之未

有異于人也然尚能攷驗左傳事迹不為先徵之談





視諸家之棄傳說經固迥然有別矣。約刺容若偶獲  
元槧本謂其深有益於學者乃加校勘而屬之梓并  
爲之序

春秋提綱十旨通志堂經解本

元陳則通撰

則通始末未詳舊題缺山先生陳則通撰此山嘗自自号也大約宋末元初人

四庫全書著錄焦氏經籍志倪氏宋志補錢氏補

元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朱氏亦列在元初又有缺

山先生四字與倪氏全也是編乃其錯綜春秋一經

之事而分論于後故曰提經凡侵伐門四旨朝聘盟

會雜例三門二旨每門又共分子目六十一皆彙括

諸傳包舉无遺大抵如史論体多推究其成敗之由

不爲解經而設乃春秋家之別爲一格者學者熟讀

諸傳以求經之旨而于此編以發經之蘊較李孟開  
王霸列國世紀編尤爲直捷也烏首有奸江胡光世  
序但題之曰大比之歲而缺其年號末有小山東意  
龍跋蓋出于其所編次云

春秋本義三十弓綱領一弓通志堂經解本

元程端學撰

端學字時升號積齋慶元一至治元年舉進士第二官國子監助教遷翰林國

史堂編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焦氏經

籍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惟倪錢兩家並載經領一

弓時林以春秋一經諸儒議論不一未有能盡合聖

人作經之初意于是本程朱之論輯諸說之合經旨

者爲是書以發矇之而間附己意于其末所採凡一

百七十六家大抵折衷異全而爲一定之論然其持

論刻覈與孫明復相類而更加其焉且于芟除糾結



之後又自生糾結轉不及其春秋或問能一掃而空之矣其經頌一旨皆輯論孟以下諸說而成以明著書之大義又有通論一篇問答一篇及點抹例十一則而此本于原書所有句讀圈點塗抹皆省去之宜爲何義門經解目錄評所訖也其前又有泰定丁卯元統癸酉自序及春秋傳名氏當時未有刊本迄至正乙酉始刊畢張天祐爲之序冠以至正辛巳浙東海右路廉訪使牒及慶元路刊行各官姓氏皆摠或問及三傳辨疑言之不僅爲是書設也

春秋或問十旨通志堂經解本

元程端學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是編皆設爲問答以較諸儒之異全而發明所作本義之旨歐陽圭齋稱其精神心術萃在是書朝夕改訂寢食爲發也中惟周用夏正一條本胡康侯之繆說引而申之幾及一旨殊嬖回護其餘于宋以來繳繞支離之說多所駁正乃較本義爲勝之兩書寔相湏而脩者也納喇客若得舊本重刊其原本間有脫字而第一旨兩處各

脫二十行第十句脫十八行惜先從括別本校補容  
著序又言三傳辨疑缺佚不完今刻二書而辨疑姑  
俟焉後館臣括浙江吳氏家藏本以永樂大典所載  
補全而程氏春秋三書備焉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句通志堂經解本

元俞臯撰

臯字心遠  
新安人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

元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心遠于泰定間師事宋進  
士趙良鈞因以所聞于師者著爲是編先于經義之  
下融合衆說以發明經旨然後備載三傳及胡氏傳  
以分別是非並載胡傳昔以其爲當時所尚也大白  
一以程子朱子爲斷叅以啖趙諸家而折衷以己意  
故可以救胡氏之偏而發程子所未盡固不專主胡  
氏一家之學也焉首有凡例及自跋又載杜氏何氏



范氏程子胡氏各傳原序程子朱子說春秋經領及  
春秋世次圖說經義攷又載有吳卓廬之序而此本  
无之殆偶佚之歟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司通志堂經解本

元李廣撰

廣字行簡安福人至正二年進士官至信豐令遇寇札戡敗守節死

四庫

全書著錄他氏錢氏補元志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朱氏注曰萬曆書目二十四司蓋偶脫一字也行簡以書肆所刊此經類傳雖多或深委之不備或攷去取之莫別不能无憾于是盡取諸傳會粹成編先左氏次公穀次杜氏何氏范氏次孔氏徐氏楊氏摠之以胡氏而陳氏之後傳張氏之集注皆並列之其程子及諸家說多附見按語之下蓋以无全傳

難並列也至三傳有難繫于經文下而有關於經者則別有附錄不使紊雜經注其于例之異全事之首尾或辭全而事異或事異而辭全皆通經提撮大意使前後通貫條理分明並用先儒議論以發明之中多駁正胡傳之失不盡墨守胡氏云前有至正二且自序凡例及讀春秋經領又載杜氏何氏范氏程子胡氏五序及胡氏進春秋傳表樓鑄陳氏後傳序略

春秋經傳問疑四十五弓

樹滋堂刊本

元鄭玉撰

玉字子美歙縣人至正中徵為翰林待制以疾辭明兵入徽州守迫之卒不屈死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朱氏經義攷俱

載之朱氏作三十弓蓋尚括其傳鈔本也是書因朱子通鑑經目之例以經作大字揭之于上復以傳作小字疏之于下叙事則主左氏而以公穀附之皆取其合于經者立論則先公穀而以諸儒之說參之皆取其合于理者其或經有脫誤先從質証則姑闕之而不強為訓解傳有不全无所攷據則兩存之而不



肯爲去取至于誅討之事尤不輕信傳文曲相附會  
必欲獄得其情事盡其寔則以經之所作由于斯也  
大抵平心察理不拘拘于門戶之私故能發明聖人  
之旨居多書成于至正乙未自爲之序然惟稿藏于  
家未經附刻行世者止傳鈔本至

國朝康熙辛卯其十一世從孫肇新始授之梓并爲之  
跋附以汪環谷克寬所撰行狀及元史忠義傳本傳

春秋集傳十五易通志堂經解本

元趙汾撰

汾字子常休寧人隱居著書築東山精舍以奉母月共歲二年召修元史不願仕乞

還去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倪

氏補元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子常師事九江黃楚

棠傳春秋之學既著屬辭補注師說三書復有集

傳則先屬辭而成者後屬辭成以集傳義例微有不

合更須討論至正壬寅再著其書迨昭公二十七年

以病輟筆其門人倪尚誼援子常之義例續成之即

是編也大旨本之三傳而兼采衆說以已意暢而

通之使學者即策書之例以求筆削之旨則知聖經不可以虛詞立異破碎牽合以爲說而後聖人之經明矣又恐學者溺于所聞不能无惑故又有屬辭以發其意按則二書實相表裏也前有子常自序未有尚誼後序是編既補全稿歲東山精舍至嘉靖戊子提學御史劉馬求得其書俾訓導夏鑑重加校訂捐俸刻之越五載壬辰東峰汪元錫又爲之後序納刺容若得千頃堂藏本又爲重刊而序其首云

春秋屬辭十五旨 通志堂經解本

元趙汭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倪氏補元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于常謂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于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全所謂屬辭比事者是也公羊穀梁暨啖趙二氏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舉得之爲多然皆泥于褒貶不能推見至意因作是書以求其法而得筆削之大凡者八日存策書之大体其目凡一百三十一二日假春秋以行權其目凡七十四三日變文以示例



其目凡十八四曰辨名實之際其目凡六五曰謹內  
外之辭其目凡十四六曰特筆以正名其目凡十八  
七曰回日月以明類其目凡十六八曰辭從主人其  
目凡十八其間義例雖多皆以經傳反覆相証而得  
其可見者辨而釋之摠爲八篇篇各有序大都集杜  
氏釋例陳氏後傳之所長而兼其所短補其未及何  
者爲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  
暗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唯  
間有穿鑿稍過瑣屑難名而日月諸義自謂一經之

權衡者則仍落公毅之窠臼尤非筆削之旨所在然  
白璧微瑕究不足以為玷也前有自序及目錄後跋  
又有宋潛溪謙序末有其門人金居敬題跋則併集  
傳補注師說摠叙之不止爲是書也約刺容若又重  
刊入師說本後依金跋次序當在師說之後故容若  
于此本所列无署名而師說本則有署名經義攷亦  
列之師說之下云

春秋左氏傳補注十卷通志堂經解本

元趙汭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

志倪氏補元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明史止作左傳

補注焦氏止作左氏補注晉省文爾子常以學春秋

者必自左氏始魯史舊章猶賴左氏存其梗概因究

其得失取陳氏章指附于杜注之下去其短而集其

長并補其不及以成是編凡傳所序事多列國簡牘

之遺名卿大夫良史所記其微辭與旨注有未備者

頗采孔氏疏暢而通之諸牽合猥陋難免後儒之議



者亦具見其說以極夫是非之公視後來顧氏杜解  
補正朱氏讀左日鈔惠氏左傳補注爲列雖殊而全  
爲左氏之功臣焉又按陳氏章指二十句原本已佚  
賴此編所引猶得窺見崖略合之永樂大典所載亦  
可輯存一種矣句首有自序經義攷所載自序僅十  
一行又列爲一篇攷東山存稿皆不載不知竹垞從  
何書采入也

春秋師說三句附錄二句通志堂經解本

元趙汭撰 四庫全書著錄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  
攷倪氏錢氏補元志所載俱无附錄二句明史藝文  
志止載附錄二句而不及師道者當以是書爲元黃  
楚望澤所著也錢氏即屬之楚望名下注曰門人趙  
汭編次前有至正戊子子常題辭云黃先生所著經  
說曰六經辨說釋補注曰翼經罪言曰經學復古樞要  
等凡十餘書所舉六經疑義共千有餘條其篇目雖  
殊而反覆辨難使人致思以求夫傳之旨則一而已

中歲嘗爲易春秋二經作傳未完仿自弱冠即往拜先生于九江先生口授學易春秋致思之要具有端緒既而先生捐館乃即前諸書中取凡爲春秋說者叅以平日耳聞去其重複類爲十有一篇分三旨題曰春秋師說据此知昔楚望之說而予常別爲編次者也明卓去病爾庸春秋辨義稱黃先生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博物攷古之功其見于師說者足叅聖旨先得我心惜乎不覩全書微旨未暢云云蓋尚未悉是書實爲楚望之遺書耳附錄二旨則予常門人金居敬所集楚望思古吟十章吳草廬登六經辨釋補注亭易學濫觴春秋指要摠序及予常所作楚望行狀今攷之行狀其所著之書尚有經旨要略稽古管見春秋三傳義例攷春秋筆削本旨二禮祭祀述略禮經復古正言六書今唯易學濫觴有傳本餘則无一存者則是書彌足賞矣



春秋金鎖匙一旨 學隸計原本

元趙汭撰 四庫全書著錄焦氏經籍志倪氏補元  
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按子常明人全居敬  
春秋各種凡集傳屬辭補注師說四書止矣此書又  
從屬辭中摘取事迹之相近者以類相比分爲一百  
有五條各爲之說孰爲聖人特筆孰爲春秋大例一  
一發揮明晰持論亦尚平允舊傳有宋沈文伯集春  
秋此事体例頗與之相類但沈氏書二十旨而此止  
一旨繁簡大相懸殊然皆爲講春秋者所必需之書

或藉是以窺見集傳屬辭諸書之大旨則此猶王氏  
易注之略例也張若雲即從 文瀾閣本寫出校梓  
故冠以提要一篇





鄭堂讀書記卷十一

經部六之下

春秋類二 月至 國朝

烏程周中學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春王正月攷一旨辨疑一旨道志堂經解本

明張以寧撰

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居翠屏山下回号

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旨冊封安南王明年還道卒

四庫全書著錄

作春王正月攷二旨朱氏經義攷全明史藝文志作

春秋春王正月攷一旨辨疑一旨與今本全志道以

春秋之書春王正月後一有夏時冠周月之辭因歷

稽經史傳記及古注疏之說會粹成編大抵本之以

論孟之言而歸宿于朱子以明聖經而定周之正朔

也其說之龐者則為辨疑以折其誤所辨雖祇一事



而獨于經義者甚大惜其尚未知伊訓秦誓諸篇之  
爲篤書故于攷証稍疏焉前有洪武庚戌自序後有  
宣德丙午其嗣孫登初刊跋約割容若取以列入經  
解復爲之序

左編一旨經史全書本

明邵寶撰

寶字國賢號二泉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官三南京禮部尚書謚文莊

四

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二泉  
于讀左傳時遇書法及舊注難解處則稽之疏義而  
參諸他書縱橫推度往往有得輒筆之于簡端久之  
叙錄成帙名之曰左編爲鮮結之具蓋謂解左氏  
難解之義也頌亭林杜鮮補正亦有取于此編云書  
成于正德戊辰自爲之序

春秋正旨一句墨海金壺本

明高拱撰

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中丞殿大學士謚文襄

四

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攷  
俱載之焦氏自作音字之誤也肅卿以諸家之說春  
秋實有不安于心者乃以吾心君臣之義而逆孟子  
稱述之旨遂有以得其大意因爲之叙其理而成此  
編以正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雖篇頁無多而議  
論持正足以匡從來諸儒之誤末附麟說一則亦足  
以息前人誣妄之論焉書成于隆慶壬申歸田之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為之序

鉞胡編一旨舊刊本

明袁仁撰

仁字良貴號漫波吳縣人袁黃之父也

四庫全書著錄作

春秋胡傳攷誤朱氏經義攷作春秋鉞胡編皆據所見本異也明史藝文志作鉞胡篇蓋誤一字耳前有自序稱世業春秋者所尊惟胡而胡多燕說孽廢奪嫡皆其所深誅也主傳而奴經從傳而疑經是僭王也是奪嫡也烏乎可作鉞胡編今按是書凡四十一則專以攷駁胡傳之失與陸子餘案胡傳攷誤大旨相全學津討原亦收入之作春秋胡傳攷誤蓋從文





瀾閣本寫出校梓故冠以提要一篇

春秋疑問十二句 明刊本

明姚舜牧撰 舜牧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

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昔程子有云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朱子有云學者但觀夫子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承庵以謂真善讀春秋而惜其皆無全書因評諸儒之論有合于經者錄之而又輒筆所疑以成是編大旨不外乎程朱二子數語而發孔子竊取其義之意義即洪範所云先有偏陂先作好惡者故其說多平正通達雖胡傳載



在令甲亦不盡從之足以正繇明復以來刻酷鍛鍊  
之論其于春秋亦可謂殫心探討矣書成于萬歷癸  
卯自爲之序首冠以摘條一篇蓋恐人之因繁而取  
猷姑摘數條以便攬觀云

春秋直解十五局原刻本

明郝敬撰

敬字仲興京山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戶部給事中

四庫全書存

目明史藝文志作十二卷朱氏經義攷分爲直解十  
三局非左二卷知明史止載直解局數而譌三爲二  
也仲興以左氏據拾遺書文可據線半公穀襲左而  
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春秋幾存覆射因著是書  
分十二公各一卷惟僖公分爲二局所解盡棄諸傳  
以理測經大旨謂春秋死深刻隱語死種種凡例不  
以文字爲寢貶不以官爵名氏爲貴賤未嘗可五霸



未嘗貴盟會未嘗與齊魯未嘗黜秦楚吳越于是憑私臆決自用名學較孫明復等爲尤甚亦奚以爲耶末爲非左二烏凡三百三十四條皆舉傳文之失頗曲而中而過爲指摘者尚多前有自序而直解之前無序止有讀春秋五十五條經義攷竟摘取第二條作爲自序恐反失其真矣

春秋左傳屬事二十弓原刊本

明傳避撰

避字士凱大官人以歲貢官建昌縣訓導

四庫全書著錄无

春秋二字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攷俱載之朱氏注曰未見而王弼卅世貞序及萬歷乙酉前後自序俱

條錄无遺似乎不僅括諸家書目著之也士凱以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使每事成敗始終之迹一覽而得因祖其法以纂左傳事俱其事繁紊且遺也故于諸國事各以其國分屬而仍次第之于時王道既衰伯圖是賴故以伯繼周凡周九篇伯十二篇魯十四篇

晉五篇齊八篇宋九篇衛七篇鄭九篇秦三篇楚十篇吳楚及越六篇計共九十二篇又以其文古須注可讀而杜氏集解乃多紕繆疎略或傳文未斷而裂其句以爲之注且意義亦難于會解故竟其篇章而摭用訓詁于後并參衆說酌以己意爲之釐正焉自謂得古人讀史之遺意有助于攷古者之便不虛也焉首又有自撰凡例末又有潘志伊後叙爲經義攷所不載云

左傳杜林合注五十篇通行本

明王道焜趙如源全編

道焜杭州人天啓辛酉舉人如源字潛之亦杭州人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攷亦載之是本每篇止

題杜預林堯叟注釋陸元朗音義及鍾惺韓范評閱

元朗音義及鍾惺韓范評閱

而不及王趙兩家名氏且取林氏句解經目續以三條統爲堯叟所著竟忘却所續末條有諸國興廢春秋提要依大全錄之云云蓋出于无知坊賈所爲也按孔氏正義原依杜解疏之故可以割附杜解爲一書至唐翁所撰句解七十篇本與杜氏各自爲書實



不可以割附兩家必欲併而爲一以致林注多所刊  
落而勢所必然也此本前又有杜氏原序簡端所附  
鍾韓評語寔不足存而王趙原本不可復見聊即坊  
本記之以脩一種耳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六十年大學士王揆等奉

敕撰謹按孔子作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各傳述所聞  
以爲傳歷漢魏六朝唐初爲注解者雖各名家推  
不外于三傳其後始有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  
經究終始之風自是以迄明季无不自作春秋傳  
者而惟胡安國傳自元延祐以來久列學官故是  
編仍得與三傳並載而各刪其舛于經者其自漢  
以來諸儒之說取其不背于傳者彙爲集說間有

異解別爲附錄至胡說之于經違背者皆駁正之  
是以乾隆五十八年廷臣紀昀即援是編

御案定論奏請廢胡傳而用三傳仰蒙

高宗純皇帝俞允懸爲功令焉此編自首上爲經領三篇  
自首下爲王朝世表列國年表王朝列國世次王  
朝列國興廢說列國爵姓列國地圖王朝地名列  
國地名凡八篇俱不入焉教冠以

御製序文次及諸名職名引用姓氏

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

武英殿刊本

乾隆二十三年大學士傅恒等奉

敕撰前有

御製序文及諸臣職名謹按是編本以十二公各爲一焉

因莊公僖公襄公昭公篇頁稍繁各分爲上下兩  
焉統爲十六焉蓋自宋孫復著春秋尊王發微倡  
爲有貶无褒之說從此說春秋者更相效尤變本  
加厲支離迂謬于褒貶之旨益乖是編恪稟

睿裁一空曲說故名曰直解其條例略全周易述義詩義



折中而義理悉遵春秋傳說彙纂以求聖經之微  
意而筆削大義愈以炳然如日星焉

左傳杜解補正三弓亭林遺書本

國朝顧炎武撰

炎武字寧人一名絳弓亭林崑山人

四庫全書著錄

朱氏經義攷亦載之是編乃其抉摘杜氏集解之  
闕誤而作皆根據經典并取邵二泉左觴陸子餘  
附注傅士凱辨誤諸書而叅以已見一一爲之補  
正率皆精核不磨多得左氏之意間有潘稼堂附  
注亦多確當後來惠松崖補注拾其遺者尚多而  
糾其誤者僅五六條耳其自序稱經文大義左氏  
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

宋儒得之者刊引記于書而此不具也今其書未  
見或僅有其言而不及者歎是書借月山房彙鈔  
亦收入之

讀左日鈔十二句補二句原刊本

國朝朱鶴齡撰

鶴齡字長孺  
吳江人

四庫全書著錄朱

氏經義攷不著句數注曰未見蓋尚未有刊本也  
愚庵有左氏春秋集說十二句其書不傳又以左  
氏之書筆法簡古文之艱澀者義之隱伏者杜注  
既多未脩孔疏復句映繁重乃即趙子常補注爲  
廣演而博通之以成是編皆疏滄幽滯辨正譌舛  
與經義相証發至左氏論人論事時有悖于聖人  
者啖叔佐趙伯循劉原父葉石林趙子常陸貞山



王方麓諸家辨之頗悉今多采用以明其義之踳  
駁焉又復綴緝三傳三禮注疏及顧亭林所寄左  
傳注數十則補錄二旨附之自末如愚庵者斯爲  
善讀左者矣書成于康熙戊午自爲之序及凡例

學春秋隨筆十旨

經學五書本

國朝萬斯大撰

斯大字充  
宗鄭縣人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經

義攷不載蓋尚未見其書也前有康熙丁酉其子

九沙經跋謂先君子辛亥館錢塘集春秋說凡得

二百四十二旨癸丑秋燬于火辛酉海昌陳令君

先生延致于家以春秋相質先子力能著書較前

更倍癸亥七月至昭公而疾作此隨筆十旨乃編

纂時間有獨得者另爲劄記故亦止于昭公云今

按其書自隱公迄昭公各爲一旨凡一百四十六

則多以禮釋春秋乃用其所長猶之鄭君多以禮  
注易箋詩也視宋人之憑理妄言真有霄壤之別  
矣惜其所釋尚未能根柢漢人古義故不免有牽  
合穿鑿之失然其精確獨到處幾與惠半農春秋  
說方軌並駕近凌次仲校經堂文集卅亦以充宗  
及半農並推爲經術之醇直接漢儒云

左傳事緯十二篇通行本

國朝馬驥撰

驥字總御一字完斯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官淮安府推官終于靈璧縣知縣

四庫全書著錄尚有附錄八篇凡杜預孔穎達  
序論及自作邱明小傳一篇辨例三篇圖表一篇  
覽左隨筆一篇名氏譜一篇左傳事奇一篇朱氏  
經義攷所載无之而作二十篇者當是併附錄八  
篇在內耳此本爲許元淮以所藏本屬其門人重  
刊篇首僅載例略數則邱明小傳一篇及字釋一  
篇字釋即字奇乃改易其字其餘各種或許藏本



所之或重刊本省去皆不可改矣宛斯嘗著釋史  
一編于春秋事定皆取左傳之文而傳以他書已  
後從碑之中抄撮左傳事定自鄭叔段之亂迄于  
王子頹之亂類下為一百八篇每篇各繫以論斷  
并于簡端略綴評語其于傳中片語隻字稍涉某  
事因以附入以死遺古史之文其有一事或關兩  
事及數事者止從所重錄之唯論斷中互相援引  
取其淹貫蓋其于左氏為專門之學故敘述皆融  
洽分明有條不紊所論亦皆旁集諸家雜采傳記  
折衷一歸于至大期于發明經傳而止然與經史  
所載論斷截然迥別而元准序稱是書為釋史中  
之一類殆猶未及核對歟

春秋地名攷略十四

清陰堂刊本

國朝高士奇撰

士奇字澹人号江邨錢塘人居于平湖以諸生薦直內廷授中書舍人

改翰林院侍講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謚文恪 四庫全書著錄江邨

以春秋地名世代侵尋沿革互異未有別類分門  
犂為一書者暢然而无憾者因博搜群籍而叅攷  
之取春秋會盟之國為經各以其當時封境所屬  
隨地標名詳其原起條其興草諸小國則編年附  
綴于後其類削入他國者則從其初不從其後其  
有沿譌承誤者必折衷以歸于一展焉而知當



日之某也某名即今日之某名某處自周魯齊晉  
以迄小部北燕爲十二國諸小國二自每一地名  
之下先錄本文次詳杜注然後以注疏及各史志  
傳參攷之其蒐采之博攷辨之精誠無異聚米畫  
地振衣而挈其領也書成于康熙戊辰自爲之序  
及凡例又有徐健庵朱竹垞二序

春秋左傳姓名全異攷四司原刊本

國朝高士奇撰

士奇字瞻人号江邗錢塘人居于平  
湖以諸生薦直內廷授中書舍人

改翰林院侍講官至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四庫全書存目作左傳

姓名攷先是江邗有春秋地名攷略十四司雖有  
考博之病而大致精校然祇攷地名而不及人之  
姓名因復據左傳所載撰是編以補其闕并國語  
亦附見其中所紀先王朝而後列國先天子國君  
暨后妃夫人而後王子公子暨卿大夫士然俸例  
麗雜顛倒其自相矛盾者觸處皆是且地名攷皆

先列經文傳文及杜預注而後博引諸書攷究其  
異全攷正其疎舛今此編俱屬閩如較諸地名攷  
類出二手括閩百詩潛邱劄記稱秀水徐敬可  
爲人作左傳地名則實江邨倩敬可代作此書又  
不知出何人之手其斷非敬可所續撰則固彰明  
較著矣

左穎六身國穎二身石抄本

國朝高士奇撰江邨精于春秋著書數種最後採輯  
左傳國語中之一字一語瓌麗警異者加以注釋  
別爲是書蓋以句字之在書渾渾噩噩忽擷之以  
出殆猶錐之脫穎者然故以名書前有陳午亭廷  
敬張敦復美二序



春秋三傳異全攷一帛

藝海珠塵本

國朝吳陳炎撰

陳炎字寶崖号芋畦錢塘人官荏平縣知縣

四庫全書

存目是編就三傳以攷三傳而以今本經義為主  
其全于經者則謂之全異于經者則謂之異又或  
公全于左而異于穀或穀全于左而異于公皆條  
分縷析州次都居不偏是左氏而非公穀亦不偏  
是公穀而非左氏誠可謂詳而核公而允矣 昭  
代叢書亦收入之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旨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奇齡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

義攷亦載之西河以禮記經解有云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因即循是以治經而作是傳凡分二十二門曰改元曰即位曰生子曰立君曰朝聘曰盟會曰侵伐曰遷滅曰昏親曰享言曰喪葬曰祭祀曰蒐狩曰興作曰甲兵曰田賦曰豐凶曰灾祥曰出國曰入國曰盜弑曰刑戮而摠括以四例曰禮例謂前二十二門皆典禮也曰事例



則以二十二門一千八百餘條无非事也曰文例  
則史文之法也曰義例則貫乎禮與事與人之問  
其書則自一為志論自二以下乃依經文十二公  
之序不以年分門例為次大旨宗古六而攻胡傳  
相有取于公穀及漢唐諸家若宋元諸經解亦无  
一置辯者較所說他經又多可取前有其門人李  
珠序則併屬辭比事記簡書刊誤條貫篇占筮書  
統及之不僅是書也今占筮書遵提要例改記于  
易類中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易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攷作六  
易注曰未見後有其子遠宗識語稱屬辭比事記  
十易在同門編緝時已亡其半諸門做成式尚可  
補綴然不敢誣罔闕之已耳今按是書仿沈文伯  
春秋比事趙東山春秋金鎖匙例以春秋經文分  
隸二十二門其門目亦如所作春秋傳屬稿未竟  
僅得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會侵伐七門而  
侵伐一門尚未及半然全經之宏綱細目已具見

于是編故所闕諸門亦可因此而識彼本无須補綴也其大旨据理以斷春秋特爲典核與其所作春秋傳實相表裏云

春秋簡書刊誤二易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攷不載  
蓋未知其有是書也先是西河著春秋傳以胡氏  
所載爲聖經原本而標三傳諸家全異于其下後  
覺其未覈復取三傳聖經之各異者以簡書爲主  
而各注所誤而明標之名曰簡書刊誤稱簡書者  
西河之說謂傳据策書而作經据簡書而作也此  
亦出于武斷然其書詳爲辨說多主左氏頗屬精  
核間有橫加排詆且失之瑣屑者不害其全書也



司首有自序

春秋條貫篇十一旨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朱氏經義攷亦載

之初康熙乙丑會試西河分校春秋房與內監臨  
御史論雙題不合并以杜氏所云經之條貫必出  
于傳亦不以為然因懲其弊所以于歸田之頃既  
檢前所為傳彙成篇帙而復于聖人之經再三致  
意檢其事之有緒屬者祇覺春秋所載一千八百  
餘條各有起訖或一條一屬或數條一屬為之統  
記而分合之歷觀其次第以申明其穿弗之義名

之日奈貫然此了經之條貫非專之條貫所以鑑  
乎以題傳題之旨習而有是作也以言乎聖人之  
微言三十三是矣聖道無窮而此

春秋閔如編八卷 世春堂刊本

國朝焦袁燾撰 袁燾字廣期号南浦金山人康熙丙子舉人

四庫全書

著錄春秋自孫明復倡有貶死獲之論說者日流  
于刻酷南浦乃上求之啖助趙匡陸淳三家得聖  
人筆削之精意而著是編事蹟專宗左氏或辨駁  
注家或參用前說準情酌理獨得其平絕无刻酷  
之論繳繞其間而有疑則闕亦不作穿鑿之說以  
証成其義故曰閔如編惜僅至成公八年而止尚  
爲未成之書末一卷附讀春秋十三條所以輔原



書之不及也學者欲尋其端緒先以啖趙陸氏及  
有宋張台諸家為宗而參之南浦之行述其于經  
義之美惡實之謂必有油然而心者其較之全時  
方苞直解亦百定遺二書嘗以此書為最焉前有  
乾隆己巳其孫鍾璜跋向來抄本至嘉慶甲子有  
錢坫亦與載相異校而刊之華亭姜兆紳為之序  
冠以提要一篇

春秋直解十二身

杭州堂刊本

國朝方苞撰

苞仕履  
見望類

前有自序謂余之始為是學也

求之傳注而樊然般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蓋  
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  
互及衆說般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于其  
間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己所見合為一  
書蓋以胡傳有所未安因自著一春秋傳以駕乎  
其上大都融會宋元明諸儒之說而成其間明著  
傳注之出處者亦時有之望溪本古文作家始著

春秋通論百章分別其條理繼成是書凡通論所載悉散見于書中而不復易其辭詳見此書之後序中故謂是編爲絕妙好文字則可若言乎堪以方駕胡傳則愚未敢以爲然也

春秋通論四旨

望溪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會通全經而律以比事屬辭之義爲論四十篇每篇多或八九章少或一二章凡分章九十有九皆以類相從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如親見聖人口授其傳指以合孟子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意究未免憑虛臆度所以求之愈深失之愈遠也然能以經求經使穿鑿刻酷兩家俱當退避三舍則亦有可取者在矣其文多與所撰春秋集解相



全蓋彼則散見而此其於滙也前有朱載堉琮魏  
定國三序

春秋比事目錄四旨望溪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 四庫全書存目望溪以程子有云春  
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因循  
是說以求之而曲得其精蘊既而通論四十篇以  
揭比事屬辭之義猶恐讀者未熟于三傳旋復檢  
視事迹以求其端緒未免重費日力乃復別其事  
爲八十五類以爲比事目錄學者欲觀通論必先  
取是編而思索之然後展通論而切究之則可以  
一旦豁然貫通矣攷宋沈文伯春秋比事元趙東

山春秋金鎖匙皆先具此條例不始于望溪也然  
兩家書俱取其事之相類者互相推勘以攷究其  
異同而申明其正變是編則但類其事其說則別  
為一書定與兩家書不類況其時兩書未出非有  
意于相襲可也自昔有乾注甲子其門人顧

序

春秋世族譜一旨乾隆壬子刊本

國朝陳厚耀撰

厚耀字泗源号曙峯泰州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蘇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

內廷改授翰林院檢討終右春坊右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補

杜元凱世族譜而作凡周魯晉衛鄭齊宋楚秦陳  
蔡曹莒杞滕薛許邾吳越二十國先叙其君之世  
系而以卿大夫世系附後其死世次可采者則別  
附卿大夫世系之後皆本孔氏正義兼采諸書而  
一宗于杜氏攷核周詳如肉貫串與頌震滄春秋  
大事表世系一門可以相輔而行前有乾隆戊戌



吳並山經重刊序

春秋說十五旨 經學叢書本

國朝惠士奇撰 士奇仕後  
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半農世

傳漢學尤卓精于三禮是書即以通周禮者通春秋因以全經爲綱領三傳爲條目皆依禮制比類相從每類之後証以群經及史記諸書並參諸周秦子書漢人箋注傳以已見爲之揔論不專主左氏亦不專主公穀義例賅貫而死諸家拘例之失故于聖人之旨多所中而于自來先儒論說之醇疵昭昭如黑白之分雖較張嘉父春秋五禮例宗

吳草廬春秋纂言體例大致相全而典博則遠勝之且有言人之所不能言而關繫于名教之大者不當僅以長于漢學目之也此本爲吳企晉奉來所校刊首載揚越曾所撰墓誌銘一篇後企晉從弟簡舟刻叢書即以其版編之并爲之序

春秋大事表五十弓輿圖一弓附錄一弓萬卷樓刊本

國朝頌棟高撰

棟高字復初一字震滄号左奮无錫人康熙辛丑進士乾隆辛未薦舉經

學賜國子監司業丁丑又賜祭酒銜

四庫全書著錄震滄以胡

氏之春秋多有未合聖心處乃以春秋時事逆排

比爲表凡五十篇篇爲一弓中附地形口號一百

十三首五禮源流口號四十四首又分附各表序

及說論攷辨凡一百三十一篇其輿圖則用朱書

墨書兼列古今地名凡十三篇附錄則其所作詩

東併全時諸人所作附焉凡春秋之闕無于天下



之故者皆不錄故曰大事表云大旨謂諸儒說經之病有四其一在以一字為定較其一在以句之而強主枝節其一在以傳求經其一在以春秋尋王伯故于三傳不全信亦不全棄雖參觀經之前後數十年之事平心以求其是一切義例說高論除至其論禘則宗廟六而不之史記經與之皆無之說論河道則于前後浚河處各以

本朝地界証實之尤為千古未發之隱是以論高而事核兼有文人學人之長理不悖于儒者而又不

失之迂讀春秋者可以知所折衷矣旨首恭錄乾

隆壬申

御賜詩二章次載楊繩武楊椿華希閔蔣汾功四序及楊

椿方苞書二通又有自序凡例綱領偶筆及鑿定

校閱姓氏其旨二旨六旨七旨八旨十旨十二旨十七旨四十二又各分子目凡十四云

春秋義存錄十二篇 原刊本

國朝陸奎勳撰 奎勳仕履  
見易類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采

撮三傳之文及禮記論孟中孔子之言又傳以緯  
書子書所引孔子之言不論真偽俱列于經文之  
後而間作案語以斷制之以孟子有其義則某宿  
取之語曰名之曰義存錄而冠以綱領三十條猶  
胡康美春秋傳之有綱領云爾然其于胡傳頗不  
以為然而言五六為得其寔則探本之論也惟所  
引孔子之言不為春秋而發而反引之以牽合



經義且及左氏傳義此其病根專在求異于從前  
說春秋諸家而不覺其反說不通也姑以其言  
未有此作存之以備一家言耳

春秋或辨一旨 甄海味塵本

國朝許之懈撰

之懈字直庵号蓮峰長洲人康熙中拔貢生官貴州餘慶縣教諭 是

書難名春秋或辨止有答客問商周改時改月一  
篇凡二千四百餘言附攷共十四條大旨謂夏以  
建寅之月為歲首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周以建  
子之月為歲首三代各取一義至斯月舉祭告朝  
賀之禮以為一歲始朔時月原未嘗改夫子之言  
不過欲以建寅之月之歲首即其作春秋本意故  
于傳注皆不之信惟以一己臆見妄解經義其害

豈不更甚未有康熙丙午長洲蔣深後叙稱其發  
前人所未發一破千古之愚一定千古之業元乃  
過歎

春秋左傳小疏一旨

儀禮小疏附刊本

國朝沈彤撰

彤字冠雲  
吳江人

四庫全書著錄有氏字

凡補正杜氏集解者有趙東山顧亭林朱長孺三  
家果堂猶以為未盡復作是疏以補其遺其稿未  
成故祇八十餘條雖不能如三家書之繁富然攷  
証頗核亦有裨于杜家武庫也是時惠松崖補注  
尚未出此書疑松崖亦未見故兩不相謀而各有  
所得究之惠氏書非果堂所可及也



春秋識小錄凡三帙 蘇海味塵本

國朝程廷祚撰

廷祚字啓生号綿莊上元人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卒未再荐經學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凡春秋職官政略三帙首

為數國共有之官次為一國次自有之官附縣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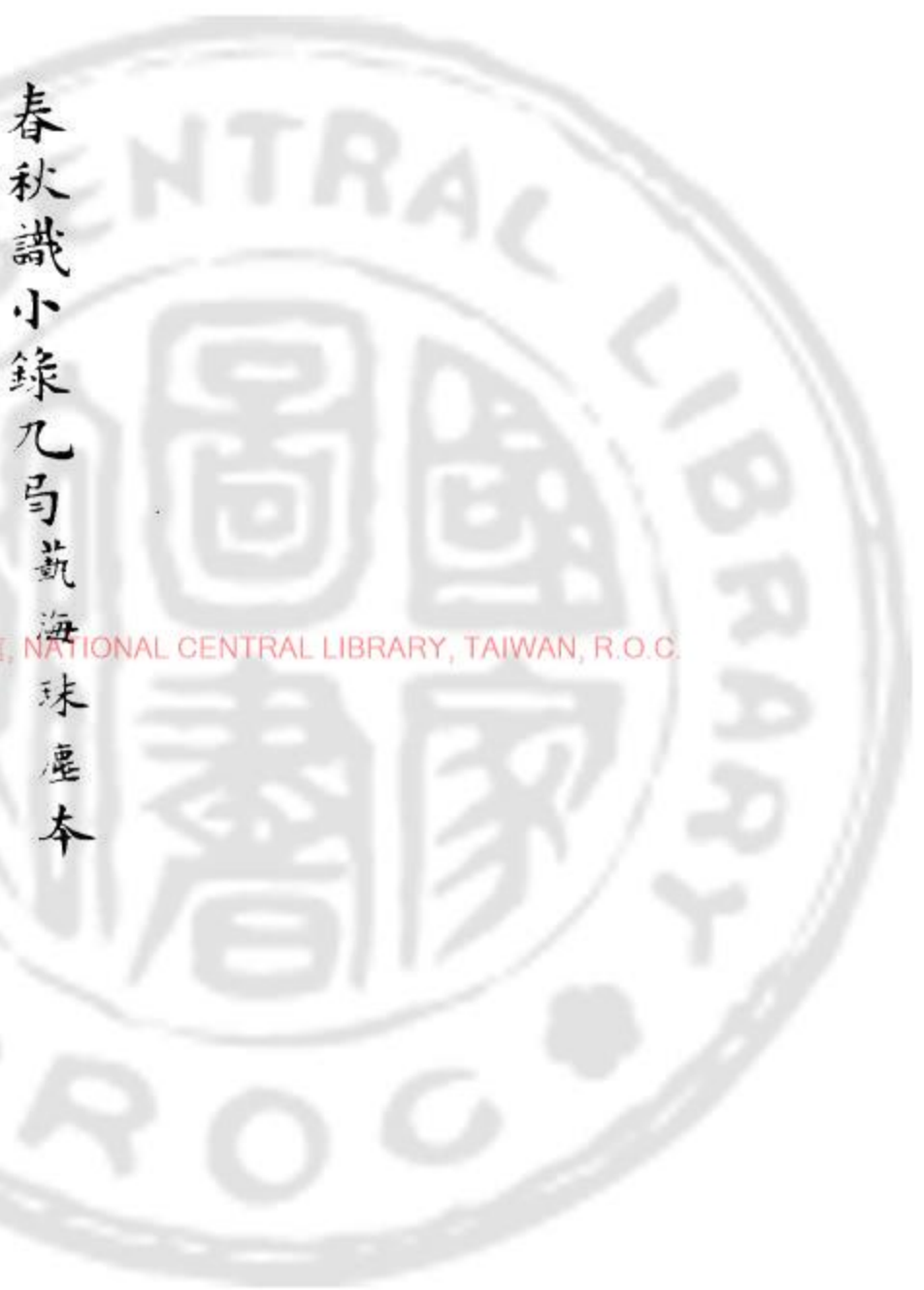
末為晉軍政始末表春秋地名辨異三帙分攷自

一地二名以迄五地一名末附晉書地理志証今

春秋人名辨異三帙分攷自一人兩稱以迄一人

八稱各為分國而紀按名曰春秋識小錄蓋自居

于不賢者也其于官名地名人名之異同舛誤皆



推求詳盡視馮氏名号歸一圖祇及人名而无官  
名地名者此則較爲備矣唯其獨表晋君始末而  
不及諸國仍屬缺典則何如顧氏大事表各表諸  
國之爲備也即新附晋志正今以通鑑六之說亦  
不及顧氏之詳云每種之書皆自自之而于其書  
失標檢名僅見之目錄中亦爲不合

春秋正辭十三旨 原刊本

國朝註存與撰

存與字方耕武進人乾隆乙丑方耕  
賜進士第二官至戶部侍郎

讀趙子常春秋屬辭而善之因彙括其條正列其  
義撰爲是書更名曰正辭凡正奉天辭第一正天  
子辭第二正內辭第三正二伯辭第四正諸夏辭  
第五正外辭第六正禁暴辭第七正誅亂辭第八  
正傳疑辭第九每篇一旨唯正內辭分爲二旨正  
傳疑辭只有闕文一則則幾不足以成卷矣每旨  
皆詳論于前然後各分子目舉經文爲綱經下各



為小論如胡氏春秋傳本不過依經之次序此則  
分類作傳爾大旨本公羊傳及何邵公注義而以  
群考傳益之雖篇古文尚書亦引以段正義而其  
不發傳書之意末二句曰春秋家則之十三則篇  
公羊專文為經各篇之論曰春秋家則之十三則  
即其全書之存也其書全則其始末編法雖殊  
勝趙氏書遠矣前有自敘敘效法史漢或傳此則  
明季人作地志之習氣學者慎勿尤而效之也

左傳補注六弓墨海金壺本

國朝惠棟撰

棟字定宇  
松崖長洲人

四庫全書著錄松崖之

祖樸庵

周揚

常因

杜氏之未備者作補注一弓至

松崖又以杜氏解經頗多遺誤因刺取經傳附以  
先世遺聞廣為補注以成是編用以博異說祛俗  
議其中于古今文之全異者尤悉焉所補皆根據  
典確不憑臆測較顧亭林杜解補正朱愚庵讀左  
日鈔更為詳密間有一二偏駁牽合之處亦不害  
其大醇也前有康熙戊戌自序後有乾隆甲午益

都孝文落跋今所傳九經古義獨无左傳蓋先有  
此別本孤行因改十經爲九經云

春秋五測 无易數 資敬堂刊本

國朝戴祖啟撰

祖啟字敬成上元人乾隆壬申舉人

其書不分易數以

十二公爲次全載經義而繫其說于下其不繫說  
者十之四耳前有序說三篇具言著此書之義例  
其曰五測者一曰常文以定体二曰變文以別嫌  
三曰互文以通異四曰便文以修辭五曰闕文以  
慎疑也大有有取于春秋厲辭此事之教多以一  
年内兩三事全而解之率皆略措數語或四五行  
不等未能如宋元人之說春秋者暢所欲言而止



觀其窮于文筆即知其富于學問矣書刊于嘉慶  
元年表簡齋救爲之題辭亦不甚得之惟盧氏抱  
經堂文集有是書序亟爲推許思夫之道清之譽  
云

讀左補義五十卷 蔚文堂刊本

國朝姜炳璋撰

炳璋字石貞号白岩象山人乾  
隆甲戌進士官石泉縣知縣

四

庫全書存目是書取春秋及左氏傳別爲之注其  
中用杜者十之六七杜所未明採之孔疏疏所未  
顯採之諸說諸說未明補以己意說其闕發顯屬  
簡明而各傳之後更加以說如交質之發明春秋  
託始桓王之義如諸侯赴告稱名之引舊典如仁  
而不武之謂鄭靈不謂歸生如齊懿之死由于公  
子元不在邴歆閻職諸如此類意爲創見殊乖左

此二千言亦不遠或其為讀左氏一類而已前有  
列傳二篇說謂之首句不入句數上句凡五篇為  
解經之綱領下句凡十二篇為讀傳之綱領至以  
評史之語細書其端如選家列乃出于其門人先  
昇所知而拆衷于白苕者也詳見序評選之言前  
又有乾隆戊子自序及後序其數言皆與前  
序

春秋左傳類求十二篇 舊名堂刊本

國朝孫從添過臨汾全撰

從添字度增号石芝常熟人 臨汾号東岡長洲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本蘇東坡春秋論以類而  
求之說按經義及左公穀胡四傳杜林等注分類  
纂輯凡有一句一字可以分類者悉為分之間有  
一事而分入幾類者亦有一類而復分幾門者寧  
詳勿略寧繁勿簡計一百二十類每類前列書法  
後載事類而事類之下復載書法似前綱而後目  
攷東坡之說朱子亦有全心曾云此經固當以類



列列道也然如此書之多分門類碎亂編其而謬  
以更新不免恐大夫古人之意觀其于三傳及杜  
解外並取胡傳林注而所載司司司司司司司司  
本蘇大指掌圖益可想見其書之至固先時而  
隆丁丑陳撰已如此書王向公三三三三三三  
及全坡姓氏

春秋日食質疑一弓

惜月山房彙抄本

國朝吳守一撰

守一字萬  
先歛縣人

四庫全書存目其書以

春秋日食三十六提綱立五表以推日刻分抄一  
日節氣二日閏餘三日合朔四日交泛五日入轉  
并推盈縮遲疾之多少盈縮遲疾之相併及加減  
之差以為晦朔之誤豫閏失閏之誤夏正之誤比  
食之誤而定春秋所書月日當在某月之日朔後  
附攷夏仲康六年周幽王六年兩日食以互相參  
証大抵與頌震滄春秋長歷拾遺表所推相全

不及陳洵源春秋長歷之詳密也

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十一旨敘一旨

舉軒孔氏所著書本

國朝孔廣森撰

廣森任履見易類

翼軒以公羊何氏解詁作

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訛率臆未能醇會傳

意因即原注存其精粹刪其支離破其拘窒增其

隱漏旁通諸家兼采公穀擇善而從撰成是編其

分旨悉仍舊第故以閔公附莊公旨而自叙一旨

退列于後遵古例也凡諸經籍義有可通于公羊

者多著錄之他如何氏所據間有失者多所裨損

使是非之旨不謬于聖人其于公羊一家之學真



可謂粹然無瑕疵矣昔韓退之遺說有書稱近世  
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也書聖經學傳事而  
不自要非之義尤自而尋非先之經之學之說  
衆人之所不察務以而明之其說則亦非其說  
此之至固能心之所最意者言其是也其非也  
嘉慶戊午阮雲臺師京起十五歲十由其為  
廣廣校槧既竣復為之敘略

劉炫規杜持平六旨

桂隱書屋刊本

國朝邵瑛撰

瑛字璠同餘姚人乾隆甲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按隋志記光

伯所撰左傳述義四十旨孔冲遠作正義据以為  
本見于自叙其書久佚今亦无從別識獨其規過  
三旨隋志不載唐志始載之其見引于正義者孔  
氏一一標出而概以為非究之所謂非者未必非  
是者未必是也瑤圃因承紀境嵐之敘作為是  
編以釋兩家之紛凡一百七十六條俱是引杜注  
及正義所引劉說孔氏所駁之說于前而繫接語

于從詳審精密各持其平大抵劉義之勝于杜者  
不可遽歎而間有杜義為勝亦必表而出之誠讀  
正義者所不可少之書也書成于嘉慶辛亥自寫  
之序

春秋內傳古注輯存 无弓數 二百齋刊本

國朝嚴蔚撰

蔚字豹人  
吳縣人

是書不分弓數唯分隱桓莊

閔僖為上冊文宣成襄為中冊昭定哀為下冊蓋  
主何邵公所見所聞所傳聞之說也豹人篤志治  
經而以左氏用功尤深灼見杜氏之弊有違禮傷  
教者有肆臆妄說者慨然思漢人之舊因采輯群  
經正義及史漢三國舊注與夫唐宋類書所引內  
傳古注以成是編餘若王肅之注孫毓之異全略  
京相璠之土地名其軼時之見于他說者亦為摻



拾間加攷索所主不專一家要皆賈服舊義居多  
咸能各依本文數暢厥旨義理剖判無少疑滯即  
或有與杜氏殊異者此蓋古今訓義不全未足生  
疑至于實无所据或有隨文解釋要亦信而有微  
非若杜氏之路駁前師鄉諱虛造者也自首有自  
撰例言及乾隆丁未盧抱經文弔王西泚為盛錢  
竹汀大昕三序

春秋大指无旨教 舊寫本

國朝汪宜耀撰

宜耀字士雲号警庵上海人官舒城縣訓導

前有自序謂

新安吳敬庵春秋約義一書微嫌其揮斥之義嚴  
傷于渾厚因仿其式以為是編以類相從分十七  
篇曰綱領曰五始曰爵氏名號曰祭祀宮廟曰昏  
禮五女行曰稅賦軍制曰蒐狩焚觀曰城築浚墮  
曰錫朝聘唁曰會盟盟平曰求假取歸曰用師曰  
殺肆執放曰居入歸奔曰崩薨卒莩曰弑君竊叛  
曰灾異末附通病一篇蓋以摭括十七篇之所未

及詳者其事寔多取諸左氏義理多取諸公穀綜  
其事寔窺以義理措詞渾厚立意謹嚴雖聖人筆  
削之本意未必盡合而于屬辭比事之敘則誠識  
其大指矣

春秋說一弓

借月山房彙抄本

國朝陶正靖撰

正靖字澤  
哀常熟人

是書凡七十餘條皆說春

秋之文雖左氏公穀三傳並舉而取左氏爲多後  
儒之說亦多節取每舉胡氏之謬說以深闢之其  
議論之愜當由于傳說之精熟知非獨抱遺經究  
終始者而于夫人子氏薨衛人立晉全盟于幽衛  
殺元咺晉滅赤狄棄盈出奔諸條尤能闡發無遺  
在近儒之說春秋者莫能逮其平允也



春秋左傳補注三弓原刊本

國朝馬宗榘撰

宗榘字魯陳桐城人嘉慶己未進士

頤亭林挾摘杜氏

之闕誤根据經典率皆精核惠松崖復廣搜賈服

京君之注援引秦漢子書為証所以拾頤氏之遺

者尚多而糾其誤者僅五六條耳魯陳以惠氏注

間有遺漏復撰是編所以匡惠氏之誤者固確而

自所為說亦足補元凱之略暨頤惠兩家之所未

及後之人誠能取杜解為綱而以三家補注附錄

于下以便學者之習讀不亦善乎其書前有自序

春秋左傳補疏五旨原刊本

國朝焦循撰循里籍見易類魏晉間左氏之學賈服二家盛

行自杜氏集解及釋例出而二家漸衰杜氏爲司  
馬氏之壻所以解懿師昭之惡者即于集解見之  
故其說大行于晉唐初皆鍾魏晉餘習是以貞觀  
作正義即用集解而賈服兩家由是而廢遂至于  
亡孔氏惟杜是從亦疏体應爾而春秋之義乖矣  
萬光宗作春秋隨筆斥左氏之頗惠半農作春秋  
說正杜氏之失顧震滄作春秋大事表特糾杜氏



之誤而杜氏之隱衷則未有摘其奸而發其伏者  
里堂因補是疏集解外間及釋例以闢杜氏之邪  
說為主而不徒詳核乎訓故名物而已較諸萬惠  
頭三家尤為大聲疾呼從此杜氏悖經欺世之罪  
无所逃于天地之間矣世多通經學古之士曷不  
本賈浪舊文見履齋人古注解存取而改正之也  
曷首有嘉慶丁丑自序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十二曷原刊本

國朝劉逢祿撰

逢祿字受申武進人嘉慶  
戊辰進士官禮部主事

申受為莊

方耕存與之外孫方耕著春秋正辭一書本公羊  
以立說故申受亦專研公羊以何邵公修學卓識  
審決白黑而定因尋其條貫正其統紀以為是書  
凡張三世例通三統例內外例一曷時月日例一  
曷名例寔例譏例一曷貶例誅絕例一曷律意輕  
重例一曷王魯例建始例不書例諱例一曷朝聘  
會盟例崩薨卒莖例大國卒莖表小國進黜表秦

吳楚進黜表一弓公終始例要歸終始例致公例  
公大夫世系表大夫卒例一弓侵伐戰圍入滅取  
邑例地例郊禘例闕疑例主書例一弓灾異例一  
弓計二十六例表四每例皆依經次序采輯經文  
及注畢後而摭釋之其分細立目頗似莊氏之正  
辭其類叙經注則仍似趙子常之屬辭耳且又不  
能如莊氏之援引經文每節作小論則除去所釋  
之數十篇外不過數月可畢事不識其自序何以  
前無古人如此可笑其不自量矣

公羊春秋何氏解詁箋一弓附發墨守評一弓原刊本  
國朝劉逢祿撰申受初爲何氏釋例專明墨守之學  
因析其條例以申何氏之未著及他說之可兼者  
以爲是書而取鄭氏箋詩之旨以名之其網羅衆  
家凡九十二條皆摘傳文及解詁以申論其大義  
并折衷衆家以歸于是或詳或略皆極精密于何  
氏繩墨少所出入猶著釋例之用意也前有嘉慶  
己巳自叙稱今所存發墨守可指說者唯一條然  
多牽引左氏其于董氏胡毋生之書研之未深概



可想見云云按今所存發墨守止四條申受所評  
又止一條仍不足以存卷帙余因据申受是書自  
叙以附之云

穀梁廢疾申何二旨原刊本

國朝劉逢祿撰昔何邵公作穀梁廢疾一書鄭君因  
作起廢疾以排之其全書久亡僅存一篇申受因  
申何氏廢疾之說難鄭君之所起綴成是篇上旨  
凡四十條先節引傳文及何氏廢疾并范氏所釋  
于前後則各爲難詞下旨凡<sup>有五</sup>十一條止節引傳文  
皆廢疾所不具申受自爲摘出而申之也間及范  
注後則各爲申詞自敘稱藩籬未決區蓋不言非  
敢黨全微明法守蓋仍以公羊家言作禽墨之守

左氏春秋攷證二馬原刊本

國朝劉逢祿撰申受以左氏春秋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也直稱春秋太史公所據舊名也冒曰春秋左氏則東漢以後之以訛傳訛者矣因撰此編正其名曰左氏春秋攷證上馬凡一百十九條皆摘引傳文各証其非左氏舊文爲劉歆所比附下馬凡二十四條皆摘引史記前後漢書說文孔疏劉向別錄諸書各証左氏不傳春秋摠屬劉歆所改竄自敘稱左氏以良史之材博聞多識本未嘗求



附于春秋之義後人增設條例推行事蹟強以爲傳春秋真以尊公羊博士之師法名爲專之寔則誣之左氏不任咎也然則申受穀然取二千年之傳本而效萬充宗方靈臯之辨周禮不過爲護持公羊家言計耳豈漢以儒者俱死聰穎特達如申受其人者乎余所不敢信也

箴膏肓評一旨原刊本

國朝劉逢祿撰按舊唐志載何休左氏膏肓十旨注云鄭元箴宋人書目尚有其今書所存二十餘條傳本合爲一旨是書凡三十條或一條分作兩條者皆以傳文爲經何氏書鄭君箴附之而各爲之評或評其僞或評其誣或評其非典禮而因及何鄭之論更推其未及者証之所評與攷証之書全一用意藉以申其公羊家言本與攷証全爲一敘其敘亦列在是書之後但何鄭之書爲春秋左氏

傳而作不為左氏春秋而作既申受故以春秋還  
之春秋左氏還之左氏余即別而出之恪遵申受  
之意云爾

推春秋日食法一旨修梅山館刊本

國朝施彥士撰

彥士字容之号樸齋崇明人  
光緒辛酉舉人官直隸知縣樸齋以

徐圖臣能以歷証明經術攷定春秋朔日因以其  
積年布算求之則全經日食三十七事乃得其三  
十四爰以所推交食全稿錄為是帙大抵準徐氏  
法以月建名月比而核之以謂僖公以前合夏正  
者二合夏正而失一閏者五文公以後合周正者  
十九合周正而失一閏者六夫亦可知春秋失閏  
之有漸而周正之改日與否可由是而定全經朔



日亦可由是而推云云蓋專明徐氏一家之說與  
吳萬先質疑可互相參觀者也前有嘉慶丙子自  
序及凡例三則

春秋繁露注十七弓斐雲閣刊本

國朝凌曙撰

曙字曉樓  
江都人

曉樓以繁露一書流傳已久

魚魯雜採篇第褫落致難卒讀因以聚珍版本爲  
主而輔以張皋文讀本盧抱經刻本重加釐正又  
復采列代之舊聞集先儒之成說爲之注釋及隋  
唐以後諸書之引繁露者莫不攷其異全校其詳  
略書目姓氏咸臚列于下方洪桐生梧序之稱其  
于是書諸篇皆能通究本末復肆力于先秦兩漢  
之書及諸經義疏凡繁露篇欠字句皆櫛疏而理

解之不但貫徹何徐而董氏三年下帷根抵之蘊  
正誼明道天人之本原靡不洞于心而抉于手而  
後知仲舒以公羊之學爲王佐之才信不虛也所  
謂何徐即指何休之注徐彥之疏也烏首冠以史  
記本傳及宋慶歷丁亥樓子文郁序亦各爲之注  
又有嘉慶乙亥自序未附錄題跋八首即盧刻本  
所有者也



經部

四書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堂讀書記卷十二

經部七之上

四書類一 漢至元

烏程周中孚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語鄭註二局

樸學齋叢書本

漢鄭元撰

國朝宋翔鳳輯

元仕履見分類翔鳳字  
虞廷長洲人嘉慶庚申

舉人官旌  
德縣教諭

按隋志載鄭註論語十局釋文叙錄新舊

唐志俱全其書北宋已佚故崇文摠目讀書志書錄

解題通考宋志俱不著錄虞廷乃就何氏集解皇氏

義疏陸氏音義旁及他經註疏編類之書先後采獲

凡如千条編為二局又隋志載有康成孔子弟子目

錄一局新舊唐志皆作論語篇目弟子亦久不傳惟

史記仲尼弟子傳註頗引其文因具采出以其同科



故附斯編所輯不及十分之一間為疏通證明以存  
鄭學之梗概較陳仲魚歟論語古訓不專采鄭氏一  
家者尚為簡約可循前有自序未有論語師法表考  
論齊魯古三家亦極詳云

孟子趙註十四局微波榭刊本

漢趙岐註岐字邠，京兆長陵人，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熒熒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

按漢志儒家載孟子十一篇，趙氏題辭稱孟子論集  
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辭答問，又自撰  
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  
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  
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于是乃述已所聞証以  
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為上下凡十  
四局，蓋自趙氏止注七篇而依託之四篇遂不傳，隋



志儒類亦止載趙岐註孟子十四篇新舊唐志崇文  
目讀書志通志宋志俱全列于儒家至書錄解題始  
改列經部而通考因之則已在宋儒表章四書之後  
也元修宋史尚仍宋國史之舊耳漢人孟子註存于  
今者惟邠卿一家其學以較馬鄭許服諸儒稍為固  
陋然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于訓詁無所戾七篇之微  
言大義藉是可推且章別為指令學者可分章尋求  
于漢傳註別開一例功亦勤矣朱子語錄雖稱其注  
拙而不明與王易巧而不明全訛然所作集註采用

趙說獨多即不明著趙氏而與之同者幾于累牘特  
稍刪潤其語耳然則謂趙註為朱註之濫觴亦無不  
可也然自邠武士人作疏以後而單註本傳世日希  
不知偽疏于章指阮掠取其文入于疏首又不能全  
載而多所更易乃于趙注本所有者則經削去之朱  
子集註于王之臣章小弁章求則得之章所引趙氏  
皆出章指而後人或以為摠註誠得是本而深考之  
始足以發其覆矣此本為曲阜孔休生繼得舊本校  
正併孫氏音義刊之今孫氏書別記于後

孟子註疏十四弓

武英殿刊十三經注疏本

漢趙岐注宋孫奭音義并偽疏

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

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

四庫全書著錄作孟子正義從偽

孫疏序也按孟子自趙氏作注後唐張鑑丁公著始

為之音

俱見宋志張音已見新唐志

至宗古采二家之善補其闕

遺成音義二弓本未嘗作正義也未詳何人擬他經

疏為之正義于註義多所未解而妄說之處全抄宗

古音義略加數語署曰孫奭疏朱子語錄稱為邵武

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者是也且其疏盡刪章指



而疏內文往往詮釋其所削于十三局自稱其例曰  
凡于趙註有所要者雖于文段不錄然于事未嘗敢  
弃之而不明其悠謬有如此者故朱子語錄亦謂其  
書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  
說尔今攷崇文目讀書志館閣書目見王厚齋說止載宗  
古音義而無宗古正義朱子之說益信晁氏見其書  
而不載最為有識陳馬兩家始載之蓋已在朱子之  
後而不一別白之蓋未曾見朱子有是說耳此本仿  
照明監本毛本仍以音義分附經註之下各局之後

俱有戶部侍郎呂熾等攷証未并有司經局洗馬陸  
宗楷跋語及校職名局首之趙氏題辭孫氏音義序  
亦皆有攷証繫之云

孟子正義三十卷

半九書塾刊本

國朝焦循撰

循里籍見五經總義類

里堂以古之精通易理深

得義文周孔之指者莫如孟子生孟子後而能深知其學者莫如趙氏惜偽疏踏駁乖舛文義鄙俚未能發明其萬一于是博採經史傳註以及

本朝通人之書凡有關於孟子者一一纂出次為長

編復討論群書刪煩補缺採成是疏趙氏章句既詳為分析則為之疏者不必徒事敷衍文義順述口吻效毛詩正義之例以成學究講章之習趙氏



訓詁每疊于句中故論似蔓衍而辭多佶聱推發  
趙氏之意指明其句中訓詁自爾文從字順條鬯  
明顯于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  
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雜他經  
兼存備錄以待叅攷凡六十餘家皆稱某氏以表  
异之著其所撰書名以詳述之間有已見用謹按  
字別之其子廷琥有所見亦本范氏穀梁之例錄  
而存之其于訓詁名物攷證最詳而于仁義道德  
性命之類尤能推闡入微絕不落宋明諸儒科臼

大率本之程易疇論學小記載東原原善及孟子  
字義疏証為多且于孟子之言通于易堪與論  
語中庸大學相表裏者闡發更無餘蘊從來解孟  
子者無此實事求是也夫豈僅為趙氏之功臣而  
已哉而或者以其間引及李厚菴榕村藏稿自記  
姚秋農求是齋自訂稿短之不知兩家雖屬紙尾  
之學而言有當于趙註便即取以相証此正里堂  
不遺葑菲之意學者亦可毋庸過詆矣書奕成而  
沒僅存乎稿至道光乙酉其弟徵校而梓之并為

叙略冠以阮雲臺師所傳一篇

孟子劉註一弓

樸學齋叢書本

漢劉熙撰

國朝宋翔鳳輯

熙字成國北海人官安南太守

按隋志

儒

家載劉註孟子七弓新舊唐志俱全其書至宋已佚

唯唐人書間引其說虞廷編為披錄得二十餘事集為一卷以存什一于千百其註較之趙氏頗多同者然趙氏之註地理尤略以劉註考之恒復相勝前有虞廷序細為証合知其訓詁概非疎淺云



論語集解義疏十弓

知不足齋叢書本

魏何晏集解梁皇侃義疏

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官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侃吳

郡人官散騎侍郎兼國子助教

四庫全書著錄作論語義疏隋志

載集解論語十弓何晏集論語義疏十弓皇侃撰釋

文新舊唐志崇文總目讀書志趙氏附志通考宋志

俱全至書錄解題始不載皇氏疏如其書已不傳唯

日本國有傳本近始流入中國故朱氏經義考尚註

曰未見前有奏進集解序末稱孫邕鄭冲曹義荀顯

何晏等上其止稱何晏者殆晏摠領其事亦如賈孔

邢疏之例也平叔集孔安國包咸咸周氏馬融鄭元陳  
群王肅周生烈諸家之說善者存之各記其姓名示  
無勦說其不善者則自下已意改易舊說故題曰集  
解晉江熙又嘗集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  
淳蔡系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十三家之說以為  
集解侃之義疏先通何氏集解若江氏集解中諸人  
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釋于何氏  
無妨者亦引取為說以廣異聞并為之叙是本得于  
東洋市販猶唐以來相傳舊笈經義注義多與今本  
不同頗足以資考証邢疏即從是疏而出而不及是  
疏之猶存古義故好古之士多舍邢而從皇馬未有  
完延庚午平安服元喬新刻序以干支及序文推之  
當在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中鮑濬欽既得是本即刊  
入叢書云



論語註疏二十弓

武英殿刊十三經註疏本

魏何晏註唐陸德明音義宋邢昺疏 四庫全書著

錄何論語正義按崇文摠目中與書目見玉海四十一引讀

書志通志通考宋志俱作論語正義十弓故改注疏

為正義書錄解題作論語註疏解經十弓似據註疏

合刊本之稱然宋十行註疏作二十弓疑陳氏脫去

二字也自明監本毛本及是本俱作二十弓猶屬宋

本之舊耳唐人止為五經疏而不及論語孝經爾雅

至叔明始奉詔刊定亦因皇侃所采諸儒之說刊定

而成書其于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甚詳故能與  
何註並傳雖純雜相參不必盡合于聖人之旨要其  
蒼萃群言創通大義已為程朱開其先路矣自是疏  
出而皇疏微久之遂佚今皇疏從日本傳于中土好  
古者復舍邢而就皇然兩家如伯主亞旅宜通力以  
治田不得妄分軒輊也釋文一弓舊有單行之本書  
錄解題宋志俱載之自明監本毛本俱分附于經義  
及註之下而是本亦因之故每弓復題其名氏所有  
注解傳述人一篇亦即列于弓首各弓之後俱有戶

部有侍郎呂熾等攷証末并有沈馬陸宗楷識語及  
校刊職名其弓首之集解序及注解傳述人亦皆有  
攷証繫之云



論語筆解二弓 范氏二十種奇書本

舊題唐韓愈李翱全撰

愈字退之鄆州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贈

禮部尚書諡曰文翱字習之趙郡人涼武昭王之

後貞元十四年進士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諡曰文

四庫全書著錄按昌黎荅侯生問論語書有愈昔注

解其書語新唐志載韓愈論語注十弓李漢撰昌黎

集序亦稱有論語注十弓皆不言有筆解讀書志附

志通志通考俱載論語筆解十弓韓愈李翱撰而無

論語注惟晁氏引田氏書目既有論語注十弓又有

論語筆解二卷書錄解題宋志俱止載論語筆解二

弓與田氏書目及今所傳本全考田氏書目為宋元  
祐中田鎬所撰其家藏書目見讀書志疑論語注佚于南  
宋故晁氏已不載但載筆解十弓云四庫邯鄲書目  
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弓筆解四弓此  
書題曰筆解而十弓亦不同據此知晁氏所見筆解  
亦十弓弓首有宋秘書丞許勃序亦稱十弓僅存此  
二卷然皆與田氏陳氏及今本不合何也許序稱翱  
曰者蓋李習之同與切磨世所傳習率多誤舛始愈  
筆大義則示翱翱從而交相明辨非獨韓制此書也  
是許所見本愈不著名而翱所說則題名以別之此  
本改稱韓曰李曰又非宋本之舊矣近臧玉牀牀經義  
雜記八考得此書是習之所為蓋退之詳隲者因歷  
引書中三則以為明証此則不特于是書未曾深究  
且併序之所云交相明辨四字亦忘之矣朱氏經義  
考所載序文亦題許勃知其即據此本而墨海金壺  
本所載序名氏失之又經義考于是書下引通考作  
二弓今攷以刊通志本及近刻通志略本俱作十弓  
知朱氏為誤矣至說郭唐宋叢書所收皆無李注則



又不全之本藝海珠塵本于韓李注外又有明鄭鄭  
評云

孟子音義二弓

吳門黃氏士礼居刊本

宋孫奭撰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

儒家類

書錄解題

通考宋志

儒家類

俱載之晁氏稱奭採唐張鎔丁公著

所撰叅附益其闕古今註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  
經奭撰正義以趙注為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  
如謂子莫執中為子等無執中之類大中祥符中乃  
成上于朝前有奭序但言推究本文叅考舊註采諸  
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証以字書質諸經訓疏其疑滯  
備其闕遺集成音義二弓而不言撰正義當晁氏時

邵武士人爲孫疏未出知讀書志音義二字譌爲正義也書錄解題既列音義二弓復列正義十四弓知音義條下正義二字亦音義二字之譌耳攷陸氏撰釋文于十二經外兼及老子莊子而不及孟子得宗古爲之音義所以補陸氏之闕典而並可推爲趙注之功臣矣黃莞圃得影鈔本爲虞山外氏述古堂舊藏即以付梓其用爲校勘者復假香巖書屋藏本係汲古閣影宋鈔與此全出一源未有孟子篇叙因附刊於後并爲之跋通志堂經解抱經堂叢書所刊本

均無此篇叙也



批點孟子二弓

烏程閔氏刊本

舊題宋蘇洵評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載朱氏經義考始載之作蘇氏洵孟子評一弓蓋依託也 四庫全書存目作蘇評孟子二弓為康熙中杭州沈氏校刻本此本前有嘉靖元年靖江朱迺渠得之序後有萬歷丁巳烏程閔遇者齋跋跋知遇五取朱本重刊有大圈有小圈有連圈有重圈又有三角圈俱以朱印其連圈間用黛色其切要處率以朱筆抹出其評或綴于上或綴于旁俱以朱黛相間玩其

評語頗得古文法脈非如沈本合以時文之法行之也

論語拾遺一弓 寫本

宋蘓轍撰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

宋志俱載之蓋東坡曾著論語解四弓 見解題通考宋志 而

穎濱音有所未安者因為其孫 籀 等重著書凡二十

七章并為小引刻入 樂 乘城第三集中其說瑕瑜互見

蓋蘓氏之學如是要其聰明獨到之處亦不可磨明

陶南邨嘗取以列入說郛而 刪 節者凡有九章不及

集本之完善也蓋東坡之解經義考已注曰未見今

亦未見傳本焉

轍仕履見詩類



論語音原四弓

墨海金壺本

聚珍版本

宋鄭汝諧撰

汝諧字舜舉號東谷處州人官至吏部侍郎

四庫全書著

錄讀書志附志作十弓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一弓宋志又有東谷論語一弓皆不著名氏惟趙氏題

汝諧姓名攷其書自序及真西山序其子如岡曾孫

陶孫二跋確為東谷之書疑陳氏及作宋志者皆未

見此書也自序稱嘗鈔版于贛于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太詳輒掇其簡要者復鈔版于池陽則作一弓者或池陽之本而不題名氏作十弓者其贛與

洪之本歟朱氏經義考作二弓此作四弓殆後人分  
併之異也此書無全載經義而自所論說有及有不  
及每章皆略舉大意不沾沾于依文解義西山稱其  
以己意而逆聖人之志蓋多得之于八佾篇謂其傷  
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大指與春秋相表裏于  
子賤章謂其人沉厚簡默非魯多君子不能取其為  
君子于聞韶章謂以揖遜之樂作于僭竊之國至人  
蓋傷之于三仁章謂微子之去為去王朝而之國非  
歸周也若是者不可殫書其言雖若異于先儒而未  
嘗不合于義理之正有微顯闡幽之益而無厭常求  
異之過蓋信錄其自得也云云頗與朱子集註不合  
然朱子不以為嫌稱其亦有好處焉



大學章句一弓中庸章句一弓論語集註十弓孟子集  
註七弓 雲間華氏敬堂刊本

宋朱子撰

朱子仕履  
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按書錄解題

學庸章句入禮類論孟集註入語孟類宋志則論語  
集註自入論語類而以孟子集注入儒家類作十四  
弓與陳氏同然則作七弓者乃後人所併也在朱子  
當日本以大學中庸同稱章句且篇帙無多故併為  
一冊若為學者講說必先大學次及論孟後及中庸  
翟晴江灝 四書攷異言之最詳蓋自是始有四書之

名而章句集註亦道為說四書者之所祖先儒舊解  
不復能與爭席矣允學庸前各有淳熙己酉自序論  
五前各有序說攷序說皆前載史記後載諸儒之說  
但可稱為集說而不可稱為序說此朱子之偶誤也

四書章句集註二十六弓附錄六弓

真意堂刊本

宋朱子定本

國朝吳志忠輯

志忠吳縣人

是編校刊于

嘉慶辛未允大學章句一弓中庸章句一弓論語

集註十弓孟子集註十四弓其孟子作十四弓者從

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所載趙注本也朱子章

句集註元有初本定本之分其略見于文集語錄中

今坊本皆仍明永樂大全之本大全則襲元倪氏

士毅

四書輯說之誤輯釋則襲宋少氏泳四書集註附錄

之誤也有堂以宋真氏

德秀

四書集編趙氏

順孫

四



書纂疏元詹氏道傳 四書纂箋胡氏炳文 四書通及

翻宋淳祐本四書朱注儀禮經傳通解黃氏震讀書

日抄各本以求朱子章句集註最後改定之本及傳

寫未誤者別錄一部而并記攷証四弓附于後有疑

則折衷于其父伯和英凡改一字一句無不各有所

本即所著經注句讀亦非漫然下筆後附伯和所輯

四書家塾讀本句讀一弓即校定經注當句當讀而

成又四書章句集註定本辨一弓即略辨朱注初本

定本之異同又章句附攷一弓集註附攷三弓則仿

陸氏釋文之例攷証經文音注之異文異字即所以

分別初出定本之異同也從此四百餘年以來朱註

之誤本一旦得以盡發其覆若吳氏父子者可謂有

功于朱註非尠矣

中庸輯略二弓 明刊本

宋石齋編朱子刪定

齋字子重號克齋新昌人紹興十五年進士官至太常主簿出

知南康軍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附志書錄解題通考宋

志俱載之初克齋采二程子語與其門人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為集解二弓朱子因而芟其繁亂以為是編自第一章至第十七章為上弓第十八章至第三十三章為下弓一依章句次序其取舍之義則或問詳之攷章句序中所列殆合章句輯略或問而彙為一書者厥後章句單行明永樂時所訂大全



專采或問而是編乃僅存于朱子遺書世有知之者  
蓋斯至嘉靖乙巳新昌呂信卿以唐荆川順之所藏  
宋本屬武進知縣刊之而荆川為之序併為附刻朱  
子所作集解原序庶朱子當年編輯之深心藉此可  
仰窺一二焉

四書或問語類三十七卷 浙江府署刊本

國朝陳其凝編

其凝號秋厓人乾隆進士歷官

按朱子嘗撰四

書或問三十九弓其門人又統記其論經籍執文  
之語為語類一百四十弓俱見 四庫全書著錄  
秋厓督學浙江時取或問及語類之涉四書者刪  
其辨難之說汰其重複之條合為是編刊示諸生  
考四書自朱註以後迄于近代諸儒所作講解以  
發揮四書之旨幾無餘蘊然以後人解朱不如即  
朱以求之之為得也此本允大學二弓中庸一弓

論語二十篇孟子十四篇各標列章名而以或問  
語類分附之頗便于簡閱舉業家于章句集註外  
即守此一編而有餘矣前有乾隆丁卯訥喇常安  
序及秋厓附記

南軒論語解十篇 通志堂經解本

宋張栻撰

栻字敬夫號南軒綿竹人口之子以蔭補官孝宗時歷官吏部侍郎出知江陵府謚

宣曰四庫全書著錄作癸巳論語解書錄解題通考

俱作南軒論語說宋志止作論語解讀書附志又作  
論語說三篇三蓋十字之誤經義考則作南軒論語  
解依此本標題也據其序所云則書實成于乾道九  
年癸巳故可與孟子解一例稱癸巳云其書分章列  
說皆因程子餘論而推以已見順文釋義詞音簡明  
嘗以之就正朱子朱子摘其瑕疵凡一百十八條又



為改正二十三条其所指摘者今載大全集中南軒  
即依朱子所改正者錄之餘則因仍舊槁不復改正  
蓋解經貴乎各抒所見以待後人之采擇本不必曲  
相附和也學津詩原從 文瀾閣本寫出付梓亦作  
癸巳論語解冠以提要一篇

南軒孟子說七弓

通志堂經解本

宋張栻撰

四庫全書著錄作癸巳孟子說蓋本自

序以書成于乾道九年癸巳也今稱南軒後人所改  
題耳書錄解題通考俱作孟子說十七弓讀書附志  
作孟子說七弓宋志作孟子解七弓又有孟子詳說  
十七弓朱氏經義考既本宋志載孟子詳說十七弓  
註曰未見又本宋志載孟子解七弓註曰存按南軒  
于孟子說外尚有詳解惟見宋志餘無可攷而陳馬  
兩家卷數又與詳解合其為兩書為一書為書名卷

數差誤皆無從臆斷闕之可也其書体似與論語說  
同亦毋牽假以講義其于王霸之辨義利之分割析  
最明其中交鄰國一章蓋為南渡時勢而發臧倉王  
驩二章亦似為張說事發然皆經義之所有非橫生  
枝節也

四書集編二十六弓通志堂經解本

宋真德秀撰

德秀字希元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中

學士提舉萬壽  
觀卒謚文忠

祠科紹定中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直

經義考俱載之按是書凡大學一弓中庸一弓論語  
十弓孟子十四弓宋志止有論孟語類而無四書類  
凡學庸入禮類孟子入儒家類然惟論語集編十弓  
餘皆無之故倪氏為之補入朱氏既有論語孟子二  
類復有四書類因于論語類載集編而孟子類亦未  
載未免仍宋志之闕也前有西山子志道序首稱大



學中庸先出手所定也又述西山之言曰大學中庸  
之書至于朱子而理盡明至于所編而說始備雖從  
或問輯略語錄中出然銓釋刊濶之功亦多間或附  
以已見末又稱如論語孟子集註雖已点校而集編  
則未成又咸淳癸酉咸淳舊序誤作咸寧劉才之序亦稱近得西  
山所編中庸大學已鈺之梓為衍其傳惟論孟二書  
闕焉扣之庭聞則云已經点校但未編集是論孟固  
未嘗無成書也一旦論諸堂上學正劉樸溪承謂讀  
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  
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采摭者因勉其彙集成  
書凡閱<sup>五</sup>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畢至是西山所編  
之書四為大全據此二序所云知學庸為西山所自  
著論孟為樸谿以西山讀書記大學衍義文集諸書  
補綴成編所謂庭聞當即志道之字耳蓋自朱子作  
章句集註而後西山始創為依註作書之例從此以  
迄永樂大全而集其成自永樂以迄今茲改修大全  
者又更僕難數然皆是書為之濫觴也未有咸淳壬

申謝侯善後序

孟子集疏十四弓

通志堂經解本

宋蔡樸撰

樸字仲覺號覺軒建安人元定之孫沈之子朱子之門人也嘗任建安書院山長以

薦補本州教授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

載倪氏宋志補朱氏經義考俱載之經義考又載其

論語集疏無卷數註曰未見而以劉應李語孟集解

序繫其下以其弟仲節抗後序載入孟子集疏後蓋

即從此本其實仲節後序亦合書言之以為伯氏完

心于是也叅或問以見同異宋集義以脩缺遺文集

則以剖訣而無隱語錄則以講辨而益精以至兩世



之所見聞門人之所敷繹有足以發越朱子言外之意及推其餘說者合而通之間以評論附焉故觀集疏者集註之意易見觀集註者論孟之指益明云云蓋兩書体例相全故可合而序之皆于每章之後雜引諸說以發明集註之意摠以師說為歸宿或朱子之說與西山九峰異者則又舍師說而從祖父之說也前有康熙丙辰納喇容若序

論語集說十弓

通志堂經解本

宋蔡節撰

節永嘉人淳祐五年進此書表稱朝朝

四

庫全書著錄宋志失載倪氏宋志補朱氏經義考俱載之朱氏作二十弓則從是本所載進書表語也前有例言一集曰例全用諸家之說則獨書姓氏之下兼用諸家之說則各書姓氏于下雜用諸家之說則末後摠書姓氏添入己意三數語則于末後書本其氏說一釋曰例全附以己意一註書例集曰已編正說有他說可以互相發明者則附註于下釋曰同一

節謂例集諸家說後附以己意故曰節謂一低集釋一字例非正說而旁引可以見意者則低一字書其例如是摠以經義各章列前而以所謂節曰釋曰者列後大旨率從集註而尚有所出入于其間未有淳祐丙午姜文龍跋稱其說雖博而所會者約文雖約而所該者博云前又有納喇容若序

四書纂疏二十六弓通志堂經解本

宋趙順孫撰

順孫字仲和号格庵縉雲人官至資政殿大學士

四庫全書

著錄宋志失載倪氏補元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但

倪氏宋志補不載而入之補元志殊誤其書一以朱

子為歸不雜異論于大學中庸先之以章句次以或

問問以所聞附于後又以語錄暨諸儒發明大義者

分註其下于論語孟子則一本集註而采或問集義

詳說語錄及諸儒之說分註焉所謂諸儒之說不外

引用摠目所列黃氏幹輔氏廣陳氏淳陳氏孔碩蔡



氏淵蔡氏沈葉氏味道胡氏泳陳氏直潘氏栢黃氏  
士毅真氏德秀蔡氏模十三家皆格守朱子之學不  
旁涉他家者也攷真西山集編專采朱子之說以疏  
朱註此編則又兼采諸儒為朱子之學者之說以疏  
朱註至元倪氏士毅輯釋明胡氏廣大全更擴而充  
之冗濫益甚是書尚繁而不殺可備宋學之一種焉  
前有自序及洪天錫應浚二序學庸前各有牟子才  
序又各有讀章句綱領論語前有讀論孟集註綱領  
俱纂朱子之說為之又有論讀論語孟子法則纂程  
子之說為之而各以朱子及諸儒之說註于其下亦  
如學庸章句序論孟序說體焉前又有康熙丁巳訥  
蘭客若序

大學疏義一弓

藕塘祠塾重刊本

宋金履祥撰

履祥仕履見書類

四庫全書著錄倪

氏錢氏補元志俱作大學章句疏義朱氏經義考于  
大學章句疏義下文載大學指義一弓俱註曰未見  
又注曰一齋書目有此本為其十世孫律道律合論  
孟攷証重梓已無指義則佚之久矣仁山從學于王  
魯齋柏為朱子之四傳弟子而其學較魯齋為篤實  
初朱子既定大次大學章句而或問之作所以反覆  
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尚有疑焉仁山復



隨其章第衍為疏義悉本傳註而發揮之于舉業為  
近然根柢既深較之世之講章固不可全日語也書  
刊于雍正己酉前有趙元祚王崇炳二序

論語集註攷證十弓孟子集註攷證七弓

藕塘祠塾重刊本

宋金履祥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及

朱氏經義考俱分載之竹垞俱註曰未見此二種乃

雍正己酉仁山十八世孫律道律合大學疏義重梓

前有元至順庚午許謙序重紀至元丁丑木李桓殘

序後有仁山自跋及呂暹刊書跋知其據舊本重刊

也按朱子于論孟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之

其問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

非要而略之仁山因為之脩補成一家言俱合經文

及註并序說摘其字句為綱而攷証于下陸如氏釋文之例或彙括其說或演繹其簡妙或摭其幽發其粹或補其古今名物之略或引群言以証之大而道德性命之精微細而訓詁名義之弗可知者本隱以之顯求易而得難誠可為朱子之忠臣矣世之讀集註者其可舍此而他求哉

四書辨疑十五引

通志堂經解本

元陳天祥撰

天祥字吉甫寧晉人徙偃師号近緱山學者稱緱山先生火德中官至集賢大

學士中書右丞諡文靖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朱

氏經義考俱載之朱氏作四書集註辨疑又有四書

選注二十六引注曰佚錢氏亦載之此本不著撰人

名氏今從提要及倪錢朱三家著之其書凡大學十

四條論語一百七十三條孟子一百七十四條中庸

十九條其以中庸殿後實本朱子之說然于章句集

注或摘一二句或摘數句或摘數行列于經文之下



而辨其可疑于後皆平心剖析各抒所見不如後來  
毛西河經說專以強詞奪理也經義考載張養浩曰  
或謂四書辨疑雖不作亦可竊謂人非生知孰能無  
疑疑而辨焉乃講學之事若司馬溫公疑孟子歐陽  
文忠疑繫辭固不害其為大賢也此真持平之論無  
門戶之見者也

讀四書叢說八弓 仁和何氏刊本

元許謙撰 謙字益之金華人延祐中以講學名一時儒者稱為白雲先生

四庫全

書著錄作四弓乃兩江總督採進本倪氏補元志止  
載大學中庸叢說各一弓元史本傳及錢氏補元志  
焦氏經籍志朱氏經義考俱作四書叢說二十弓朱  
氏云一齋書目有未見錢氏云今存大學一弓中庸  
二弓孟子二弓提要本作大學中庸各一弓孟子二  
弓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佚蓋世久不見完本矣  
仁和何夢莘 元錫 得舊抄本凡大學一弓中庸二弓論

語三句孟子二句皆完善無闕因付諸梓惟與史傳及諸家書目所載句數不符疑刊者併其句快爾益之嘗以聖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脩于朱子顧其立言辭約義廣讀者或不能悉究其義故作是書一以朱子為宗發明義理考証訓詁間為之圖使人易曉其于章句集註之書亦可謂盡心焉耳矣前有吳正傳師道序攷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載此書之前有元刊本六句云得之四美堂書坊凡論語上下兩句中庸孟子各一句闕大學一句論語中一句云

### 四書通二十六句

通志堂經解本

元胡炳文撰

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

元志俱作三十四句倪氏註云一作四書通考二十六句朱氏經義考作二十六句註云或作三十四句按是書大學中庸各一句論語十句孟子十四句無其分作三十四句經義考又載有四書辨疑無句數注云未見錢氏亦載之或即三十四句之本耳是編以章句集註為主悉取趙氏順孫纂疏吳氏真子集成之戾于朱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如附已



說于後學庸或問不為分析以失朱子本意編附于章句通後又于集註字之奇者增入釋文事之隱者附以通証于趙氏吳氏所引一十四家之外復增入七十一家大都驅除異議使盡歸于一家之言其于朱子之學誠不愧之一字矣前有鄧文原序張存中跋及自序凡例又有引用姓氏而于朱子所引脫去鄭氏元劉氏敬于四書通所引脫去朱子或問則未免為失之耳目之前矣

#### 四書通證六局

通志堂經解本

元張存中撰

存中字德庸新安人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

補元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前有胡仲虎炳文序稱北方杜緱山瑛有論孟旁通平水薛壽之刊有四書引証皆失之大繁且其中各有未完處觀者病焉今友人張德庸精加讎校刪冗而從簡去非而存是又能完其所未完而名之曰四書通証以附余通之後學者于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于通証知四書用事之審云云則此書實與胡氏四書通相輔而行者

也凡胡氏書內已注釋者此不復出摠以詳其名物而略其義理其于學庸則并或問証之不第章句也于論孟則止証集註而已引經數典具標出處誠有補于學者矣前又有自序及群書摠目

四書通旨六弓

通志堂經解本

元朱公遷撰

公遷字克升樂平人至正辛巳脩浙江鄉試官處州學正

四庫全

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俱載之又俱有四書約說四弓朱氏經義考止載通告不及約說則其書已佚矣是編取四書之文各分門類每門各標大字而以經義類從自天地以迄治道其目凡九十有八并為解釋以辨別其異同而又不免于躋駁然于諸家之說頗能貫串故条理仍自分明也前後俱無序跋經義考亦無載及之者豈原本所無耶



四書纂箋二十八弓 通志堂經解本

元詹道傳撰 道傳臨川人其始末未詳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

氏補元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朱氏作二十六弓按是書大學中庸章句各一弓大學中庸或問各一弓論語集說十弓孟子集說十四弓則朱氏于學庸偶遺其或問二弓矣前有至正癸未胡元文 一中序云 四書之旨迨朱子而大明苟差于句讀則章之旨杳隳矣訛于音釋則字之義怙憑矣經傳之援據名物之本末或昧焉則鹵莽而滅裂矣理何自而明哉臨

門詹君用魯齋先生所定之句讀合近代諸家之箋  
釋而參訂之名曰纂箋其凡例亦言句讀用王文憲  
所定及温州点本參訂為之讀多者欲其文理明白  
長者欲其血脉貫字音參用諸儒所定經文元有闕  
者補入圈以別列之朱子四書之說于制度器數之  
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不復致詳今用各箋証據于  
下方今按其書箋事及音讀無一闕者誠如序例所  
云惟納喇客客荅刊經解例不用句讀則此書未免與  
序例所云不符何義門經解目錄評于程時叔端學

春秋本義深惜其未刻句讀点抹獨于是書不致惜  
何也其書援引間有疎漏而大致皆有根據考朱註  
之名物者固莫備于是編矣



鄭堂讀書記卷十三

經部七之下

四書類二 明至 國朝

烏程周中孚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學集說啟蒙一卷 中庸集說啟蒙一卷

通志堂經解本

明景星撰

星字德輝號訥菴餘姚人  
洪武中官杭州儒學訓導

四庫全書著

錄摭作大學中庸集說啟蒙二卷倪氏補元志

三禮類

全朱氏經義考作四書集解啟蒙無卷數注曰闕論

語孟子未見小注列在明初據至正壬寅自序知其

本全註四書後有建文元年其門人錢塘蔣驥跋稱

大學已刊而語孟中庸則未也年來始獲錄其稿成

編又有宣德九年錢塘夏時跋稱餘姚景先生所著

集說啟蒙大學既版行矣時得蔣公中庸寫本謄校





刊梓兩跋俱不言其闕論孟不知何時散佚納喇容  
若僅得學庸本刊入經解併將自序凡例改為學庸  
集說啟蒙序學庸集說啟蒙凡例也經義考據其原  
書標題補元志則仍此本之稱而已其書就朱子章  
句而闡發之所集諸家之說其意之重者去之文之  
衍者節之中間有取其意而變其文者皆不復書其  
姓氏諸家有發以經意與集註之意不同而於經文  
之義有可通者亦間附於後蓋大旨宗朱子而亦頗  
有出入不似胡氏仲虎炳文等於章句集注字字尊若  
六經也書之上闌一附載細字即時跋所謂魯齋批  
点句軒標題也然不標以姓氏今亦無從分別矣每  
句之前俱載朱子章句序亦如正文為之註又有讀  
大學注而無讀中庸註或此本偶缺佚耳

刪定四書大全十八弓

明刊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周士顯刪定

士顯字思皇京山人  
標題稱周會魁不知

何時進  
士也

四庫全書著錄載四書大全三十六弓明

史執文志朱氏經義考俱全乃其原本也明志又載

張溥四書纂註大全三十七弓而不及是編是編允

大學一弓大學或問一弓論語七弓孟子七弓中庸

一弓中庸或問一弓蓋以永樂大全泛濫廣博乃采

其要領以便舉業弓帙雖減而次序尚仍其舊各書

之前俱有讀法大學中庸之前俱有朱子章句序論



語孟子之前俱有朱子集說皆如本書例附注先儒  
諸說攷永樂大全不過因元倪士毅四書輯釋一書  
稍加點竄以成編已在無足重輕之數此本又取大  
全而刪定之乃當時坊賈射利之所為萬不及國  
朝魏喬介大全纂要陸龍其三魚堂大合孫見龍五  
羊纂訂大全諸書可知矣苟首仍載永樂十三年御  
製序進書表及先儒姓氏纂修職名末有宣德二年  
楊榮題後

四書蒙引十五弓

大業堂刊本

明蔡清撰宋兆禴重訂

清字介夫号虛齋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官至南京國子

監祭酒兆禴字尔孚揭陽人

四庫全書著錄為武進莊煦所輯

故有別附一弓則煦與其友王升商權訂正之語也  
明史藝文志所載亦無別錄一弓是書凡大學中庸  
各二弓論語四弓孟子七弓專為科舉而作故以闡  
明章句集註為主其間蔓蔓詞曠義若近繁瑣然能  
切實闡發不為泛濫之卮言殊有資于童蒙故目之  
曰蒙引後來講章衍義紛紛繼作皆不及是書之切

當焉前有宏治甲子自序及嘉靖丁亥亦希元序

大學古本旁註一弓 函海本

明王守仁撰 守仁字伯安号陽明餘姚人宏治己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封新建伯諡文成

明史藝文志作古本大學注朱氏經義考作大學古

本旁釋以其自序攷之作旁釋為是大學在禮記中

本止一篇朱子始分為經註傳補入格物一章陽明因

疑朱子之本非聖門本旨故從禮記注疏中錄出大

學謂之古本以別于宋以諸後諸儒之改本而盡去

其分章旁為之釋以引其義大抵標以誠意以申其

良知之旨然寥寥數言不足以當著書而明以來儒





者多感稱之則以北宋來學者久不知古本之可貴而表章實始于陽明也此本前本有李雨邨序稱大學古本傳者絕少惟王文成旁註尚存是大不知古本即注疏本矣又載附錄五則即從經義考錄入也

四書因問六弓

嘉慶戊午重刊本

明呂柟撰

柟字仲木号涇野高陵人正德戊辰進士第一官至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簡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

涇野師事薛思菴

敬之

為薛敬軒

瑄

四傳弟子所立

講學是編皆因人問難而隨条答之尤其一生精力所在凡學庸各一弓論孟各二弓為其門人魏廷萱所會集故題曰涇野先生因問其于學庸之首俱以舊本云何發問蓋涇野從注疏中大學次序中庸分章而不以章句為然也惟其立說仍依旁章句集注

為主而不能以鄭君何趙諸家古義開示學者則尚  
不脫宋學門徑然其學既源出薛氏頗多躬行心得  
之言究非坊刻講章之比也其書當時已有其門人  
趙思道校刊本久之版滅至嘉慶己未龍燮堂萬育  
得涇陽周氏藏本乃詳校重鈔并為之序

論語類考二十弓

湖海樓叢書本

明陳士元撰

士元字心叔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濠州知州

四庫全書

著錄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朱氏作論語  
解蓋所見本異也其書皆考究論語中典故而作凡  
分十八考曰天象曰時會曰封圖曰邑名曰地域曰  
田則曰官職曰人物曰禮儀曰樂制曰兵法曰宮室  
曰飲食曰車乘曰冠服曰器具曰鳥獸曰草木每考  
又各分子目計共四百九十有四皆博引舊說以相  
參証每條俱加案語詳為折衷而于朱子集註糾論



補漏亦不肯為苟同特不似後來毛西河稽求篇之  
故為攻擊故多精核之言在明代諸家中此為翹楚  
矣前有嘉靖庚申自序

孟子雜記四弓

湖海樓叢書本

明陳士元撰

四庫著錄明史藝文志朱氏經義考

俱載之心叔以唐劉

軻

著翼孟三弓宋陸

筠

亦著翼

孟九十一條惜其皆不傳于世因博覽群書義涉七  
篇者援毫彙輯以成是編前一弓叙述孟子事蹟凡  
分系源邑里名字孟母孟妻嗣曹受業七篇生卒補  
傳十目後三弓發明孟子文詞凡分稽書準詩揆禮  
徵事逸義校引方言辨名字同字脫斷句註異評辭  
十三目皆致詳致抉駁疏通証明而極有裨于經義

前有隆慶辛未自序乃其去官歸里後所著也

四書疑問十一卷

重訂本

明姚舜牧撰

舜牧仕履  
見易類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

志朱氏經義考俱載之其書凡大學一卷中庸二卷  
論語四卷孟子四卷不載經文惟標章首一句或逐  
章總論或逐節逐句分疏似朱子語類体段前有萬  
歷辛卯自序謂牧所疑問非疑于聖賢之經也疑于  
訓詁傳注有未融于聖賢之旨者也无疑于講解諸  
家穿鑿附會又加一蒙翳焉而不能見聖賢之心者  
也牧所疑問欲求真是也真知也因是而紛紛喋喋



真是未必見真知反蒙蔽是牧之罪也即有疑焉闕  
之可勿問也然承庵生當隆萬之際士大夫多叅究  
二氏之學援儒入墨因亦不免以禪機詁儒理且又  
喜與章句集註立異惟學庸所分章段則一一遵用  
朱本耳

論語商二句 寫本

明周宗建撰

宗建字季侯吳江人萬歷辛丑進士官  
至監察御史巡按湖廣為魏忠賢所害

崇禎初進贈太  
僕寺卿謚忠毅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所不

載朱氏經義考載之是書乃其官武康知縣時與諸  
生會講論語而作標章監義極似語錄而議論頗雜  
禪宗自序謂平不近釋淡不入元以較近來虛叅超  
悟之指幾為嚼蠟云云此文過飾非之詞未敢以為  
誠然蓋其時講學者俱沿姚江之末派季侯亦不能  
出其範圍也此書雖無裨于經學而其人自足千古

則其書亦與之俱傳矣正不可以儒門法律繩之焉  
前有華亭張世調纂序題曰四書商蓋季侯願盡解  
四書而僅成此一種也又有錢唐虞長孺淳熙無錫  
鄒肇敏忠允二序則皆供禪以立論適無以穢是書  
耳

大學說一弓中庸說三弓

振秀堂刊本

明嚴衍撰

衍字永思嘉定  
人萬歷中諸生

錢竹汀潛研堂文集

卷八

有永思傳極稱其所著通鑑補一書而不及其他著  
作即新修大倉志亦然然永思尚有四子書說若干  
弓以兵燹散失僅存此二帙皆分章列節標舉其大  
旨而采擷前人之說于其下以為程試之需竊謂通  
鑑補雖未盡善而以此編視之又卑卑不足道矣新  
志出于名手故于藝文志于文學傳俱不及之况竹  
汀之作傳乎乾隆己卯其元孫宗衡始取而梓之并



為之序何竟不為乃祖藏拙耶

章子留書六弓 原刊本

明章世純撰 世純字大力臨門人天啟辛酉舉人官至郴州府知府聞流寇陷京師悲憤而卒

四庫全書著錄作四書留書蓋據自作序跋而專題之也明史藝文志儒家類載留書十弓凡說四書六弓餘四弓皆作儒家者言故提要析出列存其目焉是本亦止存此六弓而無四書之稱但分綴以大學中庸上論下論上孟下孟六目各為一弓皆隨事出彙散在篇內其大指每于文字之外別標精義不為章句訓詁而已然與當時講學輩皆規規于良

知之學而澆漾無歸者宗旨又別可謂不沿時尚氣  
習故其所作制義亦不外程朱而內陸王也

欽定繙繹四書六卷

武英殿刊本

乾隆二十年奉

敕釐定

四庫全書同繙繹五經著錄凡大學一卷中庸

一卷論語二卷孟子二卷皆以繙繹清文列左而

以漢文注其右止繹正文不及朱注惟章句序二

篇序說二篇則如正文之例各為繙繹分列每書

之前冠以

御制繙繹四書序一篇亦如上例皆疏通意義毫釐曲肖

以示初學之津梁其有裨於文教者大矣



學庸講義三弓 原刊本

國朝朱用純撰用純字致一號柏廬崑山人前明諸生隱居教授門人私謚孝定先生  
是編乃其與門人講學而作允大學一弓中庸二  
弓俱標立章名依次註說大旨即朱子章句而敷  
衍之以供科舉程試之用不能別有發明

松陽講義十二弓

天德堂刊本

國朝陰隲其撰

隲其字稼書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官嘉定靈壽二縣知縣行取御史

贈內閣學士謚清獻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考作四書

松陽講義六弓蓋由所見本異也稼書知靈壽縣

時薄書之暇輒至學聽諸生講四書有所觸發間

疏其意以示故不節節而為解或述先儒傳注或

自抒所見欲其即聖賢之言引而歸之身心不徒

視為干祿之具凡大學一弓中庸二弓論語七弓

孟子二弓據其自序云得一百十八章今從各弓



錄計之實一百二十一章名松陽講義者靈壽古  
松陽地也其書皆近裏著己之言與明以來坊刻  
講章迥殊而其為世道人心計者必自羞乞墻賤  
壟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以而是編之中  
尤再三致意其間融貫舊說亦多深切著明剖析  
精密以啟導後生有古循吏之遺意焉

大學古本說一弓中庸章段說一弓中庸餘論一弓讀

論語劄記二弓讀孟子劄記二弓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克地撰

克地仕履  
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按大學

舊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密焉訂  
為今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議如王陽明者不  
允即恪守朱學者亦群疑 迺有更定所不能  
泯然于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厚庵亦恪守朱學  
者獨于此書亦不能牽勉應和因取鄭氏注本分  
為六章尋逐經意別為之說雖與王陽明全一遵

用古本而立說則與陽明所作旁註迥殊蓋義理  
仍從章句或問中出也其中庸分十二章不從朱  
子章句亦不從鄭氏註而大旨則無異自序稱章  
段離合之間雖頗有所連斷然其義所自來則皆  
竊取朱子平生之意云餘論凡四十四條皆推索  
經指宗述儒先而附以己意前有自序後有其門  
人陳汝楫跋至論語孟子則有所見輒記之不偏  
說也而其大旨仍以集注為的特不似坊刻講章  
之曼衍耳合是五書以觀之而知厚庵表章四書

之功亦不可遜于松陽講義因勉錄諸書焉



大學證文四弓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竒齡撰

奇齡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

義考亦載之是編搜列舊文略証諸說而以四家改本列其後若元明改本甚多不能全列第舉其行世者五本附之以見其概弓一為大學注疏本弓二為漢熹平石經本即注疏本故有錄無書又為魏不經本即豐仿偽本從其所偽之時代列之弓三為明道程子改本伊川程子改本弓四為朱子改本以上皆載全文又次為王魯齋柏改本蔡

虛齋清 改本李彭山 本改高景逸 攀龍 改本葛屺  
瞻 實亮 改本則僅注其異同處不錄全義河西合  
諸本以相參校一一斷制分明具有原委蓋自北  
宋以迄 國初大學改本可攷見者已幾二十本  
自康熙以迄乾隆改本又增具詳翟晴江四書攷  
異亦足與西河書相發明云

大學知本圖說一局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竒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西河生平好與朱  
子為難而于格物補傳雖有所未安獨不欲訟言  
改之但作此書以申其旨先列大學知本圖四一  
曰大學有本一曰格物知本一曰格物以修身為  
本一曰脩身以誠意為本次列知本後圖二一曰  
大學知本一曰中庸立本皆前有圖說後有附錄  
按西河欲闢補傳曷不推以古訓禮記鄭注格來  
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





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故大學本文云致知在格物不云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下文則云物格而后知至言物來而試其見事之明是格物為接物之名猶云遇事非闕學也故大學無釋格物之文西河不宗鄭義而陰主王陽明良知劉會臺慎獨之旨以攻朱豈非誤用其心思乎

大學問一旨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為答其門人  
餘姚邵允斯 廷采 之問而作允二十四條仍因其  
大學知本圖說而衍之以歸于良知慎獨之說故  
于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以下俱置之不講至其講  
在明明德句所引詩書明明重文之句尚未全備  
而于爾雅釋訓明明察也竟不引及亦未免疏忽

中庸說五弓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其門人章大來樓宅中朱樟陳佑及

其子遠宗姪文輝全編 大來字泰占山陰人宅

田杭州人齋佑字自曾嘉興人 四庫全書存目

遠宗字述學文輝字克有 是編乃其說中庸之全書俱列經文于前而附說

于後後有未盡則附其門人子姪之說前載分章

目錄所分章次頗與朱子異而立說尤與朱子大

異然亦不過闡發劉念臺慎獨之旨而已前有述

齋識語謂不名講而名說者曰偶說及之耳講論



者有待之事也

論語稽求篇七引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考亦載  
之其書專為攻駁朱子集註而作凡九十一條皆  
引証古義以相詰難于禮儀軍制方名象數文体  
詞例無不反覆推勘以証朱注之謬而申己論之  
確名曰稽求將欲藉考稽以求義類之真是也其  
中有強生支節者有半是半非者有全然無理者  
固觸處皆是然其引據精確亦往往而有非如陳  
吉甫天祥四書辨疑但推求于文句間也

四書賸言四弓

補二弓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前二弓為其

門人盛從陽

唐

王可朋

錫

所編後二弓為其子述

齋

遠宗

所編補二弓為其門人章泰占

大來

所編

凡雜記問辨皆自以片紙書出零散投篋而亡軼不少至樅陽等編輯時雖同出片紙而補綴所聞各有記憶且亦陸續成此書不能一轍故無先後次序惟分為六弓而已大抵短于談義理者而長于談攷証其補二弓前有所著各種皆是如不僅此



書為然也。泰占序中多載泰占及述齋之說，與前四弓稍異，蓋出自記憶。我非盡西河所自撰，故也。

逸講箋三弓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按第一弓為其門

人會稽章宗之

世法

所編并識乃所講孟子不動

心章凡十三條第二弓為其姪充有文輝所編并

識乃所講論語問答凡十九條第三弓為其門人

蕭山樓象明

宅中

所編并識一名大學辨業辨凡

十一條初蠡吾李恕谷

塔

師博野顏習齋元後乃

師西河撰大學辨業四弓兼用習齋之說同門發其書以為畔教故西河復為之辨大抵皆以攻駁

朱子為主詞涉詬爭殊失儒者從容氣象宗之等  
以此書所講止孟子一章論語五處及辨門人一  
書非專著一書可比故題曰逸講又以每句俱附  
有門人子姪之論發明其師之辨故又題曰箋云

四書索解四句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按是書乃其子述

齋 遠宗 所編初述齋輯西河經集成復抽經集中

所已解而尚有待者約若干條考其所解而錄其

所疑者凡八十三條名曰疑案其門人王百朋 錫

序稱是弓原名疑案以為不疑則不解而予謂必

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經考索則世多

學人豈無始而驚既而疑又既而劃然以解者因

更名索解前又有汝南王 恬 序據此兩序知述齋



係輯成是書者而每弓題百朋所輯不知何故按  
西河說經本無家法非漢非宋無理取鬧每言此  
何解歟此何故耶不通古義而憑胸臆以妄測宜  
其終身莫解矣藝海珠塵亦收入之失載王<sub>恬</sub>一  
序

聖門釋非錄五弓

西河合集本

舊題

國朝毛竒齡撰實其門人陸邦列編

邦列字又

湖人

四庫全書存目按西河辨駁論語集註之

語多散見于各經說中又超甄錄其尤甚者合為  
一帙前四弓俱依論語次序編錄後一弓又補錄  
所未備而以孟子五條附之名曰釋非以為聖門  
口語各有精義或未可盡非焉爾夫集註痛抑聖  
門弟子初不過私存其說以稍寓微意實不料後  
此之直奉為章程也故朱子平日自言論語集註

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又曰論語集註為朋友傳去鄉人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熟誤者讀正所謂記一而遺百得粗而忘精者其自道如此在朱子固不安于集註而惜其未及刊正耳是編俱彌縫其闕匡救其失亦見其讀書不肯輕以放過處存之足以備讀朱註之一助云

四書改錯二十二弓

秀水金氏重刊本

國朝毛奇齡撰西河老不事筆札每以未註四書為憾其門人輩善承<sub>承</sub>意輯其經集與講錄之及四書者作四書正事八弓以正朱子章句集註釋事之有錯者願陸續補綴有失紀要西河更自為整理增損移易以成是分編分人類錯天類錯地類錯物類錯官師錯朝廟錯邑里錯宮室錯器用錯衣服錯飲食錯井田錯學校錯郊社錯禘嘗錯祭祀錯禮樂錯刑政錯典制錯故事錯記述錯章節錯



句讀錯引書錯據書錯改經錯改注錯添補錯經  
文錯自造典禮錯小詁大詁錯抄變詞例錯貶抑  
聖門錯凡三十二門計四百五十一條末一頁為  
附錄十九條因取楚詞偁規矩而改錯語以名之  
皆所以改其錯以歸于不錯者也其引據極博誠  
足以改朱註之錯矣近凌次仲校禮堂文集二十有  
與阮雲臺師書謂蕭山之著述等身惟此書最為  
簡要可寶如醫家之大黃實有立起沉疴之效為  
斯世不可無者其他可勿論矣云云其稱許可謂

深至顧有朱註本不錯而西河誤以為錯者亦時  
有之學者當分別觀之不得因次仲之言而全信  
其書或反以不錯為錯也前有蘭溪唐處序及西  
河經集目目後稱正事原本多輯經集為主故將  
經集引據目臚列弓端遇有質辨當發原文審解  
之其未引及者亦不概錄云云蓋亦處所附綴也  
此本首行雖題西河合集實則刊成旋毀不在合集  
之列故流傳甚少嘉慶己巳金孝柏偶得此書遂  
付剞劂原書頗多脫誤其兄子衍寧為之校讐并

易其目而訂其訛焉越三載刊成孝柏為跋其後

四書釋地一弓續一弓又續一弓三續二弓原刊本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字百詩号潜邱山陽人改歸太

原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考止載正續二弓當由是

時後二弓續未出而然也百詩以四書章句集註

詳義理而略土地人物乃作此書書凡三續始釋

地繼釋人物繼及訓詁典制其于朱注或申其義

或裨其闕或匡其失釋地凡五十七條續凡八十

條又續凡一百六十三條三續凡一百二十六條

每弓俱有自序正續二弓俱有宋漢堂聲序又續



三續有歛縣程峯摠序摠曰釋地者三續自序謂  
意未未能忘乎其造端託始也其考索詳博辨據  
以哲毅然易朱子之所難可謂卓識雖才辨縱橫  
不及毛西河而考據精密亦非西河之所及也未  
附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弓今折出記于史部傳記  
類焉

四書釋地補一弓續補一弓又續補一弓三續補一弓

嘉慶丙子刊本

國朝樊廷枚撰

廷枚字

山陰人

廷枚以闔百詩四書釋地

一書尚未美脩乃上衷

聖制旁采群書益以已見而為之補每條先列原文于前  
次列所補于後其于原本先為之補註其出處并  
及百詩自序四篇宋峯序二篇程峯序一篇亦然  
其所為補或申其義或裨其缺或匡其失一如原  
本之于朱註之例中如釋觀禮之宮即明堂孳戮

當為奴戮五畝之宅無在田在邑之分五十七十  
百畝由尺度之不一以及畫畫之非一地鼓瑟之  
不必倚歌耕莘非神降之莘孟子之白圭與魏文  
侯之白圭非一人之類皆精確不可易蓋百詩可  
謂朱註之功臣而廷枚又可謂闕釋之功臣矣前  
有汪瑟庵師序

四書釋地辨證二弓

樸學齋叢書本

國朝宋翔鳳撰虞廷以閻氏書其精核自多而麤粗  
間出恐人震乎威名而不求夫實是乃為之辨証  
上弓凡二十七條下弓凡二十三條皆摘其原文  
于前而辨証于後詳審精密俱極確當並非好自  
立異攻掎前賢以來訛訾者也自錢唐馮山公所  
駁十事後此克繼軌未有自作小叙附荅雷竹卿  
書一篇



大學翼真七弓 小酉山房刊本

國朝胡渭撰

渭履貫  
見易類

四庫著錄是書前三弓九分

十目一曰大學二字音義二曰先王學校之制三  
曰子弟入學之年四曰鄉學之教五曰小學之教  
六曰大學之教七曰學校選舉之法八曰大學經  
傳撰人九曰古本大學十曰改本大學後四弓分  
經為一章傳為八章即取朱子章句本刪去補格  
物章而移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于與國  
人交止于信下并詳攷知本當作知止此則既不

從古本又不從朱本而自成其為所定之本也然其書雖盡刪章句之文不用而中所引証仍朱子或問語類為多蓋其宗旨究不出章句範圍觀其詳加按語可見矣此本為其孫竹軒音昇所校刊間又加以按語以發明之前後俱無序跋僅冠提要一篇

### 四書劄記四弓

楊氏全書本

國朝楊名時撰

名時仕履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凡大學

六条中庸庸十五条論語六十六条孟子三十六条

說孟子者極簡略疑為之未竟也其于大學用古

本蓋從其師李厚庵之說厚庵有大學古本說一

弓而于中庸不從厚庵之章段

厚庵有中庸章段一弓

仍從

朱子章句而大旨則無異其說皆篤實近理無近時

講章習氣與其師諸所劄記

厚庵有中庸餘論一弓論孟劄記各二弓

固可相輔而行也



大學講義一旨

楊氏全書本

國朝楊名時撰 四庫全書存目作辟雍講義列在  
學庸講義之前乾隆丙辰元年凝齋兼領國子監  
以太學為教化之本蒙養為作聖之基于是五日  
一至彞倫堂講解經書振綱挈領示人以為學之  
要所記講語凡大學十九條中庸一條論語五條  
未幾疾卒故講語遂止于此後有乾隆乙未其子  
應詢跋

大學講義一弓中庸講義一弓 楊氏全書本

國朝楊名時撰 四庫全書存目列在太學講義之後凝齋以大學之言明德中庸之言天命道理本是一貫後人每多支離詭怪之說故作此二弓皆其手書與其師李厚庵講求至當者也如辨學庸兩慎獨同異之類發皆明與義辨析介于毫芒大約即其師之緒論而廣續之又反覆推闡附以己意厚庵亦少加潤色而詳其後曰圓融潔淨枝蔓去而根本呈云前有乾隆己卯李因培序後有張



迪盧文<sup>紹</sup>二跋

此木軒四書說九弓乾隆庚申刊本

國朝焦來熹撰來熹履巽  
見春秋類

四庫全書著錄按南浦

有此木軒彙編六弓為其門人輩掇拾散彙而成  
是編前有其子以敬以恕允例稱先君子四書說  
手錄成帙者什之六其什之四或在他書或在散  
紙今並鈔入成九弓則是本為以敬等所編定也  
允大學中庸一弓論語六弓孟子二弓俱標列章  
名而為之說大旨一本朱注間有與朱注小異或  
朱註未有明文而與所傳時文異解者皆載于篇

又有但引彼文不自百語如周禮以賓射之禮親  
故舊朋友云云周禮疏四月正雲云云之類蓋博  
引經籍以為佐証則意自明也弓首摠目後有其  
門人張梁跋

大學說一弓

經學叢書本

國朝惠士奇撰

士奇仕履見易類

是編用朱子考定本刪所

補格物章以本文分為十章一依朱子次序而不  
分經傳又依古本移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  
句于末之有也之下其立說不純取鄭孔古義大  
旨斟酌于漢宋之間而自成其為惠氏之說者段  
茂堂玉跋稱此說論親民不讀新民格物不外本  
末終始先後即絜矩之不外上下前後左右不當別補  
格致章確不可易其他精言碩論根極理要鍼砭



末俗有功世道人心不少不徒稽古類典已也

大學困學錄一弓中庸困學錄一弓 積書岩六種本

國朝王澍撰 澍字若霖一字翁林号竹虛一号虛舟  
金坛人康熙壬辰進士官至給事中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為其鑽研大學中庸章句而作  
故于章句之外叅以或問語類文集及先儒羽翼  
朱注之說務令理明義盡無所含糊乃止不似坊  
刻講章專為時文敷衍之用也其行文亦極仿語  
類且併章句序亦各為条晰如本文例可謂服堯  
之服誦堯之言矣特未知行堯之行何如耳中有  
既辨陸王致知之說而其說又有闖入金谿姚江

門徑者蓋朱陸異同辨之只在毫釐之間不窮究于羅氏固知記程氏閑關錄陳氏學鄴通辨及李陸諸家之書未免有兩歧之見矣若林分心于金石藝術恐其不暇博涉也其大學前既列語類原圖又列今校正圖并為之說因詆原圖為出于朱子之意而門人作之酷似朱子見識其中庸前詮釋名篇之義亦屬朱子宗旨云若林又以此編合大學中庸本文及中庸全本為大學中庸本義并為摠序

大學本文一弓中庸本文中庸全本一弓積書岩六種本

國朝王澍撰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取朱子所定大學中庸本文及其章句原序各為批點既有旁批又有每章之後摠批而于上闌又加以評如世傳蘓老泉批孟子謝疊山評檀弓之例自謂說書不兼論文則義不顯不得古人用意之奧旨見大學中庸本義自序故欲因文法以闡書理而不知非先儒之舊法也又列中庸全本則即注疏中之本不分章段脚映屬一篇其批點又與本文不同後有自注稱中



庸之妙前批盡之所以又通作一篇者中庸本是一篇文字一氣併讀其起伏順逆錯綜整齊緩急疎密之妙乃見分之以觀其細合之以盡其大而一弓中庸不在紙上而在我矣然中庸本非一篇大學乃一篇文字李氏牧堂初稟九有大學中庸二攷辨之最詳且確箬林重于尊朱而輕于叛孔宜乎反其道而行之也

### 四書本義匯參四十七弓

敦復堂刊本

國朝王步青撰

步青字漢階号已山金坛人雍正癸卯進士官翰林院檢討

四

庫全書存目已山以四子書之本義固以朱子為宗而朱子書之本義則必折衷于章句集註以為斷因取或問語類文集及漢唐以來諸儒之說一以章句集註定其考去取輯成是編凡大學三弓中庸六弓論語二十弓孟子十四弓而每書各附卷首一弓其曰匯參義本禹貢東迤北會于匯之義以解經譬若導水四書乃其發源群儒講論為其

支派而朱注其摠匯也大都以永樂大全為本而  
纂之陸稼書汪邁喜諸家以至時人之見諸制義  
評語苟一言一義犁然有當無不采入并附已見  
以申明之然祇為帖括之計非為講學明道而作  
也惟較之永樂陸汪各本則遠出其上矣故習舉  
業者莫不家置一編焉前有乾隆乙丑自序及發  
凡十七則

淵暖存愚二弓

文貞全集本

國朝李清植撰

清植字立侯安溪人光地之孫也雍正甲辰進士官至戶部侍郎

是編乃其督學浙江時與諸生辨晰四書義理而作

其子

宗文

後亦任浙江學政因取而付諸梓其書

或承其祖厚庵所已發而更加詳明或所未發而

別有觸長條而記之彙而叙之惟以描摹語氣為

時文敷衍地步不足以言詁經也蓋觀其標題便

知其書之無可取矣前有乾隆乙酉鄭

虎文

序越

二年馮

浩

及其子

宗文

俱為之跋



鄉黨圖考十弓 潛德堂刊本

國朝江永撰 永字慎修人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取經傳

中制度名物以考論語鄉黨篇之文皆稽諸經傳  
根諸注疏討論源流叅証得失應作圖譜者繪圖  
彰之界畫表之首為圖譜一弓以顯孔子先世及  
紀年併制度名物次及聖蹟一弓為先聖輯事蹟  
皆隨事考核以歸實錄朝聘一弓詳考聘事之始  
末宮室一弓以朱子儀禮釋宮為本 案慎修未見  
永樂大典但  
據坊本朱子文集故不知釋宮為李  
如圭撰今仍其舊文附正于此 編考古人宮

室制度并辨大夫士東房西室之非又詳考朝宁  
門堂諸制衣服分上下二弓冠弁冕服之制三裘  
裼襲之制考之尤詳飲食一弓詳及織悉器用一  
弓詳車制度注疏有誤解後人有誤釋誤圖者咸  
辨正之容貌雜典各一弓而黨鄉一篇具備凡諸  
制度不必皆鄉黨所有事有相關亦兼考之會通  
其全乃能悉其曲折大抵引經稽典必以注疏為  
主後儒之說附之注疏有未當乃參考而明辨之  
乾丙午江南鄉試以鄉黨篇命題士子主慎修說

者皆得中式由是海內知重其書矣前有自序及  
例言





之以便家塾啟蒙之助蓋專為時文而設之者也  
前有鄧鍾岳彭啓豐姚三辰徐以升四序及其子  
雲儀所撰附言又列叅閱商訂校正編次監鑄姓  
氏至一百六十餘人其書之陋劣可知矣

四書釋義十九弓 天賞樓刊本

國朝王鑄撰其門人李琮編

鑄字范之号虛亭上海人歲貢生琮字配瑒

亦上海人允大學中庸各一弓論語十弓孟子七弓不

載經文止標章段先以已說列于前而条列蒙引

存疑淺說摘諸書以証之期于闡發朱子之旨

以晰詳盡頗無蒙晦支離之失可為舉業之善本

前有乾隆甲戌沈

德潛

序及配瑒序又有其子守

淳澤源

所撰允例其叅閱姓氏亦列至百餘人與

駱心田四書觀相類後有其門人顧

允美跋



四書逸箋六弓

墨海金壺本

國朝程大中撰

大中字奉時号是庵應城人乾隆丁丑進士

四庫全書

著錄是書凡論語二弓學庸一弓孟子二弓每書既各有附錄附記而論語上弓有附錄九則以孟子附錄例之當退列下弓之後編次者失之末一弓考人物遺事其已見人物考聚考諸書者不錄緯書小說怪誕之言不錄凡記孔孟及諸賢遺事二十三則記帝王遺事六十八則通記人物遺事五十一則又有雜記亦記人物雜事七十一則皆

頗見考據而不免稍失之泛濫然與閣百詩四書  
釋地亦堪相亞皆所以証明朱註所未及故謂之  
逸箋云

孟子字義疏證三局戴氏遺書本

國朝戴震撰

震仕履  
見詩類

東原因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

見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作是書以正人心上局

理十五條中局天道四條性惟九條下局才三條道

四條仁義禮智二條誠二條權五條而以答彭尺

木升書附之前有自序一篇述其書用孟子字義

為目之故而用韓子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之語為歸宿其隱然以道自任上接孟子意可見

矣近儒之講心性者不知反而求之六經論孟而



尚以宋明人語錄是從焉即當以是書為先路之  
導可也

論語後錄五篇

錢氏四種本

國朝錢坫撰

坫字獻之号十蘭嘉定人官咸寧縣縣丞候補直隸州州判

漢時論

語有齊魯古文三家孔安國傳古文張禹則魯參

齊鄭君則以古兼攷齊魯何晏集諸家解折衷至

是後之學者宗焉十蘭因就集解作為後錄其例

有七一攷異本二校謬棊三鈎佚說四補刺義五

正舊注六采通論七作眾說凡五百七十餘條以

附于集解之後大都于集解之外博稽群籍隱括

古義以自成一派之書吾友宋子廷鳳翔撰論語

纂言采錄之者幾及其半豈深有取于是書歟書  
成于乾隆乙未自為之序

論語廣注二弓 新刊本

國朝畢憲曾撰憲曾字季瑜太倉人乾隆乙卯舉人季瑜為秋帆沅之

從子承其家學覃思好古嘗采經史及漢唐以來

諸儒之說以廣集註之遺其采書之例有四一曰

攷異二曰拾逸三曰集說四曰互証循是四例而

撮拾之蒐羅之疏通而証明至本經注疏及唐宋

後專解均不贅述猶鄭則厚經裨例也與今時宋

于廷翔鳳論語纂言全一用意而創例各異其為

墨守宋學者一廣拘墟之見則一也前有嘉慶辛



酉自序及彭雲楣元瑞序末有楊雲墩跋則純作駢体絕無發明雖不存可也

大學古義說二弓

樸學齋叢書本

國朝宋翔鳳撰虞廷以大學為禮記四十九篇之一首尾完具脈絡貫通無經傳之可分無闕亡之可補惟其古義日湮師傳漸失衆家之說轉即歧涂一弓之書幾同闕市曰成古義說二篇篇各一弓咸考諸古文以其求實是微言大義觸類旁通可以得性命之理推治亂之言原故不屑依傍鄭注作經生家伎倆焉其分聽訟以下為一篇則用孔氏正義所分章段蓋六代諸儒相傳之本云中附

帝繫表并說獨本春秋命歷序祭法正義引正及潛夫論  
五德篇為定論是真能傳道遠古之初者也書成  
于嘉慶戊寅自為之序

論語補疏二卷 原刊本

國朝焦循撰

循里籍見易類

里堂以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

義文王周公之指指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

曾一書之中叅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

亦與易例同因為是編雖曰補邢疏之未備并糾

其謬誤大都自為起議者居多亦頗發揮盡致攷

其作孟子正義輒以孟子為發明伏羲文王之指指

而於論語亦復爾爾蓋易為五經之源各經俱通

得去也



論語述何二卷

原刊本

國朝劉逢祿撰

逢祿仕履見春秋類

申受以何邵公曾注論語

見後漢書本傳七錄隋志俱不載惟北堂書鈔有

引何氏一條大類董生正誼明道之旨因述何

氏公羊解詁之義叅以董子繁露之說拾遺補闕

以成是書與以存其大凡故未能每章有注每句

有解然究不免穿鑿附會惟離却公羊之旨自為

立說稍可節取耳此與宋虞廷大學說俱非經之

本旨學者第作易外之別傳視之可也後有嘉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壬申自序



經部

小學類  
韻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堂讀書讀記卷十四

經部八

小學類

韻書

烏程周中孚撰





廣韻五弓

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著錄攷新舊唐志崇文

目通志俱載陸慈切韻五弓讀書志書錄解題通攷

宋志則俱作陸法言廣韻五弓法言即慈之字非有

二人其不稱切韻而稱廣韻者據晁氏云其後唐孫

愐加字凡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前有法言長孫訥

孫愐三序竄疑切韻為孫愐加字以後改名廣韻又

稱唐韻矣所以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宋志又重列孫

愐唐韻五弓是本前有愐序亦稱唐韻也然考宋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彭年等重修廣韻首載陸法言撰本以下增加諸家于孫愐增加字後尚有嚴寶文裴務齊陳道固三家增加本俱在重修以前方知孫愐增加本稱唐韻三家增加本稱廣韻故彭年等重修仍不改廣韻之目也宋人書目于唐韻廣韻不甚分曉或則唐廣二字以形近致誤歟其書凡平聲五十七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此唐與宋初人遵用之書意所謂一樂東二冬三鍾者乃隋唐以前相傳之譜本于沈氏之作而小字注云獨用同用則唐人

之功令也書凡五弓平聲以字多分上下二弓昔人

以上平為宮下平為商

見玉海引徐景安樂書

竊恐未然攷周

草窻雲煙過眼錄稱吳彩鸞書切韻一本其書一先二仙為二十三先二十四仙據此似唐人無上下平之分或雖分上下而不別起一二之序然皆不可攷矣觀三鍾部中恭字下注曰陸以恭蚣樅等入冬韻非也蓋謂陸法言切韻若此則孫之與陸頗有不同而冬之與鐘又必不可以相雜今于冬韻下注云鐘同用知非韻本如此當由取使用韻者耳重修本二



十二殷改為二十一欣以避宣祖諱于文韻下注云  
欣同用是本尚作二十一殷注云獨用于文韻下亦  
注云獨用豈非尚屬唐韻之舊宋初尚未改易之明  
証乎惟上去二聲未有數韻俱從集移併之韻部此  
蓋元人利是書者以其字數太窄擅攷唐與宋初之  
傳本而反下同于景祐之刊本今則無從據一本以  
復其舊矣願是本雖間有幾韻移併而通体注文簡  
當尚屬大中祥符以前之舊本潘稼堂未序重修本  
見其所載較多于是本曰謂近代刻廣韻者盡刪去  
之并称其師頌亭林實始表章此書刻之淮上然其  
所見乃明內府刊本已經刪削者朱竹垞尋尊序之  
亦云然皆由未見此書有元初刻板也使其得見是  
本當自悔其失言矣

集韻十弓

江寧樞使署補刊本

舊題宋丁度等奉敕撰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陳馬兩家作景祐集韻宋志止作切韻五弓切則字之誤五弓蓋據併弓之別本也晁氏稱度與李淑宋祁鄭戩王洙賈昌朝同定然度等以景祐四年受詔至治平四年乃司馬光乃修成奏上中隔三十一年則稱度等撰者非也其書凡平聲四弓但作平聲一二三四而無上下平聲之稱上聲去聲入聲各分上下二弓共五萬三千五百





二十五字視大中重修廣韻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于廣韻舊部改併移易頗未允協而刪廣韻注文之冗頗見體裁又多列重文雅俗不辨兼存籀篆殊為蕪雜及刪去重音之互注使兩收之字不收明則不及于廣韻遠矣此本乃康熙丙戌曹棟亭寅所刊為棟亭五種之一百餘年來漸已損泐嘉慶甲戌權使雙德屬顧千里廣等補刊少半以還舊觀而千里為之序

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五弓 棟亭五種本

不著撰人名氏按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禮部韻略無附釋文互註五字惟宋志上有纂註二字晁氏云皇朝丁度撰元祐中孫諤蘇軾再加詳定陳氏云雍熙殿中丞邱雍景德龍圖閣詩制戚綸所定景祐制誥丁度重修元祐太學博士士增補其曰略者舉子詩賦所常用蓋字書聲韻之略也今以晁陳之說核之本書部分與丁氏集韻相合是當出于丁氏所撰定而又為後人所增補也此書今所行者

有二本一為常熟錢保孫家影鈔宋刻者為四庫  
全書著錄尚有貢舉条式一旨攷書錄解題原有条  
式一旨誠原本也一即是本為康熙丙戌曹棟亭宗  
所刊五種之一前有袁文增所作歐陽德隆押韻釋  
疑一篇郭守正重修序一篇今其校正條例十則淳  
熙重修文書式一道按歐陽郭氏之書名增修校正  
押韻釋疑見四庫全書著錄別是一書全取彼書之序冠于  
是書之首所載校正条例又與本書各不相應淳熙  
文書式乃有理宗御名皆不學者所為據提要稱曹  
寅所刻為不完之本則是本所注釋又屬刪節大都  
宋未坊刻本為棟亭所藏而重刻之于揚州今錢氏  
本未得見姑取是本志之云



切韻指掌圖二弓附檢例一弓

墨海金壺本

宋司馬光撰其檢例則元邵光祖所補正也

光仕履見禮類

光祖字宏道吳人自稱洛邑人或其祖藉歟元之遺民入明尚在者也

四庫全書著

錄宋志作一弓為傳家集所不載故傳本久絕今館

臣從永樂大典錄出釐為二弓附以邵氏書一弓焦

氏經籍志祇載司馬氏書一弓而不及邵氏書倪氏

錢氏補元志俱載邵光祖韻書四弓而不及檢例豈

即韻書四弓之一歟謝氏小學考摠作切韻指掌圖

三弓而于檢例不為分載蓋其疎也君實奉詔繼見

纂集韻書成上之曰復科別清濁為二十圖以三十  
六字母列其上推四聲相生之法縱橫上下旁通曲  
暢律度精密最為捷徑名之曰切韻指掌圖言其明  
且易也大旨辨開闔以分輕重審清濁以訂虛實極  
五音六律之變分四聲八轉之異從此按圖以索二  
百六韻之字雖有音無字者猶且聲隨口出而況有  
音有字者乎蓋等韻之傳于今者以此書為最古矣  
舊有檢例宏道以為全背圖旨斷為非司馬公之所  
作曰益求韻中字之有切而不在圖者凡七百六十

表而出之而詳著檢尋之例于後使見者即知向方  
而字無不得矣前有君實原序及嘉定癸亥董南一  
序其檢例後宏道有跋又有洪武庚午王行後序張  
若雲從文瀾閣本寫以付梓冠以提要一篇并跋  
其後



韻補五弓

舊鈔本

宋吳棫撰

棫字才老同安人宣和六年第進士召試館職不就紹興中為太常丞以忤秦檜出

為泉州通判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

之才老初撰毛詩補音十弓見解題通考宋志各詩

類繼又取古書自易書詩而下以及北宋歐蘇凡五

十種其聲韻與今不同者皆入焉朱子多用其說于

詩傳楚詞注其援引該博考據精當誠有功于古音

之學而大旨亦若詩補音不過不專為詩作也後之

人如陳季第方子謙并之書大都襲其所引用別為



次第而已至頤亭林作詩本音始不從吳氏說而更作韻補正一弓一、糾彈不少假借焉又案詩補音已亡僅存是書朱氏經義考誤合為一于補音條下竟注曰存又以明人所作此書之敘一概編入殆失之不考是本前有乾道丁亥徐謙序及引用書目并才老識語

聲音韻語

無弓數

長溪精舍寫本

宋祝泌撰

泌字子澄鄆人官提頤所幹辦公事

讀書志通考宋志宋志

補及謝氏小學考俱不載前有淳祐辛丑自序稱余

學皇極起物數皆祖于聲音二百六十四字之母雖

得其旨而未及發揚因取德清縣丞方淑韻譜當塗

刺史楊俊韻譜

凡三卷見宋志補

金人摠明譜相叅考較四

十八音冠以二百六十四母以定康節聲音之學若

辨心銜合輕重于一致紊喉音之先後誠得其當添

入韻譜之所無分出牙喉之音添增半音之字合而



成書云：蓋本皇極經世書以為等韻之書也其書每版第一行題開發收閉四者之綱第二行別諸韻之首字其同音而分清濁既分為兩段又有清濁同韻又有分二版者四韻併在一韻者也又有一韻皆清字則無濁聲版皆濁字則無清聲版每面第三行以後則是同韻而隸于二十四母者則橫觀之最上層是字母其下分平上去入四聲每聲又別四等者古韻字與母同位而字不同者多故平則四等各四眼者分全清半清半濁全濁之等也蓋以開口內轉

為開音開口外轉為發音合口外轉為收音合口內轉為閉聲甚易明而易別也于司馬氏切韻指掌圖無名氏四聲等子劉士明切韻指南外又別有此一家之學矣前有聲音說起音聲卦草切字母開指辨摘物及聲歛之音法暨韻例五篇又有二十四音上掌式

九經補韻一寫

學津計原本

宋楊伯蟲撰

伯蟲字房瞻，涿州人。然南

宋時代郡已屬金，蓋署郡望也。淳祐間

以工部郎守衢州。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及

倪氏宋志補俱失載。朱氏經義考、謝氏少學攷俱載

之前。有嘉定甲申自序及淳祐甲午俞任禮題房瞻

以禮部韻略于九經中所有之字多所漏略，乃據撫

以丸補之。凡周易尚書各一字，毛詩六字，周禮二記

各三十一字，春秋左傳五字，公羊傳孟子各二字，計

七十九字，每字注其音讀反切，并注合添入某聲韻。





內或某字下又音義弗順喪制所出不可入韻者附于後凡八十八字蓋喪制所出非程文所當用音義弗順非韻語所當押故別載之其書于字之假借音之旁通考訂最為精確間有小疵不害其大醇也據任禮題知其未上諸朝而頒行于禮部故諸家無從著錄也然左氏百川學海陶氏說郛俱為刊入久已有目共覩矣近漢筠齋叢書之亦收入之

九經補韻考証一旨

漢筠齋叢書本

國朝錢侗撰

侗字同人嘉定人乾隆庚午舉人

同人得楊氏九經補

韻影宋鈔本因檢諸經原文反覆詳定見聞偶及

足與本書相發明者撰為攷証分綴各條之下復

取百川學海中姚應仁校本古今逸史中吳瑄刊

本勘其同異校正譌漏凡數十處吳本尚書禮記

兩經內有增多五十字為宋本姚本所無皆不據

以羸入但依其次附著于後此五十字純繆百出

其為後人妄增無可疑者或即吳瑄所加亦未可

定凡所是正皆有據依要歸至善菴挾靡遺其于  
是書亦可謂盡心矣至于原書韻無目次亦為之  
補綴于前仍冠以原序二篇焉未有附錄三則及  
秦照若鑑跋

改併五音集韻十五弓

明萬曆己丑刊本

金韓道昭撰

道昭字伯暉  
真定松水人

四庫全書著錄無改併

二字倪氏補遼金元志曰錢氏補元志有之其書改

廣韻二百六部為一百六十部以五音為本而以字  
母次第之所有之字于廣韻集韻外又依龍龕手鑑  
增加五千餘字引諸經訓正諸記舛陳其字母序其  
等第以見母牙音為首以來日字為終廣大悉備靡  
有或遺始終有倫先後有別而廣韻有譌者又可取  
是書以訂正之至其改舊韻之字紐以三十六母分



為四等配隸而顛倒其前後究不免變亂古例然伯  
暉深究宗婆羅聲音之學與後來無知妄作者不可  
同年而語矣前載隋陸法言唐長孫訥言切韻二序  
孫愐唐韻序并崇慶壬申自序又有其從兄道昇序

平水新刊韻略五局

寫本

不著撰人名氏謝氏小學考著錄作金王文郁編前  
有正大己丑河間許古道真序稱近平水書籍劉文  
郁携新韻見頤庵老人曰稔聞先禮韻略或譏其嚴  
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隨方見  
學士大夫精加校讎又少添注之既詳且當不遠數  
百里敬求韻引僕嘗披覽貴于舊本遠矣是此書文  
郁取舊本禮部韻略而私改定之也局未有墨圖記  
云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蓋即其

後人取正大本而重刊之并加入聖朝須降貢舉三  
試程式及章表迴避字樣又有壬子新增分毫點畫  
正誤字壬子新雕禮部分毫字樣錢竹汀跋謂此壬  
子者未知其為淳祐之壬子歟當元憲宗時未有年焉抑皇慶  
之壬子歟攷正大己丑在淳祐壬子前二十有四年  
而其時已併上下平聲各為十五上聲二十九去聲  
三十八聲十七則不得云併韻始于劉淵豈淵竊見  
文郁書而翻刻之耶余謂如此類書既為場屋所需  
展轉重刻增本屬無足重輕今去金元間時代又遠得  
其本者既欲據以考証之而仍不敢決言之皆不必  
也竹汀又跋謂金史地理志平陽府有書籍其倚郭  
縣平陽有平水是平水即平陽也史言有書籍者蓋  
置局設官于此元太宗八年用耶律楚材言立經籍  
所有平陽當是因金之時然則平水書籍者文郁之  
官稱耳是說也庶幾近之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寫

明萬歷丁丑刊本

元劉鑑撰

鑑字士明自署副中人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

補元志黃氏千頃堂書目俱載之倪氏謂先是有無名氏四聲等子一卷鑑書因是而作錢氏謂是書一名名四聲等子倪氏是也錢氏殊誤四聲等子自有無名氏之本在亦著錄于四庫全書不得合為一書也蓋士明即以四聲等子中間分析尚有未明不能曲盡其旨乃因其舊例次成十六通攝作檢韻之法析解補隙詳分門類并自述元闕六段摠括諸門

盡其蘊奧以成是編與韓伯暉五音集韻互為體用  
諸韻字音皆由此韻而出也未附經史動靜字音本  
不分為一帛而倪黃兩家俱于切韻指南一帛下別  
出經史動靜字音一帛謝氏小學攷亦從之注曰未  
見胥失之矣帛首有至元丙子自序及熊雲谷澤民  
序此本為明萬厯丁丑釋如彩所重刊又取明釋真  
空篇韻貫珠集中直指玉鑰匙一帛刪錄就簡綴于  
其末真庸妄緇流作為也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帛

元刊本

元熊忠撰

忠字子中  
昭武人

四庫全書著錄焦氏經籍志

作黃公紹撰

公紹字直翁  
亦昭武人

蓋誤以帛首劉須溪所作

直翁韻會序即子中舉要之序也然其誤始于元統  
乙亥字本魯中之序而楊升庵丹鉛錄頌亭林音論  
諸書亦俱從之摠之不考諸子中自序凡例耳倪氏  
宋志補亦沿斯誤然于其下註云熊忠舉要則尚有  
分曉錢氏補元志竟作董公紹熊忠古今韻會舉要  
亦少分曉竹汀號博極群書者而亦未及考其自序



凡例則不可解矣子中以韻會一書編帙浩瀚學士不能徧覽因剛取其要增以禮部韻略毛見劉淵二韻及經傳中當收未載之字別為是編字紐用韓道昭例部分用平水韻合併之例凡平聲三十韻上聲三十韻去聲三十韻入聲十七韻併通用之韻為一百七韻按唐韻分部雖二百有六然多注同用宋景祐又稍廣之未敢擅改昔人相傳之譜至劉氏師心變古一切改併考之于古無一合焉者也子中乃獨從劉氏所併就黃氏書補收闕遺增添注釋至一萬

二千六百五十二字古韻書之門目次第于是盡變無遺自元至今詞人相承用之而莫覺其非豈不甚謬又如一東韻以公字為首依三十六字母次序始于宋吳氏韻補而備于韓氏之集韻此書從之凡舊文一切更置故冠以字母通攷以見大凡又為洪武正韻之濫觴矣然注文根據群書一一還其出處所引說文近段茂堂且憑之以改定毛本之脫譌則非後來韻書所及也據至順辛未余謙跋語此本實元人舊刊云

洪武正韻十六弓

隆慶丁卯重刊本

明洪武八年奉敕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

焦氏經籍志制書類俱載之太祖以韻書比類失倫  
聲音乖舛乃詔樂韶鳳宋濂等重為刊正堂以中原  
音韻為主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  
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  
一依毛日光父子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之舊書成奏  
上賜名洪武正韻敕濂為序并繫以凡例按其書併  
平上去三聲各為二十二部入聲為十部凡七十六



部而歷代韻書為之一大變矣大都私臆妄改悍然  
不顧蓋由景濂諸人于聲韻之學本非深究又加以  
明祖之猜忌諸臣惜之從公惟恐隕越故不得不勉  
強從事未暇博求之通人而論定之耳

韻學集成十三弓

萬歷丙午重刊本

明章黼撰

黼字道常  
嘉定人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

作十二弓蓋偶脫一畫也千頃堂書目正作十三弓  
是編依洪武正韻定例五音有半徵半商凡七音清  
濁三十六母平仄一百四十四聲內有角次濁音與  
羽次濁音兩音聲相似依正韻併之又徵次濁音與  
商次濁音兩音併之則以應併者併之仍見元音切  
于下每韻目錄以韻音之字逐一布定音切聲號以  
平上去入四聲連之每字通義詳依韻書增註字有

多音者以他音切一、次第註之字有相類者辨正  
字體偏傍兩相引注凡四萬三千餘字前有自記稱  
繕寫自宣德壬子歲起訖天順庚辰書完凡二十有  
九年頗費苦心云、惜其以正韻為主並踵七音韻  
鑑三十六字母之說未免宮羽混淆商徵顛倒其弊  
與熊子中韻會舉要等也前又有凡倒并七音三十  
六母清濁切法及七音三十六母反切定局又有成  
化辛丑劉魁嘉靖乙巳張重已未張情三序未有其  
子冕跋又謝氏小學考是書下當有桑悅侯方二序

為此本所失載也



題韻直音篇七篇成化丁酉刊本

明章黼撰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謝氏小學考所載俱無題韻二篇據首侯方序也謝氏註曰未見新修太倉志止作直音七篇則亦未見其書矣前有方順庠自註謂于諸篇韻等搜集四萬三千餘字成編所用直音或以正切使習者而和矣又元篇有音無注者三千餘字今亦收之侯賢叅註共著而流焉云云蓋即其韻學集成中所載之字依字書偏旁分部列次以平上去入四聲連之略注音義于下

至龍龕手鏗四聲篇海之怪體字仍多收裁併載七音清濁三十母六母反切定局于前考韻學集成前後序跋兩書本相連屬故雖以旁分部仍為等韻而設非字書也

篇韻貫珠集一帛

萬曆丁丑刊本

明釋真空撰

真空師清泉宏治中  
宋師慈仁寺僧

四庫全書存目

清泉以四聲篇海五音集韻所載之字檢閱未便因分為八門編成歌訣并求聲聲音以歸母攷偏旁以入部又于經史子集之外凡元宋梵典悉搜剔纂族分類合略加音釋惜其于文義尚未順當又無所發明攷証且執此以檢尋篇韻亦非捷法則仍不適于用之作耳前有宏治戊午劉達夫照序



轉注古音略五弓附古音後語一弓 函海本

明楊慎撰 四庫全書著錄無古音後語一弓明史

藝文志焦氏經籍志所載亦全前有升庵題辭謂周  
官氏亦書終于轉注其訓曰一字數音必展轉注釋  
而後可知毛詩楚詞悉謂之叶音其實不越徐氏轉  
注之義宋吳才老作韻補始有成偏乃褫其煩重補  
其遺漏以作是略大抵詳于經典而略于文集詳于  
周漢而略于晉以下以文人用韻或苟以流便其詞  
而于義于古本無當不足為據也然亦書之轉注許

氏具有明文升庵乃以叶音當之根本以失枝葉何有即其所注轉音每多舛誤而昧于古音之本惟其博引繇稱尚可以資放証後來顧亭林著韻書多節取之而其自撰古音叢目且采取十之六合前又有荅李仁夫論轉注書及長吳頌應祥序所附古音後語一弓亦即推論轉注之說也未有升庵自跋及太和楊士雲書後

古音叢目五弓 函海本

明楊慎撰 四庫全書併以下三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千頃堂書目俱分載之前有自序以吳才老詩補音楚辭考釋音韻譜三書皆古音之遺合而觀之有當從而無疑者有當疑而闕之者有當去而無疑者因取此三書去其當去存其可存又裨附以向所輯轉註古音略十之六合為一編仍仿韻補之例以合韻分部而以古音之相協者分隸之大書標其目小註著其出典并略及解詁引証其蒐輯



氏具有明文升庵乃以叶音當之根本以失枝葉何有即其所注轉音每多舛誤而昧于古音之本惟其博引繇稱尚可以資放証後來顧亭林著韻書多節取之而其自撰古音叢目且未取十之六合前又有荅李仁夫論轉注書及長吳頌應祥序所附古音後語一弓亦即推論轉注之說也未有升庵自跋及太和楊士雲書後

古音叢目五弓 函海本

明楊慎撰 四庫全書併以下三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千頃堂書目俱分載之前有自序以吳才老詩補音楚辭考釋音韻譜三書皆古音之遺合而觀之有當從而無疑者有當疑而闕之者有當去而無疑者因取此三書去其當去存其可存又裨附以向所輯轉註古音略十之六合為一編仍仿韻補之例以合韻分部而以古音之相協者分隸之大書標其目小註著其出典并略及解詁引証其蒐輯

古音頗為賅備然條理未盡精密由其隨意<sub>據</sub>拾速于成書舛漏牴牾俱所不免學者第節取焉可也

古音彙要五弓

山海本

明楊慎撰

四庫全書著錄在古音叢目下明史執

文志焦氏經籍志千項堂書目俱分載之升庵既撰

古音叢目九四千五百餘字猶病其寡要也復手錄

其可叶之賦頌韻文者得千餘字名曰獵要內七百

十二字見于易象毛詩楚詞者止注其出處有辨正

則稍詳見于韻補者止引其出處之目有改訂及增

釋則詳故收字雖少而斷制皆極精確惟各韻所標

之字間與古音叢目全移者蓋以前書注釋太略故



又重而詳注之二書實相須而備也前後各有自序  
及跋

古音餘五弓

函海本

古音附錄五弓

影抄原刊本

明楊慎撰

四庫全書著錄在古音叢目古音獵要

下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俱分載之謝氏小學考

祇載古音餘而不及古音附錄蓋失載也古音餘前

有太和楊士雲序稱先生標古音略若干言例也古

音餘若干言例外示無窮也後有升庵後語亦稱古

音略阮勤梓人是書行轉注昭矣然尚猶頗有遺餘

焉則復采拾得若干字刪潤以為古音餘前錄凡二

千二百六十九字後錄凡一千三十九字前錄指古

音略也據此則古餘音餘為轉注古音略之所餘然其體例與叢目略要二書相似其所載字亦與二書多有同者不遂注釋詳略互異亦猶獵要之于叢目耳古音附錄所載凡五百十有二字則又叢目獵要古音餘之所無者亦以韻敘而注釋頗極詳明李雨邨所刊本祇作一弓後又闕十八行所存惟三百二十字雜采而成不以韻敘蓋屬升庵初藁是本當為後定之編也今遵提要之次即併志于古音餘後焉

古音略例一弓

函海本

明楊慎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俱載之是書取易詩書禮記左傳楚詞老莊列首管晏諸子及周秦漢人傳記中有韻之語標為舉略辨誤彥例正誤叶音諸目間為注釋以發明之其中頗與古音相合所論亦頗為得要而失于考訂者亦復不少蓋其文由掇拾而成僅得其崖略未能本末融貫也前有李雨邨序



古音複字五身

函海本

明楊慎撰 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謝氏小學  
考俱不載尤氏明史志彙有之其書撮拾群書中複  
字如湛之童之之類而依其所併古音部分編次之  
故誼之古音複字頗近類書無裨韻學而李雨邨序  
稱其指呼六籍銘液百家在前人韻書中別樹一幟  
雖獮祭者無以逾其博也殊不知是書亦從獮祭而  
來以借詞賦之取材耳顧自此書之外所著古音諸  
書甚富况明日陳季立以前誤古音者如夢語升庵

能摹索得其崖略抑亦可貴矣

詩韻輯略五言陸虞巳刊本

明潘恩撰

恩字子仁 號笠江 上海人 嘉靖癸未進士 官至左都御史 謚恭定

明史藝

文志著錄前有自序謂音韻之衰權輿于詩故繫之以詩名其義則不止言詩也今按是書韻依陰氏韻府群玉注多采之熊氏韻會舉要惜其愛博而決擇不精訛誤冗俗徃々而有又多刊去引用書名不及前人韻書之善焉第就以人行本而論猶屬庸中佼佼後來邨青門撰古今韻略實以此編為藍本青門又言明崇禎間有梁應圻者取是書翻板行不增損



一字更名詩韻釋略每弓首列闕中梁應圻訂吳梅  
邦為序入

國朝其子又翻板行世漸勘有知是書出潘氏者今坊  
行者大抵皆梁本也今此本尚屬潘氏原刊足以証  
梁本之竊取云

聲韻會通一弓韻要粗釋一弓

原刊本

明王應電撰

應電字昭明號  
明齋崑山人

四庫全書存目附同

文備考後謝氏小學考于文字門內載同文備考而  
于聲韻門內失載此二書蓋其疎也按明齋同文備  
考八弓杜撰字體臆造偏旁名為復古實則鑿空乃  
復取聲韻而譜之成此二書以附其後其聲韻會通  
首為述義十二系改定聲韻為二十八韻類為四十  
五次為四聲橫圖以推衍之故雖僅一弓而幾及百  
頁嘉靖庚子崑山周士淹序之其韻要粗釋凡分平

上去入各一易卷則就橫圖所有之字而粗釋之前  
有自記云曰要則字或未備曰粗則詞或未盡善其  
詳與精當考全書云全書謂同文備考也按明山之  
學出于魏莊渠而較其師更為乖僻既不考古今異  
宜南北異讀以致分合皆不得其當與其所撰同文  
備考同一叢雜之書也

韻譜本義十易 原刊本

明茅溱撰

溱字平仲自號日損居士丹徒人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

藝文志千頃堂書目俱載之明志作韻補本義十六  
易譜謠為補又誤衍六字也前有萬曆甲辰自序又  
有凡例謂說文為字學之祖故本書惟以說文為主  
其旁引經傳子史亦彷彿說文之意稍為增廣又謂  
說文之字其間亦有不切于用如棘籬之類不收入  
本書錄之易末然其書不過于每字下多作一篆文  
略採說文原注列之而于說文篆字或取或否已屬



為例不純又各韻後附以古通用轉用之字但注反切不詳出處尤無徵不信也前又有京口范崙序稱為韻書之康莊亦義之指南過矣

毛詩古音考四旨附錄一旨

學津討原本

明陳第撰

第字季立連江人以諸古從軍官至薊鎮游學

四庫全書著錄

無附錄一旨明史藝文志

詩類

朱氏經義考

詩類

謝氏小

學考所載俱全季立稱古無叶音凡今所謂叶者皆其本音而深懼學詩者不知古音也于是即三百篇詳加攷據以成是編取詩之同韻者列之為本証已取老易太元騷賦恭同急就古詩謠之類胙列之旁証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錯以諧其韻無非欲便于歌咏可長言咏嘆而已矣然其書條例貫通

考証精密古韻之復明實自季立始顧亭林以下諸家雖遞有推闡終以此書為祖本焉前有自序摠目及萬歷丙午焦弱侯竑序末有自跋張若雲得舊抄本既識而刊之又以其所著伏羲圖贊後雜卦傳攷音一篇援証精確可與詩韻比翼而鳴回刻于後并采其所著尚書疏衍中五子之歌一篇映綴成帙其所附刊又有讀詩拙言另志于後今之屈宋古音義共成五書庶幾于亭林韻書相配云

讀詩拙言一帛

學津討原本

明陳第撰季立既作毛詩古音考意有未盡復撰次得八条以補其闕張若雲刊季立書亦以是帛附後吾友凌覺甫昭階得別本以為僅見又取而付之梓自署其名下曰訂誤今按是本首一行說者謂自東晉以來中原之人流入江左云々本無誤處而此本則云說者謂自五季之衰外夷入寇驅中原之人入于江左所謂五季者指宋齊梁陳隋乎抑梁唐晉漢周乎即或原本如是覺甫亦不過因之不改耳然



凌本亦止此一行乖舛餘悉與是本全不知其何所訂誤也

屈宋古音義三弓

學津討原本

明陳第撰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

類 卷集

謝氏

小學攷俱載之作經義考三弓殊不知經義考無庸載及是書蓋曰毛詩古韻音考而誤涉也季立謂毛詩之後莫古于離騷其音讀之一與詩同而注屈宋者率不論其音故聲韻不諧間有論者又率以叶音槩之曰作此編先取屈宋辭賦三十八篇中之韻與今殊者共二百三十四字列為古音目錄然後檢屈宋音與毛詩同者八十餘字提其本音直云見毛詩

古音考其毛詩所無者一百五十餘字輒旁引周秦漢魏以來歌謠辭賦及見于經傳者証之雖不列本証旁証而與毛詩古音實相發明又以首句止載本文而無箋釋恐難于通解因復刪潤各篇舊注綴于正文下仍于各韻下注明古音凡屈宋所作各分編為二句其實即從前一句分出其援據賅博曲暢旁通足與羽翼毛詩使人一篤信古音而不疑也前有萬曆癸丑自序凡例未有萬曆甲寅自跋及焦弱侯跋題張若雲亦有跋

音韻日月燈六十句

志清堂刊本

明呂維祺撰

仕履見孝經類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

作七十句是書凡分三編前有自撰摠序謂沈約韻譜知有四聲不知橫有七音猶子之不知有母也司馬光音韻指掌知橫有七音不知縱有四聲猶母之不知有異子也因作此三編以訂正之凡韻母五句以象五行同文鋒三十句以象地韻鑰二十五句以象天句首分四則以象四象合之為六十四以象易書分為三摠名之曰日月燈以象三光也其句首四



則曰義例曰圖說曰音辨曰採証其韻母以一百六韻為經三十六母四等為緯每一母先畫一圖中註見一等字以定七音旁註其音切及衆音獨音而以開口合口及字数注于上方其同文鋒仿洪武通韻取一百六部之字以三十六母易其先後其有一字數形者止出其醇雅便用之字其餘則備載注中以圈標之註中訓義悉依洪武正韻通韻說文爾雅等書并經史意義正之其韻鑰與同文鋒相表裏七音音四聲四等開合反切俱同但刪去引証詩書以省

紛復鑰如司馬氏記傳也其名曰鋒曰鑰者同文鋒

引言謂鋒如左氏編年三書之首各有自撰引言同

文鋒之首又有楊龍友文序及訂正校閱姓氏韻鑰

之首亦有義例局首又有畢孟侯應康摠序其書一

名正韻通謂遵用洪武正韻通韻二書也洪武通韻

者同文鋒引言稱太祖刊定正韻復謂猶未盡善及

見劉三吾所進孫吾與韻會定正稱善賜名洪武通

韻詔刊行之然則即孫氏之書也明志有孫吾與韻會訂正四局引

言又稱上古本有二百六韻休文特分合之耳則其

于古今韻學源流尚未洞澈雖有得于等韻之學亦  
祇見其如治絲而棼之耳

詩音辨略二局函海本

明楊貞一撰

貞一字孟  
公新都人

四庫全書存目作詩韻辨

略孟公以朱子詩集傳其叶音之隸于韻譜者十之  
八而其顯然當遵無容思議者十之七其溢于韻補  
者十或二三而其卓然可從不煩推敲者百無二三  
于是因吳氏韻譜熊氏韻會舉要及洪武正韻之說  
參攷集註以成是編凡一百五十三條專為謀蒙而  
作故一名示兒辨略前云有自撰小引及題辭又有  
其門人凌一心序



音論三身

音學五書本

國朝顧炎武撰

炎武初不<sub>多</sub>絳字寧  
人號亭林崑山人

四庫全書著錄

是書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凡十五  
篇一論古曰音今日韻二論韻書之始三論唐宋  
韻譜不同四論古人韻援不煩改字五論古詩無  
叶音六論四聲之始七論古人四聲一貫八論入  
為閏聲九論近代入聲之誤十論六書轉注之解  
十一論先儒兩聲各義之說不盡然十二論反切  
之始十三論南北朝反語十四論反切之名十五論

讀若皆引據古說以相証佐蓋其所作五書之綱  
領也惟其中六書轉注一條所是者蕭子荆諸人  
之臆說所非者裴務齋鄭漁仲之諸之謬誤古所  
謂轉注漢許氏之所傳榮未之有閻鳥以意林之  
精博而犹教之疏他人無論矣

詩本音十局

音學五書本

國朝顧炎武撰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考作三  
局或朱氏祇見此書之初彙尚未全刻經文故僅  
三局也亭林考正三代以上之音以注三百五篇  
而成是書皆全載經文而注古音于句下蓋主陳  
氏毛詩古音攷詩無叶韻之說以明古音原作是  
讀故曰本音而考証較陳氏為密且陳氏但摘字  
著解是書則全經具列而可伸其佔畢而得乎音  
韻之自然尤一舉而兩得也



易音三弓

音學五書本

國朝顧炎武撰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考作二

弓或所見本異或字之說也古者卜筮之辭多用

音和以便人之玩誦夏商之易不傳于世可攷見

者周易然易之體不同于詩必欲連比象占牽合

上下以就其音則聖人之意荒矣故是書但取其

屬辭之切者上弓為彖辭爻辭中弓為彖傳象傳

下弓為繫辭文言說卦體例與詩本音同亦主陳

氏毛詩古音攷旁証為說雖不似毛西河易韻引

証之博辨論之詳而略限謹嚴寧有所不知而不  
敢有所強說則西河不如亭林也讀易者以亭林  
為主而恭之西河以通其變則得之矣

唐韻正二十弓

音學五書本

國朝顧炎武撰 四庫全書著錄其書辨沈氏以來  
分部之誤而一之 以古音定之所據之本即宋大  
中祥符重修廣韻以唐人二百六韻之部分具在  
故改稱唐韻其曰正者以古音正唐韻也凡上平  
聲三弓下平聲四弓上去聲各三弓入聲七弓回  
入聲之字並可轉為去聲亦可轉為平聲上聲故  
獨詳也弓首有云凡韻中之字今音與古音同者  
即不復注其不同者乃轉韻相傳之誤則注云古



音某並引傳經傳之文以正之其一韻皆全而中  
有數字之誤則止就數字注之一東是也一韻皆  
誤則每字註之四江是也同者半不同者半則同  
者註其略不同者注其詳且時其本二韻而誤並  
為一五支是也一韻皆全無誤則不注二冬三鍾  
是也餘仿此按此条即一書之總例故首列之其  
条析極為分明與視誤執全部分注通注轉注叶  
者相去遠矣

### 古音表二弓

音學五書本

國朝顧炎武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書即廣韻部分  
分為十部上弓為東冬鍾江第一支脂之微齊佳  
皆灰咍第二魚虞模侯第三真諄臻文殷元魂痕  
寒桓刪山先仙第四下弓為蕭宵肴豪幽第五歌  
戈麻第六陽唐第七耕清第八蒸登第九侵覃談  
鹽添咸銜嚴凡第十皆舉平聲以該上去入聲凡  
割一部之半者則羅列其字否則空之每韻之下  
收下某韻某字及併入某韻某字即分註于本韻

其所以分爲十部及收併諸字皆不置一辭者以其皆詳見前四書中此特表而出之以清眉目故厠去四書之未摠之此五書統次合而觀之也

韻補正一寫

亭林遺書本

國朝顧炎武撰

四庫全書著錄亭林唐韻正既已

成書復以攷古之功實實于吳才老而其所著韻補其中合者半否者半因取而注之名曰韻補正以附古音表之後其自序稱才老多學而識矣未能一以貫之故一字而數叶若是之紛々也蓋即所謂否者半也得是書而一々正之而才老之書靡有不合于古音矣誠與音學五書並讀也借月山房彙鈔亦收入之



聲韻叢說一弓韻問一弓 昭代叢書本

國朝毛先舒撰

先舒字雅黃一名騷字馳黃仁和人

四庫全書存目

雅黃以聲韻之道隨時代為變遷故自三百篇及秦漢以迄金元有韻之文並唐宋而下言韻之書編為論說凡四十條于古今韻學合離之故無微不至析雖不及頤亭林音論之精核而以視柴詒臣之古韻通則所見略同矣韻問六篇則又設為問答以暢發前書之所未盡者也張山來編叢書以聲韻叢說入甲集韻問入乙集并于丙書前後各



有題跋今遵提要合而志之攷雅黃韻出尚有韻  
學通指及韻句各一弓俱見存目皆未之見

古今通韻十二弓 康熙甲子史館刊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著錄是編首載論例二

十三條韻表韻圖韻目各一篇以上平聲為四弓  
下聲平聲及上去入聲各為二弓即取劉氏平水  
韻審定而精覈之每韻之中備載古韻三聲通轉  
諸条論斷剖析更採經史百家語攷據得失辨駁  
異同大抵為排斥顧氏音學五書而作故創為五  
部三聲兩界兩合之說若外此而有三聲偶及四  
聲與二聲偶及三聲者即謂之叶韻祇取韻中



一二字通押然必其韻本不可通而偶通之如三聲不及四聲而此偶及之謂之四聲之叶二聲不合三聲而此偶合之謂之回互之叶蓋欲破顧氏之門目而自亂其例以致紛紜糾結歸于不通而後已其考顧氏之書誠不可以道里計矣自首有康熙乙丑進書疏表二篇序首公銜一則馮孔傳溥金日 鎡李湘北天 徐健庵乾 高江邨奇 周浣初清 序六篇并自撰緣起一篇即自序而改其称云

韻學要指十一身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四庫全書存目按西河古今通韻一書曾進呈

御覽已梓之行世而身帙浩繁不能遍達乃削去各部所收之字而存其條例及考証以成是編故一名古今通韻括略前二身論韻次四身分論四聲一百七韻後五身分論古韻并五部三聲兩界兩合及叶李湘北天 復為序之序称自三古立均太師造韻以及後儒之審聲末季之分部允夫冬鍾支脂

時析時併古韻律韻以通以叶皆能溯其所始而究其所終即以訛傳訛如沈韻陸韻孫韻劉韻切韻禮部韻鄭庠古韻吳棫韻補無不備為指據確示可否使世之人讀詩易離騷古文及諸子百家之書一開目而瞭然若觀火焉其顛倒也至矣然此書實不及古今通韻可備一家韻學之全而湘北序前書反不及此書之贊誦何也

易韻四旨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著錄朱氏經義類亦載

之按古書多用韻而在古經則周易尤甚顧周易非盡用韻者其彖象原辭亦偶然及之惟上下象傳與雜卦傳則無一不韻乃宋明人注易並彖象原辭字、強協反成乖誕西河此書與顧氏易本音皆置其無韻之文而論其有韻之文故所言皆有条理然顧氏依易古本編成韻書故讀者一片宮商天然節族此書則就王弼本注韻是即不及



頤氏處而五部三聲兩界兩合之說亦即古今通韻之窠臼終不及頤氏書之通達而無弊矣乃西河反與毛稚黃之韻書並斥為宋學鮮經陋習未免太過惟此書微引賅洽則又頤氏書之所不及者是則當並存而不可偏廢者也

### 類音八旨

遜初堂刊本

國朝潘耒撰

耒字次耕，號稼堂，吳江人。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

四庫全書存目稼堂為頤亭林之門人而其講韻學究獨不宗音學五書之說蓋亭林欲復古人之遺稼堂務窮後世之變故各分道而馳也是書旨一為音論六篇旨二為圖說六篇此十二篇皆切韻譜之綱領条目也旨三為切音四類以五十母橫列于上二十四類縱列于下每類各具四呼每呼自成一韻直貫各母之字可以出切橫披各類

之字可以行韻而無字之母無字之呼畢得其音  
弓四以下為韻譜八十二類通四聲分一百四十  
七韻而平聲得四十九韻皆以呼分之以字定之  
其四呼並有字者一類分四韻或止一二呼有字  
者一類止一二韻此呼字少不能成韻者合彼呼  
為一韻去聲之字少于平聲故止三十八韻上聲  
之字又少于去聲故止三十四韻入聲之字不少  
而其類少于三聲故止二十六韻自謂皆出乎天  
然之條理而不以一毫私意參其間上不戾古下

不違今沈陸復生不易吾言矣其自許亦甚至而

榕邨

光地

語錄

十三

云清次耕若

百

將其師所著音

學五書撮摠纂計令精當豈不大快他却自出其  
意見欲駕亭林之上倒弄出破綻未他將自己土  
音影響意揣便欲武斷從未相傳之緒言豈可乎  
榕邨之論如是則其書之無足取亦略可見矣



古今韻略五弓 康熙丙子刊本

國朝邵長蘅撰

長蘅字子湘號青門武進人

謝氏小學考著錄是

書以明潘恩詩韻輯略為藍本而叅之廣韻集韻

及禮部韻略諸書詳加訂正皆就今韻編次注其

獨用同用蓋本陰氏韻府郡群之舊第惟取經史

中字可倫米擇者每韻增收數字或十餘字隨音

押入仍注從某氏增而刪正其訛複六十九字計

共增收七百八十餘字以存毛 晃劉淵諸家之大

凡其古韻依吳氏韻補省去複字而僅益以楊慎

古音及今增三百四十餘字故曰韻略其于注釋亦悉仍舊本而略者補之譌者正之冗者俗者芟之大率援據精確增刊不苟註釋簡而核曲而不蕪堪稱韻書之善本焉前載例言于古今韻學源流亦頗敘述詳明有贊攷証康熙丙子宋漫堂華取以付刊並為之序

五方元音二寫澄鑑堂刊本

國朝樊騰鳳撰年希克增補騰鳳字凌虛克山人希

人雍正初官廣東巡撫四庫全書存目本無希克所補其

書以五聲之字依等韻次第而編次之每字略存小注而自創十二字為韻母曰一天二人三龍四羊五牛六癸七虎八駝九蛇十馬十一豺十二地以前六韻輕清象天其入聲字音重濁不便混入俱寄形于後韻中故別為上寫以後六韻重濁象地其入聲字音六皆重濁取同類相從五聲備具



故別為下局每韻又自創二十字母分之曰柳範  
水風斗土鳥雷竹虫石日剪韻系雲金橋火蛙又  
作韻釋韻略二篇于前以為起例允恭病其未廣  
復取而訂定之增者什之五刪者什之一仍其舊  
名雍正丁未敘而刻之大抵皆純用方音不究古  
義其每字之注盡去音切獨存訓詁所謂不知而  
作者也

詩經叶韻辨論八局 壽峯書屋刊本

國朝劉維謙撰

維謙字讓宗自號  
雙虹半士松江人

四庫全書存目

其書首為三十六母總論次為凡例次為等子圖  
次為分隸字母總音次為音叶互異彙辨次為疊  
韻雙聲次為辨論顧氏音學五書毛氏古今通韻  
次為發明康熙字典俱不入局至局一以下乃摘  
三百篇有韻之字注其音叶旁加圈點各篇之後  
標一韻于上分注其某章某韻而後繫之以辨或  
出已見或引群書皆無定例大抵欲瓶造新說以

求凌跨前人故于陳氏毛詩古音攷顧氏詩本音  
皆謂之非是而反有取于吳氏韻補之說已失是  
非之公又以等韻母字母牽合古音雙聲疊韻附  
會經文恐作詩者未必如是之用心也其自序乃  
謂予之大聲疾呼俾有耳者共聞之慎勿以吾言  
為瑣而可吾剛竟以其言為瑣矣書刊于乾隆戊  
午前有黃之雋顧成天鄭嗣齡張崇四序後有張  
澤球王永祺張柳雲張景星四跋

音學辨微一卷附等韻辨正誤一卷 借月山房景鈔本

國朝江永撰 永字慎修 慎修所撰古韻標準最有條

理撰是編專為下學而設凡十二篇一辨平仄二

辨四聲三辨字母四辨七音五辨清濁六辨疑似

七辨開口合口八辨等列九辨翻切十辨無字之

音十一辨嬰兒之音十二論圖書為聲音之源其

推尋攷校亦俱有條理所以啓鑰發蒙指迷祛惑

無微不至亦誦音學者所當參証矣後附李榕邨

光地等韻辨疑正誤一卷考等韻辨疑本見榕邨



別集慎修稱其書分注南北改易唇齒先後不能無差又附皇極經世之四十八聲有複贅有謫闕亦不能辨故附錄正之以解觀者之惑亦可惜為辨章之助云張海若取是書校梓其從子金晉復取常熟黃琴六廷繼三十六字母辨一篇附梓于後并為之跋

官韻考異一旨 蕪海珠塵本

國朝吳省欽撰省欽字冲之號向華南淮人乾隆前

有自序稱今佩文詩韻頌在學宮為集試所用二

百六部中惟一字一讀者不患誤押若二三讀或

數讀異同紛沓擯黜易于向以匡謬一編辨其

形茲復以是編辨其聲凡字無異讀與夫有異讀

而佩文韻不載者俱不之及云々蓋專為程試而

設故就官頌之韻辨其音義之異全非誦韻學計

也然在初學得之可免誤押之患其所云匡謬一



編今未之見

古音合二身

函海本

國朝李調元撰前有自序稱字一也音則隨所用而為之變若執此字以讀彼音則音義俱失甚且誤以押韻而不覺者曰此取韻書之一字而音韻相借者合而錄之名古音合雖以古音為名實則辨一字之異讀也上身為一字二音一字三音各一篇下身為一字四音一字五音一字六音一字七音各一篇凡六篇皆以四聲為次分晰頗有条理注釋亦要言不煩足以供拈吟之用矣



聲韻攷四弓 戴氏遺書本

國朝戴震撰是編皆其考論聲韻源流本末條例略仿顧氏音論而精博則過之蓋東原精于六書論轉注同意相受得自漢以後不傳之指既一洗諸諸說之驕駁矣乃歷攷反語本原于漢魏經師非始于釋氏字母其言尤為雅馴又考今韻二百六部宋景祐中許附近通用之十三處以補亭林所未詳而唐宋用韻功令之沿革具見故以是書証諸宋時所存韻書參攷陳季立顧亭林江慎修段

茂堂之說斯可以讀古經傳而知聖人亦書之法  
矣經韻樓叢書亦收入之并為之序

聲類表九弓 戴氏遺書本

國朝戴震撰東原既著聲韻攷復專取古音分為九  
類而為之表一曰歌魚鐸之類二曰蒸之職之類  
三曰東尤屋之類四曰陽蕭藥之類五曰庚支陌  
之類六曰真脂質之類七曰元寒桓剛山仙祭泰  
央廢月曷末黠鎋薛之類八曰侵緝之類九曰覃  
合之類每類中各詳其開口合口內轉外轉重聲  
輕聲呼等之繇瑣今音古音之轉移綱領既張纖  
悉畢舉彼此相配四聲一貫所以補前人所未為



而釐之就緒者也按東原師江慎修之論亭林也  
曰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少而慎修與東原則考  
古審音均詣其極東原又精心神解更集諸家之  
成其書甫成而歿未及為例言孔補伯廣刻之取  
東原與段茂堂札并其首而東原作書之意大著  
矣

詩音表一弓錢氏四種本

國朝錢坫撰十蘭精研六書于假借轉注尤探突奧  
因為詩音辨作是表凡入聲第一出聲第二送聲  
第三收聲第四影喻通出聲第五曉諭通送聲第  
六曉影通收聲第七影喻同聲第八本類通聲第  
九來音聲第十來歸聲第十一各為一篇併為一  
帙其論古音正度方語異同頗為簡要由其說可  
以讀經可以讀秦漢騷賦否則必至于謬悠紊錯  
求其說而不得又將亂文字之偏旁訓詁之次第

矣前有自述後有乾隆丁酉徐書受跋

古韻發明 無卷數 附切字肆考一卷 芸心堂刊本

國朝張畊撰

畊字芸心  
滕縣人

近代言古韻者向推顧亭林

江慎修戴東原三家芸心以其猶有所未盡之蘊

乃據廣韻攷說文發明三家之意審定正音在前

見字有定限別出流變于後不使混心目有未見

者即下已意凡分喉音一類鼻音四類舌齒音二

類唇音二類而冠以廣韻獨用同用四聲表及戴

東原說每類之末又取經傳子史假借字一之以

義證明聲義又以等韻論雙聲辨洪細可以攷古



音非特反切字因依等韻謹遵康熙字典校正復  
取有闕聲音文字者詳陳之名以切字肆考以附  
其後吳縣吳有堂志忠序之稱其于等聲律音諸  
法靡不精研入深徵引典籍博采衆論兼綜條貫  
脈絡井然洵足為亭林諸子之功臣已前又有道  
光癸未自序凡例未有自跋及有堂致書切字肆  
考前亦有自序

漢魏音四卷 西安刊本

國朝洪亮吉撰

亮吉字穉存武進人乾隆庚戌進士第二官翰林院編修是編皆

刺取漢魏諸儒傳注中音讀之字凡數千百條以  
說文舊部類聚區分而以所無者附見於後或說  
文所有而後復譌為他字者則注云某字本某字  
不移其部若傳譌已久則各從其部正附兩列焉  
其後儒以反語改漢人之音者亦置不錄以非其  
舊也止于魏者以反語之作始于孫炎而古音之  
亡亦由于是故以此為斷焉其以說文字部為次

不用韻書蓋不欲以今韻律古音也書成于乾隆甲辰自為之叙末有程玉璫敦并附畢秋帆邵二雲暨孫淵如師諸後叙淵如師稱有穎悟之士能因漢魏之音上取諧聲之義不証方俗之語恭觀廣韻得失之由則聲音訓詁之學不墜于地矣

古韻異同摘要一旨 活字版本

國朝程際盛撰是編取廣韻禮部韻略韻會舉要洪武正韻四書各部分而羅列之并注其獨用通用之別間或加以案語以証明其異同而于正韻則止列其部分而已其引夏竦四聲韻獨詳於他書以夏氏部分尚有条理也未附王西泚與東治論邵氏古今韻略書九則其挾摘邵氏之失亦無剩義



古韻發明

無卷

附切字肆考一卷

芸心堂刊本

國朝張畊撰

畊縣人

近代言古韻者向推頌亭林

江慎修戴東原三家芸心明其猶有所未盡之蘊

乃據廣韻攷說文發明三家之意審定正音在前

見字有定限別出流變于後不使混心目有未允

者即下已意允分喉音一類鼻音四類舌齒音二

類唇音二類而冠以廣韻獨用同用四聲表及戴

東原說每類之末又取經傳子史假借字一之以

義證明聲義又以等韻論雙聲非特反切字辨洪

細可以考音因依等韻謹遵康熙字典校正復取  
有關聲音文字者陳詳陳之名以切字肆考以附  
其後吳縣吳有堂志序之稱其于等聲律音諸  
法靡不精研入深徵引典籍博采眾論兼綜彙貫  
脈絡井然洵足為亭林諸子之功臣已前又有道  
光癸未自序凡例末有自跋及有堂致書切字肆  
考前亦有自序



史部

正史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堂讀書記卷十五

史部一

正史類

烏程周中孚撰





史記一百三十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司馬遷撰宋裴駙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

義遷字子長龍門人太初中為太史令駙字龍駒

貞河內人開元中官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守節里貫未詳諸王侍講率府長史四庫全

書著錄漢志載太史公百三十篇攷太史公自序亦

止稱太史公書而無史記之名至魏晉以後始有是

稱隋志新舊唐志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俱作史記

一百三十卷則以一篇為一卷隋志二唐志又別列

裴駙注八十卷不知其分卷若何二唐志崇文目宋

志俱載索隱正義各三十卷讀書志史評止載索隱

三十卷書錄解題通考俱載之而正義作二十卷二

為三之誤也然皆別本單行不與正文相附崇文目

宋志俱首列裴駟等集解宋志作集注一百三十卷

即合三家注為一篇者明代國子監刊版于三家注

頗有刊除點竄不能悉依宋本之舊蓋其習氣使然

而南監本為尤甚且以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并注冠

于前述贊一百三十卷分附于各篇之後是史記一

書在西漢為褚少孫所亂在明又為監本所亂矣遷

史之厄以至於此前有萬曆丙申南祭酒馮夢禎司

業黃汝良二序亦俱知以割裂舊法為非而憚于校

訂率由舊章豈所謂非知之艱行之維艱者歟前又

有附刊張守節正義序司馬貞索隱序後序補史記

序裴駟集解序併司馬貞論例謚法解列國分野謚

法解即全錄逸周書之文列國分野則節錄漢地理

志之文也



柯版史記一百三十卷 明莆田柯氏本

明柯維熊校正

維熊字奇徵莆田人官行人司行人

書刊于嘉靖四年

前有鉛山費民受

懋中

序後有奇徵跋因金臺汪

諒

得史記舊本欲翻刻印行屬奇徵校正所謂舊本當

即宋本合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

為一者故具載三家序文于前卷首列貞所補三皇

本紀各卷後分附索隱述贊按 四庫全書總目內

有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提要三篇分摘明北監本三

家注之脫文最為詳明今以此本校之多完善無脫



不過正文及注時有脫文誤字則校刊者之誤而非原本之誤也若以此本與南監本相校則南監本之妄加刪削無頁不有以卷行卷校之以概其餘如五帝本紀第一目下正義無又曰禮云以下五十字黃帝者句下正義無輿地志以下五十三字少典之子句下無集解二十五字生而神靈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二十字幼而絢齊句下索隱無故墨子亦云以下四十字神農氏世衰句下無集解三十字乃修德振兵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六字治五氣句下無索隱曰以下二十字藝五種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十一字度四方句下無集解十字教熊羆貔貅羆虎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五十三字不用帝命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十三字平者去之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九字登丸山句下無索隱曰以下八字北逐葷粥句下無集解十九字正義曰以下九字而邑于涿鹿之野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三十三字官命皆以雲命為雲師句下集解無張晏曰以下十六字近日推策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二十五字舉風后力牧常克大鴻句下正義無鄭



元云以下八十三字順天地之紀句下無正義以下  
十六字幽明之占句下無正義曰以下二十九字死  
生之說句下無集解十四字正義曰以下二十一字  
存亡之難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四十四字水波土不  
舍句下無集解七字正義曰以下五十字節用水火  
財物句下正義無大戴禮云以下六十九字故前黃  
帝句下無正義曰以下八字其得姓者十四人句下  
無正義曰以下十七字葬橋山句下無索隱曰以下  
二十字以上所舉止就黃帝本紀一篇而勘之而尚  
監本之脫文已有三十一處他可知已則此本豈特  
遠勝于南監本即北監本尚在其下然則欲求三家  
注合刻善本自武英殿刊本暨震澤王氏刊本烏程  
凌氏評林本外當即推此本矣

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

明萬曆甲戌刊本

明凌稚隆輯校

稚隆字以棟號  
磊泉烏程人

是編取三家注合刊

本而輯錄諸家評論史記之說各視本文標揭于上  
闡間或下以己意并有文旁小注略論文之提掇照  
應如其總論一篇大旨者錄于篇之首尾于蘓子由  
古史總論無不全載其所采輯以多為貴不免瑕多  
于瑜其書之可取者轉在正文及注其凡例有云史  
記刻本惟金臺汪本莆田柯氏所校頗少差謬茲刻  
以宋本與汪本字字詳對間有不合者又以他善本



叅之反覆讐校庶免亥豕魚魯之弊云余因取柯校本互相核對却無刊落之處而柯本之脫文誤字此本俱添入改正然則就正文及注而論較之柯本殊為勝之而其輯評之得當與否儘可存而不論前列三家注序文正義論例謚法解列國分野及自輯凡例讀史總評譜系地理圖引用書目姓氏仍載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列于目錄之前以非一百三十卷之原數也索隱述贊分附于當篇之後依歷來三家注合刊本式也前又有茅鹿門王弼州二序

史記索隱三十卷

汲古閣刊本

唐司馬貞撰 四庫全書注錄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是書因裴駙集解而推廣之其于史記惟標所注之字如陸氏經典釋文之例首註裴序一篇載其全文前二十八卷采徐廣裴駙鄒誕生劉伯莊舊注兼下已意按文申義自序一篇附于末其二十九卷及三十卷之上半卷則貞嫌元本述贊未善而重為一百三十篇之贊下半卷則補序一篇自述其補之之由又逐段論其改刪升

降之意然後繼以補三皇本紀一篇自為之注按貞之改補誠不知而作後亦自悔其穿鑿俱仍舊貫而聊附其說于此其注頗極詳贍與張守節同時而著書各不相謀其有裨于裴注則一也此據臧恭生說乃說謊也王氏讀書雜誌有史記四卷係摘句摘字為題而考証之此本後有毛子晉二跋知其以北宋秘書大字本校刊而附于裴氏集解之後云爾

史記注補正一卷 望溪全集本

國朝方苞撰

苞仕履見禮類

望溪以史記中句法有不甚可

解而三家注俱未發明或發明而失其指者所在多有因撮舉其文重為之注以補正之凡三百四十餘條亦足備讀史者之一助然于周本紀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云云欲刪去之元年稱王及改法度制正朔奕十一字以為方能辭義相承渾成無間而詆原本或亦為劉歆輩所偽亂此則無稽之言也



史記志疑三十六卷 乾隆丁未刊本

國朝梁玉繩撰 玉繩字曜北號諫庵以史記百

仁和人同書之嗣子諫庵

三十篇愆違疎略觸處滋疑乃采裴張司馬之解  
搜今昔名儒之論兼下己意以成是編于各篇中  
俱摘取正文分條詳攷据經傳以駁乖違叅班荀  
以究同異凡文字之傳謫註解之傳會一一析而  
辨之甄釋探討實事求是能于集解索隱正義而  
外自成一家言庶幾子長之忠臣矣惜諫庵著書  
時尚在乾隆年間如王西泚江良庭段茂堂孫淵

如諸家尚書各種俱未寓目故于子長載尚書說尚不能以古義為之証明以致屢涉誤端然自春秋以下釋廢箴旨與道大適蓋亦瑕瑜相準者也其自序稱在宋劉氏撰兩漢刊誤翼贊顏注吳斗南復著刊誤補遺深慚鄙淺享帚徒矜則剔其瑕而縫其闕實有望于後之為斗南者其自跋亦深寓不滿之意此皆其自知之明不必為之深諱矣書成于乾隆癸卯越五年丁未錢竹汀為之序

### 漢書一百二十卷

漢班固撰其妹昭續成之唐顏師古注

固字孟堅扶風人彪長子

也永元初為竇憲中護軍憲敗被收死昭字惠班適平陽曹世叔世叔早卒和熹鄧太后詔入宮以為女師賜號大家皇后及諸貴人皆師事之師古仕履見小學類

四庫全書著錄

隋志作一百十五卷時尚未析為子卷新舊唐志同

又別出顏師古注一百二十卷知析為子卷乃師古

作注後以卷帙太重析之也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

宋志俱作師古注一百卷當脫二十兩字耳按孟堅

自永平中受詔修漢書至建初中乃成而八表并天



文志未竟而卒和帝又詔大家續成之中有其父叔  
皮先論述者俱稱司徒掾班彪曰而元成二帝贊亦  
俱其父之詞故但稱贊曰然于叙傳不言叔皮修史  
事并不言已續父之書難免後人竊據父書之謗師  
古據服虔應劭晉灼臣瓚蔡謨五家注本折衷而潤  
色之又添荀悅漢紀并崔浩漢紀音義及郭璞注司  
馬相如傳以成書解釋詳明條理精密誠無忝班氏  
之功臣然邛二雲南江文鈔惜其祇聚諸家舊注而  
定其折衷不能旁徵載籍以推廣其義余謂師古注

係馬鄭注經體顏本經學通儒五經義疏俱經其裁  
定故注史亦用漢人家法而二雲漫以裴宣卿劉世  
期體例相語責是知一而不知二者也又按此本卷  
一之首列南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校刊一行版

心標嘉靖九年刊而師古叙例後又稱萬曆十年南  
祭酒高啓愚司業劉珽校刊當是取嘉靖本補刊爾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

明李元陽校刊本

宋倪思撰元劉會孟評

思字正甫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實文閣學士謚文節

會孟名辰翁號次溪廬陵人景定壬戌廷試對策忤賈似道置丙第遂以親老請掌濂溪書院後召入史館及除太常博士皆不就宋亡後隱居以終

史漢異同書錄解題

類書

通攷俱載之陳氏又作馬

班異辭則一書而三名矣陳氏稱思以班史仍史記

之舊而多刪改大抵務趨簡嚴然或刪而遺其事實

或改而失其本意因其異則可以知其筆力之優劣

而又知作史述史之法矣而卷末楊東里士奇跋亦





稱史漢異同相傳作于次漢漢而編內不載觀其評論  
批點臻極精妙信非次漢漢不能然文獻通考云倪思  
撰豈非書作于倪而評論批點出于次漢漢耶謹案  
四庫全書存目有班馬異同評三十五卷云宋倪思  
撰劉辰翁評知東里所言洵然是本所題不知何以  
不稱名而稱字也且是書雖有三十五卷尚考之不  
全如孝文孝景二本紀天官對禪河何渠平準日書陳  
涉外戚楚元王荆燕齊悼惠王梁孝王五宗三王八  
世家鄒陽賈誼錄布韓王信盧綰田儋萬石張敖田  
叔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儒林大宛十五傳及太史  
公自序俱與漢書有異同詳畧處而皆不及攷未知  
何意豈倪之原本久佚倪又有遷史刪改古書異辭  
十二卷見書錄解題通考已  
佚今所傳者係劉氏評本劉或選取一半而評之故  
非倪之原本而陳氏所著卷數又出後人依評本妄  
改耶明許台仲相卿因倪氏之本稍為釐訂改為史  
漢方駕三十五卷四庫存目祇頂入陳勝英布二  
傳而卷數不增又不遍補倪氏所遺莫測其意例之  
所在矣聊附記于此不別著錄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後漢書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懷

太子李賢注志三十卷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志即

彪之續漢書志昭注後漢書以其無志故取彪志補

之併為之注也蔚宗順陽人寓之孫泰之子也元嘉

明允高宗子上元初立為皇太子為武后廢死睿宗

追謚曰章懷 彪字紹統河內人為祕書丞 昭字

宣卿高唐人 人為劉劼令 四庫全書著錄按隋志載蔚宗後漢

書九十七卷宣卿注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又紹統

續漢書八十三卷考晉書本傳稱彪為紀志傳凡八





十篇篇即卷也宣卿以其紀傳略而志詳范書紀傳  
詳而無志故取續志以合范書并俱為之注故隋志  
著錄卷數增多于蔚宗原書也至明允復命劉訥言  
格希元等注漢書紀傳唐見新即用劉本而改其注于  
志仍用劉注注紀傳易注志難避難趨易也考新舊  
唐志俱載紹統書八十三卷蔚宗書九十二卷宣卿  
補注五十八卷明允注一百卷卷數雖有參差然兩  
書尚未合稱也至崇文讀書志通考始摠而志之云  
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書錄解題宋志雖分後漢  
書九十卷後漢志三十卷二目而無續漢志之稱則  
固與崇文目及晁馬兩家同也陳氏又謂館閣書目  
乃直以百二十卷併稱蔚宗撰益非是然則併稱後  
漢當始于北宋合刊之本宋志雖分載之一仍陳氏  
之稱焉按史通補注篇云蔚宗之刪後漢簡而且周  
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為補注言  
盡非要事皆不急云云其稱蔚宗之美甚確至其詆  
斥宣卿恐未必然宣卿所注續志雖少裁斷其博亦  
有可取則其紀傳注必佳不過當時已有李注劉注

遂遭廢去史通所云恐有袒護李注之意自有李注  
之後以致劉注零落不全恐有意存掩美改壞舊注  
并襲取舊注攘為己有者矣近有惠松厓後漢書補  
注十五卷即用劉注體例以補李注之闕倘有好事  
者取而合刊之誠讀范書者之幸也此本卷首題南  
祭酒黃儒炳司業蔡葉燦并有天啓癸亥二序又  
有修刻名氏載有小引當屬嘉靖七年張廷奇等校  
刻而作蓋此本即取嘉靖本而重修者續志前有劉  
注補序為汲古閣本所不載遂令讀者茫昧孫退谷

承澤李厚庵光地皆以司馬志為范書由其不見是  
序也



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 德裕堂刊本

國朝惠棟撰

棟字定宇號松厓元和人  
乾隆辛未薦舉經學

范蔚宗書全

本華嶠後漢書比東觀記謝承書所載人物削去  
十之四五是使可傳者不獲顯于後世復得明允  
為之注後人不復致疑是蔚宗之咎而亦明允之  
咎也松厓因仿裴世期注三國之例以補注范史  
悉本東觀記謝承謝沈袁山松所撰後漢書而以  
司馬彪續漢書袁宏薛瑩後漢紀傳為之附俾事  
蹟粲然可觀約而不漏詳而不紛所注八志援引

尤多其有脫字衍字及差謬者復據顧亭林何義門諸家之說一一校正書仿小司馬史記索隱式約三十餘萬言非後漢書補注二十卷續漢志補注四卷其天文五行等志尤精鑿不刊蓋松崖貫串圖緯精心考核真若撥雲霧而見青天也其有功于司馬范氏當又在宣卿明允之上矣乾隆甲戌顧震滄棟齋為之序未及刊行稿藏儀徵汪氏至嘉慶癸亥寶山李畺生保泰得其稿本校正付梓并為之序明年馮鷺庭集梧亦為之序

後漢書年表十卷

影宋鈔本

宋熊方撰

方字廣居豐城人由上舍生官至右通功郎權澧州司戶參軍

四庫全

書著錄上有補字倪氏宋志補無之廣居以范氏作東漢史僅畢紀傳而表志未立劉昭補注舊志又不及表乃稍倣前漢書例集補後漢同姓王侯異姓諸侯及百官三表以足范劉之未備凡表之所載一據范劉舊文不復參以他說以補其佚其取材既隘脫漏甚多今以班氏之例求之此表多有未合如前書諸侯王王子侯分為二表井然不紊是書合同姓



王侯為一殊無義例前書凡王侯革其人後為帝者表內不書名所以尊君也熊氏不明此例一概書名失之前書凡言隨父者必是別封是書于世傳勿替之王侯概言隨父且言隨祖殊失班氏本旨前書別封之侯由其父推恩者例得隨父若其子孫自立功業得侯者只宜另編乃是書于例應隨父者則為另編而于例不應隨父者又附于下亦失史法前書高祖約非有功不侯故班氏于功臣之外別列外戚恩澤一門極有深意熊氏不知其例今為異姓一表恩

澤追封之王侯班氏不載蓋以慎名器也是書亦並收之非史法矣前書公卿表三公九卿外兼及列于九卿之水衡都尉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其餘長樂等官皆不收是收于太僕衛尉少府兼載長樂并太子太傅中二千石太子少傅二千石大長秋二千石將作大匠二千石城門校尉比二千石北軍中候六百石司隸校尉比二千石等官亦並采之由其不明官制故也至其書之外漏殆不可枚舉由其止就兩三種書供其擗捨不能廣搜博攷以求其佐証而且專己自用不師古人一語

指摘幾于體無完膚此錢可廬大昭所以別撰後漢書補表以正之也自錢氏之書出此編儘可覆瓿徒以其宋人舊帙存之耳朱竹垞曝書亭集有是書序謂宜雕范氏史于前而以司馬志附其後并以熊氏年表附之庶成一代完書余謂使竹垞生于今日得見錢氏之書恐不以是之矣是書前有經進之序又有進表進狀皆不著年月蓋高宗朝所進也

後漢書補表八卷

漢筠齋叢書本

國朝錢大昭撰

大昭字晦之號可廬大昕之弟也嘉慶元年薦舉孝廉方正

可廬

以范氏本無年表至宋熊氏方始作補表以弭蔚宗之闕乃所據祇後漢書三國志二書取材既隘體例亦疏因別撰斯編正史而外兼取山經地志金石子集得諸侯王六十一人王子侯三百四十四人功臣侯三百七十九人外戚恩澤侯八十九人宦者侯七十九人偶有異同加辨證馬司馬續志惟載百官于公卿姓字氏則仍闕如今則三公



拜罷各依本紀臚列其列卿之可考者亦以次補入謂之公卿表不言百官者表所不及也凡熊氏所漏脫者悉攷而補之叙事簡潔而考證審密誠可以踵班氏而無愧矣見今版行諸史既以續漢書志繫范書之後亦當以此補表并繫之殊遠勝于熊表之附范書也前有乾隆丁酉自序及條例并餘姚堂盧抱經文強序後有嘉慶戊午嘉定秦

照若鑑跋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

武英殿聚珍版本

宋吳仁傑撰

仁傑字山斗南崑山人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附志

載劉攽西漢刊誤東漢刊誤各一卷書錄解題通考

史評類俱載斗南兩漢刊誤補遺十七卷陳氏云補三

劉之遺也宋志則作十卷按刊誤止攽一人所著而

此書兼及攽與奉世攷之宋志暨讀書志史評類書錄

解題俱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斗南蓋兼此書而並

補之故補前漢者八卷補後漢者僅二卷其祇稱刊

誤者亦以二書名異而體裁實同也而此十卷之書

每卷頁數無多必不併合其卷疑宋志誤衍七字也  
朱竹垞曝書亭集有此書跋盛相矜許人或因此遂  
奉為金科玉律而不察其為醇疵互見之作則恐貽  
誤後學者斗南辨析漢事摭擊師古甚有功稍嫌援  
引多裁斷少耳至糾纏諸經訓詁于史學中攙入經  
學橫加掎摭攻擊不休則非也然其中有最精者如  
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刊誤要當作孟而不能言孟  
所以誤為要之故斗南則云古文要作𠄎與通相近  
疑孟與通通岐傳本作通子章句而誤作𠄎耳凡若  
此者實勝原書所以三劉之書久已散佚而此則歸  
然獨存蓋自有不可磨滅者在矣此本前有淳熙乙  
酉古汴曾絳序後有口口己未其門生林瀛跋知不  
足齋叢書亦收入之末更有竹垞及盧抱經鮑渌飲

三跋



三國志六十五卷

明南監本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

壽字承祚巴西人官治書侍御史松之字世期河東人

官中書侍郎

四庫全書著錄隋志新舊唐志崇文目讀

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隋志又有叙錄一

卷二唐志則分載魏國志三十卷蜀國志十五卷吳

國志二十一卷較隋宋二志宋人書目多一卷蓋所

見本有叙錄一卷在吳志後也晉書壽傳稱壽作三

國志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語氣已足其下又稱或云

丁儀丁廙有名于魏壽向其子索千斛米不與竟不



為立傳壽父為馬駿參軍謬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  
坐髡壽為亮傳謂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  
少之晉書好引雜說此亦其一近朱竹垞曝書亭集  
杭堇浦道古堂集俱辨其誣最為平允至宋尹起莘  
又詆其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按承祚  
晉人也晉承魏禪尊魏所以尊晉也然其書尚以三  
國為名三國敵體之稱也承祚亦心知漢統之必不  
可奸而其勢又不能不尊魏故特存敵體之名以見  
意雖于蜀志改稱先主後主而皇后四傳仍不改厥  
稱至吳志則直斥四主之名以叙事于四主之后止  
稱夫人所以異蜀于吳也惟其改漢為蜀沒其本號  
反不得同于孫氏之稱吳至今好古之士莫之敢易  
不得不歸罪于承祚耳世期鳩集群籍以注此書其  
所徵引凡百四十餘種此外群經傳注倉雅詁訓方  
言土語諸子百家之說無與史事而引以詮釋字句  
者又不下數十種夫世期引據博洽時下已意其才  
實能會通諸書別成畦町若依後世南北史新唐書  
五代史之例儘可自作一史與承祚方軌並駕乃不



自為而為之注者謙也後宋蕭常元郝敬明謝陞三  
紛紛改修陳志大都取材于斯而學識遠不及世期  
毋論承祚此本前載本晉書承祚傳節錄宋書世期  
傳萬曆二十四年南祭酒馮夢禎司業黃汝良校正  
鏤版

三國志辨誤三卷

墨海金壺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莫詳時代

四庫全書著錄按陳

少章

景雲

文道十書刊目載國志舉正有錄無書又載

有王峻所作墓誌稱其著有國志舉正四卷今觀是  
書攷証之處頗似何義門暨少章一流人然書名卷  
數俱不同未敢決為陳氏書也其書每志分為一卷  
凡魏志二十八條蜀志八條吳志二十一條考承祚  
國志六十五卷係一手所撰定簡而有法質而不俚  
本無罅隙之可議也然歷年已久傳鈔刊版舛誤不

免加以世期之注網羅繇富頗有與正文相淆者是  
書一一辨正俱確當不易可為讀陳志之一助云此  
本前載提要與沈刊提要本大有異同蓋沈據曹氏  
刊定本而此據 武英殿聚珍版本也

晉書一百三十卷附音義三卷

明南監本

唐房元齡等奉敕撰

元齡字為孫臨淄人歷官尚書左僕射謚文昭

四庫

全書著錄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  
宋志俱載之惟舊志稱許敬宗等撰新志則詳注房  
元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  
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李淳風辛邱馭劉引  
之陽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敬播李安期李懷儼趙宏  
智等修而名為御撰書中惟宣帝武帝二紀陸机王  
羲之二傳其論皆稱制曰乃出于太宗之御撰此外



皆稱史臣曰而是本各卷之首俱標唐太宗文皇帝御撰蓋相傳本之通稱也嘗稽兩晉首尾幾二百年上承三國鼎足之勢下開宋魏南北之分始終遭十六國割據之紛亂作史者亦綦難矣然惟晉書作者最多獨喬孫等所撰為定本惜承修之人多浮華之士好引雜事以資談柄而不明于史家義例列傳多取干寶搜神記劉義慶世說并劉孝標注總論行以駢儼<sup>儼</sup>之文有失史體徒以時代之故廁于承祚休文之前後有不倫焉惟是臧榮緒之本久亡考晉事者

舍此茂由明茅薦卿國縉蔣楚翹之翹國朝郭百

山倫紛紛改撰雖有成書終不能勝原本也音義三

卷唐何超撰超字令升自稱東京人首有天寶六載楊正衡齊

宣序唐志宋志俱載之惟宋志誤稱為楊齊宣撰耳

其審音辨字殊為詳明所引呂忱字林頗多又引文字集略周迂與服姓事柳頌言說珠叢風土記此等今皆亡矣又引風俗通僻姓賁甫吞景今本亦無此一條今升在唐初尚見是本然則此書足資攷証汲古閣板素稱善本而無音義此本為萬曆十年南祭

酒高啓愚司業劉珣所校刊反有音義可以補毛本  
之未備已

宋書一百卷 明南監本

梁沈約撰

約字休文吳興人仕齊為太子家令入梁為僕射侍中

四庫全書

著錄隋志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  
宋志俱載之休文自序稱于齊武帝永明五年春被  
敕撰宋書至六年二月紀傳畢功表上之蓋宋書自  
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遞加撰述起義熙訖大  
明己自成書休文僅續成永光至昇明十三年事本  
極徑省故易集事其上書表云本紀列傳繕寫已畢  
合志表七十卷臣今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績上據此



則紀傳先成志係續上今宋書紀十卷傳六十卷適合七十卷之數外有志三十卷而無表與梁書本傳史通正史篇及隋唐以下史志適合則上書表中志表二字乃衍文也考宋書徐爰傳梁書裴子野傳知何承天等所撰宋書本有桓元譙縱盧循馬魯吳隱謝混郗僧施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松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十三傳休文以其當入晉書刪而不載其明于斷限如此乃于諸志又復變例夫史家作志之體惟詳當代前事但于每志叙首略述以為緣起而已而

休文諸志述魏晉甚詳殊失于斷限但承祚書名志無志固宜補之晉書則有臧榮緒全書明明有志矣何煩補也唐修晉書即從臧本余讀宋志與晉志犯複者頗多蓋典故止有此數固不能憑空別造彼此兩載殊恨其徒煩簡牘也崇文目謂其書文多舛失參補未獲趙倫之傳一卷全闕謝靈運傳文注訛駁至嘉祐中曾鞏等校刊是書時因雜取高氏小史及南史以補之然書錄解題又謂獨闕劉彥之傳何當時不並取南史本傳以補之耶此本亦惟闕彥之傳

為萬曆三十二年南祭酒陸可教司業馮夢楨季道  
統校閱又委海鹽姚叔祥士彝覆加校勘然後付梓  
故前有馮氏序跋季氏引叔祥跋併官銜一則引用  
諸書一則

南齊書五十九卷

明南監本

梁蕭子顯撰

子顯字景揚齊豫章王  
嶷之孫官吳興太守

四庫全書著

錄齊書本傳隋志新唐志俱作六十卷舊唐志崇文  
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五十九卷史通  
正史篇云梁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啓撰齊史書  
成表奏之詔付秘閣起昇明之年盡永元之代為紀  
八志十一列傳四十今成五十九篇然則本五十九  
卷稱六十者當連目錄一卷也考是書松超傳齊初  
置史官超與江淹充其選上奏請立條例超史功未



就而卒淹撰成之因知景陽所撰齊書實本超淹之舊而刪訂成之也其于宋齊嬗氏代之際備書其事略無篡奪之迹蓋當時原本如此且有休文宋書為成式也獨其于宋臣之懷貳于齊者亦一一諱之殊屬無謂且多載詞章少載事實蓋亦倣宋書之例及其敘事則有應詳而反略者皆鯨簡之失當者也至立傳亦嫌太少如朱買僅附見于周盤龍傳崔慶遠僅附見于蕭遙昌傳董僧慧既不入孝義傳并不附見于晉安王子懋傳此又略其所當略也而編次之

失當者又不勝枚舉矣是亦南北朝諸史之通病後人節取焉可也至其文學傳無叙州郡志及桂陽王傳均有闕文無從校補然校之北朝三史尚屬完整此本為萬曆十七年南祭酒趙用賢司業張一桂同校刊前有張氏題辭

梁書五十六卷

明南監本

唐姚思廉奉敕撰

思廉名簡以字診京兆人官至宏文館學士

四庫全

書著錄舊唐志作五十卷新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五十六卷史通正史篇云梁史紀傳之書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至于陳亡其書不就貞觀初其子思廉奉詔撰成于是憑其舊藁加以新錄定為梁書五十卷按察所撰著思廉已併為一書內有總論題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者計二十九篇當屬察所撰著而出于思廉者但題史臣曰計



二十七篇凡本紀六卷列傳五十卷舊唐志及史通稱五十卷者當忘却本紀之六卷耳其書編次之失檢者如武帝却實后傳後即以簡文王實后次之而武帝丁貴嬪阮修容反次于王皇后下先婦後姑不合體裁其于宗室諸王及諸帝子編次亦多失序如昭明太子統哀太子大器愍懷太子方矩反編在前而臨川王宏茂安成王秀等昭明叔也南康王績廬陵王績等大器方矩叔也而皆編在從子從孫後可乎昭明之子譽稱帝于江陵歷三世共三十三年縱

不便附于本紀後何妨別立一傳著其興亡乃竟略不叙及并昭明傳中亦不載其名此又疎漏之甚者至其文筆亦足稱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載詔策表疏之類稍覺繇冗而叙事之簡嚴完善則李遐齡亦不能過宋子宋謂南史過本書遠甚非確論也又宋齊書傳論多四六體蓋六朝文筆相習如此至察則全作散文思廉因之亦然雖魏鄭公所撰梁紀總論亦不及矣此本為明萬曆三年南祭酒余有丁司業周子義同校刊目錄後各有小跋

陳書三十六卷

明南監本

唐姚思廉奉敕撰

四庫全書著錄新舊唐志崇文

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史通正史篇

云陳史初有顧野王傳繹撰武文二帝紀太建初陸

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

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故事察具以

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絕筆貞觀初其子

思廉奉詔撰成二史于是憑其舊稿加以新錄定為

陳書三十六卷今攷是書凡本紀六卷列傳三十卷



惟高祖世祖二紀總論題陳吏部尚書姚察其餘俱稱史官臣則當為思廉所撰也然避諱處太多思廉修書已在唐世何以尚委曲迴護豈皆察之原本察曾官于陳故不忍直書而思廉遂因父之舊而不敢改訂耶當時梁陳二書並修而陳書編次却不循梁書之例如諸王傳先衡陽王昌南康王曇朗次宗室次文帝諸子次宣帝諸子次後主諸子較梁書最有倫序紀傳叙次較為簡淨宋子京所以亟為稱賞也此本為以萬曆戊子南祭酒趙用賢司業余孟麟全

校刊前有趙氏序目錄後有宋曾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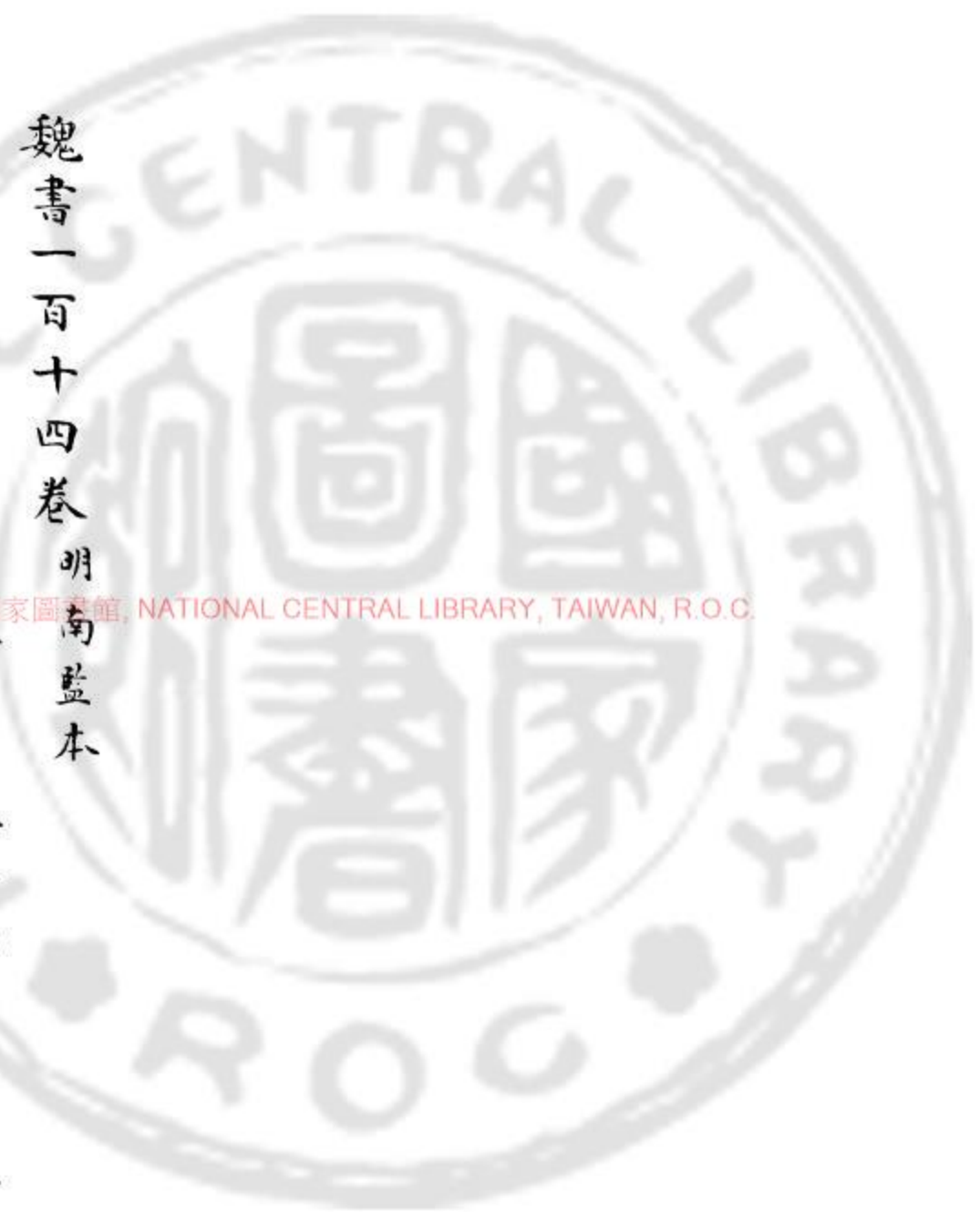


魏書一百十四卷 明南監本

北齊魏收奉敕撰 收字伯起鉅鹿人官中書令

四庫全書著錄

隋志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一百三十卷考伯起之書凡紀十二傳九十二志十合之成一百十四卷而紀第四第七俱分上下傳第七分上中下第九第七十一俱分上下志天象分為四地形分為三律歷分為二禮分為四靈徵分為二合之則成一百三十卷也崇文目謂李延壽北史與收史相亂因而卷第殊舛今所存僅九十餘篇





章俊卿群書考索引中興書目中明之云今收書紀  
缺二卷傳缺二十二卷不全者三卷志缺二卷太宗  
紀則補以魏澹所作靜帝紀則補以北史高氏小史  
修文殿御覽列傳則益以北史高氏小史志則補以  
太素所撰澹及太素書今亡惟此紀志存以上中書  
錄解題亦云然今刊本目錄凡非伯起原書而以他  
書補成者俱注一闕字凡原書不全而以他書補全  
者則注不全二字仍編為一百三十卷今稱為一百  
十四卷者就紀傳志原第卷數也史通正史篇稱收  
諂齊氏于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原誣江左性憎  
愛己喜念舊惡甲門威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  
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世薄其書號曰穢  
史至隋開皇初勅著作郎魏澹更撰魏書煬帝以澹  
書猶未能善又勅左僕射楊素別撰會素薨而止余  
謂魏收手筆雖不高亦未見出諸史下而被謗獨甚  
乃其後改修者甚多而總不能廢收之書千載而下  
他家盡亡而收書特存雖有殘闕不掩全美豈非其  
精神命脉自能貫注于千古者歟此本為以萬曆丙

申南祭酒馮夢禎司業黃汝良全校刊前有宋劉放  
等上表并馮氏黃氏二序

北齊書五十卷

明南監本

唐李百藥奉勅撰

百藥字重規定武人德林之子官中書舍人

四庫全

書著錄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  
志俱載之而二唐志又有李德林北齊末修書二十  
四卷當即重規所據以續父書如司馬班姚三家之  
相繼也其體例全倣後漢書卷後各繫以論并為之  
贊凡成本紀八列傳四十有二據讀書志云書今亡  
闕不完今攷文襄帝澄紀卷末跋云臣等詳文襄紀  
其卷與北史全而末多出於東魏孝靜紀其間與侯



景往復者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次蓋雜  
取之以成此書非正史也此跋不知何人之語既稱  
臣等則必宋仁宗時校書官也校者但知文襄紀非  
重規原文其寔是書缺落甚多不止此篇大率皆後  
人取北史充入者也于各紀各列傳凡稱神武文宣  
及無論贊者皆非重規作皆北史也又有取北史諸  
傳而無其本貫者北史自承上祖父言之耳乃竟失  
補庫狄干傳未附見其孫士文士文仕于隋代不應  
入齊書蓋鈔撮北史之文而失于刊去當時校刊諸  
臣麤疏至此真令人絕倒也然世無別本亦不能不  
存備一朝之紀載焉此本為明萬曆十六年南祭酒  
趙用賢司業張一桂全校刊趙氏并題其首

周書五十卷

明南監本

唐令狐德棻等奉勅撰

德棻華原人  
官祕書監

四庫全書著

錄新舊唐志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是書貞觀初勅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全修凡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各家著錄及宋安壽等序俱不言其有殘闕今攷紀傳每篇皆有史臣論惟列傳第十六第十八第廿三第廿四第廿五無之蓋非德棻原本其廿三廿四兩卷全取北史廿五卷亦取北史而小有異同十六十八兩卷與北史多



異而十六卷尤多脫漏蓋與後魏北齊二書同為殘闕不全之書矣史通雜說篇謂其書文而不實雅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言語篇又謂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飾虛言都捐寔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是則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按周初蘇綽秉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宏為史尤務清言德棊因之以成是書本非其所獨創况孔子曾言文勝質則史太史公亦言擇其言尤雅者劉

氏既贊其書文矣雅矣而又詆其無實無檢是則不過其文詞之間而紀事仍不失實後來歐宋二公修唐書且併詔令奏議而修飾潤色之後人尚以為轉勝舊書孰知其即取法于令狐氏也劉氏議論多近于刻宜其深不滿足是書豈得謂之定評哉此本為以萬曆十六年南祭酒趙用賢司業余孟麟全校刊後有趙氏識語

隋書八十五卷

明南監本

唐魏徵等奉勅撰

徵字元成下曲陽人歷官太子太師封鄭國公謚文貞

四

庫全書著錄新舊唐書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新唐志作令狐德棻撰又重載志三十卷注云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與德棻敬播趙宏智魏徵等撰宋志則作顏師古撰史通正史篇云貞觀初勅顏師古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又云初太宗以梁陳反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修撰仍使魏徵總知其務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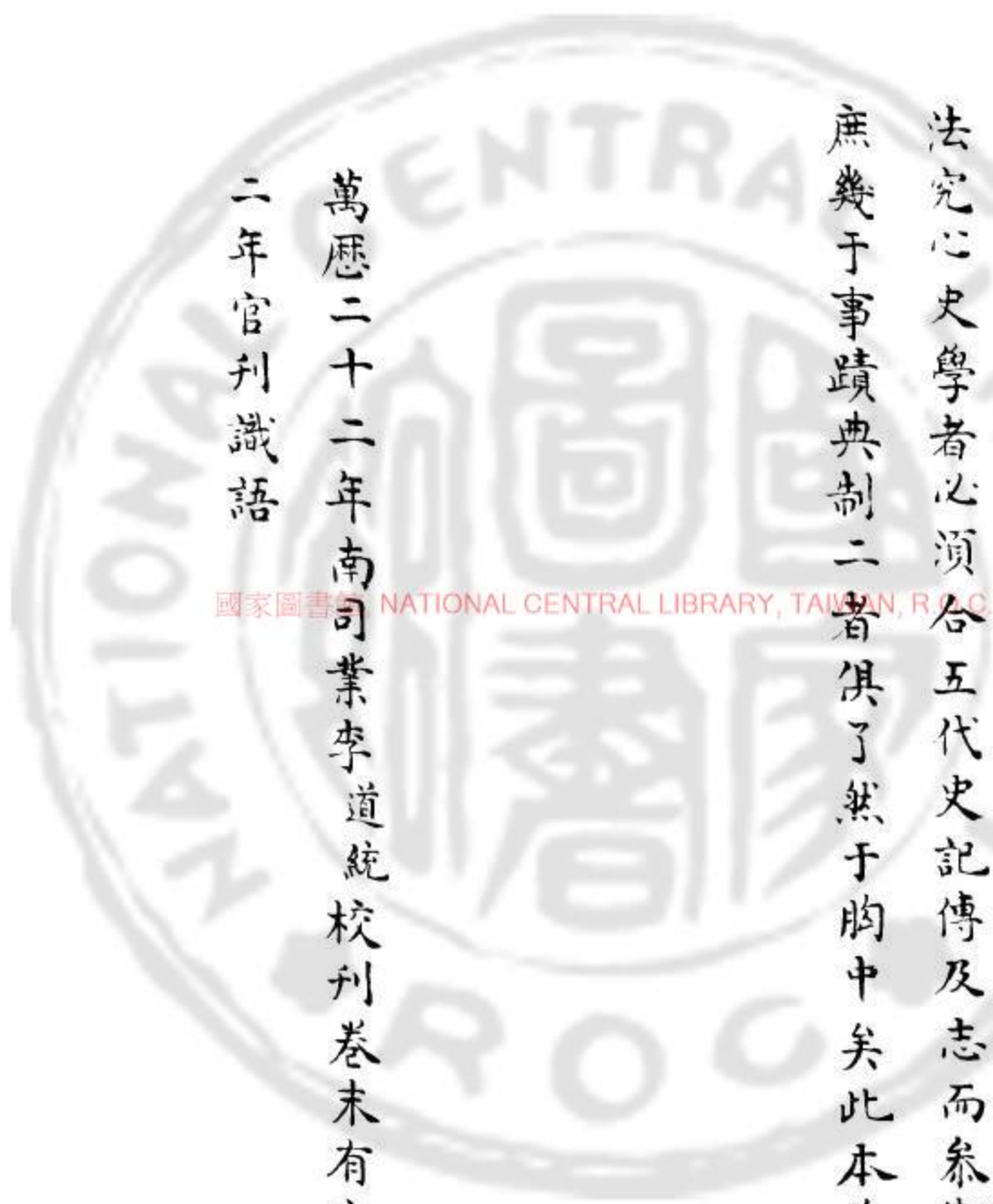


讚論徵多預馬書成下于史閣惟有十志斷為三十  
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  
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惟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其  
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據此  
知唐志稱德棻撰宋志稱師古撰者非無引因也是  
書較梁陳齊周四史最為簡練蓋當時作史者皆唐  
初名臣且書成進御故文筆嚴淨如此南北史雖工  
然生色處多在瑣言碎事至據事直書以一語括十  
數語則尚不及也或疑其記雜事多遺漏不知事之

叢碎無關係者本非正史所宜收刪之正見其去取  
得宜未可輕議也又如裴矩何稠陳茂皆入臣于唐  
乃以其功績多在隋也遂為立傳于隋書更見當時  
公論在人毫無忌諱即承祚蜀志并傳及譙周邵正  
之例惟伊婁謙一生事蹟俱在周宜編入周書盧思  
道事蹟半在齊半在周乃俱編入隋書亦覺無謂至  
于周之韋孝寬有功于隋于其子韋壽傳既不叙入  
又于其從子韋藝傳內見之殊兩失矣諸志兼載梁  
陳齊周各朝制度蓋唐初修五代史時若每史各繫

以志未免鉅瑣且各朝制度多屬相同合修一書益  
可見沿革之迹故梁陳齊周但作紀傳而志則總列  
之于隋書也然律歷天文二志皆上溯魏晉故多與  
同時所修之晉書複出有失體裁惟地理百官二志  
頗能補南齊北魏志所未備則又不苟作者經籍志  
本晉荀勗之遺法以四部分編雖劉向班固莫能及  
之無論王儉阮孝緒賢矣所以後之作史者皆未取  
法究心史學者必須合五代史記傳及志而參觀之  
庶幾于事蹟典制二者俱了然于胸中矣此本為明

萬曆二十二年南司業李道統校刊卷末有宋天聖  
二年官刊識語





南史八十卷

明南監本

唐李延壽撰

延壽字遜齡相州人官崇賢館學士

四庫全書著錄新

舊唐志崇文目

雜史類讀書志

雜史類書錄解題

考宋志

別史類

俱載之唐書本傳言其父大師常以宋

齊梁陳魏齊周隋其史皆于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

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

而沒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北史

南史凡八代合二史百八十篇上之北史叙傳又言

其南史先寫訖以呈令狐德棻始末蒙讀其乖失者



亦為改正許令聞奏然則是書承其父之志而為之  
又為德棻所刊定也凡本紀十列傳七十起宋永初  
元年訖陳禎明三年故謂之南史今以各原本核對  
其于宋事惟劉穆之謝晦檀道濟諸大傳多有刪改  
實為餘簡得宜其餘大都仍宋書原文而少節之或  
有失之太簡者于蕭齊事亦僅于諸大傳增減竄易  
以見其攷核之博敘述之工其餘則多仍齊書舊文  
縱有增刪無甚岐異于梁陳二書則增刪俱不甚多  
以此二書本唐初名人所修遐齡亦在纂輯之列亦  
屬善本故也但是書叙事亦多失檢處如江拓庾域  
蕭摩訶章昭達諸傳叙事俱自相違背蓋遐齡好奇  
凡有所聞事蹟皆欲臚列傳中遂不覺其拉雜也總  
之執是書以廢沈蕭姚氏諸史然且不可而執沈蕭  
姚氏之史以廢是書亦屬非宜並存而合參之則得  
矣此本為明萬曆十七年南祭酒趙用賢司業張桂  
全校刊前有張氏題辭



北史一百卷

明南監本

唐李延壽撰

四庫全書著錄新舊唐志崇文目

雜史

類讀書志

雜史類

書錄解題

別史類

通考宋志

別史類

俱載

之是書序傳言南史先寫訖以呈令狐德棻乖失者

改正次以北史諮之亦為詳正因遍諮宰相乃上表

表曰從貞觀以來私為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

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

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為本紀十二

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今按其書以魏齊周隋



四代聯為一史東魏則附于西魏之末以正伯起魏書之失隋則殿于北朝之後用史記六國表附及秦始皇二世兩代之例也攷南北史本就各朝原文刪成然南史于原史外尚多有加增北史于元魏紀傳則但有刪減耳今一一核對北史所增于魏書者不過三四事其他則但刪削原書十存五六絕無增輯也其刪削原書較為簡淨此皆過舊書遠甚于齊周二書則增者甚多蓋此二書修于貞觀而每書皆須進御並有元成等為總裁故下筆不苟其有瑣言碎

事稍近于褻者類從刪削史體固應如是也然亦有過于簡嚴而不足以傳其人之真者北史增之反勝于原書而于隋書則增刪俱不甚多蓋唐初修此史時遐齡亦在是列且距隋無幾時與修之人見聞尤近詳畧自能得中故是書俱因之而無所大損益焉惟是南北二史編次列傳但以家世類叙不以朝代為限斷有類家乘之體則以當時本重門第遐齡即以其所重者合編之以不沒其實云是書惟廣平王懷傳全篇已亡俱存三十二字汝南王悅傳及麥鐵



杖傳俱有脫文荀濟傳脫去數行餘皆完善無闕宋人反取之以補魏齊周書之亡故南北二史雖改修之本自來與八書並列正史而不入之別史抄焉此本為以萬曆十九年南祭酒鄧以講司業劉應秋全校刊當有序跋而佚之也

南北史表五卷

原刊本

國朝周嘉猷撰

嘉猷號兩膝錢唐人官山東知縣

兩膝以南北分統

之際不列年為表則無以知其時世之所值以考其朝聘征伐之由爰自魏登國元年丙戌至隋皇泰二年己卯凡二百三十四年撰成是編首為南北史年表一卷以紀八代崖略次為南北史帝王世系表一卷又次為南北史世系表三卷以紀臣工世系則全似唐書宰相世系表之例旁行邪上朗若列眉乃南北史之綱領正當附李氏書以行

者也前有乾隆癸卯桂林胡德琳序

舊唐書二百卷

明聞人氏校刊本

晉劉煦等奉敕撰

煦字耀遠涿州人歷官司空平章事封譙國公

四庫全

書著錄崇文目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

凡本紀二十志二十列傳一百五十本名唐書後人

因有歐宋之唐書而稱舊唐書以別之也今考是書

本紀前後繇簡不均睿宗以前文簡而有法明皇肅

代以後其文漸繇懿僖昭哀四朝冗雜滋甚蓋唐初

五朝國史經吳兢韋述諸人之手筆削謹嚴中葉以

後柳芳令狐峘輩雖非史才而叙事尚為完備宣懿



而後既無實錄可稽史官采訪意在求多故卷頁滋  
繇而事迹之矛盾益甚也且不作兵志則有唐一代  
府兵彊騎等制于何紀載不作選舉志則明經進士  
諸科之沿革于何稽考列傳無公主一門則柴紹要  
之佐成帝業安樂公主之弒逆太平公主之謀變于  
何紀載無奸臣一門則李林甫盧杞崔昭繹崔緄郎  
柳璨等之奸邪于何示誡七十二卷既有楊朝晟乃  
九十四卷又有楊朝晟五十一卷既有王求禮乃一  
百二十七卷又有王求禮考其事迹實係一人兩見

並非兩人偶同姓名者又列傳目錄韋安本下有韋  
况而傳中竟無况安本傳末謂其兄叔夏另有傳而  
列傳中竟無韋叔夏傳張士貴唐初功臣乃編入高  
宗時諸將程務挺傳內元獻楊皇后在楊貴妃之前  
乃編在貴妃後編訂如此則修史之草率可知世徒  
以文氣卑陋譏之猶屬所見之小也然歐宋之改修  
全憑是書為藍本而事增文省其失滋多又不能不  
取舊書以訂正之則是書尤當先務之為急矣此本  
為以嘉靖十七年閩人詮沈大材桐全校刊字畧行

多前有聞人氏及楊祚長文徵明三序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附釋音義二十五卷

明南監本

宋歐陽修宋祁同撰

修仕履見易類  
邱人天聖二年與兄祁同舉進

士官至工部尚書  
學士承旨謚景文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

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宋志作二百五十五卷是書本

紀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一百五十共二百二十五

卷其中卷有分上中下者數之共二百四十八卷亦

不滿宋志之數曾明仲公亮進表亦止作二百二十

五卷則宋志上五字有誤也前有修史職名刊修為

子京永叔提舉為仲明故進表以明仲為首書則紀



志表永叔主之列傳子京主之故吳廷珍糾繆謂其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也夫舊書主于詳明新書主于簡括即如二十一帝紀舊書幾三十萬字新書僅九萬字此其大較也雖本紀體貴簡嚴無取冗沓然亦有過求簡淨而失之太略之病甚至詔令盡削不載則不及舊書尚存其略願舊書無兵志選舉志此則一一增之較為詳備舊書有志無表是書增宰相方鎮宗室世系表亦更周密至列傳又力矯舊書之弊寧簡毋冗寧僻毋俗于舊書各傳無一篇不改竄易換大約字多而文省語短而意長過舊書遠甚特其過求簡淨有時或不免晦澁又有前全代古人作文以四六改散行一似繙繹從前修史者所未有之例也未免私智自用且誣古人矣至其造語用字尤多新奇亦未免立異為高且著其人之美于本傳別見其疵于他傳固不失隱揚之意其有數人共一善事而分隸數人使各得專其功若不數傳參觀則竟似一人獨為之事而與他人無涉者此雖善善欲長宏非信史也廷珍糾繆已摘數條可以

略見一端矣大抵新書最佳者志表列傳次之本紀  
最下舊書則紀志傳美惡適相等今平心而論二書

不分優劣互有短長慎勿守一家而偏護之也新書

釋音為宋董衝撰

衝里貫未詳官將仕郎前權書學博士

宋志不著錄

讀書志

史評類

書錄解題通考

史評類

宋志俱不載晁陳

馬俱有宋竇革音訓四卷晁馬兩家別出音義三十

卷云未詳撰人比竇氏書大略同而稍異當即革書

不知何以有三十卷也按胡身之通鑑注自序有云

唐書之竇革董衝注吾無取焉蓋此書出宋人手便

覺空疏誠如胡說不及何超晉書注其竇革注則亡

矣汲古閣本無董氏注此本為明萬曆二十三年南

祭酒蕭良有

司業葉

向高

重校刊

卷末有元大德乙

巳河南雲

謙跋



新唐書糾繆二十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吳縝撰

縝字廷珍成都人官朝議大夫朝散郎

四庫全書著錄讀

書志

史評類

書錄解題通考

史評類

宋志俱載之惟晁馬

兩家俱作唐書辨證云初名糾繆也其書為辨正新唐書而作凡分二十門四百餘事前有元祐四年自序稱新書訛文謬事歷歷具存愚方從宦巴峽僻陋寡聞無他異書可以考證止以本書自相質正已見其然若廣以他書校之則其穿穴破碎當不止此而已也余謂只就一部書中搜求自言寡聞固矣然并

舊唐書亦絕不一叅對為太省事耳其指摘却亦有  
精當處誠後代作史者所當鑒也中間糾正書事不  
實體例不當處固難為歐宋兩家解然亦有率意抨  
擊不細審其前後語意而誤糾者亦有因一字筆誤  
過于辭費者顧其論之正者則固未可沒也王氏明  
清揮塵錄載嘉祐中宋景文歐陽文忠諸公重修唐  
書時吳縝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于文忠願預官屬  
之末文忠以年少輕挑拒之縝恚甚而去迨新唐書  
成乃指摘瑕疵為糾繆一書而書錄解題又謂縝父  
以不得預修書故為此夫文章天下之公器本難防  
人之詆疵其後廷珍于新書反覆叅究正屬好學深  
思之士而乃為修怨起見一則謂其復父讐一則謂  
其報宿怨說已兩岐恐非實錄前并有紹聖元年進  
表後有紹興戊午長樂吳元善序此本為錢竹汀所  
校間有校語附注各條之下并為之跋又附揮塵錄  
一則晁陳書目二則顧澗蕘千里手札一道陶氏說  
郭載有一卷則俱是書之標題也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

武英殿刊本

宋薛居正等奉勅撰

居正字子平浚儀人舉後唐進士仕周為刑部侍郎入宋

官至左僕射謚文惠

四庫全書著錄崇文目讀書志書錄

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其書久佚

國朝乾隆四十年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其殘闕者  
取他書所引以補之并各撰攷證于卷後四十九  
年刊版印行前有

御製題詩并奏摺職名凡例提要四篇玉海藝文門引中  
興書目云開寶六年詔梁唐晉漢周五代史宣令

參政薛居正監修虛多遜扈蒙張澹李穆李昉等  
全修七月書成凡百五十卷目錄二卷記十四帝  
五十三年為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合之殿  
本有目錄二卷從子平原書本有也按子平修史  
尚在宋太祖時故事蹟多本之實錄書錄解題載  
唐莊宗明宗廢帝晉高祖少帝漢高祖隱帝周太  
祖世宗凡八主皆有實錄惟無梁然王元之五代  
史闕文記梁太祖為唐昭宗繫鞵事而云梁末帝  
朝詔史臣修梁祖實錄繫鞵事恥而不書然則梁  
太祖實錄元之固見之子平又在元之前五代實  
錄蓋盡見之今薛史梁紀亦無繫鞵事可見其據  
實錄矣然五代諸實皆錄無識者所為不但為尊  
者諱即臣子亦多諱飾子平誤據之而不暇旁采  
以補其闕亦時有之亦有各實錄互異子平擇善  
而從者蓋子平早官周朝于五十三年之事見聞  
較近參覈同異用力獨深所載事迹亦頗詳備識  
見斷制則不及歐史也



新五代史記七十四卷 明南監本

宋歐陽修撰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  
考宋志俱載之晁馬兩家俱作七十五卷是書凡本  
紀十二傳四十五考三世家及年譜十一四夷附錄  
三摠七十四卷晁氏蓋誤以目錄充一卷也玉海藝  
門引中興書目謂修沒後熙寧五年詔其家上之藏  
于祕閣然則是書永叔所私撰也至金章宗始詔削  
薛史專用歐史事見章宗本紀今歐史列于正史自  
章宗始也書法嚴潔固為諸史之最然意主褒貶將

事實一章<sup>意</sup>刪削若非舊史復出幾嘆文獻無徵建安  
陳師錫序反謂舊史使事迹不傳來者無考而惟是  
書為詳于舊語太偏曲又何足信哉况于論贊不云  
論曰贊曰或史臣曰而以嗚呼頌之已為可怪乃梁  
末帝紀竟無論贊馮道傳前忽有序引使史駮欹側  
偏枯成何體制摠而言之永叔以薛史為平鈍欲法  
史記意在別立體裁決破籓籬致此紛紛耳且永叔  
不但學史記并往往自負法春秋徐無黨注為之發  
明其義例余謂永叔手筆誠高學春秋却正是一病  
春秋出聖人手義例精深後人去聖久遠莫能窺測  
豈可妄歎徐氏不為匡正而反從而附會之殊屬淺  
陋敢謬斷之曰誦史學者當專事薛史兼及歐史誦  
詞章者止取歐史可也此本為明萬歷四年南祭酒  
余<sup>有</sup>丁司業周<sup>子義</sup>全校刊後有周氏跋尾



五代史纂誤三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吳縝撰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

史評類

書錄解題

通考

史評

宋志俱載之晁陳馬三家俱作五卷陳氏

又有雜錄一卷蓋廷珍之原書久佚今館臣從永樂

大典錄出釐為三卷以符宋志之數晁氏陳稱凡二

百餘事今僅存一百十四事約存原書十之五六則

其亡佚者為可惜也晁氏謂通鑑考異證歐陽史差

誤如莊宗還三矢事之類甚衆今此書皆不及之特

證其字之脫誤而已又善本未必皆然按晁氏所云

誠不足以概是書永叔詳于義例而略于考証徐無  
黨寥寥數言無補大義是書參考紀傳而得其抵牾  
舛誤之處已有二百餘字不得謂善本未必皆然特  
未能如其唐書糾繆分門列目以糾之耳故章俊卿  
群書考索極推重之惟是一人之精力有限烏能舉  
一書之差誤而盡列之兼之闕佚者又十之四五不  
能無待于後人之補也此本就 武英殿聚珍版本  
付梓前列提要一篇較詳于沈刊提要本正當取此  
以補正之也

五代史纂誤補四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國朝吳蘭庭撰

蘭庭字胥石歸安  
乾隆甲午舉人

胥石以吳氏五代

史纂誤今止存十之五六因為補其未備其薛氏  
舊史及新舊唐書有及五代時事而語或岐出者  
別為考異之書不在此數凡已見 殿本歐薛二  
史考証及司馬氏通鑑考異者槩不復著若夫十  
國四夷歐史本多不備且有遼史宋史及吳志伊  
十國春秋在茲亦間為標舉不欲繩所本無也自  
有此補而廷珍之書不全而自全執是二書以讀



歐史昭昭然而愚分矣惜其考異四卷未有刊本  
為可惜也前有自序後有其弟蘭史跋

五代史志疑四卷 原刊本

國朝楊陸榮撰

陸榮字采南青浦人

四庫全書存目歐陽氏

五代史出于一手所撰定其偏駁複錯之處猶或  
未免當時吳廷珍曾作纂誤一書以正之其書不  
傳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采南在康熙時尚未  
見有此書因以己意析疑摘謬以成是編凡三百  
條則并其文句一心指摘之如史通點煩篇之例  
此則吳氏所未及糾者也即後來吳晉石纂誤補  
亦未及此此亦足以並傳矣前有康熙庚子自序

及恒山梁穆序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目錄三卷

明南監本

元托克托等奉勅撰

案托克托原作脫脫今改正托克托字大用伯顏之侄歷官

右丞相為哈麻所擠以鴆死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史

俱載之按宋遼金三史總裁官皆列大用銜以大用乃都總裁也今宋史卷首進表係阿魯圖蓋其官位又在都總裁之上也表稱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內有世家六卷廁于列傳之間故統而言之也摠目失書世家二字蓋偶遺也諸正史中惟是書卷帙最繁而



本紀不載詔令蓋襲新唐書之失諸帝紀各冠加謚于首備載初謚于末獨太宗仁宗英宗神宗四紀不載加謚體例亦未畫一宗室年表亦襲新唐書之失竟將一朝玉牒盡行載入計有二十七卷鯨而無當莫此為甚而立傳之多亦遂無以尚之其中實有不立傳而拉雜列入者不過叙其歷官如今仕途之履歷而已此亦成何史冊乎又往往有數人共一事而立傳時則以其事分繫之若各為其事而不相同者蓋作傳者欲人人各記其功遂不自知其錯雜此

其弊病亦沿于新唐書故有詳著其善于本傳而錯見其惡于他傳以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蓋宋人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誤遺事之類流傳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其善而隱其惡遇有功處未有不附會遷就以分其美有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修史者固當參互以核其實乃不反考訂真偽但據其書抄撮成篇毋怪其是非乖謬也所以王昂王洙柯維麟湯顯祖王惟儉劉同升諸家因而有改修之役今惟柯氏有成書而敗

際入加甚焉是尚不得比于南北史新唐五代諸史  
與舊史並垂正史而何可執新編以廢舊史哉此本  
為明萬曆三十五年南祭酒司業等取成化庚子廣  
東刊本而重刻之故有兩廣總督桂陽朱英序又于  
進表後有修書官姓氏中書省德文各一則

遼史一百十六卷

明南監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

元志俱載之其書凡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  
卷列傳四十六卷國語解一卷在三史中最为簡略  
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十分之一柯  
維騏謂遼代事實經金元兩朝歲月既久益多散佚  
此論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記述本自  
寥寥聖宗時始命劉晟馬保忠監修國史而先世事  
直至興宗道宗時始哀輯成書其時又有耶律合邵



耶律庶成與蕭韓家奴共事編遼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熙宗本紀載熙宗于宮中閱五代及遼史可見遼史原有全書而多出於興宗以後之追述故紀載極為簡略金章宗時又屢命史官纂修遼史元末修史不過仍其舊文稍為編次耳然修史諸臣之草率亦略有可見者既為遼史則本國興兵之事不應自稱曰遼兵反似他國紀載而稱契丹為遼軍者又蕭塔刺葛乃太祖太宗時人耶律敵祿乃世宗穆宗時人不應編在道宗

諸臣蕭陶隗等之下蕭楊阿乃蕭樂音奴之子樂音奴在列傳第二十六卷而楊阿在列傳第十三卷是子先于父也且此弓內耶律隆運耶律勃古哲武白蕭常哥耶律虎古五人皆顯于統和間獨楊阿以天祚時人廁其間亦失倫也凡叙事本紀宜略列傳宜詳乃耶律斜軫敗宋兵事既詳于斜軫傳而本紀又縷縷叙之較本傳更為詳悉此豈史家體例耶至其事迹之外漏典制之闕遺更僕難數厲樊榭鶚所以有遼史拾遺之作也此本前有大用進表及修史

名氏為明嘉靖八年南祭酒張邦奇司業江汝璧全  
校刊

遼史拾遺

無卷數

寫本

國朝厲鶚撰

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唐人康熙庚子舉人

四庫全書著錄

作二十四卷按宋遼金三史雖全修于元至正間而宋史失之繇遼史失之簡惟金史繇簡得中宋史之繇有明諸家為之改修迄未盡善而遼史之簡閱四百餘年尚無有為之增益者樊榭因仿裴世期注三國志劉宣卿注續漢書之例撰成是編凡分本紀三十篇志二十四篇表七篇列傳二十一篇外紀一篇國語解二篇總八十五篇不分卷



數亦不就書為注祇摘史文為網歷引群書為注而間作案語以斷之蓋以所注者非盡各傳有注注者少而不注者多故不併合史文為一史大都本紀最詳幾居全書十之五六志表稍略列傳更略蓋無群書可據亦不得不略之也且以宋金二史當時與遼史並修故不摺摭及之其例獨為謹嚴于遼一代二百年事迹既拾其遺兼補其闕大有裨于攷證惟卷末拾補國語解則索倫舊語非樊榭所能通曉現有

欽定遼史國語解十卷在此書所引各條寔無當于國語僅可取助談資而已前有自序及全謝山序又目錄于列傳第三至列傳第十四俱作宗室第幾殊誤此十二處俱當改為專傳第幾也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

明南監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

元志俱載之其書凡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國語解即附卷末不別為卷按金史原有成書修史時又參以劉京叔歸潛志元遺山野史故文筆最簡潔然亦有過于簡略者如衛紹王本紀本屬事後追述宜其疎略其他則各有原文應亦詳備乃有本國之大事亦皆不書無乃太簡乎又張覺既列于逆臣傳矣其子僅言在世宗朝終始一



即恩禮兼至何妨另入列傳乃次于覺傳之後竟似  
送党附入者又韓慶民盡節于遼其妻又盡節于慶  
民則應編入遼史乃反載入金史張邦昌雖為金人  
所立旋即反正終為宋所殺略見其事于宗翰傳可  
矣不必更為立傳王倫以宋臣奉使始終不受金職  
與宇文虛中之仕金通顯者有間倫宜入宋史不必  
兩見此皆編次之失檢也又太祖太宗世宗諸子傳  
皆各為卷宗望宗弼以功大別立傳不附于太祖諸  
子之次允合史例熙宗海陵顯宗衛紹王宣宗諸子  
則以事迹太少不能成卷或列于諸臣之前或殿于  
諸臣之末雖論贊各殊而摠在一卷之中編次終覺  
非法酷吏宦者皆止二人不能成卷乃以酷吏與佞  
幸同卷宦者與方技同卷編次亦覺未當至其書法  
之直筆則有可取者凡本朝人修前代史其于前代  
與本朝交涉者必多迴護乃元人修金史如完顏陳  
和尚傳叙太昌原之戰陳和尚以騎四百破元兵八  
千楊沃衍傳野豬嶺德安寨之戰力破元兵禹顯傳  
扼龍豬谷攻元兵獲元帥韓光國等皆直叙不諱此

猶存古法也。總而論之，大用所修之書，金史為上，宋史次之，遼史最下。而金史之可議者，亦復遭數難。終此北<sup>范</sup>研，所以有金源劄記之作也。此本為明嘉靖八年南祭酒張<sub>邦奇</sub>司業江<sub>汝璧</sub>全校刊第三十三弓第七十六弓各闕一頁。殿本以元刊本校補，當據之以抄入云。

金源札記二弓，金源又札一弓。原刊本

國朝施國祁撰

國祁字非熊，號北北，硯取明南北監硯，烏程人。

北北硯取明南北監

金史本及諸本為之辨體裁，攷事實，訂字句，得其謬，鑿衍脫顛倒諸處，鈔出二百餘條，為劄記二弓。大致似錢竹汀廿二史攷異，而較金史考異加詳。蓋竹汀編及群史，而此則專攷一史，故能詳且倍之。兼能訂正其誤，并揭摠裁失檢七條，纂修訛謬六條，寫刊錯誤七條，各細目于例言中，以見梗概。後續得七十餘條，別為又札一弓，附其後，亦如是。



正編之例又就全謝山結鱗亭集中與杭堇浦論  
金史五帖各為之答凡五篇附于末以其可與前  
三司相發明也攷金源為地名因而建國號曰金  
稱金源不如直稱金史之為得也至又札之稱亦  
不及稱又記或續記之為得也北硯有心立異而  
不顧義理之安此則獨學無友之害也則其攷証  
金史恐亦未能盡善矣前有自序稱成書十司而  
是編并又札論答在內不過四司何開司即涉誤  
耶

元史二百十卷 明南監本

明宋濂王禕等奉勅撰 濂仕履見小學類 禕字子

椽修元史成拜翰林待贈制使雲南 抗節死贈翰林學士追謚忠文 四庫全書著

錄明史藝文志作二百十二卷是書凡本紀四十七  
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傳九十七卷并分析上下  
各卷數之總二百十卷明史增二卷者連目錄二卷  
數之也前有李善長等進表稱本紀三十七卷列傳  
六十三卷者蓋是書于洪武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  
月癸酉告成計一百八十八日而順帝一朝之事缺

馬次年二月乙丑再開局七月丁亥書成計一百四  
十三日續成本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六而前書所  
未備者頗補完之既又合前後二書釐分而附覲之  
故志表卷數不改但為分析上下也志之續者惟五  
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貨表之續者惟三公宰相餘俱  
闕之前後史官既非一手牀例又不畫一附樂章于  
祭祀附選舉于百官皆因經進之舊不知釐正地理  
志惟增入二條禮樂兵刑諸篇全無增益列傳如魯  
昌趙高昌諸王及釋老外國諸篇皆闕順帝一朝之

事因陋就簡不詳不備重複非舛觸處皆是所以然  
者蓋由景濂子充雖以文名本非史才所選分修諸  
人又皆草澤迂生不諳掌故于蒙古語言文字素未  
諳習開口便錯即假以時日猶不免穢史之譏况成  
書之期又不及一歲乎世多讀書稽古之士即就願  
亭林朱竹垞趙雲松錢竹汀邵二雲汪龍莊諸公所  
指摘者別事改修一書以嘉惠學者是則私心所企  
望也此本前有纂修凡例并景濂自記為明天啟三  
年南祭酒黃儒炳司業葉燦所重刊而無國語解目



錄亦不列之蓋所據本原闕是解耳

元史本證五十卷

嘉慶壬戌刊本

國朝汪輝祖撰後十四卷其子繼培所補也輝祖字煥曾號

龍莊蕭山人乾隆乙未進士官湖南寧遠縣知縣繼培字因可號厚叔嘉慶乙丑進士官吏部主

事龍莊閱元史數周病其事跡舛闕音讀歧異因

勘以原書疏証別紙後彙為一編尾以三類一曰

証誤為弓二十三二曰証遺為弓十三三曰証名

為弓十四兀斯數端或舉先以明後或引後以定

前無証見則弗與指摘非本有則不及推詳爰取

陳季立毛詩古音攷之例名之曰本証皆自摭新

得寔事求是不欲馳騁筆墨蹈前人輕薄褊踈之弊此所以有大醇而無小疵也其証名一門并令厚叔增補有及証誤証遺者亦錄之猶范氏注穀梁錄及邵泰雍凱之說云爾又于時賢之訂元史者獨取錢竹汀攷異凡以本書互証為是編所未及者悉采案詞分隸各卷以臻美備是不特讀元史者當奉為指南即二十三史皆可推類以求之矣書成于嘉慶壬戌自為之序又屬竹汀為之序

元史備忘錄一卷 借明山房彙抄本

明王光魯撰

國朝陶越重訂

光魯字漢恭淮南人是書卷譜系二越字艾邨秀水人

則次氏族二則次諸臣九則次重名二十七則次俚名八則凡四十八則但就元史一書所有名氏部列州分以便攷核而于重名一門尤極詳明小注亦俱簡而有要亦讀元史者不可少之書也



欽定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四十六弓

寫本

乾隆四十六年奉

敕撰謹案遼金元三史卷末俱附有國語解顛舛支離如  
出一轍我

高宗純皇帝特命館臣詳加釐定以索倫語正遼史凡十  
弓分為七門以滿洲語正金史凡十二弓分為六  
門以蒙古語正元史凡二十四弓分為七門各解  
內但釋解義概不複注索倫滿洲蒙古語其中姓  
氏地名官名人名無解義者各以今地名八旗姓

氏通譜官名改字面訂之大都言究其義字諧其音類聚群瞭如指掌從此據讀遼金元史無患其不諳國語矣此本即從 文淵閣本寫出首冠以提要一篇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目錄四卷

武英殿刊本

國朝張廷玉等奉

敕撰

廷玉字衡臣號硯齋桐城人康熙庚辰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和

康熙十八年

詔修明史并

召試彭孫邁等五十人入館纂修未遽撰定雍正二年

詔廷玉等續藏其事至乾隆四年告成凡本紀二十四卷

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目錄四

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前有廷玉等進表一篇在事

諸臣職名一篇蓋就王鴻緒史彙三百卷而增損



或軼事多而文省最為簡宥其法之尤善者莫如  
附書之例蓋人各一傳則不勝立而傳此舍彼又  
嫌掛漏故各從其類一一附書既不沒其人又不  
傷于冗此史家剪裁法也南北史新唐書體例凡  
一人有傳則其子孫應傳者皆附于此人之後明  
史則各自為傳蓋分傳則時代清楚使閱者一覽  
了然此亦作史舊法其于諸臣奏議凡切于當時  
利弊者多載之如蔣欽叅劾劉瑾之疏沈鍊楊繼  
盛叅劾嚴嵩之疏吳中行趙用賢叅劾張居正之  
疏鄒元標楊漣叅劾魏忠賢之疏皆載其全文不  
遺一字此正修史者表彰深意嘉靖中大禮之議  
各有一是則並存其疏使閱者彼此叅觀而是非  
自見至各傳贊持論雖本忠厚而皆協是非之公  
即大禮之議天下後世萬口一詞皆是楊廷和而  
非張璁等自明史傳贊出而此事之是非始定矣  
蓋是史雖一代之史而寔集諸史之長而撰定者  
學者讀廿三史畢而進之以是史并可以折衷諸  
史之是非則是史寔全史之準繩也



史部

編年類  
紀事本末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堂讀書記卷十六

史部二  
編年類

烏程周中孚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竹書紀年統箋十二卷 徐氏六種本

國朝徐文靖撰

文靖字位山當塗人雍正癸卯舉人乾隆十七年薦舉經學特授檢討

四庫全書著錄位山信紀年為真古書附注為

真沈約注因于紀年中逐字詳注而謂之箋者仿

鄭氏詩箋之例所以別于注也謂之統箋者不特

于紀年箋之附注箋之凡所引書傳間有論誤亦

併箋之也又仿司馬承禎三皇補紀之例作伏羲

神農紀年列之于前而自為之補箋次為雜述敘

述竹書源流皆彙輯諸書而成間或次以案語無





分先後故曰雜述并前凡例目錄皆不入卷數其  
誤信是書之處與孫晴川考定竹書同一用意而  
徵引群籍皆詳明出處殊較晴川為有據唯前編  
補義農二氏殊為蛇足耳前有崔郁岑萬烜馬葵  
齊陽盧挹經文珪三序

竹書紀年集證五十卷

袁露軒刊本

國朝陳逢衡撰

逢衡字履長號穆堂江都人

穆堂以孫徐兩家紀

年之書尚未精當乃復重為詮釋旁搜博采不執  
一見始以群書訂紀年之訛繼且以紀年證群書  
之誤除經史外所引諸書及近儒著述皆標明姓  
氏書目其有出自己見者加衡案二字以別之其  
有他書援引而今本無者共得一百二十則彙為  
補遺二卷外附錄瑣語數十則師春一則繳書一  
則共五十卷又有古今名賢詳述考辨議論精當

者彙為集說列于卷首不入卷數按紀年之屬偽書間百詩王西莊錢竹汀考之最詳而竹汀尤為推見至隱學者亦可以已矣乃穆堂特有鄭環竹書考證梁玉繩史記志疑兩書作為全身護符遂刺取群書成此浩博之編謂之駕乎孫徐二書之上而集竹書之大成則可若欲以杜攻竹書者之口則未敢信以為然也前有嘉慶癸酉凡例叙略所載自帝堯以下與尚書相表裏自帝乙以下與詩相表裏自平王以下與春秋相表裏

漢紀三十卷 袁平 蔣氏五峰閣刊本

漢荀悅撰

悅字仲豫潁陰人淑之孫也獻帝建安中官秘書監侍中

四庫全書

著錄隋志新舊唐志讀書志書要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仲豫自序云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建安三年詔悅抄撮漢書略舉其要悅于是約集舊書通比其事凡在漢書者大略粗舉而疑全定勢有所不能盡凡所行之事刪略其文為三十卷無妨本書有便于用其五年書成今觀其書蓋專取班書別加銓次而論斷之而



班書外未嘗有所增益既自序可見而其間或與班書亦有小小立異者在悅似當各有所據若班書傳刻脫誤處藉此校改者亦間有之其體例大抵依左傳以為的準故史通六家篇列在左傳家而二體篇且謂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其推許甚至可謂有識至雜說上篇又以其末篇載班彪王命論而詆之云夫以規諷隗囂翼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擢居西漢之中必如是則賓戲幽通亦宜同載者矣按叔皮是論正發明

新莽之所以速亡光武之所以中興時當漢室衰微強臣窺伺仲豫存此論于卷末自有深意存焉厥後昭烈紹統延祚四十餘載猶屬高祖餘烈此班文所以為不刊之作也劉氏反與賓戲幽通相提並論此之謂不知類也又仲豫自言志不能盡而其實于志文亦徃徃摻入外但取紀傳者自有此紀而袁宏以下皆相繼撰述遂開著錄中編年一門矣此本為襄平蔣蘿邨國祥梅中國祚兄弟全校合袁氏後漢紀而並刊之前有後漢書仲豫

本傳及商邱宋漫堂葦廣寧郎。○廷樞蕭山毛  
西河奇齡武進邵青川吉蘅襄平蔣。○毓英五  
序後有宋紹興十二年汝陰王銍序及陽羨蔣京  
少景邦序附以漢紀字句異全考一篇

後漢紀三十卷

襄平蔣氏五峰閣刊本

晉袁宏撰

宏字彥伯陽夏人孝武帝  
太元初官至東陽太守

四庫全書著

錄隋志新舊唐志讀書志宋要解題通考宋志俱  
載之其著述體例及論斷全仿荀氏前漢紀為之  
但荀紀在班之後全取班書宜也此書在范之前  
然亦皆范書所有范所無者甚少何耶其自序云  
余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  
日撰集為後漢紀其所綴會謝承書司馬彪書華  
嶠書謝沈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



奏旁及諸郡者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略多  
不次敘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  
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  
詳故復探而益之據此則彥伯所采者亦云博矣  
乃竟少有出范書外者然則諸書精實之語范氏  
摭拾已盡二書固當並行史通正史篇亦謂世定  
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按范書獻紀末云  
明年劉備稱帝于蜀孫權亦自王于吳于是天下  
遂三分矣所以收采上文最為完密袁紀止綴一  
句云明年劉備自立為天子此則不及范處摭之  
後來者居上也此本前有晉書彥伯本傳即蔣氏  
所采入者

元經十卷

漢魏叢書本

舊題隋王通撰唐薛收續并傳宋阮逸注

通字仲淹太原

邠人以秀才高策官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不逞誦執龍門卒門人私謚文中子收字褒蒲州汾陰人官天策府記室參軍封汾陰男改太常卿逸字天隱建陽人天聖五年進士官至尚書屯田

負外郎四庫全書著錄隋志舊唐志崇文目俱

不載行唐志讀書志儒家類書錄解題通考書目宋志始

載之唐宋志及陳馬兩家俱作十五簡晁氏作十

卷前有收序其書擬孔子春秋而作起晉惠帝太

熙元年終于陳亡以晉系正統每歲書春帝正月





自劉宋立國始進魏于經而南北並列至劉宋亡  
遂黜齊而進魏自宋武帝孝建元年以後紀事寥  
寥祇書某年者多自開皇平陳以迄唐高祖武德  
元年為收所續俱有經而無傳其所為傳皆擬公  
穀文法大抵皆逸依託為之晁氏摘其經文帝問  
蛙鳴四字以疑其偽固然陳氏更質言之曰攷唐  
神堯諱淵其祖景皇帝諱亮故晉書載劉淵石虎  
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  
元經作于隋世而太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意  
逸之心勞日拙自不能掩耶今按是書之為逸作  
毫無疑義而俗儒猶謂其書雖偽其言足取則請  
得以朱文公之說斷之曰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  
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  
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  
彼予此以自列于孔子之春秋哉見王氏續經說  
據此益知是書之一無可取姑以其舊帙存之耳

大唐荆業起居注三卷

津逮秘書本

唐温大雅撰

大雅字彦寵并州祁人歷官禮部尚書封黎國公

四庫全

書著錄新舊唐志讀書志書錄解題起居注類宋

通考不知作三卷作五卷再查并不知從何類

通考志俱載之惟陳氏作五卷字之誤也其書卷

一自起義旗至於引凡四十八日卷二起自太原

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卷三起攝政至即真日

凡一百八十三日所述高祖不受九錫反復之語

及用師符讖受命典冊之事甚詳今以新舊唐書

核之頗有不合處蓋彦寵據事直書而後之載筆





者不免有所粉飾劉歐宋諸家即因之故有異同也此本為毛子晉胡孝韓全校末頁多有空缺處唐宋叢書學津討原所載之本亦然無從據以補完為可惜也至說郛所收乃刪節之之本更無足取

通歷七卷續通歷五卷 寫本

通歷七卷唐馬拯撰續通歷五卷宋孫光憲撰

會元自稱扶風人官至戶部尚書贈石僕射諡曰懿曰光憲字益文自號葆光子貴平人仕唐為陵州判官旋依荆南高季興為從事後勸高繼冲以三州歸宋太祖嘉之授黃州刺史新唐志

宋志崇文目讀書志俱載通歷十卷讀書志又載

續通歷十卷書錄解題總作通歷十五卷云書本

十卷止于隋代今書直至五代增五卷者後人所

續也讀書志續通歷十卷孫光憲撰太祖朝嘗詔

毀其書以上解題按晁氏云通歷十卷纂太古十

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刪取秦漢三國晉十六國  
宋齊梁陳魏齊周隋世紀興滅粗述其君賢否取  
虞世南略論分繫于末以見義焉續通歷十卷輯  
唐洎五代事叅以黃巢李茂貞劉守先巴堅按巴堅原  
作阿保机吳唐閩廣吳越兩蜀事迹太祖朝詔毀  
今改正其書以所紀多非實也今核是本原闕前三卷故  
以卷四晉宣帝起迄卷十隋恭帝止俱有公子問  
而先生答者當即虞氏之略論卷十一唐高祖起  
迄卷十五漢劉崇止即孫氏書當即陳氏所見之  
本也孟文有北夢瑣言二拾卷所載皆唐及五代  
逸事而此係續全元之書止撮取劉煦薛居正兩  
史之崖略所記宋太祖禪授之事亦屬薛史所有  
不知何以犯太祖所忌也惟是全元之書止其前  
三卷無從據以補全非特是書之闕典并虞氏略  
論亦屬不全之書矣檢新刊全唐文一百廿八亦無略  
論即此八簡所有可補其闕



五代春秋二卷

讀畫齋叢書本

宋尹洙撰

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二年進士官至崇信軍節度副使監均州酒稅

四庫全書存目通志全讀書附志作五卷宋志作

作一卷俱字之誤也其書即附于河南集中此皆

據其別行之本著錄卽二雲晉涵跋謂薛氏五代

史敘事詳核而帝紀未免冗煩尹師魯五代春秋

書法謹嚴歐陽史帝紀所仿也論者多病其太簡

然于十國興廢大事必書視歐陽史之不載于紀

者為得史法矣今觀是書全仿春秋謬妄已甚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晉人燕人趙人秦人吳人楚人等稱史家于敘  
事中貪其文省用之則可若以此摹效春秋筆法  
豈非笑端歐公尤而效之所以有契丹立晉之文  
也如此作史恐不免史通模擬篇貌同心異之譏  
惟能記及十國興廢大事自較歐史為優爾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明長洲陳氏刊本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 先仕履見禮類三

台人寶祐四年進士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

考宋志俱載之宋志作三百五十四卷當合目錄

三十卷攷異三十卷而數之然尚無胡注也錢氏

補元志則專載胡三省音注本仍作二百九十四

卷蓋身之音注雖盡攷異分附于注內而仍不

改其卷第也按十七史至宋已備而編年之史僅

有前後漢紀三國以下俱已散佚英宗治平三年



因命君實編次資治通鑑神宗元豐七年書成上  
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君實名  
德萬學所引以自助者若劉貢父效劉道原恕范  
淳父祖禹又極天下三選故能成此巨編專取闕  
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洵  
不愧資治之稱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  
必不可不讀之書也身之謂注通鑑數家皆謬妄  
故更為之注本仿古者經注別行之例自為一書  
不載本文但摘取其中數字或數句釋之直至亂

後書七重作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各文之下  
其學長于地理閻百詩拙推之今盛行于世誠通  
鑑之功臣史學之淵藪矣前載君實進表并神宗  
獎諭詔書及事略又載身之音注序并摠目目錄  
其序末祇繫古干支而無年號以史考之當在至  
元二十二年蓋距宋亡已七載矣此本為長洲陳  
明卿仁錫所評閱故有明卿序及評鑑凡例又有

南海李孫宸序

資治通鑑目錄三十卷

明長洲陳氏刊本

查通攷

宋司馬光撰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

俱載之是書略舉事目以備檢尋本與通鑑及考

異同奏上者自序謂氣朔并閏及七政之變置于

上方衆國之事參差不齊年經國緯列于下方又

敘事之體太簡則首尾不可得而詳太煩則義理

汨沒而難知今撮精要之語散于其間以為目錄

云蓋通鑑全書之綱領也考異已散入胡注而目

錄仍單行今世所訂通鑑莫善于徐氏刻惜無目



錄而陳氏刻有之前有陳明卿序

查通攷

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

明刊本

宋司馬光撰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  
俱載之此書亦與通鑑及目錄同奏上即進書表  
所謂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者也按編集  
通鑑採用之書正史而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  
其殘藁在洛陽者尚盈兩屋絕非掇拾殘賸者可  
比雖助其事者有人而考訂同異歸于一是俱可  
以已意斟酌之因摘正文為綱而夾注考取之意  
于其下此實創例後李仁父 查李微之心傳諸家

皆倣而行之足以供讀史之一助故胡身之注通鑑即以是書散入各文之下以省學者兩讀此其用意固善所以仁父微之諸公修史即自以考異散附各條之下身之亦循是例也然君實原書不得見矣此猶是明初所刊單本殆可寶貴焉

通鑑釋例一卷明長洲陳氏刊本

宋司馬光撰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宋志俱作通鑑前例一卷陳明卿又別出修書帖一卷三十六條四圖共一卷總云司馬光記集修書凡例諸帖則與書局官屬劉恕范祖禹往來書簡也其曾孫侍郎伋季思哀為一編又以前例分為三十六條而攷其離合稽其授受推其甲子括其卷帙列為四圖今觀是書前祇載修書釋例十一條而無三十六條蓋明卿併各條中細目計之也中附



季思跋亦稱分類為三十六例與明卿同後止附  
與范淳父論修書帖二通而與劉道原帖十三通  
別列入通鑑問疑中則已非原刻之舊故與明卿  
所見之本異也至劉北與通鑑問疑一卷遵提要  
例記于史評類

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

王海附刊本

宋王應麟撰

應麟仕履  
見易類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見職

官亦載之厚齋有通鑑地理考一百卷見宋志其書

不傳惟通鑑答問暨是編存其後序謂閑居觀通  
鑑將箋釋其地名舉綱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郡邑  
推表山川叅以樂毅王朴之崇論竝議稽左氏國  
語史記戰國策通典所敘歷代形勢以為興替成  
敗之鑒云云故雖題曰通鑑實是泛考古今地理  
不專釋通鑑大略亦本通典要足與胡身之注互

泰于七國之際貫穿國策史記諸世家尤有法三  
國之險塞六朝之重鎮分晰若指諸掌唐以後乃  
稍略耳方宐之撰通雅顧景范輯方輿紀要時時  
竊取其說蓋在宋人說地之書為有根柢者津逮  
秘書學津討原俱收入之其荅問五卷亦遵提要  
例記于史評類

通鑑釋文辯誤十二卷

明長洲陳氏刊本

元胡三省撰四庫全書著錄倪氏宋志補錢氏  
補元志俱載之身之因史昭釋文多謬而海陵刻  
偽託名司馬公休康之釋文并蜀中賈氏刻通鑑  
注號為龍辰本者皆蹈襲史昭淺陋謬妄故辨之  
餘又有直音三家則皆不足觀故不及之按史注  
固不如胡注詳備而辨始之功要不可沒身之有  
意抑之未免蹈文人相輕之習身之精于地理而  
疎于小學其音義大率承用史氏舊文偶有更改



輒生罅漏何得輕加詆議以致史氏原本幾于湮  
沒無聞豈非是書實階之厲哉前有身之自序止  
稱丁亥而不繫年號以史考之當屬至元二十四  
年蓋距宋亡已九載矣

通鑑胡注舉正一卷 文道十書本

國朝陳景雲撰

景雲字少章長洲人

四庫全書著錄少章以

胡身之注通鑑于地理最有功而惜其尚有疎舛  
因成舉正十卷祇有手槁而無副本至其子黃中  
收拾遺書得于屋漏鼠啮之餘漫漶零落僅存六  
十三條然皆詳審精密足以鍼胡氏之膏肓而起  
其廢疾矣後有自跋及黃中識語

通鑑注辯正二卷 潛研堂刊本

國朝錢大昕撰竹汀以胡身之通鑑注援引詳贍最  
有功于涑水而踈踈處殊不少因摘其尤甚者辨  
而正之得一百四十餘條皆剖析精到足以沾丐  
後學至于聲音文字職官氏族亦多所發明較之  
胡氏釋文辨誤以不狂為狂者猶蓬與楹也讀通  
鑑者兼以是編參之庶不為胡注所節矣書刊于  
乾隆壬子其門人戈 宙襄序



稽古錄二十卷明長洲陳氏刊本

宋司馬光撰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書錄解題  
通考宋志俱載之君實既撰資治通鑑以卷帙太  
繁鑒觀之主力不暇遑乃用芟夷略存體要由三  
晉開國之初迄後周顛德之末俱屬通鑑之崖略  
而于每代之末各為之論即英宗時所進歷年圖  
也并前補伏羲神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以  
接通鑑之首後補宋太祖建隆元年下至英宗治  
平四年以續通鑑之末宋代之事即神宗時所進

百官公卿表大事記也大都陳前代興衰之跡著古今得失之林朱文公所謂可備誦筵官僚進讀者也按末卷書仁宗建儲事于英宗廟諱皆稱諱而卷中陳曙一人凡三見恐出後人擅易非本文矣前有進表稱太皇太后陛下當在哲宗幼冲之初又有朱文公二則為陳氏刊本所加張海若取以載入學津討原能依通鑑校正闕文誤字較善于此本云

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五卷

吳縣吳氏山淵堂刊本

宋劉恕撰

恕字道原筠州人皇祐元年進士官秘書丞

四庫全書著

錄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惟陳氏有目錄三卷按三當作五字之誤也道原以司馬氏通鑑託始于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而不起上古或堯舜殊為闕陋因撰此書起包犧氏迄周厲王祇載世次起共和元年庚申迄威烈二十二年丁丑俱編年以繫事號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凡包犧以來紀一卷夏紀商紀一卷



周紀八卷又目錄五卷其例年經國禕著其歲陽  
歲名于上而各標外紀卷數于下與通鑑目錄體  
例相同按道原史學實為宋人中翹楚今觀是書  
似無甚可取者堯山堂群書考索評之曰包義以  
來黃帝以前說異不經之說往往畢載而史記所  
錄西伯陰謀修德以傾商之事亦復兼採至于論  
十六相之未舉四凶之未去始堯知舜于側微天  
下未服故遺之大功二十使民仰其功業是以唐  
太宗用李勣之微術曾謂聖人亦出此哉又論夏

禹攝政虞帝南巡往而不反欲兆庶專意戴禹而  
遠邇無僂望之意也此豈足以語聖人事乎其論  
傳說也謂其出于胥靡之中一旦舉用眾必駭懼  
故高宗託諸夢寐以服群臣耳其論命也謂命以  
杜無妄之求中人安于擯棄俟時而不競蓋聖人  
以此籠群愚而息爭端也若此之類蓋不一也識  
者當自能辨其當否云云其抉摘是書可謂精確  
不磨蓋由道原專務助修通鑑精力未能兼顧以  
致敗闕紛紛也然共和以前止紀世而不紀年已

遠出胡五峯金仁山諸家之上矣故君實亦為之  
序又外紀之末目錄之前俱有道原自序此本為  
嘉慶辛未吳縣吳志忠所校刊後有吳氏跋

皇王大紀八十卷 明刊本

宋胡宏撰

宏字仁仲號五峯崇安人安國之季子也

以蔭補承務郎紹興中嘗上書忤秦檜久不調檜死始召用

辭疾不赴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附志書

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是編述三皇五帝三代  
之事始于盤古氏而終於周之末前二卷為三皇  
紀自盤古至帝嚳其年不可攷信姑載其事而已  
次三卷為五帝紀五卷以至終卷為三王紀自堯  
以後載用皇極經世歷起甲辰始著年紀迄于報  
王乙巳二千有三十年博采經傳而史編年紀載



又因事而為之論以述考取之意陳氏稱其或取  
莊周寓言及敘還古之初無徵不信然是書惟據  
古書中相傳帝王名號究無實証斷其真偽雖不  
及劉氏金氏之斷自伏羲及唐虞而較勝羅氏之  
多據緝書道書矣後馬宛斯撰緝史其博引古籍  
排比先後凡秦以前事無不備載疑其取法于斯  
云書成于紹興辛酉自為之序奉朝命索是書漕  
使曾為鏤<sup>版</sup>欽至咸淳甲戌天台董<sup>楷</sup>又重刻之并  
跋其後是本又以萬厯辛亥高安陳<sup>邦瞻</sup>所重刊

而為之序

中興小紀四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熊克撰

克字子浚建陽人孝宗時官至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出知台州

四庫

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作中興小麻四十一卷其書久佚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分為四十卷攷解題以下諸書載其先有九朝通略一百六十八卷以紀北宋之事是書所載高宗一朝事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壬午止蓋以續九朝通略而作因其出自私撰故曰小紀陳氏稱克之為書性性疎略多牴牾不稱良史岳倦翁程史亦指



摘其譌然其書能合朝典野記編年紀月連屬成書實開李微之繫年要錄之先則此編未始非李氏書之所取材矣惜其九朝通略散見于永樂大典中者所存不及十之一二無從輯成全書也此本從文淵閣本傳抄冠以提要一篇

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

愛日精廬活字版本

宋李燾撰

燾仕履見小學類

四庫全書著錄書

錄解題宋志俱作一百六十八卷蓋以一年為一卷也讀書附志作九百四十六卷蓋合所分子卷數之也其書久佚不傳 國朝康熙初崑山徐健庵 乾學始獲其本僅建隆至治平一百七十五卷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神哲兩朝長編自熙寧三年四月至元祐八年六月自紹聖四年四月至元符三年正月僅二十六年事而卷帙轉加于舊

查是本長編總不止一百七十五卷

蓋年代彌近則見聞彌廣故也然搜羅既博遂有一事而重出者殊不少矣其辨昭憲太后遺命傳位太宗無遜傳光美事又言光美非杜太后所生則恐其有諱避不如宋史之直筆也陳直齋謂長編云者司馬公之為通鑑也先命其屬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然後刪之以成書唐長編六百卷今通鑑惟八十卷爾盡所上表自言未可謂之通鑑止可謂之長編故其書雖繁蕪而不嫌也直齋可謂深得是書之要領矣特溫公通鑑考異原本

別為一書而是書之考異即分注于各條之下以省學者兩讀較為直捷了當第攷異中載有宋史全文十朝綱要諸條其書皆出于長編之後而十朝綱要即巽岩之子埴所撰尤不應引入此或後人所附益未可知也前有巽岩進表又有雜識十七則俱後人纂輯諸書而成以敘述是書源流者此本為嘉慶己卯昭文張月霄全吾取影抄文淵閣本以活字版印行故有月霄小跋并黃廷鑑跋





殘本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七十五卷

崑山徐氏傳是樓傳鈔本

宋李燾撰巽岩既以是書表進于朝蜀帥汪應辰

嘗乞給筆札以寫藏秘閣乾道六年正月令秘書

省依通鑑紙樣及字樣大小繕寫一部仍將燾銜

位于卷首依司馬光銜位書寫進入可見當時未

經刊版流播日稀元明以來久無傳本 國朝康

熙初崑山徐健庵始從泰興季氏得一舊本自太

祖建隆元年至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跡

共一百七十五卷乃乾道四年巽岩官禮部郎時

所進之本自英宗治平四年四月以下俱闕然一時傳鈔無不珍為秘笈健庵因是有通鑑後編之作後文淵閣著錄本出以較徐本分卷雖有參差已居閣本二百九卷之數自二百十卷神宗熙寧三年四月至五百二十卷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則徐本所闕者也自英宗治平四年四月至神宗熙寧三年三月自哲宗元祐八年七月至紹聖四年三月永樂大典原闕則閣本編次卷帙亦不數及之近昭文張氏取閣本以活字版印行而徐氏本遂微矣此本即從徐本抄出凡進表雜識俱作艸書全書筆畫端楷頗少譌字雖有張氏全本在余特以其舊抄而特記之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明長洲陳氏刊本

宋朱子撰

朱子仕履見易類

書錄解題通攷宋志俱載之

宋志又別出提要五十九卷蓋即一書而誤分為二也 四庫全書提要因有

聖祖仁皇帝御批著錄于史評類中按朱子自序云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全書體例已盡此四語此序孝宗乾道壬辰作至寧宗嘉定己卯門人李方子剞于泉州并為之序此書之行世距朱子沒已二十年矣展轉傳抄

不知是原本否且方子序有云晚歲欲加更定以  
趨詳密而力有未暇則此本若為朱子未定之槩  
又有凡例一卷則直至度宗咸淳乙丑王魯齋相  
始序而刻之距朱子沒又六七十年不知果真出  
朱子否假令果真而明憲宗序又稱書與凡例或  
有不同是皆大可疑者觀朱子與趙訥齋師淵手  
書六則始知綱下分注之目朱子屬訥齋成之但  
訥齋非身侍講堂隨事討論每纂成若干卷寄呈  
而朱子復書往往云未暇觀也則分注又未必盡

經朱子之目其間牴牾誠難保其必無矣于是遂

昌尹

起莘撰發明永新劉益友

益友撰書法

望江王行卿

幼學撰集覽上虞徐季章

昭文撰考

證初門汪环谷克寬撰考異武進陳思齋

濟撰集

覽正誤建安馮

智針撰質實皆所以彌縫朱

子之失者也當時各自為書至明宏治丙辰莆田

黃仲昭彙輯諸家之本分附綱目之下而合刊之

陳明卿即其本為之評閱重刊故前有崇禎三年

史應選序評鑑十八法廬山文天佑凡例識語尹



氏以下七家序例十二篇及宏治間合刻各注序  
跋四篇

綱目訂誤四卷 文道十書本

國朝陳景雲撰 四庫全書著錄朱子綱目之書宋  
人尊之若春秋然莫能贊一辭矣惟周公謹 容齋  
東野語頗摘其失至元何養正測海汪环谷之考  
異張卓庵之續麟 國朝芮蒿子之分注補遺諸  
書遞加訂正已極詳晰少章又就諸家所未及訂  
正者取正史及通鑑原文互相比較以訂其舛謬  
皆証以實據不尚空談以較從前各家真愈推愈  
密無以復加矣書成于康熙癸未自為之序安溪

李光燠亦為之序至乾隆甲戌全州蔣千之良駟  
始捐貲刊竣其子黃中為之後跋

通鑑綱目釋地補註六卷 強恕堂刊本

國朝張庚撰

庚字浦山號瓜田秀水人  
乾隆丙辰為舉博學鴻詞

四庫全書

存目在釋地糾繆下明陳濟綱目集覽馮智舒綱  
目須實二書所釋地理謬誤實多瓜田既據胡身  
之通鑑注及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諸書作糾繆  
六卷以正二書之失其所未及糾者又復為之補  
註却如糾繆數亦可謂盡心矣是編所據多出方  
輿紀要隨舉一條可即得之顧氏書某卷中故不  
著其出處也其糾繆一書余未之見



宋九朝編年備要三十卷 寫本

宋陳均撰

均字平甫號雲岩莆田人端平初官迪功郎

四庫全書著

錄宋志及宋志補不載書錄解題載平甫皇朝編

年舉要三卷備要三十卷

原本作二十卷今據文獻通考改

中興

編年舉要十四卷備要十四卷云大抵依倣朱氏

通鑑綱目舉要者綱也備要者目也按舉要兩種

中興備要一種皆已亡佚惟此書存此書俱有綱

有目則所佚九朝舉要之書係抄出別行之本非

真佚也雲岩以李氏續通鑑長編患其篇帙之繁



未易識其本末乃刪煩撮要輯成是編以便省閱  
大綱本李氏而其異同詳略之際則或參以司馬  
氏稽古錄徐氏度國記以及熊氏克九朝通略等  
十數家之書博攷而互訂之始太祖迄欽宗凡百  
六十七年大書分注略仿紫陽之例而以宋人述  
宋事不敢過為褒貶之辭且書成于南渡之世故  
老舊聞未盡散失間有可補正史之闕者較之陳  
子任商宏載輩誠遠勝之矣前有自序及紹定己  
丑建安真德秀長樂鄭性之漳州林已山三序

西漢年紀三十卷

南沙席氏掃葉山房刊本

宋王益之撰

益之字行甫金華人官大理司直

四庫全書著錄

書錄解題宋志俱止載行甫漢官總錄十卷職源  
五十卷而無是書然是書久已散佚今館臣從永  
樂大典錄出其自序謂取迂固史與其軼見于他  
書者以荀紀通鑑凡例裁之其間月日明具則載  
于月日之下有年無月則摠于是歲之末歲月俱  
闕則約其事之先後而志焉起于高祖終于王莽  
之誅凡二百二十九年為西漢年紀三十卷史傳



互載不無牴牾因為訂正為考異十卷諸儒之議  
多所發明因為詮次為鑑論若干卷今按此本無  
鑑論而有考異且散附各條之下如胡身之通鑑  
注之載考異者然蓋編永樂大典時所據之本如  
是末闕居攝以後之事恐亦舊本所闕也其書湊  
合諸書而成每節每句下必注所出書名篇名最  
為徵實之學後惟李鐵君錯尚史本之他人所不  
能也惜其文或首尾不完間有脫佚蓋亦舊本如  
是非明初人所割裂也如此著作固當與司馬班

荀之書並垂千古而其所撰考異亦較通鑑考異  
兩漢刊誤補遺諸書為精密是又當與二劉吳氏  
並擅其勝矣後有其弟中甫觀之跋稱嘉定辛巳  
鈔本此本為南沙席氏取武英殿原本校梓前  
載四庫提要一篇

殿本提要無  
舉要上

通鑑前編十八卷前編舉要二卷 元刊本

史詳作通鑑綱目  
前編一卷外紀一卷  
舉要三卷

宋金履祥撰

履祥仕履  
見善類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

氏補元志焦氏經籍志俱載之但焦錢兩家均失  
載舉要前有元天歷戊辰其門人許白雲謙序謂  
先生以劉恕通鑑外紀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  
是非既繆于聖人此不足以傳信乃用邵氏皇極  
經世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  
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  
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為一書名





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廣博精畧凡帝王經世之大猷聖賢傳道之微旨具在是矣按仁山是書宗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之旨援莊稼傳編年紀事斥稗官之駁雜黜汲冢之誕誣誠述作之宏規也顧乃于商湯下直接太甲不列外丙仲壬并載皇王大紀論言殷立第非正其舛謬處如以仲丁為沃丁七世為九世是皆不信孟子史記漢書國語而襲用皇極經世書之病耳又于周穆王下引周書記異曰周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而不置一辭且于舉要亦標舉之則又劉氏外紀所不屑載者夫周書紀異見廣宏明集釋法琳對傳奕廢佛僧事所引作周書異記吾不知周書異記為何等之書而摺摭及之此又仁山之大紕繆也其自序作于景定甲子尚在理宗末年至元天歷初始克付梓前有進表末行臣下空四字當即進表人名不知何以削去也此本尚屬元刊故不以後來合併之本有類朱子綱目之式焉

浙江重刊之本  
則舉要為綱以  
詳傳史之文為  
目

帝王紀年纂要一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元察罕撰明黃諫補

察罕字白雲翁西域板勒統城人官至平章事諫字世

臣蘭州人天順壬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

四庫全書存目倪氏

錢氏補元志焦氏經籍志俱載之按紀年書肇自

宋公序紀年通譜後此作者甚多而莫備于邵康

節皇極經世書是編即以康節書為準自太皞至

帝嚳即存在位年數自唐堯甲辰以後皆紀其甲

子繫其世數以迄元代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摠

六十三甲子每朝舉其大綱每帝臚其年號修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禪迷指掌瞭如雖紀元而義專在年故于易代總  
統及兩主相承之歲不能兩屬者皆從後起算以  
合于唐堯甲辰至洪武戊申共若干之數蓋仿史  
家紀元之例故與他書有不合也然如三國必先  
魏後蜀于理為不順試思先蜀後魏有何妨于紀  
年而仍蹈通鑑之轍且延康為曹丕未即王位之  
紀年此係之獻帝下亦因舊史之譌而後梁為西  
魏周隋之附庸亦不必紀其年號原本雖經世臣  
增訂而于此尚未及改正且更有舛錯疏漏處張  
若雲復據諸史詳加校勘列入彙鈔并為之跋仍  
載景泰己亥世臣序于首而于皇慶壬子程鉅夫  
序失載亦其疎也

續資治通鑑綱目二十七卷 明長洲陳氏刊本

明商輅等奉敕撰 輅字宏載淳安人宣德乙卯鄉

謹身殿大學士 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類制書俱載

士 謹文毅 四庫全書提要因有

聖祖仁皇帝御批著錄于史評類明憲宗以李燾長編陳

桎續編采擇不精是非頗謬乃敕輅等一遵朱子

凡例編纂是書上接朱子綱目始于宋建隆庚申

終于元至正丁未其事迹悉據正史叅取長編續

編經世大典等書增入訂正或事有可疑正史不





載而傳聞彰著者略述于目之末以圈隔之或書  
其人曰以為別諸儒論斷附于目中皆稱姓名其  
出于正史者止稱史臣其采輯頗博而不免有編  
謬之處以言乎續紫陽之作尚有待于刊正矣後  
餘姚周元撰發明張時泰撰廣義其中謬妄更不  
一而足本各自為書陳明卿合而為一評閱重刊  
前載成化十二年御製序輅等進表及凡例并禮  
進發明表及自序餘杭邵氏序又有時泰進廣義  
表

宋元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七卷

明長洲陳氏刊本

明薛應旂撰

應旂字仲常號方山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陝西按察副使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方山編集宋

遼金元四代之事以續司馬氏資治通鑑凡宋紀

一百二十八卷元紀二十九卷宋詳而元略者宋

葉遼金及元初凡三百二十年之事元止至元庚

辰以後八十九年之事也自序稱自宋以下雖有

李燾之長編劉時舉陳桎之續編而紀載失次筆

削未當不自揆量妄意刪述奔走仕途每搗宋遼

金元四史以行研精竭慮熟復四史于凡宋元名  
人文籍家記野史罔不扶擿幽隱究悉顛末乃始  
就緒而朱竹垞靜志居詩話則謂其孤陋寡聞如  
王偁李燾楊仲良徐夢莘劉時舉彭百川李心傳  
葉紹翁陳均徐自明諸家之書多未寓目并遼金  
二史亦削而不書惟道學宗派特詳爾云云其詆  
之甚至大抵方山以帖括擅長于記事纂言之學  
尚隔幾層其他著述俱坐此病不獨是書為然是  
書不過以陳氏商氏諸書為主而刪取宋元二史  
紀傳以附益之于志表二者置之不問魯莽滅裂  
率爾成書且于自序凡例極其誇張明人之著作  
皆然不獨方山為然今則宋元編年之史有高江  
邨畢秋帆兩家本在方山是編直可復執視之矣  
此本為陳明卿所評刊前有天啓丙寅明卿序



甲子會紀五卷

明長洲陳氏刊本

明薛應旂撰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

之方山本邵康節皇極經世書元會運世之說而以甲子紀年自序謂黃帝始造甲子其年次可考遂以黃帝八年甲子起以迄于嘉靖四十二年為七十一甲子共四千二百六十年每年之下略紀大事自宋英宗以前大約襲取司馬氏稽古錄而稍增損之周厲王以前紀年稽古錄所無則據宋人諸書而成凡四卷末一卷又取康節之說推測

黃帝以前并記及歷代國都而以康節觀化詩十六首附焉夫方山既作宋元通鑑以續司馬氏之書正當即從宋神宗迄于明世宗作續稽古錄乃竟不出此而為此屋下架屋之書此其所以為明人歎此本為陳明卿所評刊前有嘉靖己未上元許穀序

通鑑綱目前編二十五卷 明長洲陳氏刊本

明南軒撰

軒字叔後渭南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山東參議

四庫全書

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之叔後因金仁山通鑑前編獨斷自堯以下以子史傳記諸家之說與經語並提大書殊失尊經之體而陳子經通鑑前編外紀源自盤古迄于高辛其中多不經之談又非傳信之書乃起伏義氏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為此編大都即金陳兩家合併刪削分綱列目悉仿朱子之體間有引他書以附益者頗多舛漏由其胸



無卷軸專憑類書也前有自引原始義例辨體辨  
疑五則及其門人楊光訓序此本又為陳明卿評  
閱重刊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一百十六卷附明唐桂二王本末三卷  
武英殿刊本

乾隆三十二年奉

敕撰謹案歷代通鑑纂要本明正德間李東陽所輯其書  
做宋司馬光舉要之例上自伏羲下迄元代凡九  
十有二卷我

高宗純皇帝幾暇省覽以編內採錄尚未精審  
特敕重加訂正并增入明代事迹釐為一百十六卷附明

唐桂二王本末四卷仰蒙

親御丹毫詳加  
論定敬錄簡端用垂  
至教冠以

御製序文暨進表凡例職名提目并謹按一則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二十卷

武英殿刊本

乾隆十一年

高宗純皇帝御撰張廷玉等奉

敕編次謹案是書仿朱子綱目義例編輯明代君臣事蹟  
起戊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  
盡甲申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五月以續朱子及  
商輅兩書之後故曰三編冠以乾隆十一年

御製序乾隆四年

上諭乾隆十一年 廷玉等進表至乾隆四十年



特詔改修定為四十卷著錄于四庫全書則較是本特  
為精審云

皇清開國方略三十二卷 文淵閣傳鈔本  
乾隆三十八年大學士阿桂等奉  
敕撰越十四年告成以下錄在篇末云卷首冠以乾隆丙午  
御製序暨

皇清開國方略書成聯句有序並諸臣進表及職名殿  
以阿桂等恭跋謹案我

高宗純皇帝追念  
祖宗功德熾盛開創艱難所以受  
天明命者雖事具

實錄而尊藏史寇臣庶無從仰觀特  
命輯是編昭億代卷首為

發祥世紀不入卷數卷一至卷八自

太祖高皇帝癸未年夏五月起至天命十一年秋七月止

卷九至卷末自

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未改元天命十一年秋九月起至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冬十月止皆編年紀月提綱列目

謨烈昭垂麟炳炳洵冊府傳信之鉅觀焉

尊王新義四卷

崔軒刊本

國朝張羽清撰

羽清字一  
秀水人

一名續春秋亦太妄矣羽

清以朱子綱目于唐昭宣帝天祐三年丙寅之次

年朱溫篡位即書丁卯以至癸未曰梁太祖皇帝

因謂朱子有續春秋之志時見于言語之間而稿

實未成乃自唐昭宗天復元年至莊宗同光元年

宋據綱目之文而略易其數字以標其惡而賊之

每節繫以評語末附以餘論四則自謂承朱子之

志以春秋之義使亂臣賊子不復作其實皆綱目



所已具而重為此屋下架屋之舉不足以言著述也前有乾隆丙辰自敘凡例及尊王新義字說又有古字注所以釋本書之古字也未又有書目列其自所著書凡三十九種以鋪張揚厲之亦可謂顯之厚矣

歷代帝王年表十三卷 浦江戴氏校刊本

國朝齊召南撰

召南仕履見五經總義類

是書仿司馬氏通鑑目

錄之意總二十一史而提其綱始自三皇迄于元七三代以上但列世次之大都自秦六國以下皆以年序縱橫列之統閏別之惟地與事附而繫之略識其治亂得失使數千年間興亡分合一展卷而瞭如亦讀史者之一助也前有乾隆乙酉自序及山陰胡穉威天游序



鄭堂讀書記卷十七

史部三

紀事本末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烏程周中孚撰



通鑑紀事本末二百三十九卷

明太倉張氏論正本

宋袁樞撰

樞字机仲建安人官至工部侍郎

四庫全書著錄作

四十二卷書錄解題通攷宋志俱全此本為明張

西銘溥于每篇後加以論斷故依篇分析為卷也

机仲善讀通鑑苦其洪博乃以通鑑之文每事為

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詳敘其始終名曰紀事本末

遂于史家紀傳編年二體之外又別為一體然其

源實出尚書史通六家篇所謂堯典直序人事禹

貢唯言地理洪範摠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者本

末已具即机仲所取法也每篇括数字标题各編  
年月為次自三家分晉迄于世宗征淮南凡二百  
三十九事一事為一篇頗便下學覺綱目不作無  
害而此似不可無故趙節齋與憲序謂通鑑以編  
年為宗本末以比事為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月  
遠隔比事則雖累載而脈絡貫聯故讀通鑑者如  
登高山泛巨海未易遽窺其津涯得本末而閱之  
則根幹枝葉繩繩相生不待反復他卷而瞭然在  
目故本末者通鑑之戶牖也先是楊誠齋萬里序  
之亦全斯論可謂英雄之所見矣元延祐己未宣  
城陳良弼得節齋所刊版因書其顛末于敘次至  
西銘重刊時標事綱于上方附末論于事訖又加  
圈点于其傍亦頗便于觀者卷首并有西銘序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 寫本

宋徐夢莘撰

夢莘字尚老臨江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官至知賓州

四庫

全書著錄讀書附志書錄解題通攷俱載之其書  
記宋金戰和之始末取諸家所作詔勅制誥書疏  
奏議記傳碑狀文集雜著凡有事涉于北盟者悉  
取銓次起政和七年登州航海通好之初終紹興  
三十二年金主亮伐宋敗盟之日以事繫日以日  
繫年以政和宣和為上帙凡二十五卷靖康為中  
帙凡七十五卷建炎紹興為下帙凡一百五十卷

故曰三朝北盟會編蓋四十六年摠二百五十卷  
其辭則因原本之舊其事則集諸家之說無所不  
取亦無所褒貶以俟後人參考折衷其義自見所  
以脩史家之取材也觀其所列書目計有二百餘  
種可謂博採群書矣在南宋諸家允堪與李巽岩  
並李微之心傳稱鼎足為前有紹熙甲寅自序考  
趙陳書目尚老又有北盟集補五十卷以前書詮  
載不盡者五家續編次于中下二帙以補其闕靖  
康炎興各為二十五卷其書久亡惟是編存然止

有鈔本而無刊本云



既氏有作  
皇宋

白王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

寫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寶祐丁巳廬陵歐陽守道序

亦不詳其姓名宋志及宋志補俱不載惟玉海四

七續資治通鑑長編奈下載楊仲良為長編紀事

本末一百五十卷陳氏九朝編年備要所列引用

書目亦載長編紀事本末楊仲良撰兩家與作書

者今時當得其實獨怪如許巨帙而守道不詳及

之以致季葦滄葭書目載是書僅注其下云宋歐

陽守道序是本日錄之首亦止題歐陽守道校正

陳氏端平初

而已近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載有抄本始題明  
為仲良撰然于仲良之字號里貫亦無從詳攷末  
引徐氏傳是樓書目稱闕卷一百十四至一百十  
九今所藏抄本此本蓋從徐氏藏本傳寫者除原  
徐目無此書闕外又闕五六七三卷登卷八上半卷今按是本  
闕卷俱同蓋又從張氏藏本傳寫者也原本凡太  
祖十七篇太宗十八篇真宗三十九篇仁宗八十  
四篇英宗十篇神宗七十四篇哲宗四十七篇徽  
宗五十篇欽宗六篇計共三百四十五篇今本闕  
者十篇皆就李氏書以袁氏紀事本末體例抄合  
成編第袁氏于通鑑稍有去取此則大加刊落蓋  
李氏書雜收草料以供續通鑑之取材仲良不據  
之以續通鑑而反作紀事本末之書已大失李氏  
撰著之本意且分析太涉瑣碎義例尤未為精密  
以視陳氏宋史紀事本末便覺後來者居上矣惟  
是長編足本雖有五百二十卷已闕徽欽兩朝而  
此編于是兩朝尚存三十一卷即屬刪削之餘亦  
足以攷見崖略不得不過而存之焉據守道序知



是書兩經刊刻而自宋以來流傳甚夥永樂大典亦莫之載書雖未見出色實屬罕覩之本前有宋朝年號一篇敘至景定萬萬年止攷歐序作于寶祐五年方在重刊是書則去仲良成書時已久何仲良可以預敘及寶祐開慶景定云云耶其為近時無識者所為必非原書所有明矣

### 蜀鑑十卷

明嘉靖乙卯刊本

宋郭允蹈撰

允蹈字居仁資州人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及

宋志補俱不載是編乃端平中光澤李公瑾文子

命居仁撰次公瑾特摭其事故舊本題為公瑾撰

也其書略仿袁氏通鑑紀事之例蒐輯史傳地理

之繫乎蜀者起自秦取南鄭迄于宋平孟昶分綱

立目并為之論兼以考證凡地形之阨塞山川之

險阻邇雍而隣荆者悉紀于篇西南夷為蜀後戶

則又條其本末而附之于千二百年蜀事之大凡

亦可概見于此時當理宗之世國勢已弱居仁此  
編俱按時勢以立言故尤致意于戰守勝敗之績  
而考核地理亦間有精確處前有端平丙申公瑾  
序及明方希直考儒序張肖甫任允題後附易坎  
卦伊川易傳郭氏易說及孟子通鑑五則未知即  
原本所有否又有嘉熙丁酉公瑾跋淳祐丁未公  
瑾門人跋不著名氏

炎徼紀聞四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田汝成撰

汝成字叔禾錢唐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布政司叅議

四

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是書成于嘉靖

戊午前有自序稱余宦履所經半涉炎徼而所聞  
若干事皆起于撫綏缺狀賞罰無章不肖者以墨  
守敗績賢者以避嫌徼名二事殊轍而同敝卒致  
干戈相尋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貽廷議  
之軫憂間述所聞著為此書凡一十四篇以上皆序文  
紀平定西南土司苗氏之事一曰岑猛二曰岑璋三

當查明志



曰趙楷李寰四曰黃琮五曰大藤峽六曰奢香七  
曰安青榮八曰田球九曰楊輝十曰阿溪十一曰  
阿向十二曰雲南十三曰猛密蓋養十四曰蠻亥  
既述其事之本末又每篇各系以論斷所紀較明  
史諸書尤詳而確故雖于廷益王伯安亦不少為  
回護同時布政使陳希齋稱其事核其言詳不虛  
美不隱惡見自洵不誣也張若雲從文瀾閣本寫  
出校梓冠以提要一篇

### 宋史紀事本末一百九卷

明太倉張氏論正本

明陳邦瞻撰

邦瞻字德遠高安人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

四庫

全書著錄作二十六卷明史藝文志載馮椅宋史  
紀事本末二十八卷張溥宋史紀事本末一百九  
卷按臨朐馮氏椅嘗仿袁氏書例類次宋事未就  
而沒德遠因其遺章增訂成編大抵本于馮氏者  
十之三出于德遠者十之七故明史猶題馮氏之  
名張西銘溥重刊是書亦題馮氏原編而無德遠  
名氏今遵提要改題而卷數則仍其舊焉又西銘

以一篇為一卷故明史即以一百九卷之書屬之  
西銘所撰也其書自太祖代周迄文謝之死凡一  
百九篇俱剛取宋史以成篇間采及遼金元三史  
宋史最為繚蕪端緒難尋而能排比棼絲俾就條  
理較之袁氏更為其難則即以之續通鑑紀事又  
何愧焉又按是書專記宋事者八十九篇兼及遼  
金元事者十二篇凡一百一篇皆宋史所有之事  
並記遼金事者一篇專記金事者一篇兼記金元  
事者三篇專記元事者三篇凡八篇則皆遼金元  
史所有之事也德遠取其多者論之故專題曰宋  
史紀事本末云至西銘評論與通鑑紀事所載同  
惟議論間涉偏駁此魯論所謂不知所以裁之也  
卷首并有西銘總敘



元史紀事本末二十七卷

明太倉張氏論正本

明陳邦瞻撰

四庫全書著錄作四卷明史藝文

志作六卷又別出張溥元史紀事本末二十七卷

按四卷作六卷當由所見本異至西銘重刊是書

以一篇為一卷加以評論故明史即以二十七卷

之書屬之西銘所撰猶西銘之宋史紀事本末也

自江南群盜之平以迄諸帥之爭凡二十七篇內

有律令之定一篇為歸安臧氏懋修所補也其書

止就元史及商氏輅續綱目二書中區別門目以

當着八句評論

類排纂故不及宋史紀事之映博且元初事實已見宋史紀事元末事實德遠以為宜見國史故卷帙益屬寥寥非特年代之從事迹之少也至西銘評論與通鑑宋史兩紀事所載同而議論益加謬悠不脫明人氣習

平定羅刹方略四卷 寫本

國朝康熙中官撰謹案羅刹者鄂羅斯國也鄂羅斯僻處西北絕域自古不通中國其人率皆獷悍貪鄙冥頑無知所屬有居界上者與黑龍江諸處密邇我達呼爾索倫之人因呼之為羅刹每橫肆殺掠納我逋逃為邊境患自順治十年以來興師屢征未克成功至康熙二十七年始平定之是編所紀自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庚寅起迄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丙子止俱案年月日以次敘列平定始



未卷首無序文又無修纂職名 四庫全書亦不  
著錄道光癸未仁和龔定庵以中書充國史校官  
始從史館藏本錄出一時人皆傳鈔始知有此事  
與此書矣余亟從定庵假鈔冠諸國朝紀事本末  
諸書之首云

欽定勦捕臨清逆匪紀略十六卷

武英殿刊本

乾隆四十二年大學士于敏中等奉

敕撰謹案是編記勘定山東逆寇王倫始末王倫倡亂于  
壽張而伏誅于臨清故以勦捕臨清逆匪紀略為  
名所紀自乾隆三十九年九月乙卯迄乾隆四十  
年五月己巳止而以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丁未

上諭內閣及

御製臨清嘆臨清歌二詩終焉卷首載總裁提調收掌纂  
修諸臣職名俾天下萬世讀紀略而臨清之原委

瞭然且恭誦

宸章而紀略之本末益曉然矣

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四十二卷

武英殿刊本

嘉慶二十一年大學士托津等奉

敕撰謹案是編記平定教匪林清李文成等及一切善後  
事宜始于嘉慶十八年九月乙亥迄于嘉慶二十  
一年六月辛亥凡我

仁宗睿皇帝詔旨以及臣工章奏俱排日編纂撰成四十  
二卷冠以

天章二卷不入卷數首卷恭錄

御製文六篇



御製詩十五首次卷恭錄

欽定平定教匪紀略卷首

御製文一篇總裁提調收掌纂修諸臣職名一篇目

錄一篇卷末有館臣恭跋一篇

明史紀事本末八十卷 葉益堂刊本

國朝谷應泰撰 應泰字廣虞豐潤人順治丁

寅進士官至浙江提學僉事

四庫

全書著錄是編亦仿袁氏通鑑紀事之例排纂明

一代典制事蹟自太祖起兵迄甲申殉難凡八十

篇篇為一卷而各繫以論斷時明史尚未刊定僅

談字孺本

據談迂國樞張岱石匱藏書並采成編故于從七

致身諸錄尚深信不疑所紀建文遜國一篇尤為

是書之大紕繆餘皆考取有法詳略得中間有小

疵無傷大體至各論斷于散行之中時帶駢儷隸

事遺詞俱屬精切此學晉書諸論而得其神髓者  
也前有自序及聊城傳以漸序

釋史一百六十卷 原刊本

國朝馬驥撰

驥字馳御又字宛斯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官淮安府推官終于靈璧縣知縣

四庫全書著錄宛斯取三代以來諸書彙集周

秦以上事總為是編分為五部一曰太古三皇五

帝計十篇二曰三代夏商西周計二十篇三曰春

秋十二公時事計七十篇四曰戰國春秋以後至

秦亡計五十篇五曰外錄紀天官地志名物制度

等計十篇凡一百六十篇篇為一卷首為世系圖

三十七年表一不入卷數紀事則詳其顛末紀人



則脩其始終君臣之蹟治亂之由名法儒墨之珠  
途縱橫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除列在學官四子  
書不載經傳子史文獻攸存者靡不畢載傳疑而  
文極高古者亦復弗遺真贗錯雜者取其強半附  
託全偽者僅存要略漢魏以還稱述古事兼為宋  
綴以觀異同若乃全書闕軼其名僅見識緯諸琥  
九為繇多則取諸箋注之言類萃之帙又百家所  
記或事同文異或文同人異互見疊出不可偏廢  
所謂疑則傳疑廣見聞也具詳其所作微言中李

映碧清序善其勝古人有四謂其體製之別創譜  
牒之咸具紀述之靡舛論次之最覈此數語盡之  
矣映碧又謂倘能自繹史外更取二十一朝之史  
事經文緯州次部居以為後勁庶幾經國之大業  
俯垂來許上睨千古而無餘憾也哉是則百六十  
載之間尚無有起而為之者余竊有志焉而未逮  
也

左傳紀事本末五十三卷

朗潤堂刊本

國朝高士奇撰

士奇仕履  
見春秋類

四庫全書著錄江邨用

袁氏通鑑紀事之例以廣章氏左傳事類之書取  
列國大事各從其類不以時序而以國序凡周一  
卷魯十一卷齊十卷晉十一卷宋三卷衛四卷鄭  
四卷楚四卷吳二卷越一卷秦二卷列國一卷目  
各如其卷之數于左氏傳文罕有所遺或有一傳  
而闕涉數事者其文不得不重見則隨其事之所  
主為文之詳略經史諸子與左氏相表裏者則附



載之謂之補逸與左氏異同迥別者並存其說謂  
之攷異其有踳駁不偏傳聞失實者為釐辨之謂  
之辨誤其有證據明白可為典要者別而誌之謂  
之攷証間忝已見以疏通之謂之發明又于每篇  
畢後大放厥辭以論斷其終始且其彙粹諸家絕  
不裁換原文及裂句摘字映合而成之病誠如昌  
谷所云筆補造化天無功者覆視章氏書真已陳  
之土苴矣

序文凡例  
查原書

三藩紀事本末四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國朝楊陸榮撰

陸榮字永南青浦人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卷

一曰三藩僭號曰四鎮曰兩案曰馬阮之奸卷二  
曰王師平南浙曰王師平閩曰金王收江右曰李  
成棟收粵東曰魯藩據浙東曰益藩擾湖東附傳揭  
卷三曰楊劉萬殉難曰金王之亂曰南征曰何騰  
蛟殉楚曰程式耜殉粵曰孫李梅隙曰孫李奔北  
卷四曰永明入緬曰檄緬取王曰蜀亂曰鄭成功  
之亂曰雜亂凡二十二篇悉遵

本朝正朔而紀其始末雖稌采劫灰浮海甲子江  
大事難也是遺聞編年遂志等書然一以王氏  
明 史彙為正故與野史不同間有失實且多  
疏漏尚未及補正耳前有康熙丁酉自序及凡例

平臺紀略一卷

重刊本

國朝藍鼎元撰

鼎元字玉霖號鹿洲漳浦雍正  
癸卯優貢生官至廣州府知府

四

庫全書著錄康熙六十年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

王師討平之鹿洲時隨其兄南澳總兵 廷珍 在行

間目覩風濤戎馬豕突鴻哀指揮勘定經歲餘而

後返因見有市靖臺實錄者其地其人其時其事

多謬悞舛錯惜其未經身歷目覩徒得之道路之

傳聞實不足據以徵信乃作是書以敘其本末自

康熙六十年四月迄于雍正元年四月首尾總盈



二載凡一萬六千餘言據事直書功無遺漏罪無  
掩諱摠以垂戒為主使守土之官兢兢業業顧畏  
民岩奸頑之輩草面革心共興仁讓此有關世道  
之文非僅見其史才之大槩者也前有雍正癸  
卯自序越十年舊板漫漶天長王者輔加評點而  
重刊之并為之序

皇朝武功紀盛四卷

貽堂刊本

國朝趙翼撰

翼字雲崧旣北陽湖人乾隆辛巳賜進士第三官至貴西道

是編

皆據方略諸書並就所見聞纂輯而成第一卷為  
平定三逆述略平定朔漠述略第二卷為平定準  
噶爾前編述略正編述略第三卷為平定緬甸述  
略第四卷為平定兩全川述略平定臺灣述略平  
定廓爾喀述略蓋自

聖祖之平定三逆以暨

高宗廓爾喀之役凡夫歲年月日以及山川道里與夫在

事諸臣之功過得所徵信一一皆有據依其事則  
詳其文則約其顛末曲折無不朗若列眉使人一  
見而驚嘆  
神謨廟算為黃帝以來所未有  
也前有自序及盧抱經文昭序藝海珠塵讀畫齋  
叢書俱收入之





史部

別史類  
雜史類  
詔令奏議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堂讀書記卷十八

史部四

別史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烏程周中孚撰





周書王會補注一卷 玉海附刊本

宋王應麟撰應麟仕履見易類倪氏宋志補作集解周書王

會篇朱氏經義考作周書王會解俱以意改之也厚

齋以逸周書王會解雖有晉孔氏晁注而簡略殊甚

乃根據羣書以為之補于鳥獸草木之名詮解特詳

可脩多識之一助云



七十二候考一弓 藝海珠塵本

國朝曹仁虎撰仁虎字來應號習庵嘉定人乾隆按  
辛巳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按  
七十二候始見于周書時訓解蓋即禮記月令之  
文而分之自漢以後應候之書又各互異習庵詳  
加攷証而折衷于

高宗純皇帝御製七十二候詩以正其謬而紀其實然吾

友陳穆堂猶謂其祇詳歷代异同增損而于時應

概無發明云

見逸周書補注



逸周書補注二十二卷

修梅山館刊本

國朝陳逢衡撰

逢衡字履長號穆堂江都人

穆堂以世間相傳逸

周書之本莫善于盧氏抱經堂校本故一依盧氏

作藍本而間取他本參訂之凡孔解所無盧校之

見期于全得其通字梳句櫛旁徵博引以成是編

而以叙略集說為首卷補遺及諸書誤引並附錄

為末卷不入卷數從此讀是書者文從字順可免

棘口魯心之患益覺孔解之疏陋無足觀而近時

仁和某氏補注本更無足觀矣準諸孔巽軒大戴

禮補注殆有<sup>過</sup>道之無不及者惜其不做法晚出孔氏書傳而取諸序分冠于各篇之首使天生民而制其度云云仍不知其何所屬此則美猶有憾耳前有道光乙酉自序及顧澗菴千里序並存元黃玠明楊慎

國朝汪士漢姜士昌謝墉五序于首

世本一弓 問經堂叢書本

漢宋衷注

衷一作忠音同字仲子南陽人漢末荆州五業從事

國朝孫馮翼輯

馮翼字鳳卿承德人承蔭歷官部郎中

漢志載世本十

五篇注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迄春秋時諸侯大夫隋志載世本二弓劉向撰撰之云撰集古書非如後世之作而不述也漢志十五篇隋志第言弓數分著竹帛故有不同也隋志又載世本四弓宋忠撰忠蓋注而廣之故有四弓也新舊唐志所載與隋志全至崇文目始不著錄蓋在五季時已亡



佚矣嘉定錢可廬大昭嘗据書傳所引集為作篇  
居篇姓氏篇王侯大夫譜篇共四篇服其勤博鳳  
卿既得錢本復据諸書補其未脩校訂付梓間有  
缺略近陽湖洪鉛孫江都秦嘉謨又相繼而補之  
然洪氏成書四弓秦氏成書十弓俱汎涉而無所  
當反失廬山真面目則仍不是若編之謹嚴也前  
有攷証四則并嘉慶七年孫孫淵如師序

東觀漢紀二十四卷

南沙席氏掃葉山房刊本

舊題漢劉珍等撰隋志作一百四十三卷新舊唐  
志俱作一百二十七卷至宋代原書已佚宋志止  
作八卷書錄解題通考俱止作十卷通考所載羅  
鄂州願序全惟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异祭遵景  
丹蓋延九人列傳而已

國朝姚魯思搜集遺佚錄入後漢書補逸亦止八卷  
今館臣據姚本舊文補以永樂大典所載並參考  
諸書增補十之五六分為帝紀三卷年表一弓志

一弓列傳十七弓載記一弓佚文及東觀記范書  
異同一弓共二十四卷著錄于 四庫全書南沙  
席氏即從

武英殿聚珍版原本重刊按隋志稱起光武記注至  
靈帝則不可題珍等居首而唐宋諸志俱相沿如  
此殊誤其稱東觀者東漢修史皆在東觀故後人  
以名其書在當時止稱漢記也今是編由掇拾而  
成雖不能復東觀之舊然藉此以考范氏之異同  
固讀史者之所必需矣回視姚氏所輯之八弓等

諸大輅之于推輪可也





建康實錄二十卷 寫本

唐許嵩撰 嵩里貫未詳  
肅宗時人

四庫全書著錄新唐志

宋志讀書志書錄解題通考俱載之是編紀吳東  
晉宋齊梁陳六朝都建康者故以為如吳東晉編  
年附傳大略用實錄體宋以後四朝仍沿正史體  
先紀後傳而以後梁附之梁末大抵抄撮正史而  
成間或旁及他書凡君臣行事及土地山川城池  
宮苑制置興壞用存古跡其異事則注之以益見  
聞其引據頗為廣博于宋一代全據裴子野宋略

亦足以參考沈氏宋書而晁子止詆之曰其間重  
複一事牴牾者甚眾至于名號稱謂又絕無法蓋  
亦煩而多失矣今因晁氏之說核之如吳孫權亮  
休三主行文多稱為帝夫以陳氏直斥其名而改  
為同天之稱得毋太過又後梁蕭詧父子為魏周  
隋之附庸乃附入梁後而亦帝之將北漢劉氏三  
主亦可附後漢之後而帝之矣較之帝吳尤屬非  
宜誠不免晁氏所詆也姑以其唐人之舊帙尚足  
以資攷證故不得不存備一種耳

隆平集二十卷 南豐彭氏刊本

舊題宋曾鞏撰

鞏字子固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

四庫

全書著錄讀書志通考俱載之晁氏云記五朝君  
臣事迹其間記事多誤如以太平御覽與總類兩  
書之類或疑非鞏書按宋史志傳及子固行狀神  
道碑諸文俱不載有是書殆出于依託也是書自  
太宗至于英宗五朝君臣事迹更張治具之體文  
武廢置軍政大小之務郡縣戶口風俗貢賦之由  
柴燎祠祀學校科選之設宰相百官降王外夷之



事分門列傳凡一百六年亦差具備雖非正史亦  
草創注記之流也前有宋紹興壬戌淄國趙伯衡  
原序并

國朝康熙辛巳南豐彭期校刻序後有康熙戊寅南  
豐曾鴻麟跋字畫俗劣妄加圈點錢竹汀大昕跋  
所謂尤為可憎者也

古史六十卷 宋刊本

宋蘇轍撰

轍字子由眉州人嘉祐二年進士官至門下侍郎謚文定

四庫全

書著錄讀書志附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  
子由以太史公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  
意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故因史記  
之舊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記伏羲神  
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  
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明示來世至于得  
失成敗之際亦備論其故其自序詆子長淺近而

不學疎略而輕信朱文公稱為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不以為然呂氏是也史至于遷乃歷代史家之祖子由所訂不過刪去漢以後事而稍增益之亦無大相違異惟諸論于史遷論贊之外自抒己見暢所欲言然此乃文士之習氣非史家之正軌何可輕議史記讀史記者正可取是書以參考之則思過半矣其所諸論只作文章讀之可也不必論其是非并不必以史例繩之書中多有附注葉大慶考古質疑謂其子遜之所作于是書亦頗有裨益云

### 通志二百卷

明刊本

宋鄭樵撰

樵字漁仲號夾漈莆田人紹興間以薦授右通郎兵部架閣後為樞密院編修

四庫全書著錄宋志亦載之通考祇于故事類

載鄭夾漈通志略云此書刊本元無卷數止是逐略分為一二耳中興四朝藝文志別史類載通志二百卷豈彼二百卷自為一書亦名之曰通志耶或併二十略共為一書耶當俟續考據此知馬氏但見二十略之單行本而不見其全書也考隋志載梁武帝通史四百八十卷起三皇訖齊新舊唐



志則作六百二卷其書至亡夾漈宋已因其條例撰成是書亦起三皇訖隋凡帝紀十八卷皇后列傳二  
身年譜四卷略五十二卷世家一卷列傳一百二  
十三卷而改史為志以殊異于梁武之書因併改  
志為略改表為譜也其于紀傳即就史漢三國六  
朝諸史而損益之如李氏之南北史高氏之小史  
蘇氏之古史然而非有所矜心作意于其間唐書  
五代史為宋朝所修則置之故紀傳道述隋若禮樂  
政刑諸略務存因草羊故引而至唐藝文校讐二畧  
并及北宋云其自負專在二十略然大半勦襲杜  
氏通典不以為恥且紀傳及譜亦盡舊文則樵之  
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樵之胸中中者氏族六書  
七音諸略耳他人無此穿鑿掛漏也兩宋三百餘  
年未有如樵之大言欺人者世徒震于三通之名  
方將奔走鄭樵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其實樵之  
于杜馬兩家如豬之于尤何堪鼎立故用其序文  
句法論之所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

通志略五十二卷 金履山房刊本

宋鄭樵撰明陳宗夔校刊

宗夔字少岳通山人正德中官巡閱御史按

通考祇載鄭夾漈通志略于故事類而不及全書是二十略當時已有單行之本至少岳以二十略為夾漈自得之學非尋常著述之比因較而刊之以廣流傳冠以通志總序前有正德庚戌三山龔用御序及

國朝乾隆戊辰金坊壇于耐圃敏中序按是本不分卷數以通志全書所載二十略卷數計之自第二十



五至第七十六當為五十二卷而龔于二序俱稱  
五十一卷俱未及數明耳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

眉山程氏刊本

宋王偁撰

偁字季平眉州人淳熙中以承議郎知龍州特授直祕閣

四庫全

書著錄讀書附志書錄解題通考傳記類俱載之

陳馬兩家俱作一百五十卷字之誤也其書凡本

紀十二世家五列傳一百五附錄八世家所載俱

帝后皇子用史記例附錄所載俱非外國則用新五

代史例也自太祖至于欽宗上下九朝俱本當時

國史而成其非國史所載而得之于旁搜者居十

之一皆信而有證可以據依元修宋史疑其未見

是書故記北宋事較此頗多舛誤皆當以是書正  
之惜所紀太簡略未得為全善也前有洪景廬邁  
進書劄子及季平謝表

東都事略跋三身

國朝汪琬撰鈍翁外藁本  
仕履見禮類鈍翁欲修宋史不果僅校  
定是書并記憶平生所得略疏于紀傳之後凡本  
紀八則世家一則列傳八十五則因而錄為一帙  
名之曰跋其書于王同老之訴不專主文富洛蜀  
之相攻擊不專主伊川道君之禪位及姚平仲之  
劫皆不專主吳敏與李忠定又謂神宗時陳世儒  
夫婦之獄則欲借以誣呂申公徽宗之時趙諗之  
獄則欲借以排曾子宣王寀之獄則欲借以傾劉



矧此皆當國者深文羅織不足為據至如季重進之死事歐陽文忠之闢佛皆有異論蓋往往取諸小說顯然與正史相反然觀其引用諸書多至九十種皆屬宋人所撰不引及元以下其矜慎又如此所謂信傳信疑傳疑也蓋深有得于裴世期注三國之遺意矣讀王氏書者其當參考于斯前有自序二則及引用諸書一則

路史四十七卷 錢唐洪氏校刊本

宋羅泌撰其子革注

泌字長源廬陵人

四庫全書著錄

倪氏宋志補亦載凡前紀九弓後紀十四弓國名紀八弓發揮六弓餘論十弓其曰路史者餘論弓首引爾雅路之訓大蓋以路史為大史猶胡氏皇王大紀之義也前記述邃古之事多採緯書皆荒誕不足信後紀述三皇五帝及夏一代之事敘述尚純正附論亦俱平允堪與劉氏外紀相輔而行發揮凡七十二篇餘論九九十八篇皆辨證經史

疑義之文標題立義體近雜家蓋與前後紀相須而備故不別為一書也前有軋道庚寅長原自叙淳熙丙申西蜀費輝別序又有後紀自序歷代小史亦載之但止節錄九卷盡刪小注殊無足取

續後漢書四十二卷音義四卷

墨海金壺本

宋蕭常撰

常廬陵人鄉貢進士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

通考宋志俱載之蕭氏以前史藝文志謂班固史為漢書范煜史為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後主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併書之成帝紀年表各二弓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弓魏載記九弓別為音義四弓凡後漢書有傳者茲不復出事偶相涉隨事而書凡記事舊史不載歲時月日不可書之于紀



今互見列傳不沒其實凡事之不繫乎治亂不關乎名教與夫迹涉怪誕者略而不書于孝友忠義隱逸方技諸傳并附入魏吳之人則又本之晉書體例也以之續蔚宗之書雖不相稱然以視元郝氏明謝氏二書固為勝之惟其退魏于吳後未免矯枉過直夫孫權曾稱臣于曹操得表授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復稱臣于曹丕而得加九錫封吳王後遂稱帝此固不可以先魏又漢魏亡後與晉並峙十六年而滅却好持吳載記以接晉書此亦不可以先魏而竟不然則例置矣後唯黃氏震古今紀要襲其謬焉前載蕭氏進表并慶元庚申周平園必大序後附義例十條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 寫本

宋葉隆禮奉敕撰

隆禮號漁林嘉興人淳祐七年進士官至祕書丞

四

庫全書著錄倪氏補遼金元志亦載之是編記遼

一代二百餘年君臣事迹凡帝紀十二卷列傳七

身晉降表宋遼澶淵闕南誓書議割地界書一寫

南北饋獻禮物外國貢進禮物契丹回賜物件一

寫地理一寫制度一卷王沂公富鄭公兩行程錄

余尚書刁奉使兩北語詩一卷張舜民使北記胡

嶠陷北記一寫諸蕃國雜記一寫歲時雜記一寫



大抵取司馬通鑑李氏長編歐史四夷附錄洪皓  
松漢記閩武圭燕北雜記諸書排纂書無所改易  
間有刊節頗多失當然王沂公富鄭公之書通考  
雖載其目而其書已亡得此為不墜于地至胡嶠  
陷北記五代史遼史間一稱引之此獨載其前文  
為可寶也惟書中忽內宋外遼忽內遼外宋茫無  
體例且奉詔撰著而稱王曾音弼余靖乃約之謚  
與官所引胡安國說亦稱其謚其說尤多純繆  
武英殿刊本已遵

高宗純皇帝諭旨改正今埽葉山房本悉從 殿本付梓  
此猶當日原本前有契丹國初興本末契丹國九  
主年譜併淳熙七年漁林進表說海及歷代小史  
均取是書節錄一弓題曰遼志尤無取焉

大金國志四十卷 寫本

舊題宋宇文懋昭撰懋昭里貫未詳據端平元年

授承事郎四庫全書著錄倪氏補遼金元志亦

載之是編記金一代一百十七年君臣事迹凡紀

二十六弓傳三弓雜錄三卷制度四弓宋金往來

誓書一書京府州軍一弓風俗冠婚飲食一弓許

亢宗奉使行程錄一弓前亦有金國初興本末一

篇金國九主年譜一篇體例頗與葉氏契丹國志

相同觀其稱元為大朝曰大軍曰天使而于宋事



無所隱諱又文學翰苑傳俱襲元遺山中州集小  
傳之文蓋元初人所撰其表文則後之好事者為  
之而嫁名于懋昭者也錢遵王讀書敏求記舉其  
直書差康王出質詳列北遷宗族以為無禮于其  
君而譏端平君臣漫置不省今攷是書所載指訴  
之詞尚有甚于此者即其以大金為稱亦可知非  
當時經進之本矣且鋪叙亦無史例書太祖創基  
與金史異儀衛道里諸篇直是抄撮北盟會編而  
成則其成書亦不難也此本鈔寫毫無體例現有

掃葉山房刊本流傳當取以校定之說海及歷代  
小史均取是書節錄一頁題曰金志亦無取焉



古今紀要十九弓 新安汪氏芸暉閣刊本

宋黃震撰 震字東發慈溪人官至浙東提舉 四庫全書著錄倪

氏宋志補亦載之其書起三皇五帝以迄宋之哲  
宗自西漢而後每載一帝一事即以一帝之臣列  
于其下春秋戰國則統列之俱就左國及歷代諸  
史或採其粹語或撮其綱領時代後先人物本末  
博綜條貫細大不捐間附折中之論簡約明晰蓋  
讀史而脩遺忘故取韓子語而名之也其經經緯  
史衣被來學實與讀書日鈔一書並垂不朽其于



三國次蜀為漢甚是而退魏于吳之後則未免倒  
置蓋襲蕭常續後漢書之謬也又于此朝之後列  
附曹諸國而有夏燕後秦北燕北涼五國俱與兩  
晉之後五胡亂華條下重出別有西秦一國則又  
不見于亂華條下此當刪去重出而以西秦附亂  
華條下為是又後梁三主既附載于南朝梁後本  
為非是而于此又詳載蕭譽一人之事竊謂當刪  
去梁後附載之文而于此止存後梁一國為北朝  
之附庸可也然乃此編次之未善固不能掩其全

書之美也前有乾隆丁亥汪岱光佩鐸序後有岱  
光日抄跋

古今紀要逸編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黃震撰乃其所記理宗度宗兩朝君臣事蹟本末頗詳瞻與古今紀要原書迥异蓋明陳燮五朝輔得之鄭千之真所輯四明文獻中故曰逸編按原書迄于哲宗若徽欽高孝光寧六朝揆之以理必不中闕惜不得而見之矣前有左臣黃趙俞二序後有千之及陳自舜二跋



宋史新編二百卷

長水胡氏敦仁堂家藏明本

明柯維騏撰

維騏字奇純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南京戶部主事

四庫

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是編會通宋遼金三史以宋為正刪其繁猥釐其錯亂復參諸家紀載可傳信者補其闕遺名曰新編示不沿舊也本紀則正大綱而詳詔令志表則略細務而舉要領列傳則崇勲德而誅亂賊而論贊之文並非因襲簡而詳贍而精嚴而不刻直而有體浸浸乎有兩漢風格焉惜其囿于明人習氣而不專就宋史以

自成一家如李延壽之南北分編乃竟以遼金刊  
入外國最為紕繆又景炎祥興二主原書附錄瀛  
國公紀末本屬平允乃竒純竟分為二紀亦殊乖  
刺又道學儒林之分傳為原書之最無理者南唐  
西蜀諸國原書標其目曰世家而仍列入傳中此  
亦原書之極可笑者乃俱因而不草則義例亦未  
見有勝于原書也然細心忖核究瑜多而瑕少較  
之曾氏隆平集王氏東都事略錢氏南宋書諸種  
之不完備者固遠出其上矣前有凡例目錄及黃

佐序後有康大和序鄭應旂頌



函史上編八十一卷下編二十一卷康熙辛酉重刊本

明鄧元錫撰元錫字汝極號潛谷南城人嘉靖乙卯舉人萬曆中以翰林待詔徵未至

辛而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作上編九十五

卷下編二十卷恐誤脫也是書俱抄撮正史而成

上編為紀傳下編為志而所謂紀傳者俱各分立

多名于紀傳外或謂之表或謂之志或謂之述或

謂之謨與訓總之皆紀傳也自伏羲以迄元代雖

晉之十六國五季之十國畢登而獨刪去北齊周

隋遼金五代已屬怪誕不經而舛謬顛倒無以復

CENTRAL

國家圖書館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加志則分天官方域人官時令歷數災祥土田賦  
役漕河封運任官學校經籍禮儀樂律財賄刑法  
兵制邊防戎狄异教二十二門或謂之志或謂之  
書或謂之考與記亦無一定之名而物性一志則  
又殿于上編之末不知其例云何其所為志亦不  
過類書體段耳看似煌煌一大著述而按之實同  
兒戲是尚不知足以攀附通志亦何若枉用其心  
思耶其上下編俱有自序并附刻其尺牘二十一  
則過周屏等十測五證冠以過周謀涂國鼎黃端

伯陳起龍楊日升五序又有張朝璘許世昌熊人  
霖重刻三序其元孫紹麟等三修序





季漢書六十卷 明刊本

明謝陞撰 陞字少連歙縣人

四庫全書存目少連取陳

氏三國志而更張之改蜀為漢凡本紀三傳弓內傳十七卷以魏吳為世家六弓以其臣為外傳三十卷以無所附麗者為載記三弓雜傳一卷其以系于漢者為本紀為內傳蓋純以正統予漢以僭竊斥魏吳矣稱季漢者以楊戲有季漢輔臣贊及後主謚忠武詔策有建殊勳于季漢之言也冠以正論五篇答問二十二篇凡例四十四條以揭全

書之綱領按少連既有志刊正陳書祇須規仿范氏後書司馬氏續志體例就陳氏正文及裴氏注輔以他書排比而整理之以續范氏司馬氏之後便可高出蕭郝兩家之上而乃有意翻新出奇取孝獻一朝君臣事迹冠于蜀漢君臣之前遂與後漢書彼此重複未免為屋下之屋推原其心蓋以蜀漢事少難以凌跨魏吳故出此下策此與兒童之見何异非善于著書者也前有自序及葉向高

王圖李維楨三序

續後漢書六十卷 舊寫定本

明吳尚儉撰

尚儉字

吳郡人 吳氏以陳壽三國志崇魏

抑漢位分舛逆且易漢為蜀蕞其本稱因取其書正其舛訛補其闕漏著帝紀二列傳二十魏列傳二十吳列傳十八凡六十身舊以昭烈後主為傳者則升入帝紀以操丕叡芳髦與為紀者則降為列傳而盡削魏吳諸生詔令不載并以劉二牧董卓諸人已載入後漢書亦復削之大都就陳志所有之文而整理之而于魏吳則大加刊落所增諸



傳及紀傳中小注亦皆取材于裴註其于各傳編次略與陳志相彷彿非大有移易其体有類于史抄而其書可與蕭郝兩家稱鼎足亦即在此至論贊激昂慷慨總以扶持名教為主無一字一句不斟酌而出之此則其尤所用意處幾乎有郝氏之風味焉是書從無刻本是本乃其寫出定本尚有添注塗改之處前有自序及凡例十三則

南宋書六十八卷 南沙席氏埽葉山房刊本

明錢士升撰士升字抑之嘉善人萬曆丙辰賜進士第一官至大學士 四庫

全書存目抑之以宋史失之冗長故取南渡以後事蹟刪繁就簡別成一書以配王氏之東都事略凡帝紀六身 后妃紀一身 列傳六十一身 其于官階之複沓奏疏之汗漫刊落甚多而列傳之分合亦多所移置有者或增之無者或補之雖取之稗官野史而事無關繫言不雅馴者槩不叙入每卷皆有論斷制尚屬平允其贊為吳縣許重熙撰亦

詳略得中蓋許氏亦嘗助抑之共成是書者也然抑之不規仿王氏書而自出機軸成此一編故不曰南都事略是其所短而其書亦遠不及王氏遠矣前有嘉慶丁巳南沙席世臣序

刪補晉書一百三十卷 原刊本

明蔣之翘撰之翘字楚

稱秀水人

四庫全書存目作晉書

別本蓋據其釋例引陳眉公語而改題也楚稱以荀悅翦截漢書為漢紀李延壽抄撮宋魏等史為南北史皆為歷代所珍有踰原本乃以其法行于晉書參以當時諸籍相讎正汰其誣罔節其冗長湔其亂雜整其顛錯補其脫略闕其疑而不可了了者間復為評為註以明其得失助其未逮凡節刪之得什之四全刪之得什之二正其舛誤紕繆



得什之三其篇第章句俱不改其原次是雖未能  
攀附荀李兩家而省約易習整潔適用能為晉書  
別開生面後來郭凝初晉記則任意改修失其本  
真固與是編之僅、刪補者不相侔矣書成于崇  
禎己卯自為之序冠以釋例列籍考世系傳授一  
統割據四圖又有年表及引評姓氏

明書一百七十一卷 寫本

國朝傳維麟撰

維麟初名維楨靈壽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工部尚書

四庫

全書存目是編乃其奉

敕編纂之書凡本紀十九弓宮闈紀二弓表十六弓志四  
十八弓記五弓世家三弓列傳七十六弓叙傳二  
弓叙傳謂搜求明興以來行藏印抄諸本與家乘  
文集碑誌得三百餘部九千餘弓叅互明朝實錄  
考訂同異纂成明書起元天歷元年戊辰迄明崇  
禎十七年甲申于萬歷以前釐然詳備泰昌而後

多有闕略緣故牒散失國無藏書事近人存野史  
未成以故真聞真見乃始濡毫而恍惚疑似寧俟  
來者云云據此知傳傳氏亦廣搜博采始克成編惜  
其不明于史家體例專以分門別類為主不啻治  
絲而棼之矣然明一代全史實創始傳氏未始非  
繼起者所取資也前載部文及汝州行文魯山縣  
申文各一道其子變詞跋一篇目錄二卷

明史藁三百十卷 敬慎堂刊本

國朝王鴻緒奉

敕撰

鴻緒字季友號儼齋華亭人康熙癸  
丑賜進士第二官至戶部尚書

版心稱橫雲山

人集儼齋于康熙中充明史總裁官編纂四十餘  
年或筆削乎舊文或補綴其未備或就正于明季  
之老儒或咨訪于當代之雅博要以恪遵

敕旨務出至公不敢無據而作至雍正元年告竣奏進凡  
本紀十九身志七十七身表九身列傳二百五身  
合三百十卷目錄三身後乾隆四年張硯齋廷玉



進明史表云惟舊臣王鴻緒之史藁經名人三十  
載之用心首尾略具事實頗詳爰即成編用為初  
藁實因是本而增損成帙爾前有康熙三十六年  
敕諭一道康熙五十三年

奏劄一道雍正元年

奏劄一道

春秋紀傳五十一卷 康熙丙戌刊本

國朝李鳳雛撰

鳳雛字紫翔號梧岡東陽人  
康熙中拔貢生官曲江知縣

四庫

全書存目梧岡以史記列傳七十于春秋名卿大  
夫所載不過四五人而他不一及因仿史記例為  
周本紀一弓列國世家十三弓王朝及列國大夫  
列傳三十七卷凡五十一弓又條例一篇引用姓  
氏一篇又採馬氏繹史為世系十七圖大略以左  
傳國語為主輔之以公穀檀弓國策家語暨百家  
諸子無不抄撮又自漢唐迄 昭代諸儒議論有

有與經義相發明者咸附載之而以己見百餘條  
附焉左國公穀諸注則皆節畧以省筆墨其裁製  
之工取材之富而斷制之嚴且正固當與高江邨  
左傳犯事本末分道揚鑣未知其孰先孰後也前  
有康熙乙酉自序王拔李振振裕二序附錄張尚  
瑗與梧岡論左傳書後有史夔跋彭定求沈涵贈  
詩

元史類編四十二卷 南沙席氏埽葉山房刊本

國朝邵遠平撰遠平字呂璜號戒山仁和康熙甲辰進士己未召試博學宏詞官至少詹戒山之高祖經邦當明嘉靖時嘗取唐宋諸史  
刪為宏簡錄于元末遑及也戒山乃循其例而續  
成之凡世紀一弓天王之九弓宰輔六弓功臣四弓  
侍從二弓臺諫二弓直諫一弓庶官三弓皇后公  
主一弓系屬一弓儒學四弓文翰二弓旌德四卷  
雜行一弓附載一弓而于功臣又分開國歸降平  
宋平諸域四目庶官又分文臣循吏武職職三日旌



德又分忠節孝義列女三目元史本無論贊此亦因之而惟加以四言述贊易其稱曰冊冠以朔漢圖考海運圖考各一篇按元史刻期告竣故多抵牾復沓戒山芟其繁蕪理其禁亂而增補之入制誥于帝紀采著作于儒林補以熊禾等十八人傳而于文苑悉加甄錄忠臣義士廣益良多惟十三志不存然分載于紀傳闕者以補晦者以明以續宏簡之錄可無忝已前有康熙己卯戒山進表及凡例又有乾隆乙卯南沙席世臣序

後漢書補逸二十一卷 露滌齋刊本

國朝姚之駟撰

之駟字魯思錢唐人康熙辛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

四庫

全書著錄魯思以後漢一朝之史自范蔚宗外作者多家書雖久亡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爰是檢閱群書鈔叢成帙考覈同異附以案語凡東觀漢記八弓謝承後漢書四弓薛瑩後漢書張璠漢記華嶠後漢書謝沈後漢書袁松世後漢書各一卷司馬彪續漢書五弓其採自羣書概依原本間有大謬辨如注言其小疵纖誤統置闕如不妄更改有

全此一條兩書引用互异者仍無采並收不妄刪  
削其例言謂有三善焉補亡一辨誤二較量行文  
高下三洵不誣矣然如司馬氏書十志尚存完善  
無缺世所共學魯思不知後漢書所附之志即司  
馬氏書而反採他書之引十志者以成一書可謂  
勞而無功又如東觀記今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  
參之是編之八身擴充為二十四身又近儒孫頤  
谷志祖有補正姚輯謝承後漢書五身則此本亦  
惟薛瑩以下五家可取耳而皆不著所出之書亦  
不足有資于攷證也各種俱有自序文目錄前又  
有康熙癸巳總序例言



唐書二百六十司附補正六司海昌查氏刊本

國朝沈炳震撰

炳震字寅馭一字東甫歸安一名新  
人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

舊唐書合鈔或省新舊二字新舊唐書瑕瑜互見  
其有待于後人之討論也久矣東甫以新書簡嚴  
而舊書詳備故本紀列傳一以舊書作大文而新  
書分注惟舊書諸志多有闕略其闕者固當從新  
書增入他如天文五行地理諸志轉以新書作大  
文而舊書分注各志從新書本則注從新書增以  
別之其列傳亦同斯例凡序次先後略為更定自

有所見則加案焉至宰相宗室二表皆從新書增  
新書方鎮表但書地書官而不書人最為闕典東  
甫則按年譜入可以考一時用人之得失宰相世  
系表本非正史所宜有因別為訂論不列于全書  
是皆斟酌于兩書間精思博考以成一代之書洵  
為後來者居上矣前有雍正癸丑柯石菴煜序及  
鈔例并原書撰人姓名及曾可亮進表其書未刊  
旋殞錢香樹陳羣得其遺槁時值開館校刊諸史  
遂以進

呈奉

旨交史館採用故兩唐書考証中多引其說查蟾餘世俟  
購得鈔本屬嘉興丁小鶴子復校正開雕復採原  
案所未及者著補正六頁并識其首亦可謂沈氏  
之功臣矣後有嘉慶癸酉蟾餘跋



唐書宰相世系表訂譌十二弓 海昌查氏刊本

國朝沈炳震撰東甫以表所列官爵謚號或書或不  
或丞尉而不遺或卿貳而反闕或誤書其兄弟之  
官或備載其褒贈之職更或其生平所偶歷及未  
嘗居是官者龐雜淆亂不可完詰因取經史所載  
可為援據者詳為校正眉列于下別為一冊不列  
入唐書合鈔中其所訂譌之處固足以鍼歐公之  
膏肓矣然唐人文集碑刻可資攷証者甚多東甫  
亦未嘗津逮也錢竹汀潛研堂文集<sub>二十</sub>有是書跋

亦深不滿之且謂豆盧氏有後魏太保襄城公魯元一人東甫據魏書謂魯元自姓盧氏與豆盧絕不相蒙其說似是今攷魯元傳曾祖副鳴仕慕容垂為尚書令臨澤公而表亦以尚書令臨澤敬侯制為魯元曾祖制與副字形相似官與封號又同唯公侯字小异則明是一人表但脫去鳴字耳周書豆盧寧傳稱昌黎徒何人魯元傳亦稱昌黎徒何人而慕容實出徒何則魯元為慕容之裔審矣魏初改慕為<sup>容</sup>豆盧氏猶之改禿髮為源氏其單稱

盧者必是孝文改代北複姓時去豆存盧故魏收史因之宇文泰據關中悉復代北氏族之舊故周書豆盧寧改從本氏亦猶乙之為乙弗尉之為尉遲也東甫勤于攷史而未悟及此乃知好學而能深思者之難云云可謂切中其病矣總之東甫既為兩書合鈔而獨以此表置之全書之外殊屬武斷若以此表舛譌特甚故不敢承譌襲繆列于全書貽誤後賢不知兩書紀傳以唐人文集碑刻証之其舛譌亦何減是表宜竹汀詆為好學而未能



尚史七十弓

悅道樓刊本

國朝李鐸撰

鐸字鐵君號眉山鑲黃旗漢軍弓首自

咸京遼陽州地

蓋其祖籍也原任官

四庫全

書著錄作一百七弓蓋又有所分析也是編準史

記體例以纂自軒轅迄秦代之事凡正史所載及

群籍中奧篇祕典無不詳為綜錄本紀世家則系

之以贊列傳則系之以論至天文地理樂律兵制

井田諸大者則系之以圖成本紀五弓世家十二

弓列傳三十四弓繫四弓表四弓志十弓序傳一

弓共七十弓冠以世系圖一弓不入弓數所謂繫  
者凡例謂尼父至聖生繫天下攷繫萬世故立繫  
以為之極末附羣弟子諸子人謂傳貴謹嚴有特  
傳合傳附傳若逆臣道弑則討之雖賢不宥如趙盾樂  
書之作逆臣傳出君子紀亦在必誅如邾貜般呂  
作亂臣傳若叛與嬖並廁厥後蓋亦規取史例而  
區別之亦皆有條不紊其取材不越馬駟釋史之  
外而能剪裁排比駟秩屬成篇每段之下各註出處  
并分注其遺文瑣事以補正文之闕遠則如王行  
甫西漢年紀近則如高江都左傳紀事與此而三  
之矣學者考信于三代之事博之以釋史而約之  
以是編則亦庶乎其可也前有自序凡例及南昌  
彭元停文登陶易二序并石閭陳景元所撰小傳



晉記六十八卷有樊堂刊本

國朝郭倫撰

倫字凝初號幼山蕭山人乾隆丙子舉人

四庫全書存目

幼山讀晉書荀勗傳至高貴鄉公欲為變語以為其言大悖若宣景文列諸本紀孫旂牽秀之徒為之列傳賈充姚萇傳詳說鬼神諸國載記複雜無章北魏道武以前之事及譙登許肅忠義之臣皆闕而不載潘岳諸人之文盡摭之本傳謀臣碩士士之傳俱極蕪冗而清言為亡晉之資又縷述之不哀均難免于取舍失衷是非替亂矣因刪削以

成是編凡為世系一為本紀三為內紀一為志八  
為列傳四十一為十六國錄十四北燕併東燕故  
雖增代仍為十  
六凡六十八句按幼山指摘晉書之失有極是者  
有極非者今就是書推而論之如正史本紀必從  
其別業者為始不必身踐帝位也此例仿于史記  
各本紀及世家唐修晉書以宣景文為本紀實用  
史記及魏志之例而幼山改為世系殆失于不攷  
以諸后為內紀雖本范氏而增一內字亦屬杜撰  
列國傳一八臣之目列傳三平吳功臣之目列傳十

二任放之目及列傳二十七中康樂公謝安之稱  
尤為無稽至十六國錄十四忽及代事攷十六國  
之稱從來無代國在其中况北魏已有正史何勞  
重出乃效歐史四夷附錄紀及遼事之例而為此  
屋下之屋然歐史不以之八十國世家也苟以其  
事與晉代相值而及之將孫皓一朝其即位之二  
年適當晉受魏禪之歲奚為又不重見乎總之大  
綱既失其他不必細論也前有乾隆甲戌自序及  
雷翠庭 銜秀水朱坤二序浙江採集遺書總目提



要一則

西魏書二十四卷 樹經堂刊本

國朝謝啟昆撰

啓昆仕履小學類

蘇潭以元魏東西對峙而

西魏後亡七八年魏伯起之書加孝武以出帝之

稱而直斥西主之名李延壽北史先西後東差強

人意而列傳猶承周史舊文因斟酌義例排次成

編為帝紀一表三攷四列傳十二載記一凡二十

一篇二十四卷勻帙不廣條目悉具自正史傳記

輿記金石之文以及郡邑之志流覽者殆數十卷

其搜剔補綴之功最為勤密凡所增益改易處皆

有本原雖所紀止四帝二十五年然固已卓然為  
一家史矣惜其以孝靜為載記直稱其名與蕭登  
同為一卷較諸伯起出帝之紀更為已甚不知蘇  
潭何恨于孝靜而以之續貂也高歡罵孝靜為狗  
脚朕蘇潭罵孝靜  
為狗脚平心而論本為西魏作史可不必及孝靜  
庭人如欲必連類而及將高歡高澄當亦入傳矣可乎  
不可也前有自序及錢竹汀姚姬傳二序翁覃溪  
畢秋帆二書後有凌次仲序胡維君跋

明史志三十六卷 錫福樓刊本

國朝管幹貞撰幹貞字陽夫號松厓陽湖人乾  
隆丙戌進士官至漕運總督 版心  
稱松厓文鈔蓋仿王氏明史彙版心稱橫雲山人  
集也是編乃其改竄

欽定明史而作凡分三十六志曰成歲志即曆志之刪本  
曰地水志即地理志河渠志之刪本曰郊祀志即  
禮志之刪本曰樂律志即樂志之刪本曰經野志  
即食貨志之刪本曰漕河志亦即食貨志兼地理  
志之刪本曰儀服志即輿服志之刪本曰兵刑志



即兵志刑志之刪本曰五行志即五行志之刪本  
曰帝系志上下即本紀之刪本曰三王志則嫌明  
史諸王列傳大略而刪取明史彙三王傳以成之  
曰宮闈志即后妃傳之刪本曰宗藩志即諸王傳  
諸王年表之刪本曰絲綸志上下即刪取列傳中  
官宰輔者而佐以宰輔年表曰開國志上下即刪  
取列傳中開國諸臣傳而成曰卿貳志四司即刪  
取列傳中官卿貳者而佐以七卿年表曰忠諫志  
三司即刪取列傳而成曰儒林志曰循吏志曰文

苑志即儒林循吏文苑列傳之刪本曰燕臣志即  
刪取列傳中永樂開國諸臣傳而成曰領軍志上  
下即刪取列傳中武臣傳而成曰選士志皆記會  
試考官會元及一甲三人姓氏蓋取諸傳氏明書  
制科取士年表而成曰獨行志即隱逸傳孝義傳  
之刪本曰闡範志即列女傳之刪本曰四國志即  
外國傳之刪本曰閣倖志即宦官傳倭幸傳閹黨  
傳之刪本也前有目錄每志作七字四句句句用  
韻似歌訣凡二十七章其書皆節縮其字為句甚

至二名者止存下一字而于太祖開創之始頗稱  
朱公子亦可怪矣大抵以艱深文其淺陋蓋學李  
于鱗劉子威而加厲者昔人記妾人之次論語首  
章曰學時習說明來乘不知不愠若子松崖大有  
類于是矣欣鄭氏通志其隋以前俱鈔撮正史成  
篇獨于唐五代則云唐書五代史本朝大臣所修  
微臣弗敢與聞故記傳迄隋松崖係進士出身縱  
未及觀通志全帙而于坊刻三道序略以備三場  
策料者諒必肆業及之矣何病狂喪心至于如此  
豈彼見當世卿大夫好談著述亦何苦而無知妄  
作以取僭竊之罪耶





鄭堂讀書記卷十九

史部五

雜史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烏程周中孚撰

國語二十一卷 讀未見書齋仿宋本

吳韋昭注

昭字宏嗣雲陽人官至中書僕射

四庫全書著錄漢

志作二十一篇左邱明著隋志作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韋昭注新舊唐志宋志俱作春秋外傳國語韋昭注二十一卷隋志二唐志載虞翻唐固注亦俱作二十一卷惟二唐志載王肅注作二十二卷知隋志韋注二十二卷之誤也史通六家篇稱左邱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于



魯悼公別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宏嗣序亦稱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採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為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因採鄭眾賈逵虞翻唐固諸家之注參之五經內傳世本爾雅諸書以為之解凡所發正三百七事黃氏讀書日抄謂國語文宏衍精潔韋昭注文亦簡切稱之誠哉其簡切也今鄭氏以下諸注及晉孔晁注久佚不傳斷推宏嗣注為最古而繼此亦無有為之注者惟宋公序有補音三卷云此本為嘉慶四年吳縣黃堯圃得宋明道本而校刊之前有錢竹汀段茂堂二序後有堯圃校刊禮記一卷

別本國語二十一卷 明刊本

吳韋昭注宋庠補音

庠字公序安陸人徙居雍邱天聖二年進士第一

官檢校太尉平章事樞密使封莒國公以司空致仕謚文憲

按公序補音本附

韋注之後後人抄出別行故宋志載有三卷明張

一鯤與郭相奎取外傳之文各分四國訂之注仍

韋氏益以宋氏補音條注其下間多脫誤蓋非其

蕩然便于學者循誦故坊本俱照此翻刻焉前仍

載宏嗣原序公序叙錄及張氏刻序併校補國語

凡七條後載萬歷乙酉新都吳肅卿汝紀跋



國語補韋四身新刊本

國朝黃模撰

模字相圃號書厓錢唐人

書厓以國語韋注尚有未

備故為之補夫既為補韋必如惠松厓之左傳補

注究極訓詁博極羣書從此毫無剩義方無忝于

補之一字乃僅倚據近代人書以疏通之所引古

書殊覺寥寥且併竹書紀年亦援以為証試與之

讀王伯申經義述聞第十二卷當爽然自失矣

戰國策三十三卷

讀未見書齋仿宋本

漢高誘注宋姚宏考異

誘涿郡人盧植弟子建安中辟司空掾歷官東郡濮

陽令遷河東監

宏字伯聲剡川人嘗為刑定官以伉直忤秦檜死獄中

四庫全

書著錄漢志作三十三篇注云記春秋後隋志作

三十二卷注云劉向錄又二十一卷注云高誘撰

注新舊唐志于劉向戰國策高誘注戰國策俱作

三十二卷宋志作高誘注三十三卷與漢志合知

隋唐諸志之誤也然高氏注至宋已闕佚不全僅

二卷至四卷六卷至十卷三十二三十三兩卷共



十卷有注兼有伯聲考異其餘二十三卷但有伯聲之考異而已然則每卷止題高誘注者誤也是書凡東周西周各一卷秦五卷齊六卷楚趙魏各四句韓燕各三句宋衛共一句中山一句俱劉向所定著故前有向所叙錄新舊唐志竟作劉向戰國策以致讀書志通考宋志俱改入子部縱橫家作為一家之書矣顧第弗深考漢志記春秋後四字耳高氏注最古惜止十卷伯聲考異亦未詳備黃蕘圃得宋姚氏本而重刻之特撰札記三卷附于其後雖主于據姚本訂今本之失而能取吳正傳校注以益姚校之未備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備也前有嘉慶癸亥錢竹汀序後有重校戰國策序錄并蕘圃札記序元和顧澗賞後序雅雨堂叢書亦得宋刊姚本收入然校刊不若此本之精詳也

戰國策校注十卷 明刊本

元吳師道撰師道字正傳蘭谿人至治元年進士任至國子博士致仕後授禮部郎中四庫全書著錄倪氏錢氏補元志俱載之正傳以鮑文虎注專取史記為據史注自裴徐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乃極詆高氏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叅之諸書而盾之大事記以成此書其事覈而義正誠非鮑比其曰注者皆鮑注也其曰補曰正者皆吳注也間有諸注未明俗者復以己意疏之比類援義求暢達焉其



書卷第章次雖即鮑氏變亂之本而仍以高本卷  
第章次列于目錄著于篇首學者得據以有攷云  
注國策者高氏闕而不全鮑氏亂而無序則惟是  
注為最善矣然是本為明人所刊以吳氏所補所  
正不無繁複稍加刑削又策文為鮑所改加除抹  
等字吳氏舊並存疑嫌其句讀懸斷不可疾讀因  
參酌諸本不當者悉不錄間取張居正陸深策抄  
批評分標于各章上方已大失吳氏之舊惜未得  
元明舊刻以校補之也前載劉子政曾子固二序  
并紹興四年耿廷禧括蒼刊本序紹興丁卯鮑文  
虎元泰定乙丑吳正傳至正十五年陳祖仁明嘉  
靖改元王廷相四序萬曆五年王篆張陸二先生  
批評戰國策抄序并萬曆辛巳張一鯤序文凡例



戰國策去毒二卷 三魚堂刊本

國朝陸隴其編

隴其字稼書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御史贈禮部侍郎謚清獻

四庫全書存目錄書以戰國策一書大抵皆縱橫

家言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而其機變之巧

足以壞人心術惧其毒之中于人也故取今文士

所共讀者凡四十一章指示其得失庶幾不中其

毒也其編次一以通鑑編年為次因纂編年一篇

東西二周考一篇列于前前又載曾子固序及目

錄自記在國策選本中此為精選第一爾



史記短長說二卷 烏程凌氏刊本

明凌迪知凌雅隆訂正 迪知字雅哲號繹泉烏程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工

部郎中雅隆字以棟迪知弟 四庫全書存目作短長一卷一

名戰國策逸文王弼州 世貞跋云耕于齊之野者

地墳得大篆竹冊一卷曰短長其文無足取其事

則時時與史抵牾劉向叙戰國策一名短長豈戰

國逸策歟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

奇之士假托以撰者凡四十則余謂漆書竹簡非

金石刻可比豈能歷久不毀其為當時人之作偽



可知而弇州尚為校人之所欺也推哲等不知而  
甄錄于史記評林卷首其後喬覺甫鳴喈亦不知  
而抄出刊行並誤仍史記短長說之稱耳前有嘉  
慶丙子覺甫序

貞觀政要十卷 袖珍寫本

唐吳兢撰兢浚儀人開元中以魏元忠 四庫全

書著錄舊唐志失載新唐志宋志俱載之是編皆

綴集唐太宗與其羣臣問答之語凡良法善政嘉

言徽行編為十弓分為四十篇各加標目名曰貞

觀政要其論治亂興亡利害得失明白切要可為

法戒文亦質樸該贍足追古之作者司馬氏修通

鑑于太宗一朝大都取材于斯雖小有抵牾不害

其全書也注為元戈直撰直字伯敬臨川人 倪氏



錢氏補元志俱載之作集註貞觀政要其註于義之難明音之難通字為之釋句為之述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分之自唐以來諸儒之論莫不采而輯之凡二十一家見前集論諸儒姓氏問亦斷以己意然後此書之旨益為明白曉暢是亦有功于是書不淺已前載吳氏序錄并明成化元年御製序及元吳澄題辭郭思貞序與伯敬集注序

奉天錄四寫本

唐趙元一撰元一始新唐志崇文目書錄解題通志通考宋志傳紀俱著錄宋志元作源蓋元或作原而因誤加水旁耳其書起建中四年經原叛命終興元元年克復神都雖止一二年之事而紀月系日始末具詳凡忠臣義士身死王事者咸悉載之承危伺隙與時浮沉者其徒非一國史備書故缺而不錄志懷問鼎者不使漏網直筆直言無矯無妄其文于叙事之中間以論斷亦深得左史遺

意攷新唐志尚有徐岱奉天記一弓注云德宗西  
將事又有崔光庭德宗幸奉天錄一弓今皆不傳  
獨是書存豈非以其大哉元一原序雖不具年月  
然稱德宗為皇帝則即作于其時也

東觀奏記三弓說郵本

唐裴庭裕撰

庭裕一作廷裕字膺餘聞喜人昭宗  
時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貶湖南卒

四庫全書著錄舊唐志失載新唐志崇文目讀

書志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載之當大順中長安  
寇亂相仍自武宗以後日歷起居注散軼不成詔  
史臣修宣懿僖三朝實錄膺餘分得宣宗一朝乃  
採大中以來耳目聞見之事撰成是編凡八十九  
條奏記于監修國史丞相晉國公杜讓能以備史  
館討論曰奏記者漢以來僚屬所上謂之奏記故



併冠以漢修史處之稱也按宣宗在位十八年而  
所載祇此亦云略矣然敘述頗有條理而不免多  
失之誣其可以傳信者司馬氏通鑑已采入矣唐  
宋叢書亦收入之

五代史闕文一卷 汲古閣刊本

宋王禹偁撰

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歷官翰林學士出知黃州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

雜史類 書錄解題 雜史類 通志

傳記類

宋志

別史類

俱載之宋志作二卷考是書僅十

葉元之自序云集為一卷宋志誤也蓋以薛氏

五代史或有避嫌漏略者因為補一十七事凡梁

史三篇唐史七篇晉史一篇漢史二篇周史四篇

王漁洋香祖筆記稱其辨正精嚴足正史官之謬

云

五代史補五卷汲古閣刊本

宋陶岳撰岳字介立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雜

類書錄解題雜史類通考傳記類宋志別史類俱載之惟

晁陳馬三家俱作五代補錄晁氏謂祥符壬子岳

以五季史闕略因書所聞得一百七事陳氏亦謂

每代為一卷凡一百七條按是書所載凡梁二十

一條唐晉漢各二十條周二十三條較晁陳所云

少三條然介立自序命曰五代史補而晁陳尚改

其稱恐所云一百七事亦誤記也所敘事迹本末



具詳雖同小說不為虛假故館臣輯舊五代史此  
書俱收入夾注中云

青溪冠軌一卷說郭本

宋方勺撰勺字仁聲婺州人元祐中東坡知杭州

自二縣有瘴自述其管勾常平  
季点列邑事則曾官于江右也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人方臘託左道以惑

眾作亂至四年三月童貫譚稹等討平之仁聲乃

記其本末載八所撰泊宅編中陶九成始摘入說

郭附論三則前一則不著名氏備論喫菜事魔之

弊後二則題曰容齋逸史人推原負樂致冠及左

道惑眾之端與前一則互相發明其所以戒後世

之司民者至矣按洪景盧邁自號容齋此或即其  
隨筆中之文俟攷說海亦收入之

青溪弄兵錄二卷函海本

宋王彌大編彌大字約文  
爵里未詳

四庫全書存目青溪

者今浙江涼安縣也宋屬睦州字當作青一本作  
清者誤也其書記宣和中青溪妖寇方臘作亂童  
貫譚稹等討平之事凡二篇前篇采之方仁聲泊  
宅編後篇采之續會要出師門中蓋同記一事而  
詳略各有不同故合為一編以備叅攷前有李雨  
邨序



建炎筆錄三卷辨誣筆錄一卷附家訓筆錄一卷函海本

宋趙鼎撰鼎字元鎮開喜人崇寧五年進士南渡後官至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謚忠

簡前錄上卷記建炎己酉庚戌兩年事中卷記紹興丙辰一年事下卷記紹興丁巳一年事皆按日

紀載當乘輿播遷之餘諸所疏議動合事機其奏

釋張浚等事委曲開導有古大臣風烈次錄凡六

篇自序謂前後論列踰數千章其間寧無傳播失

實風聞文飾之誤是不得不辨其他細故無足深

較謹擇其尤者作辨誣按元鎮嘗與修哲宗實錄

較謹擇其尤者作辨誣按元鎮嘗與修哲宗實錄

其間辨宣仁之冤誣正裕陵之配享忠心直筆識者題之則其所自辨者諒亦可信于天下後世已後錄凡三十項所以訓誡其子者亦深得齊家之道前有自序末附自誌則其所作小傳也

靖康傳信錄三卷 函海本

宋李綱撰

綱字伯紀邵武人政和二年進士官至右僕射謚忠定

讀書附志

書錄解題俱著錄陳氏作一卷誤也是編自記其為尚書右丞充親征行營使及以知樞密院事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時事自宣和七年冬至靖康二年春金人兩次南侵伯紀竭力以援王室反致罷斥端憂多暇乃採篋中取自欽宗登極以來被受御筆內批及表劄章奏等而編次之因叙其施設去就本末大概謂之傳信錄誠無忝此二字矣



前有伯紀原序本載所著梁溪集中李兩邨摘出  
列入函海

松漢紀聞一卷續一卷 學津討原本

宋洪皓撰 皓字光弼 鄱陽人 政和五年進士 建炎  
十五年方得歸 以徽猷閣待制使金 金人留之 凡  
沒後復歲獻閣學士 諡忠宣 四庫全書著錄

書錄解題通考俱載之 光弼 銜使十五年 深阨窮

漢耳目所接 隨筆纂錄 正編凡三十一條 續編凡

二十七條 所紀全國雜事 僅據傳聞之詞 頗多與

史不合 而間可節取 以資攷證 以所居在冷山 屬

金上京會寧府 為唐松漢都督府地 故以名書 局

末有其子景伯 造跋景履 遵補遺十一條 并跋

北狩見聞錄一卷 學津討原本

宋曹勛撰

勛字功顯陽翟人宣和五年進士南渡後官至昭信軍節度使

四庫

全書著錄書解題通考俱作北狩聞見錄疑誤倒其字也靖康二年金劫徽宗北狩時功顯與姜堯臣徐中立丁孚因為祇候人得常在左右徽宗于二月初七日至金營四月初一日起程北行功顯于七月初回南京進御衣手書計隨侍不過四月而在途次不及兩日耳是編所紀自初出南熏門至過真定而止想將至燕山即奉命乘間而返也



所記北行之事皆與諸書相出入蓋功顯親扞牧  
圍故見聞詳確自較傳聞者稍异耳未附所承徽  
宗宣諭四事亦當日並上詣朝旨張若雲跋謂途  
中牛車木柵取水支糧敵營之防密播遠之艱苦  
織悉具見而白紗奇淚黃羅貼將字縫衣領瓌環付  
押班南望中原之情亦不堪卒讀矣以上然以高  
宗視之淡焉漢焉祇知稱臣而已齊襄復几世之  
讎句踐雪會稽之恥非所望于思陵也

避戎夜話二卷

顧氏四十家小說本

宋石茂良撰

茂良字太初  
爵里未詳

四庫全書存目作一

司讀書志書錄解題宋志俱全此誤分為二也宋  
志戎作恙恐誤字耳靖康丙午仲冬金人陷汴京  
太初在圍城之內目擊其事故著是編後宋史欽  
宗紀頗采用之然以徐氏北盟會編所引核之知  
此書已刪節不全蓋從明末李蘅堞探內之本也  
歷代小史本併作一卷甚是而亦從李氏不全之  
本則其原本已佚矣

建炎維揚遺錄一卷 學津討原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書錄解題通攷  
俱祇載無名氏 戊申維揚錄一弓是書記高宗建  
炎戊申己酉間由揚入杭之事故以維揚為名與  
戊申維揚錄當即一書而二名也所記雖簡略而  
議論叙事相同間頗得史漢之法惜作者名氏不存  
也





建炎復辟記一卷 學津討原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書錄解題通考  
俱載之亦不詳其姓氏是書敘述苗傅劉正彥凌  
逼高宗禪位及羣臣公請復辟本末自建炎二年  
十月迄三年五月傅正彥伏誅而止末叙韓世宗  
戰功獨詳通體亦曲折詳明叙傅正彥罪狀如鑄  
禹鼎以象神姦真煌煌乎大文也

太平治迹統類前集

無卷數 寫本

宋彭百川撰

百川字州融眉山人

四庫全書著錄作三十

十卷讀書附志書錄解題通考俱作七十三卷云

前集四十卷後集三十三卷宋志作治迹統類四

十卷中興治迹統類三十卷較趙陳馬三家少三

卷疑脫字也其後集佚惟前集存據朱竹垞跋謂

其文譌闕至不可讀并其卷目失之先後倒置因

以意次第編錄乾隆癸酉顧謹堂國本跋亦云然

四庫全書本即從朱本著錄故止三十卷也是



本不分局數祇分一百二十五目自太祖以迄欽宗略用袁氏通鑑紀事本末條例統而類之事撮其綱辭舉其要多可與史傳相參考惟是歷經傳寫脫葉頗多于欽宗一朝止有官制沿革一目僅存二行無從訪得善本而補訂之然北宗八朝朝廷大政及諸臣事蹟固可藉此以考見其端委矣是當與李氏長編同一不可少之書也

采石瓜洲記一卷 奇晉齋叢書本

宋蹇駒撰 駒字少劉潼川人 紹興辛巳虞允文采石瓜洲

之戰以偏師嬰金全鋒遂能大破敵兵金主亮旋為完顏元宜等所弑允文坐復兩淮之地功業顯

著議者迹其事謂不在平蔡功下少劉以門下士

獲侍燕閒并從幕府諸公間或聞此事甚詳退錄

之以板里中新友自辛巳九月迄十二月止併附

錄是年親征手詔進發手詔諭中原并諸國手詔

于後前有隆興癸未得軒漫叟不著名氏序後有陸梅

谷烜跋稱此書不啻左氏之傳春秋又稱閱古人傳記最苦史筆庸下此乃鐵中錚錚者其推崇可謂至矣函海亦收入之

南燼紀事四卷 舊鈔本

舊題宋辛棄疾撰蓋偽託也

棄疾字幼安號稼軒

東節制忠義軍馬留掌書記令奉表南歸高宗召見授承務郎累官浙東安撫使加龍圖閣待制進樞密都承旨德祐初以謝枋得請贈少師諡忠敏 一作南燼紀聞 四庫

全書存目作南渡錄二弓竊憤錄一弓是書卷一

弓二為紀聞錄即南渡錄鈔錄者改之弓三為竊

憤錄弓四為竊憤續錄亦鈔錄者分之前有大略

紀靖康元年金人圍汴迄紹興三十一年欽宗崩止如舉要體書中叙徽欽二宗北狩事編年紀載



俱用金朝年號所紀與金史不合全非實錄此必  
南北宋間人親遭流離之苦不免怨懟其君而捏  
造此無中生有之辭猶之唐人遭天寶之亂因而  
造作楊貴妃諸變事袁簡齋詩云唐書新舊分明  
在那有金錢洗祿兒此書亦當作如是觀也後有  
阿計替傳雖名傳而實似是書之序首云阜昌七  
年春余來冀州阿計替以其所書上皇少帝鄭后  
朱后經歷生死事迹屬余曰秘密之末云有張氏  
者將南歸余因出以予之令持以播南方倘有忠  
義之士見之得毋為悲忿而激烈乎余不佞不能  
飾以文詞第直書其本末如此其賸稿殘文已悉  
焚焉泯其迹矣所謂賸稿殘文者蓋指阿計替所  
授之本也後人因此敷衍而題稼軒所撰歟

中興禦侮錄二身寫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後亦無序跋據其稱高宗為太  
上皇帝則淳熙丁未以前人也 四庫全書存目  
無中興二字宋志類傳記有此二字作一身或所見  
本異也是編先追叙金人初起崖略次自紹興季  
年海陵南侵以迄乾道初年和議既成四五年間  
端末頗具中記吳璘劉錡與金用兵事尤詳故曰  
禦侮其紀年兼及金國年號最為醒目其詳于南  
而略于北者書為宋人作也



襄陽守城錄一寫本

宋趙萬年撰萬年里貫未詳官忠訓郎鄂州都統同副將特差兼京西北路招撫使

司準備差遣四庫全書存目開禧二年四月荆鄂都

統趙淳被命提兵守襄陽尋除京西北路招撫使

十一月又除兼知襄陽府是月元人以二十萬眾

圍襄陽淳以萬餘人禦之每出必捷迄于明年二

月前後大戰十二水陸攻劫三十四元之人馬死

傷幾半遂解圍而去萬年久隸戎行從涼出邊涼凡

所施設皆其目擊因編次始末以備史臣搜訪之



實迹蓋自圍閉以至圍解九九十日却元始未畢  
具所有措置事目十四條復列于後以備守城之  
法未有萬年自誌又有一跋不著名氏其詞頗不  
滿于是書云

辛巳泣斬錄一寫本

宋趙與袞撰

與袞宗室子官斬州司理權通判兼淮西制司僉廳行事司公事

四庫全書存目嘉定十四年

與袞官斬州時值金

兵來圍攻城與太守李茂欽誠之等竭力死守援  
兵逗遛不至歷二十五日而城陷茂欽及全官家  
屬俱死于難與袞雖在亂兵中受傷幸免而其妻  
徐氏與子女十五人無一存者事後淮之耆老請  
與袞直書始末以訴冤憤欲使觀者知斬城之陷  
非郡官士民無備之罪實皆援兵之所誤爾曰辛



己者是年歲在辛巳也末附壬午褒贈立廟錫爵  
指揮告詞并蘄州鄉貢進士州學錄王潤避地溢  
江詞一闕是歲侍郎曹昌谷彥絢為之跋

平巢事蹟考一卷 音晉齋叢書本

舊題宋人撰不著名氏 四庫全書存目今考其  
書即明茅止生元儀平巢事蹟考也曹秋岳所見  
之本無止生自序遂誤收入學海類編今陸梅谷  
又刊入叢書并為之跋稱為元人鈔本則又沿秋  
岳之誤也

焚椒錄一卷 津逮祕書本

遼王鼎撰 鼎字虛中涿州人清寧五年進士官至觀書殿學士

四庫全書

存目是編記遼道宗時耶律乙辛傾害懿德皇后

蕭氏事考契丹國志及遼史俱有懿德皇后傳但

舉其要此正史體宜爾得此可補其闕所以厲樊

榭遼史拾遺全錄之蓋虛中以遼人記遼事宜其

事事實錄也至謂懿德所以取福者有三曰好音

樂與能詩善書論雖正而却非是蓋君子論人當

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况婦女



不可好音樂與能詩善書此為臣庶家屬說法則  
可耳非所以論帝王之家不圖北方學者遙襲伊  
洛流風此豈近于人情使虛中取乙辛伏誅及與  
孝傑剖棺戮屍以家屬分賜羣臣事緒之豈不彰  
國典而快人心乎惜乎其見不及此也此本前有  
大安己巳自序後有明西園歸老不著名氏及吳匏菴  
姚州祥毛子晉四跋明陶珽所補故有州祥以上  
三跋而以國語解附之即從遼史採入也

咸淳遺事二卷 墨海金壺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之首行即稱大元世祖皇帝其  
為元人所撰無疑也各家書目均不載是書惟明  
大淵閣書目載有一冊其書久佚今館臣從永樂  
大典錄出著錄于四庫全書皆宋度宗咸淳元  
年至八年間諸典禮于治詔內批全錄無遺而獨  
闕載朝廷大政并咸淳九十兩年亦闕焉蓋掇拾  
案牘排次成編勢不能一朝全備爾然亦足以補  
正史之闕矣

錢塘遺事十卷 南沙席氏埽葉山房刊本

元劉一清撰 一清臨安人

四庫全書著錄倪氏補元

志失載錢氏補元志始載之注云記南宋事然記南宋各朝之事尤詳于理宗以後蓋采錄鶴林至露齊東野語古杭雜記諸書而成故其中多有類于詩話詞話者又體叅小說不全記軍國大政且各不著所出于各条中稱謂俱一仍原書之舊頗為雜糅自天目山崩下迄丙子北狩共一百四十八則即繼之以嚴光大祈請使行程記而宋亡以



後之事畢矣末身專記南宋科目條格故事五則  
以見南宋立國雖弱而養士之隆如此所以有文  
山疊山諸公也古人著書具有深意存焉夫豈率  
爾而操觚哉

三朝野史一卷 說郛本

舊題元吳萊撰 萊字立夫浦陽人延祐中以春秋  
書院山長 貢于鄉試後以薦署饒州路長蘄  
未行而卒 四庫全書存目作不著撰人名氏刊

于宋代之末宋潛溪撰淵穎先生碑詳述其所著  
書十有一種而無此書蓋元人依託為之三朝者  
理宗度宗德祐帝也所記軼事瑣言多及詩詞有  
類文史且僅一十九条恐非足本說海亦收入之  
不著作者姓名頗得蓋闕之義

北征錄一卷北征後錄一卷說海本

明金幼孜撰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己卯舉人官至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諡文靖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

制書類俱載之成祖北征阿嚕台凡三次其前二次

幼孜俱扈從出塞因隨日記載于山川古蹟及行

營之所見聞備記靡遺前錄自永樂八年二月初

十日迄七月十七日止後錄自永樂十二年三月

十七日迄八月初一日止大都前錄詳而後錄略

蓋以山川古蹟已見于前錄者不復載也歷代小



史所收併作一卷失其旨矣

北征記一卷說海本

明楊榮撰

榮字勉仁建安人建文庚辰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謚文敏

四庫全書存目作後北征記明史藝文志焦氏

經籍志

制書類

俱無後字永樂二十二年成祖北征

阿嚕台時勉仁扈從因按日記其往還始末自正

月甲申迄八月壬子止所記七月庚宗寅以後榆木

川之事明史即據之以折中諸說云歷代小史亦

收入之

否泰錄一卷 顧氏四十家小說本

明劉定之撰定之字主敬號呆齋永新人正統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類書俱

載之呆齋以英宗北狩之事目擊耳聞因叅以楊

善李實所述奉使錄錢溥所述袁斌傳約其繁蕪

以為此錄其謂出証徵之月否卦用事之月迴鑿之

年景泰紀元之年先之以否繼之以泰雖則世運

闕天數矣故名之曰否泰錄云按英宗陷敵何異

宋之徽欽使無于廷益必然變成朽木燈檠而歸



耳而是書叙述儼然南面氣象甚至野仙稽首侍  
坐宰馬設燕出其要妾四人以次奉酒歌舞以為  
娛伯顏與其妻見亦如野仙禮云云斯時野仙伯  
顏何愛于英宗何畏于中國而為此過情之舉不  
過矣英宗後來復辟万、非幽囚五國城中可北  
故臣下為此誇詡之辭以欺當世及後世爾學者  
毋為所惑也是書歷代小史亦收入說郛續有錄  
無書

復辟錄一卷 學津討原本

明楊暄撰

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浙江按察使

四庫全書

存目焦氏經籍志

類制書

所載不著撰人是編記徐

有貞等奪門請英宗復辟事俱以身所為目所見  
者錄成一身以彰國史之公以脩修史之采取又  
引天順日錄蘇材小纂水東日記雙溪雜記諸条  
以為旁証蓋志在傳信也是時英宗已崩公道已  
彰朝廷方議改修國史故廷獻得奮其直筆言皆  
實錄云前有廷獻自序後有張若雲跋說海說郭

續歷代小史均收入之

平元錄一卷 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深字子淵號儼山上海人宏治乙丑明進士官至詹事贈禮部侍郎謚文裕

史藝文志焦氏經籍志類制書俱著錄 四庫全書

提要引作平北錄見儼山外集條下是編凡分四篇前一

篇紀元至元丙子迄于至正戊申羣盜分爭及太

祖龍興之事後三篇分紀韓林兒徐壽輝陳友諒

事俱先叙初起後用編年但舉大綱不及細目後

復總而論之歸重于太祖之得天下雖叙群盜事

多叙元明事少然以太祖為歸宿故不以八載記



而入之雜史云

南巡日錄一弓北還錄一弓 儼山外集本

明陸深撰 四庫全書存目焦氏經籍志類書所

載無日字乃其記嘉靖己亥扈從世宗巡幸承天相度顯陵遷合及北還京師之前錄自二月十五日至三月二十日止後錄自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五日止往返凡六十日驛路五千四百餘里俱按日記載兼起居注游記而一之并論及史事考及金石刻錄及內閣諸老歷官年月皆有裨于考證陶氏說郭續僅就南巡日錄而節錄之未

善也

草除遺事節本六卷

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黃佐撰佐字才伯號泰泉香山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少詹事

四庫全

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作十六卷乃其原書後芟定為是帙故稱節本也據其序引蓋本宋端儀草除錄并收張芹林塾二家而作凡君紀第一闔宮傳第二列傳第三列傳死難第四列傳死事第五外傳第六各為一卷每卷首各有四言八句序贊而第二卷宋懌傳後獨有鍾士懋附論一則按是書所分諸目與同時許相卿草朝志多同許氏書則



無列傳一卷而于死事傳後又分死志死遁死終  
傳疑及別傳五卷其以建文出亡為僧則兩書相  
同耳泰泉著鄉禮七卷在明人著述中猶為有用  
之書而是書則殊無可取蓋明自中葉以後好談  
遜國時事稽諸存目尚無名氏草除編年無卷數  
建文事迹一卷符驗草除遺事十六卷屠叔方建  
文朝野彙編二十卷朱鷺建文書法擬五卷潛菴  
子不著名氏遜國君記鈔一卷臣事鈔六卷錢士升遜  
國逸史七卷曹參芳遜國正氣紀二卷陳繼儒建

文史待數無卷

其書雖存等諸自鄣以下可也

廣右戰功錄一卷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唐順之撰順之字應德一字義修號荆川武進  
巡撫淮陽天啟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  
中追諡襄文四庫全書存目是編記右江叅  
將都督同知沈唐佐希儀討平廣西諸蠻事明史  
即全據之以立傳本載荆川集中表裝摘出錄入  
金聲玉振集邊防類中而跋之云余讀荆川集而  
偉紫江之將兵喜荆川之叙述乃知二公皆所謂  
絕倫者也紫江唐佐別號也張海若又從袁氏書  
刊入彙鈔冠以提要一篇



龍興慈記一卷

鹽邑志林本

明王文祿撰文祿字世廉海鹽人嘉靖辛卯舉人是編凡十四條皆紀太祖微時軼事故曰龍興又以所紀皆在幼年聞于其母者故曰慈記大都故神其說以見天命之攸歸不盡實錄又有數條表揚緇流不遺餘力尤屬婦人見識每條之下系以數言則世廉之贊語也說郭續亦收入之

伏戎紀事一卷 續祕笈本

明高拱撰 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襄

四庫全

書存目明史藝文志載肅卿邊略五卷是書當即邊略之一卷歟隆慶庚午辛未間肅卿在內閣值

巴罕鼎吉 原作把來降時王崇古總督宣大方逢漢那去

時巡撫大同各具揭帖飛報肅卿因以書往復商酌脇彼內附且定封貢互市諸約爰彙集詔旨奏疏公牘及事實本末為是編核之史傳小有不合蓋此為肅卿一家之書而史傳兼攷各書而成當





得其實也考肅是書之外又有靖夷紀事綏廣紀  
事防邊紀事各一卷 四庫俱存目合之明史邊  
略五卷之數尚闕一卷蓋其書久佚為可惜也

弇山堂別集一百篇 明刊本

明王世貞撰 世貞字元美號弇州太倉人嘉靖  
丁未進士官至南宋刑部尚書

四庫全書著錄明史藝文志亦載之是編記述明  
一代君臣事迹于史例之外別立一體凡分六門  
一曰皇明盛事述五篇二曰皇明異典述十篇三  
曰皇明奇事述四篇四曰史乘考誤十一篇五曰  
帝系帝歷帝統及六十一表三十四卷六曰十二  
考三十六篇其稱別集者蓋弇州詩文有弇山堂  
正集而此則以朝典故比一代實錄故別于詩文

之外而稱之曰別集蓋不知詩文之當稱別集也  
其書于朝章國故叙述詳明足補累朝實錄之闕  
漏即其紀惠宗事如宮中火起帝殂六字足證遜  
國諸書之謬妄後來朱竹垞即本此以立言也惟  
所立諸表頗失體裁李巨來紱穆堂初藁有書此  
集諸表後云同姓諸侯表既不分世與年徒列諸  
王國目于前而逐一紀其事于後謂之傳可也何  
謂之表高帝功臣表其謬亦然永樂以後功臣既  
稱年表仍用前法功臣襲封薨除各叙其年不相  
聯屬顧名思義謂之年表可乎弇州自以為上追  
史漢下薄唐宋其所為如此是史記漢書未嘗涉  
目否則心粗氣浮雖汎覽而茫無所解徒以門閥  
爵位奔走一時無識小人耳豈足與文事哉巨來  
之言如此而竟無說以解免之故取以為定論焉  
前有馮陽陳文燭序稱許甚至真諛言也



召對錄一卷 普祕笈本

明申時行撰時行字汝默號瑤泉長洲人嘉靖壬戌賜進士第一官至大學士諡文定

四庫全書存目明史藝文志作召見紀事與其

自序不合或別有所本也是編乃記萬曆十三年

五月迄十八年七月召對之語六年之中對郊壇

對山陵感思殿對渾河對毓德宮者各一對朝門

御幄者三大抵敬天勤民定元良容直諫飭邊脩

諸政事史官記注起居貯之東閣會三殿災皆燬

于火瑤泉向從閣中錄得輯而存之云

庚申紀事一弓

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張潑撰

里貫未詳

萬曆庚申秋神宗崩光宗即

位未匝而崩熹宗即位不三月而歷三朝紅丸移

宮兩案所由起也張氏時官御史目擊時事恐傳

聞失真因記之以備史館之采擇紅丸移宮始末

言之深切著明而叙揚應山連事尤詳後明史本

傳疑即取材于是也



守汴日志一弓說鈴前集本

明李光壁撰光壁字熙亮祥符人崇禎十五年以城守功由貢生議叙知縣

四庫全書存目是編記崇禎辛巳壬午兩年闖賊三攻開封及諸臣堅守之事自辛巳正月二十二日賊攻河南府起迄于壬午九月十八日河決城沒而止俱分日記載委曲詳細核之明史所載頗有出入然熙亮多得之目擊或不當失之誣也其書作于崇禎癸未附以題叙邸報三則前有

國朝康熙己巳鄆縣周斯盛序後有康熙乙巳鄆陵

梁熙跋

談往一卷 說鈴後集本

舊題花村看行侍者偶錄不著名氏蓋明之遺民  
遁跡為僧者也 四庫全書存目凡二十七條俱  
以四字標題曰談往者身居

國朝康熙初年而談崇禎年間之事也前有改元宜  
慎一條備言歷代以迄崇禎之號中有甘夢梟首  
一條已屬順治季年之事未有燈廟二市一條亦  
明一代常事非皆明末之軼聞也其敘述間有失  
實而持論亦多乖謬前有自序緣起謂宜以八世



空談顏之蓋亦自知之明矣

武宗外紀一卷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奇齡字大可號西河蕭山人康熙己未召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檢討

四庫全書存目西河在史館見同館之為史者其為武宗紀不忍斥言人主之過凡實錄所載諸可鑒事皆軼而不錄乃為是編蓋仿漢武外傳而為之也凡九十四條皆自實錄中輯出以補本紀之遺故曰外紀其敘述武宗無道之處雖陳隋兩場不是過也故西河後鑒錄論曰無王守仁則二百年之天下其不為崇禎之禍烈者蓋呼吸間也

以上後世宗嗣位不為之置後亦自有深意存焉  
毛說後儒用是為譏未免讀書而不論其世藝海珠塵  
亦收入之

後鑒錄七卷 西河合集本

國朝毛奇齡撰 四庫全書存目西河以建溪謝氏  
作後鑒錄大抵輯明代治盜始末定為爰書以示  
鑒戒乃承故老舊聞由闖獻而上遍采二百七十  
餘年間所記羣盜彙積成帙襲以謝氏所錄舊名  
凡群賊五十一則計五百張李二賊各一頁自叙  
稱前事者後事之鑒蓋致寇得失正有國所冥鑒  
也然皆錯見于明史平盜諸臣傳及全見于流賊  
傳中較此條理尤善此即明史擬稿之所餘也



二申野錄八卷晴川八識本

國朝孫之騷撰之騷仕履

見書類

四庫全書存目是書皆

記明一代災異之事間及朝政得失亦因類而附  
及之託始于洪武元年戊申下迄于崇禎十七年  
甲申故曰二申野錄命名殊不該括雖則編年紀  
事但以干支為紀于各年朝號盡行刪去尤失紀  
載之體然吳梅邨綏寇紀略虞淵沈一篇但記崇  
禎一朝而是書遍及歷朝以備明史天文五行二  
志之取材亦自有不可磨滅者存焉苟未有總論

一篇亦具有史志總叙作意云

廣陵通典十弓道光癸未刊本

國朝汪中撰

中履歷見孔類

是編取史籍中事蹟有涉于廣

陵者用編年之體會萃彙差次月日自漢高帝

元年吳淖開國迄于唐昭宗乾寧二年楊行密事

其書未竟而容甫沒後三十載其子孟慈喜孫以

遺彙付梓元和顧澗賞千里序之稱其書上下各

代排比列城沿革道里戶口貢賦鉅靡不包細亦

無漏故謂之通進節義退草竊貴賢能賦奢踰刊

棄神怪擯落嘲咏唯錄有用之事弗為無益之談



字求其實言歸于正故謂之典今觀其書既非地志又非史傳列叙兩漢六朝隋唐故實端末總不溢出于廣陵之外郭居仁蜀鑑實亦荀宣子蜀國春秋王霍霖衡湘稽古之流而其取材之鴻立例之當考覈之精鎔裁之妙則斷非荀氏王氏之書者所可比並也後之人循其體例為之補完唐末之事而續以楊吳南唐宋元明事合成廣陵一郡全書亦容甫之志歟



鄭堂讀書記卷二十

史部六

詔令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烏程周中孚撰



太祖高皇帝聖訓四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二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敕修冠以  
御製序文乾隆四年

高宗純皇帝又敬製序文刊刻頒行謹案是編九分二十

六目曰敬天曰聖孝曰神武曰智略曰寬仁曰論

治道曰訓諸王曰訓羣臣曰經國曰任大臣曰用

人曰求直言曰興文治曰崇教行曰勤修省曰節

儉曰慎刑曰恤下曰輯人心曰通下情曰明法令

曰鑒古曰賞功曰昭信曰誠逸樂曰謹嗜好總九  
十有二章皆儒臣從

太祖實錄敬謹錄出編次成帙云

太宗文皇帝聖訓六卷

武英殿刊本

順治中

世祖章皇帝敕修康熙二十六年告成冠以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文乾隆四年

高宗純皇帝又敬製序文刊刻頒行謹案是編九分二十

三日曰論治道曰訓諸五曰訓羣臣曰謙德曰寬

仁曰智略曰求賢曰求言曰輯人心曰恤民曰勸

農曰興文教曰訓將曰勵將士曰懷遠人曰訓諸

藩曰恤降曰招降曰恤舊勞曰敦睦曰節儉曰謹



嗜好曰禁異端總一百十有二章皆儒臣從  
太宗實錄敬謹錄出編次成帙云

世祖章皇帝聖訓六十卷

武英殿刊本

康熙二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敕修冠以

御製序文乾隆四年

高宗純皇帝又敬製序文刊刻頒行謹案是編凡分三十

二門曰論治道曰敬天曰聖孝曰聖學曰謙德曰  
節儉曰儆戒曰敦睦曰諭羣臣曰求言曰納諫曰  
任官曰考績曰選舉曰誠飭臣下曰理財曰恤民  
曰賑濟曰重祀典曰禮前代曰褒忠節曰興文教

曰諭將帥曰招降曰諭外藩曰仁政曰體羣情曰  
安民曰慎刑曰懲貪佞曰除弊曰宥過總一百十  
有三章皆儒臣于恭纂

世祖實錄告成後敬謹編輯云

聖祖仁皇帝聖訓六十卷

武英殿刊本

雍正九年

世宗憲皇帝敕修冠以

御製序文乾隆六年

高宗純皇帝又敬製序文刊刻頒行謹案是編九分三十

二門曰聖孝曰聖德曰聖學曰聖治曰敬天曰法

祖曰文教附武科曰武功曰恤民曰任官曰廣言路

曰嚴法紀曰理財曰慎刑曰重農桑曰興禮樂曰

省方曰治河附運河北曰澄叙曰賞賚曰蠲賑曰

河水利



積貯曰飭臣工曰訓將士附恤兵曰褒忠節曰恤舊  
勞曰廣幅員曰宏制度曰弭盜曰牧政曰禮前代  
曰柔遠人總一千九百餘章皆大學士等于恭纂  
聖祖實錄告成後敬謹編輯云

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

武英殿刊本

乾隆五年

高宗純皇帝敕修

御製序文刊刻頒行謹案是編九分三十類曰聖德曰聖

孝曰聖學曰聖治曰敬天曰法祖曰文教曰武功

附武曰敦睦曰用人曰恤臣下曰愛民曰恤兵曰

察吏曰訓臣工曰勵將士曰廣言路曰理財曰慎

刑曰重農桑曰厚風俗曰治河附水利曰蠲賑曰積

貯曰謹制度曰崇祀典曰篤勲舊曰褒忠節曰綏

藩服曰弭盜總凡百十有六章皆大學士等于恭  
纂

世宗實錄告成後敬謹編輯云

兩漢詔令二十三身 宋刊本

西漢詔令十二身宋林處編東漢詔令十一卷宋

樓昉編處字德祖吳郡人嘗為開封府掾昉字  
暘州號迂齋鄞縣人官宗正寺主簿

四庫全書著錄書錄解題通考俱分載之宋志總集

類祇載德祖書而不載迂齋書蓋其疏也西漢詔

令載于漢書者凡四百一篇舊西漢文類所載尚

多闕略德祖實始采括傳志忝之本紀斷章析簡

掇之無遺方會最在紙未遑詮錄信安程致道俱

因取其具彙以世次先後自高祖至平帝人別為



篇又差次歲月纂而成書九直敘事實不載辭命者不錄如紀載建元元年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其省萬人如此類不錄前有大觀己丑致道德祖及宜興蔣璿三序又有德祖小跋至嘉定壬午迂齋復做德祖前書之体纂次自光武迄獻帝詔令之見于後漢書者九二百四十八篇以續之并為之序末有紹定戊子其壻范光葵已其門人鄭清之二跋其合為一書而冠以洪洽夔兩漢詔令掣要序則不知出于誰手大抵書肆所為也所錄不出班范兩書然排比鱗次使政治之得失文章之升降皆可互勘而知則較散見紀傳為有端緒焉

鄭堂讀書記卷二十二

史部七

奏議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烏程周中孚撰



註陸宣公奏議十五弓舊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按陸宣公奏議新唐志載有議論

表疏集十二弓讀書志作奏議十二弓通考同書

錄解題併翰苑集十弓在內唐志崇文目讀書志俱另載翰苑集十弓

總作宣陸公集二十二弓蓋據當時槧本宋志作

二十卷疑脫去二字也 四庫全書著錄作翰苑

集二十二弓乃據錢氏讀書敏求記載所見宋槧

大字本余所見明刊本及雍正初年重刊本皆稱

唐陸宣公集此本即全集中所載奏草奏議七弓

之文凡六十二篇另編為十五弓都為一帙而詳  
註其事實上闕間有評語當出于萬曆以後人所  
為前後俱無序跋惟冠以權德輿所撰序及宋元  
祐八年進讀劄子紹興二年經進表文而已所注  
事實或著出處或不著出處例無一定而註時事  
頗詳攷奏議自唐宋以來即有單行本是本專取  
奏議注而刊之亦未始不可也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弓 文正集附刊本

宋范仲淹撰其子純仁編仲淹字希文吳縣人  
中祥符八年進士歷官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卒贈兵部尚書謚  
文正純仁字堯夫仲淹次子皇祐元年進士歷  
官天章待制諡忠宣 四庫全書著錄止作政府奏議書錄

解題通考俱作范文正公奏議攷皇祐五年韓琦  
序稱奏議十七弓政府論事二弓論事當即奏議  
而十七弓之本豈即指集中表狀劄子五卷之別  
本歟宋志于集二十弓別集四弓尺牘二弓下載  
奏議十五弓而無論事二弓七又誤為五益不足



據總以韓序及陳氏馬氏所載為定方與今本合也文正官忝知政事三年故所有奏議以政府標名忠宣輯為一編分四類曰治體曰邊事曰薦舉曰雜奏凡八十五篇其餘制規畫當時多見施行不徒託之空言也

包孝肅公奏議十弓 康熙丁丑刊本

宋包拯撰

拯字希仁合肥人天聖五年進士歷官

副使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四庫全書著錄讀書志別集書錄

解題通攷俱載之宋志及本傳俱作十五弓蓋誤

衍五字也是本乃其門人張田田字公載澶州人嘉祐中

嘗知廬州前有公載原序凡分三十門總一百七十一

篇通考載汪玉山應辰序稱其分門編類其事之

首尾時之先後不可考也今考其歲月繫于每章

之下而記其履歷于後是玉山固嘗取是本而重

定之矣今汪本已佚惟此原本尚存似不及汪本  
之有攷証焉然孝肅為一代名臣其所敷陳彈劾  
皆敦大體黜慘酷讀之覺嚴氣正性發露于行墨  
之間正不必以考見歲月為善本也前有附載本  
傳及遺事當出于重刊時所錄入云

劉忠公奏議集二弓進讀講義一弓元刊本

宋劉漢弼撰

漢弼字正甫上虞人嘉定九年舉進士歷侍御史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

仕卒諡曰忠

是編乃元至正初其曾孫德輝始以其家

所藏奏草二十四篇及經筵所上輯語一篇並館職策一篇又附以孟子講義十五篇總四十一篇彙為一帙屬黃晉卿潛序而刊之故書錄解題通考宋志俱不及載且其書流傳甚少以致倪氏宋志補亦無從載入爾攷正甫始在庶僚應詔上書輪對進講隨所開陳咸有補益非徒掇拾細微苟



脩故事而已前後凡再入臺皆不及兩月盡言無  
避蹇蹇匪躬其崇論宏議當不盡于此篇而合之  
所存者止于此此亦如<sup>吉</sup>光片羽彌堪寶貴者也  
晉卿序稱其他詩文雜著則別集存焉然其集已  
佚不傳矣

平藩奏議一弓平蠻奏議二弓 常熟錢氏藏舊抄本

明王守仁撰 守仁仕履見四書類 平藩奏議即大成全書擒

獲宸濠捷音一疏此本較集中所載稍詳蓋當時

傳抄之本不免冗漫故自刪淨以入集也平蠻奏

議上弓即文成全書辭免重任乞恩養病一疏赴

任謝恩遂陳膚見一疏奏報田州思恩平復一疏

下弓即全書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一疏所載

俱與集中所載相同惟上弓赴任謝恩疏後增入

聖旨六字及兵部覆題後聖旨八行而已亦當時

偶爾傳鈔者合平藩一疏為一帙每疏俱列全銜  
及為某事別無標題篇名錢遵王偶得邵僧彌所  
藏本遂益一藏書印本不矜為創獲故讀書敏求  
記述古堂書目俱不載可知遵王尚有學識攷文  
成全書所載平藩奏議不止一篇平蠻奏議亦不  
止四篇知當時遵王得此本固曾檢閱全書知其  
為殘缺之本所以視同敝鞋耳

南宮奏議三十卷 鈐山堂刊本

明嚴嵩撰

嵩字惟中號介谿分宜人宏治乙丑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少師武英殿大學士

惟中在禮部七年所上奏疏有百餘卷江汝璧為  
之詮次僅存二百六十六篇編為二十二目如宗

廟明堂山陵巡狩諸大禮勳祀宗藩南征北圍諸  
大政皆其所手創與其所裁決然亦不道依違時  
局而已非真能持古義而見之行事者也全時張  
璧唐龍徐階萬鐘及汝璧諸人皆為之序乃過相  
推許豈公論哉



鄭端簡公奏議十四卷 明嘉興項氏萬卷堂刊本

明鄭曉撰 曉字室甫號澹泉海鹽人嘉靖癸 澹泉

巳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端簡

在嘉靖時曾任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及官刑部

尚書時又曾兼署兵部故多所建白其奏議分准

陽類十司兵部類一司刑部類三司總一百四十

七篇因官淮陽最久故卷帙獨富也澹泉熟諳典

故通達國體志在經世累章執奏動中機宜觀此

一編故固無愧乎古大臣之風矣其子叔初纂年

譜十司大都采取是書以成編其孫敬仲刻文集

僅存奏議四弓蓋已佚十之二矣猶幸其明人項子長篤壽于隆慶辛未刊成是本尚為全書并序以冠諸首

區大司徒疏稿無卷數 明刊本

明區大倫撰大倫字孝先高明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左侍郎贈尚書是

編不分卷數凡十八疏前三疏皆其官雲南道御

史時所上中八疏皆其官太常太僕大理少卿時

所上後七疏皆其官南京戶部侍郎時所上疏後

間載諭旨及自記其聖學三劄疏後有天啟壬戌

顏繼祖跋末附公移議事四篇孝先與其兄用孺

大相齊名用孺工于詩而孝先喜講學志稱其抑

狂進狷以挽頽風闢禪偽絕黨徇以衛聖真禪實



用草疏必焚香涕泣期于誠感時黨焰方熾郎屬  
附離之者悉糾彈無所避云

兩垣奏議一弓借月山房彙鈔本

明逮中立撰中立字與權號確齊聊城人萬曆丙  
陝西按察是編成進士由行人擢給事中以建言貶  
司知事疏論修史用人疏請拔淹滯停例全疏請容直臣  
以勸百僚疏六篇皆其官吏兵二科給事中時所  
上故曰兩垣其論用會疏忤旨停俸論修史疏見  
忌輔臣請容直臣疏被貶外授故皆載入明史本  
傳餘所論列亦皆昌言無忌不愧諍臣與其所著  
周易劄記三卷見四庫著錄皆必傳之書不以卷帙多

寡論也

三垣疏稿三身 藝海珠塵本

明許譽卿撰 譽卿字公貫號霞城華亭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工科都給事中 城在啟禎時敢直言無忌是以屢起屢蹶是編乃其官給諫時所上凡吏垣十二疏兵垣五疏工垣六疏各分為身疏末俱有詔旨或出于其所自編次也吳稷堂刊入叢書附以明史本傳



于山奏牘七卷附詩詞一弓 原刊本

國朝于成龍撰

成龍字北溟號于山永寧人前明拔貢生入國朝授廣西羅城縣知縣

官至兩江總督謚清端

四庫全書存目于山由州縣歷官

督撫垂二十年清操偉畧鴻文鉅績久而彌厲其

門人李子鵠中素因取其自令羅城以來諸奏牘

詩文稿彙為是帙弓一至弓五為書牘牌示并附

同官往來書牘弓六弓七為奏疏而附以弭盜條

約一篇弓八為詩詞而終以制義一首詩詞制義

頗不擅此可云疣贅餘皆經濟有用之言也其後

又別編為政書八易即就是書而增損之此則其  
初槩云前有康熙癸亥子鵠序又有黃岡鄭先慶  
序末有三韓劉鼎跋

張襄壯奏疏六易原刊本

國朝張勇撰

勇字飛熊咸寧人順治康熙間積功官至靖逆將軍提督甘肅軍務封靖逆侯

加少傅兼太子太師諡襄壯

四庫全書著錄飛熊膺封疆重

寄垂四十年所彙上方略洞中機宜其子又南雲

翼編其奏議疏譽其尤要者九一百二十篇皆手

自削稿斬于辭達簡而核質直而可行良由忠君

愛國之心誠切于中故所言自無繁縟耳其爵通

侯階使相恩禮之隆諸將莫並良有以也前有康

熙丁丑襲封衍聖公孔毓圻江寧巡撫宋學江西



巡撫馬如馬蓋屋徵士李中孚四序并附又南所作行狀李天生因篤所作傳

撫吳封事八首 原刊本

國朝慕天顏撰

天顏字鶴鳴靜寧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貴州巡撫

是編乃其

官江蘇巡撫時所上諸疏自康熙十五年八月迄二十一年正月止凡一百二十篇先是鶴鳴官江蘇布政使六年而膺節鉞前後蒞吳十有二載當是時水旱頻仍錢糧那缺又值軍興之際借億浩繁官民交困鶴鳴殫精竭慮鬚髮盡白蠲舊逋豁荒冊濬水利蘇郵獎焚香祝草齋沐入告奏疏累千萬言想見周恤民隱籌度軍之碩畫焉前有宋

夢天德宜余佺廬國柱歸惺崖允肅三序據夢天  
序稱其尚有撫楚撫黔封事各一弓今未之見

條奏疏稿一卷續刊一卷借月山房彙鈔本

國朝蔣伊撰伊字渭公號莘田常熟人康熙是編前

卷第一疏及後三疏乃其官巡視中城陝西道御

史時所上中十一疏乃其官廣西道御史時所上續

刊四疏亦其官御史時所上又有恭進玉衡錄臣

鑒錄二疏則其初成進士時所上後附熊敬修賜

履所撰墓誌銘稱其感激知遇多所陳奏如清六

部之積習減白糧之直嚴誣逆之条與夫勤撫恤

務開墾賑荒濟飢等疏皆切中機務至于彈劾大